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剑气洞彻九重天
(下)

 **BOOK**
网络资料 非商业

剑气洞彻九重天

第十五回 罗兰侠独战神刀鬼

梅花厅中门窗紧闭。

春花四婢，守住前后窗口。

秋花二女，守住厅门口。

荷花、菱花却分站在一个全身黄衣的女人身侧。

本来，这些花婢以春、夏、秋、冬四季排名，秋花双婢的身份，远在荷花、菱花之上，但以现在情形看来，荷花、菱花的身份之高，双远在秋花双婢之上。

“弟子梅花，叩见三宫主……”推门而入的梅花，第一件事就是对那黄衣女人跪拜下去。

江枫没有跟着行礼，暗中提聚了真气，运劲若钢，使全身的肌肉绷起，以防备突然而来的偷袭，连呼吸也调到了最平稳的境地，任何毒香、迷药，也无法使他立刻晕迷过去。

经过几次突然而来的搏杀，张四姑谆谆告诫，江枫也不敢稍有大意。

但见木椅转动，似是那黄衣女人，正在转过身子。

但声音却似从大厅一角处传了过来，道，“不用多礼，你主持洛阳居，花了不少心血，很辛苦了。”

梅花站起身子，垂手而立，恭恭敬敬的应道，“弟子惭愧，不能为师长解愁分忧！倒是菱花妹子，暗中帮了不少的忙，才保住了洛阳居这点基业。”

声音又从大厅中的另一角传了过来，道，“天马堂动员到副总堂主的身份，你们还能立足在这里，未被杀死，赶走，已经很不错了……。”

江枫心中明白，声音由大厅一角传过来，是三宫主存心卖弄，束音成形，利用回音，造成的错觉，听起来，好像那声音由梅花厅外透墙而入。

一个女人，练成了如此深厚的内功，其他技艺的成就，自更不凡，不禁他细细打量对方两眼。

这一看，顿有着诡秘难测，心生恐惧的感觉。

原来，以江枫的目光，竟然无法分出这黄衣女人面向何方而坐。

她像一个圆的不倒翁般，竖立在椅子上，双手双脚，都被那件黄袍掩遮了起来，整个人变成了一根圆筒。不但无法分辨出正面、背面，连侧面也无法分得清楚。

怎么看，椅子上坐的都不像是人，而是一截黄布掩住的木头。

这是什么武功，目的何在？

以江枫的技艺成就，竟无法判识出来？

“你就是韩霸，洛阳居的副总管？……”

这一次，声音由那黄布掩遮中发出，柔媚清丽，非常悦耳。

“不错，在下韩霸。……”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梅花姑娘守口如瓶，她既然不愿说，在下也不便多问了！”

“师父……”站在木椅旁侧的菱花突然接道，“这个人狂傲的很，有些目空四海，眼中无人……”

“所以，他才能击败天鹅，又杀了一只喜鹊，你大师父手下弟子三条龙，被他整死了两条……”

说话之间，人像爆米花一样，突然弹散开来，一件黄色的长袍，飞上了

屋顶，平平整整的贴在了屋顶上。

木椅上，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

本来在一袭黄袍掩遮下，有如一截枯木的形象，完全改变，变成了一身翠绿的紧身劲装美人，绿的像初春发出的嫩芽，裹着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儿，江枫怎么看，也不像二十岁以上的人。

只见她举起细巧修长的玉指，理一下鬓边的散发，接道，“你也杀了天马堂中的人？真是胆大包天！”

“没有法子啊！我如不杀他们，他们就非要杀我不可，为了自保……”江枫道：“在下只好杀人了！”

“果然是很好的理由……”绿衣美人微微一笑，突然转过话题，道，“你好像戴了人皮面具？”

“不错！很精巧的面具，很难看出破绽，但被你三宫主瞧出来了……”江枫道，“你派来杀我的六大杀手，都没有见过我真正的面目，在下只要取下面具，纵然对面相逢，他们也认不出来，何况，他们已六去其四，看来，贵宫杀我韩某的打算，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急着要杀你的，已不是我们了，天马堂、天王门，都不会放过你……”三宫主笑道，“天下武林中最强大的三股势力，全都被你得罪了，我想不出天下那里还有你立足之地？”

“说的也是，目下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江枫道，“希望他们不要逼的我无路可走才好，一旦逼急了，在下只有放手杀人……”江枫道，“我不想杀人，但更不想死，两者之间，逼我选择，在下就只好杀人保命了！”

“说的很明白了……”三宫主道，“不过，口气太狂。”

“忠言逆耳，真实的话，本来就不太好听……”

“大胆！……”菱花怒声喝道，“在三宫主的面前，也敢如此的放肆，当真是不知死活了……”右手一挥，一道寒芒，飞向江枫，人也跟着冲了过来，一指点出。

江枫似是存心卖弄，左手一扬，接住了一柄飞刀，右手挥动，竟然抓住了菱花的右腕。

菱花还想挣扎，但江枫右手微一加力，菱花立刻全身酸麻。

江枫对菱花早有成见，诚心给她点苦头吃，暗中加强内力。

菱花立刻脸色惨白，疼的一身冷汗，但这丫头，也有一股狠劲，硬是咬紧牙关，不哼一声。

“够了！她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三宫主说。

“再不停手，她就会哭出来了，你能击败天鹅，打死喜鹊，又杀了三龙之二，已经用不着再在我面前展现武功了，菱花根本不是你的敌手，胜之不武……”

“我只是惩罚她的无礼……”江枫道，“出手就是一记飞刀……”

“好了，放手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对付你，我才是你的敌手……”三宫主道，“我以真面目和你相见，就是存了一决生死之心。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江枫放开了菱花。

菱花心中才明白，自己的武功和对方，差距太大，这不是拼命的事，武技造诣到了某种距离之后，不是搏斗，而是送死。

“我们之间，为什么一走要分出生死呢？……”江枫道，“有这么深仇

恨吗？”

“有！你杀死了我大师姐两个弟子……”三宫主说，“又当我之面，羞辱了菱花，只这两项，已然该死，何况，你又杀了我派来杀你的四个杀手！”

“这么说，似已无回旋余地了……”江枫道，“三宫主请出手吧！在下舍命奉陪。”

三宫主挥挥手，道，“你们都退出去，没有听到我的呼叫，不许进来……”

“如是三宫主死了……”江枫道，“我也会知会诸位一声。”

梅花看了江枫一眼，悄然退了出去。

菱花走在最后，拉上窗帘顺手还带上了房门。

虽然是大白天，但房中立刻暗了下来。

江枫心中暗忖：“她要如此暗淡的光线之下动手，不知要施展什么歹毒的暗器了，倒是不可大意。”

“韩霸，取下你的人皮面具来，我要看看你的真正面目？……”三宫主道，“你有如此一身武功，绝非无名之辈。”

江枫一个转身，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道，“恭敬不如从命，三宫主请看个清楚……”

那是一张令人心醉的英俊面貌，尤其是双目中射出的一片情焰，立刻燃起了潜藏在心底深处的欲火。

三宫主看一眼，立刻警觉，道，“惑心术，你是天狐门中人？”

急急转过脸去。

江枫微微一笑，道，“听说三宫主的媚术，已进入至高境界，在下不能不未雨绸缪，早作准备了……”

“那头老妖狐，果然把‘惑心术’传了下来，而且传给了男人……”三宫主道：“天狐武功，一向传女不传男，她竟然背弃门规……”

“三宫主言重了……”江枫道，“惑心术谈不上玄门正宗，但你们的媚人之术，更是旁门左道，但他们都是一种武功，既是武功，自然可用来一决胜负，咱们就以这两种武功拼一场！看看在下拜倒你的石榴裙下呢？还是你三宫主屈服在惑心术下？”

“这样拚下去，立刻就见胜负……”三宫主道，“其他的技艺，就无法施展了。”

“三宫主的意思是……”

“咱们先以真正的武功，拼搏一阵，不论谁胜谁负，再以媚术作最后决战……”三宫主说，“连胜两阵者，败的自然心服，如是各胜一阵，今日之战，就此罢手言和，再约期一决胜负。”

江枫微微一笑，道，“以真正的武功一决胜负，在下十分赞成，至于改期再战的事，恕难从命了……”

“你是说，我们今日之战，一定要分个生死出来了？”

“还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三宫主以武功或媚术制住了我，成为三宫主裙下的不二之臣，……”江枫道，“或者三宫主成为在下的忠诚伙伴……”

三宫主缓缓转过脸儿。

原本娇若春花的一张脸，此刻却变的一片铁青。

这张脸的形状，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是脸上的颜色变的十分怪异，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美女的组合，除了面形轮廓、身材、气质、均匀的肌肉骨骼之外，

颜色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发如飞蓬，面似淡金的美女，似乎是还未见过。

江枫顿觉着‘惑心术’再也无法施展下去。

原来，这一种武功竟也有拘限的对象，它的威力在双向沟通，至少，施术的对象，不太让人讨厌……。

但现在的三宫主，却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张脸青中透绿，脸上的肌肉，也一片僵硬，似是那一转脸间，戴上了一个又厚又硬的面具。

但江枫却知道，三宫主没戴面具。

因为，她的双目中也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面对着这么一个形同鬼怪的人物，江枫的惑心术，已完全无法施展。

江枫心中明白，这是一种武功，抗拒惑心术的武功，但在双方对敌之时，施展出来，这种武功必会另有妙用。

看来，内宫一系中人，对抗拒天狐武功似是早有准备了。

天王门同出一源，自然也有了抗拒‘惑心术’的办法，只不过，还未能传遍弟子。

事实上——

把一个绝美的女人，变成如此难看的形状，习练这种武功的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痛苦，必须要具有大定力的人，才肯习练。

三宫主就是具有极大定力的人，她习练出最高的媚术，把女人的魅力发挥到极致，作为征服男人的利器……。

但也肯习练使美丽、曲扭、变形的武功……。

江枫立刻提升了对三宫主的评断力。

她不是那种只知运用媚术的女人，而是具有了多种技艺的强敌……。

天王门分袭为二，内宫一系似已是自立门户，但他们仍能 and 天马堂分庭抗礼，最重要的一种技艺是具有抗拒‘蚀心魔音’的神功。

无相大师的‘大悲梵唱’是蚀心魔音的剋星，它由佛经的降魔咒中演化出的一种内家神功，清心醒脑，使迷乱的神智恢复……。

内宫一系中绝不会‘大梵凡唱’，他们凭什么抗拒蚀心魔音？

但他们若有所恃，天马总堂竟然无法施展出‘蚀心魔音’让内功一系中人变节。

这绝非天马总堂的慈悲，而是他们有着抗拒魔音的技艺。

思念及此，江枫心中大大的震动起来，天马堂是劲敌，天王门和内宫中人，更是不可轻视。

他们具有的奇功、技艺，绝不在天马堂云集的群魔之下。

“韩霸也不是你的本名了……”三宫主说，“天狐绝技惑心术也不是无术可破，……”

“不错，三宫主目下这副尊容，在下确实让惑心术失去效用，……”江枫道，“但三宫主的媚术，也是无法施展了。”

“我要以真实的武功折服你……”三宫主双目中闪起了凌厉的绿光，接着道，“内宫中人，大都是女流之辈，可不是全仰仗姿色服人，你杀害了三龙之二，自非弱手，不过，他们轻敌大意，也是败亡的原因之一。”

江枫点点头，道，“不错，他们如全力戒备，我那出手一击，也许不能得手，但他们绝不是我的敌手，二十招内我可以轻易的搏杀他们。”

“所以，现在，我要以真本领，硬功夫，试试你的武功成就了！”

右手一扬，拍了过来。

她举止轻灵，这一掌，也不见任何力道。

但让江枫震惊的是，三宫主右掌上，竟然也泛起一层绿色的火焰，包围在掌指上。

江枫原准备硬接一击，但却临进改变了主意，双肩晃动，施出‘风摆枯荷’的身法，避开了一记掌势，但却运气左肩之上，使衣服胀起，触接了一下擦身而过的掌力。

“韩霸，我似是低估你了，你艺高胆大，却又能如此的谨慎，……”三宫主说：“果是一个可怕的劲敌！试验出什么没有？”

“是一种极度阴寒的武功，……”江枫道，“掌风冷风冷厉如针，似是要洞穿肌肤，三宫主……”

“韩霸，看来你认不出这是什么武功？……”三宫主微笑说道，“这好像又高估你了。”

双掌疾展，攻了过来。

江枫心中十分懊恼，忖道，“如若大和尚、张四姑有一人在此，一定可以认出她的武功。”

心中念转，双手也展开了凌厉的反击。

他不知对方用的什么武功，变的十分小心，默运无相神功，真气满布全身，连一处毛孔，都在神功保护之中，而且，小心翼翼的，不接对方掌势。

但见绿色的云气，愈来愈冷，似是整座梅花厅，都在一种绿气笼罩中。

可是江枫全身都在无相神功保护之下，一点异样的感觉也没有。

三宫主挥动的双掌，逐渐的慢了下来，头上泛现出汗水，似乎是这一阵猛攻，耗费了不少的气力。

“韩霸，你不但狡猾，而且很阴毒……”三宫主突然停下了手，脸上的绿气也似是在逐渐的消退，气忿地说道，“你用的什么武功？护住了周身的毛孔，……”

江枫顿有所悟，忖道，“原来她这阴寒之气，不用直接伤人，是由毛孔中侵入人体，我以无相神功，护住了全身，使阴毒无法侵入体内，这真是歪打正着了。”

就在他忖思之间，三宫主已穿帘疾掠而去。

窗外传来了一声惊叫，紧接扑通一声，似是有人摔倒的声音。

江枫迅速的戴上了人皮面具，梅花已推门而入，看到江枫无恙，才长长吁一口气，道，“三宫主呢？”

“走了……”

“你伤了她，是吗？……”菱花缓步行了进来，接道，“你赢了，但你会遇上更强烈的反击。”

菱花突然反手一掌，拍向天灵要穴。

江枫一伸手，抓住了菱花的右腕，冷冷说道，“你干什么？”

“死！……”菱花道，“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看了梅花一眼，接道，“我不会背叛师门，所以，也不会告诉你秘密，与其忍受诸般痛苦、折磨，何如一死了之。”

“在下没有败，三宫主也没有败……”江枫道，“我们这一战应该是不分胜负！”

“那……我师父为什么要匆匆离去……”菱花奇道，“何况，她带来的

人，还未出手！”

江枫心中忖道，“原来，她还带有帮手。”口中却冷冷说道，“我想是，她不愿见到你们吧！”

“不愿见我们？……”菱花大感不解的说，“为什么呢？”

只见桃花、兰花扶着杏花缓步行了进来，李花紧随身后。

菊花、桂花也随着行入了厅中。

“杏花受了伤……”梅花低声问道，“你们守在窗外，怎么会受了伤呢？”

“是一个全身绿气环绕的怪人伤了我……”杏花说，“他穿窗而出，形如厉鬼，我还未来得举剑攻出，已被他一掌击倒……”

“胡说，这梅花厅中，只有三宫主和韩霸两个……”菱花道，“如今韩霸还在这里，三宫主……”

只觉话中有语病，急急住口不言。

“是真的，菱花姐，……”杏花说，

“那个人不是三宫主，她全身绿气环绕，形同鬼魔，哪里会是千娇百媚的三师父呢？”

菱花怔了一怔，转望着江枫，道，“韩副总管，我师父……”

“你师父习练过一种怪异的武功，能使全身散发出青绿的雾气，……”江枫道：“那是很高明的武功，只可惜我们还未分出胜负，诸位就准备进来了，也许是令师不想以那样怪异的形像见你们，所以，突然破窗而去，……”

菱花接道，“师父不是败走，一定还会回来了？”

“对！令师会回来，何况，她带来的帮手，还未出现，诸位请在此等候一会，区区先走一步了。”

不再理会菱花，转身向外行去。

“站住……”菱花冷冷的喝道，“我师父还要回来，你怎么能够离开这里？你不能走啊！”

竟然缓缓向江枫逼了过来。

“菱花，我不想伤害你，令师既然到了长安，不跟我分出高下，绝对不会离开，……”江枫虽仍然带着面具，但他投注在菱花身上的目光，却流现出无比的温柔。

菱花苦笑一下，道，“洛阳居中，有梅花姐姐掌理，我只是在暗中转达令谕，如今，我暴露了身份，师父第一个就不会饶我，当然，梅花姐姐也不会宽恕我，四季花女，一来是亲同姐妹，现在，她们一个个都会把我视如蛇蝎，老实说，我活下去，也有着生不如死之感，你如有意成全我，那就杀了我。”

她说的神情凄然，一闭双目，缓步对着江枫行了过来，一副全心求死的哀伤神情。

“一定要死，你可以自己了断，……”江枫对菱花的印象，本就不好，冷冷接道，“用不着由我代劳。”

“韩霸，你肯杀了我，我会得到一个战死的荣誉，我死了会受到组合的敬重，自绝而死，倒也容易，只不过，我将成为组合中的罪人。……”菱花双目来睁，但两行泪水，却眼角中涌了出来，道，

“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除非落在敌人手中，不得自绝，战死在刀剑之下，才是英雄的行径，不论你心中多么讨厌我，但帮一个将死的人一次忙，对你有什么损害呢？”双臂一张，直向江枫扑了过来。

“菱花，几时有这个规定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梅花大声喝问。

江枫亦生警觉。

可惜，太晚了。

菱花那一扑之势，快如闪电，双方距离既近，江枫心中又无防备，梅花出声喝问时，菱花已紧紧的抱住了江枫。

当然，江枫有没有把菱花这个小姑娘放在心上，就算被她抱住了又如何？

江枫相信自己的精湛内功，就算菱花全力施为，也一样伤不了他。

可是，她不是菱花，是内宫派来六大杀手中最厉害的一个杀手，千成女魅方妙。

掌指触身，江枫已觉出不对，只觉两支尖锐的细针，刺破了护身真气，顿感惊怒交集，大喝一声，全力劈了一掌。

强猛绝伦的拳势，击中在方妙的前胸之上。

没有人能承受江枫这一记含怒发出的掌力，方妙也不能。

这一掌震碎了方妙五脏内脏，也震脱了她脸上精妙的易容药手，一片片滚落下来，现出了本来面目。

那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只可惜已被江枫掌力震的五官变形，口、鼻、双耳、双眼中，都有鲜血涌了出来。

好霸道的一掌。

但她双臂仍然紧抱住江枫不放，当真是死不松手。

梅花无法再控制自己，飞跃到江枫身侧，右手一挥，寒芒闪动，斩落了方妙两只手臂。

方妙已死，尸体倒地。

梅花左手扶住了江枫，道，“你受伤了？”

“伤的很重……”江枫低声道，“不知道什么暗器，刺入我的后背，好象淬有剧毒，我的身体已开始麻木……”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作祟，吃里扒外，罪该万死……”三宫主推门而入，身后跟着背插双刀的菱花。

梅花脸色大变，但却紧咬着牙关，默然不语。

菱花冷笑一声，道，“梅花姐，忍着点嘛！师父一直没有怀疑你，小妹虽然有些怀疑，但你是一方主帅，我可不敢稍有逾越，现在，你自暴身份，这就犯了背叛门户的大罪，那可是唯一的死罪啊！”

梅花似是豁出去了，娇躯一转，挡在了江枫前面，冷冷说道，“我犯了什么法，大师父自会惩治我，现在，请三师父网开一面，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们是谁呀！……”菱花道，“也不害羞，叫的那么个亲热法，我就想不通，韩霸那一点值得你爱，竟然豁上命去保护他……”

“菱花，少说大话，他要存心收拾你，你绝对逃不过他的手掌心去……”三宫主冷冷说道，“就是师父，如不是早有准备，也一样无法逃得过去。”

菱花微微一怔，道，“我怎么一点也瞧不出来呢？”

“因为他不喜欢你……”三宫主说，“没把你放在眼中，所以，方妙用你的身份，才能接近他。”

菱花只觉这番话字字如刀，刺入了心中，但这番刻薄言语，出自三宫主的口中，菱花只有暗暗咬牙忍受的份了。

三宫主目光转注到韩霸的脸上，笑道，“千面女魅方妙的武功，在当今江湖上，算是一流高手了，但却承受不住你全力一击，但她四枚夺魂神针，

是天山寒铁磨制，淬有奇毒，我相信她扑你身上，就是要施展毒针。

你一掌要了她的命，我想信她也把毒针，刺入了你的身上，寒铁毒计，锋利无匹，不是任何武功能够抗拒，你现在，大概已尝到了毒性发作的滋味了，只怕已无法再和人动手了……。”

江枫感觉到身上的麻木，逐渐在扩大，已然侵入了手臂、双腿。

“其实，用不着杀你了，方妙的夺魂神针，两个时辰之内，能使人全身麻痹、瘫痪，十二个时辰内，必死无疑，……”三宫主叹息一又道，“可惜呀！可惜，如此的美质良才，生命会如此短促，我为君悲，我为己怜，这一份沉深的相思，只有永埋心底了。”

声音突然一变，冷冷说道，“梅花，你自信能够保护他吗？”

“弟子全力以赴……”梅花扬起了手中的短剑，接道，“师父，请手下留情，不要逼弟子拼命。”

“拼命……”三宫主微微一笑，道，“你认为，你能拼么？十招之内，我就可以要你束手就缚。”

“弟子不会束手就缚，弟子会拼上一腔热血，一条性命，……”梅花道，“我会死在韩霸之前。”

“他不会死，可惜的倒是你暴露了身份。……”

张四姑推门一扇窗、飞跃而入。

“张姨，他受了伤……”

梅花似是看到了亲人一般，急急的说道。

“不要紧，我在这里，夺魂神针就是夺不了他的魂，要不了他的命，……”张四姑安慰着梅花，道，“先带他离开这里，……”

“走得了吗？……”三宫主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口气如此的托大。”

“易花手张四姑，听人说过没有？我的武功不错，也略通五行奇术，能烧出世上最好吃的菜，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形貌，又善解三毒，所以，我不用习练媚术，也能使男人拜倒在我石榴裙下。”

“听说过你这么一个人，……”三宫主道，“想不到今日幸会了，不过，易容术也好、易牙术也罢，想把一个人带离此地，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那需要真才实学的武功，张姑娘自诩武功不惜，小妹就讨教几招了！”

“我看杀鸡不用牛刀，想打架我来奉陪，拳、掌、兵刃，任凭你选。”随着话声，人影闪动。罗兰已飞跃入室。

她和张四姑走的一个窗户，真不知窗外是否还有别人。

三宫主目光转动，见四季花婢具在厅中，这梅花厅的四周，似已无人防守了。

“看起来，你们在洛阳居安排的人手不少啊！”

“三宫主错了，我们跟你一样，由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张四姑没有工夫陪你，我虽然差了一级，但对付你，相信还可以应付得了。”急行两步，挡住了三宫主，身上的佩剑，也同时出鞘。

三宫主只看了罗兰的握剑手法，心中已明白遇上了剑道高手，不禁一皱眉头，道，“你又是谁？”

“罗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我隐居深山，全力练剑，所以，我剑上的功力，非常的惊人，所以，你最好别和我动兵刃！”

三宫主仔细的打量了罗兰一眼，暗道，“这些人怎么突然在这里现身，而且，个个都非弱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心中念转，人却看了菱花两眼。

菱花心中大急，道，“师父，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见过，只怕是梅花姐从中掩护，我才得不到一点消息。”

梅花已背起了江枫，道：“菱花，不要紧，你可以把所有的罪名、错误，都加到我的身上，只要能保住你就行了，三师父恕罪，弟子要先走一步了。”

三宫主很想拦阻梅花，但横剑而立的罗兰，却有着一夫当关，威震全场的气概。

她手中的长剑，只不过斜横身前，但却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似乎是整座梅花厅中都在她剑势笼罩之下，那闪闪欲动的剑气，随时都可以攻了过来。

那是一种极高的剑术境界，练剑人的精气，已和剑合二为一

三宫主为那股冷厉的剑气震慑，竟然不敢出手拦阻梅花。

但张四姑却横一步，拦在梅花身前，低言数语，又取出一粒丹药，投入了江枫的口中。

梅花背负着江枫，穿窗而去。

菱花也警觉到情势不对，罗兰似是给了三宫主很大的威胁，她几乎是提出了直接的挑战，但三宫主却故作不懂，未作答复，立刻说道：“师父，敌人众多，咱们也把人手召出来吧！”

三宫主点点头，发出了一声长啸。

“不要慌张，我很希望能多见识见识到你们内宫中的高手……”罗兰道，“我也会耐心等着他们。”

言词之间，充满着轻藐的意味。

她练剑数十年，自信在剑术上的成就，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却一直没机会，让她一显身手，因为，试剑的对象，对付一般江湖人物，就算一口气击败数百人，也显不出她剑术上真正的成就。

但三宫主的身份就不同了。

她不但技艺精湛，和江枫动过手，而且是当今江湖上统治阶层的人物之一，如能把她制服剑下，这一战必将留传武林。

养精蓄锐二十余年，罗兰心中跃动着挥剑的冲动，脸上神光湛然，长剑上剑气流动。

三宫主目光转动，扫掠了罗兰一眼，发觉了罗兰手中之剑，似是波动出一阵阵的寒芒，不禁心头大大一震，暗道：

“这是什么剑法？如此的先声夺人，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已修成了传说中的剑客人物？”

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三宫主啸声招唤，不知有何吩咐！”

两个穿着灰色及膝大褂的老者，无声无息而来，以在场之人的耳目灵敏，竟然无人听到他们的步履之声。

看清楚来人之后，张四姑心头一震，低声道：“罗兰，小心一些。是神、鬼双刀，当代武林中，最神奇、诡异的两把刀！”

“既然四姑认识他们，也就用不着我引见了……”三宫主耳目灵敏，很清楚的听到了张四姑的声音，接道：“两位老人家本是一支伏兵，硬给你们逼出来了！”

“久仰！久仰！今日幸会了……”罗兰有着迫不及待的冲动，急于一战。

但张四姑却打断了罗兰的话，接道：“神、鬼双刀早已退出江湖了，怎么会重现武林？”

两个人一样的穿着、打扮，灰大褂、多耳麻鞋，手中拿着一根黑漆手杖。

无法很确实的形容出两个人的年龄，他们的头顶已经发秃，稀稀疏疏的几根白头发，却偏又梳洗的非常整齐，还用白缎子条带扎了起来。

骤然间看上去，一点也不惹目的灰色大褂，竟是名贵的熟丝织成，多耳麻鞋，也是银丝合以搓合的麻绵编制，其价值尤在最好的皮靴之上。

总之——

这两个怪老人身上的着用之物，无一不是当代最名贵的织品。只不过，他们剪裁的式样老旧、怪异，颜色单调，看上去就不起眼了。

“说起来，也真是有些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张四姑还是个黄毛丫头。”左首老人笑道。

“什么黄毛丫头，已经亭亭玉立了，至少该有十六岁。”右首老人打断左首老人的话。

“我说鬼兄啊！你这抬杠的毛病，还是不能改，十六岁不是黄毛丫头，是什么？难道叫她小妇人啊？”

罗兰一皱眉头，忖道：“这两个老不死的，加起来不到两百岁，也该有一百八十，说起话来，口没遮拦、油腔滑调。”

“鬼兄，听到没有？有人在心里骂咱们了。”

“谁在骂咱们，敢情是不想活了。”

罗兰怒火升起，就要发作，张四姑却及时喝止，道：“罗兰，静下来，你一乱，就没有章法了。”

长长叹一口气，压下心头怒火，罗兰低声说道：“我看不惯他们的轻浮。”

只听右首老人哈哈一笑，道：“这一次我听到了，她叫罗兰，她看不惯咱们轻浮。”

“不错，我叫罗兰，两位，怎么称呢？”

左首老人笑道：“老夫神刀。”

“我是鬼刀。”

“我知道你们是神刀、鬼刀，我问的是你们的姓名？”

“哦！年代久远了，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叫我们的姓名了，你要是敬重老夫，就叫我一声神老，再不然叫我老神，或是神老儿，叫他一声鬼老，老鬼，悉听尊便。”

但闻张四姑的声音，传入耳中，道：“罗兰，要忍耐，神、鬼双刀老年成精，阴的狠，别让他找出你的弱点，他们是故意逗你，只要你一生气，剑势露出破绽，他们就会乘虚而入。

他们的刀法，早已到了神出鬼没的境界，就算杀不了你，也会迫你失去先机，你再想搬回来，那就非常困难了。

你面对的是当代武林中最强的两个刀手，想当年金丹书生，曾被他们双刀困住，打了一千多招，突不出他们的刀阵，还是天狐夫人赶到，合力制服了两人，迫他们立下重誓，退出江湖，只道他们已死，想不到竟然还活在世上。”

罗兰微笑颌首，代表了答复。

“瞧到没有，老神啊！那个叫罗兰的女人，笑起来，还真有点叫人动心啊！”鬼刀大声笑道。

罗兰又被激火了。

“罗兰，两个老鬼，不重名利，只好美色，三宫主一定用美色引诱他们出山，你也算天狐门人，被他们轻薄几句，吃点豆腐，何必放在心上呢？”

“说的是啊！老鬼呀！”罗兰一敞心胸，接道：“要不要我多笑两次给你看个过瘾？”

果然，轻启樱唇，展颜而笑，顿然间浮现出一脸的柳媚花娇。

她虽未认真习练过天狐武功，但却心中熟记天狐武功口诀二十年，这一笑，颇有狐媚之气，令人心醉。

神、鬼双刀不禁看的一呆。

“老鬼，你没有说错，果然是一笑倾城，好看的很啊！”

张四姑眼看罗兰已被说服，领悟到了江湖上的奸诈，暗暗吁一口气，笑道：“神老、鬼老，你们两位老人家还没有回答我呢？”

神刀笑道：“回答你，回答什么？”

“两位怎会重出江湖？就小妹所知，两位一向极重信诺？……”张四姑道，“如是小妹早知道两位肯重涉江湖，我早就去请你们了……”

她用词婉转，神刀被质问心中本来有些不高兴，但却又被最后一句话给消了下去。

“听说金丹书生和天狐夫人，都已作了古人……”神刀大笑道：“可真是好人不长寿啊！”

“作了古，没有人见过他们的尸体啊！……”张四姑道：“江湖传言，岂可尽信！”

神刀脸色一变，道：“说的也是啊！老鬼咱们回去吧！”

三宫主接道：“两位，等听到了金丹书生、天狐夫人在江湖上出现的讯息，再背弃我们的约定不迟啊！届时，我也将陪同两位，同隐深山，永不离开。”

“你说的啊！”神刀道，“可不能说了不算，老夫现在，倒是希望金丹书生和天狐夫人，都还活在世上才好？”

“有一个活着也好啊！”神刀有些不死心的接道：“那就算你输了，要履行承诺。”

“但两个都死了。”三宫主说：“两位老人家喜欢罗兰，何不把她主擒过来，让她常侍身侧，陪伴枕席。”

“说的有理，老鬼，你看咱们是一齐出手呢？还是你先上，”神刀说：“老夫替你押阵？”

“别慌着打架，刀剑无眼，挨一下不死必伤，老夫要先和张姑娘聊聊，”鬼刀说：“张四姑，老夫隐居深山，日子过的清闲、舒服，你要用什么办法，把老夫请下山呢？”

“我看。”张四姑道：“只有我自己上山去了。”

“你真的会去。”鬼刀说，“是逗着老夫玩的吧？”

“是真的。”张四姑道，“两位刀法精绝，举世无双，纵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只要能请到两位助拳，那也是值得的了。”

她说的很婉转，但却很清楚。

鬼刀大笑道：“老夫明白了，世人尊重我们的，是我们刀法，喜欢我们的，是我们的武功，没有人会喜欢我们两个人。”

“就是如此……”张四姑道：“其实，你们神、鬼双刀，心中明白的很，

凭两副尊容，恐怕永远无法得到女孩子的欢心了，但你们精绝的刀艺，会提升你们的气度、品质，掩住了形貌上的缺憾，所以，你们争得了神、鬼双刀的大名，在赫赫威名的拥护之下，看上去，就会有动人之处了。”

“高论啊！高论……”神刀笑道：“老夫早有了这种想法，只是不像张姑娘说的这么清楚，鬼兄有何高见？”

“在下吗？是佩服的五体投地。”鬼刀说，“但不知三宫主有何高见？”

“张四姑少说了一点，日久情生……”目光转动，看了神刀一眼，接道：“鬼老，如能得到罗兰，那是心愿得赏，应该好好为鬼老庆贺一番，就算得不到吧，鬼老请看我身侧众家弟子，个个美貌如花，任凭鬼老选择就是！”

四季花婢，确都是出人的美女，只可惜，别具一格，柔中含刚的梅花不在。

鬼刀的冷厉目光，由众家花女的脸上扫过，摇摇头叹息一声。

也许是人老了，审美的观念，也大大的不同了。

四季花女，个个如花含露，即将盛放，但在鬼刀的眼中，这些年轻美女，万万不及三宫主。

“老鬼呀！不要尽管吃醋，老夫只不过一个三宫主，你已经有了四个美女陪侍，四比二，你还吃亏呀……”神刀道，“如果，咱们抓到罗兰……”

“怎么样？”鬼刀冷冷的接道。

“由我独享，老夫绝不染指，但如同时抓到了张四姑，那就要分我一杯羹了。”

“老而无耻是为贼，你们可真是当之无愧了……”罗兰极力控制着，但仍然无法按熄下冒起的怒火，道，“出来！你们神、鬼双刀一起上，我要刺瞎你们的双眼，要你们不能再看女人！”

“轻嗔薄怒别样娇，美人就是美人，喜怒之间，另有一种动人的美丽……”鬼刀道，“小娘子如此姿色，藏诸深山，当真是暴殄天物了。”

“你说的，要我们一起上，当心祸从口出啊！”神刀冷冷的接了一句，突然一躬身，直向罗兰冲了过去。

这一下，大出了罗兰的意料之外。

她全力在防护鬼刀，怎么算，最先出手的，都应该是鬼刀才对！

但罗兰想错了。

出手一竟是神刀。

未见他刀在何处，但一股凌厉的刀气，已然破裂了罗兰身侧环围的剑气。

神刀右手食、中二指，直指左肋，一道冷厉的刀芒，就从双指中透射而出。

难道刀已在手，隐于袖中？

但那根黑漆手杖的藏刀呢？

莫非是刀有两把？

罗兰急迅转动长剑，希望能及时迎击对方的刀势，也逼出对方的刀来。

只可惜，晚了那么一点点，罗兰的长剑无法迎上袭来的刀罡。

神、鬼双刀，互暴其丑就在制造这一点抢制先机的机会。

因为，他们已入梅花厅，就感受到那股肃杀的剑气，是两人生平中从未遇过至高的剑手。

掌握到这一点机会，神刀是全力施为，务求一击而中，攻势如电光石火，罗兰想转动长剑，已来不及了。

当然神刀早已有备，早以内火逼住了罗兰的剑势。

但见寒芒闪动、交错，两柄长剑由横梁上飞射而下。

但他们仍无法及时封住神刀的攻势，不过，两柄剑却同时指向了神刀要害“太阳穴位”。

神刀固可一刀割裂罗兰的咽喉，但他亦很难闪避左、右两面的来剑。

只要有一剑刺入了太阳穴中，这个人的活命机会，就完全消失。

所以，神刀改变了心意，先保老命要紧，刀势突然则袖中突出，左盈右决，两声金铁交鸣，封开了两柄长剑。

剑光隐失，人影乍现，吟雪、吟霜，一左一右的出现在罗兰身侧。

“是你们救了妈妈？……”罗兰心中稍感安慰的说。

“是啊！……”吟雪道：“两个老鬼耍阴险，娘被他们骗了。”

“乖乖，世上真有这么漂亮的女娃儿……”鬼刀大声叫道，“我说老神啊！这可是仙女下凡，人间少见，你要仔细瞧瞧啊！”

“瞧你妈的脚啊！……”神刀微带怒意说道，“刚才，你如肯配合出手，罗兰不被活捉，也会死于你的刀下，咱们就少去了一个大大的劲敌，你袖手旁观，可是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看，这也不能怪我……”鬼刀说：“咱们进了梅花厅，时间不是很短，为什么就没有发觉这里有一支伏兵？而且，三宫主也没有提示一下。”

“因为，三宫主也不知道……”吟霜迷着一对媚眼，斜睨着鬼刀，道：“老色鬼，花招只能耍一次，再耍就不灵光啦！现在，拿出你们的真才实学，大家凭武功分个生死吧？”

口中挑战，但媚眼如丝，却又抛出了无限的娇媚、诱惑。

鬼刀立刻被那股魅力吸引，看着吟霜发呆。

“惑心术”，果然是非同小可，以鬼刀之老奸巨滑，竟也在一瞬间，被吟霜算计。

如若吟霜突出一剑，也许可以杀了鬼刀，只可惜，她还未练到那等视人命如草芥的境界。

三宫主悄然咬破舌尖，挟着一口真气，呸的了一声，吐了鬼刀一脸鲜血。

当然，也把鬼刀由沉迷中惊醒过来，伸手一抹脸上血迹，道：“谢啦！三宫主……”

“小心点，阴沟里翻船，在江湖上可是常有的事……”三宫主道，“天狐夫人的‘惑心术’，可是比我们的媚人术还要高明。”

“承教、承教，想不到仙露明珠一般的小姑娘，竟然也练了这种邪门武功……”鬼刀道，“老夫倒要全心全意的领教一番了。”

话虽说的客气，但杀机已露。

吟霜一整脸色，冷冷说道：“你为老不尊，色迷心窍，不是三宫主拼上一口鲜血，施展出‘解元大法’，你已是无头之鬼了。”

“所以，老夫一要找回来，栽在你这个女娃儿手中，可是老夫的奇耻大辱。……”

鬼刀一脸冷肃的说：“非杀你不足以消我心中之恨。”

“娘！你对付神刀，我和姐姐收拾这个老色鬼。”

吟霜当机立断，作出了决定。

“桂花、菊花留下来，你们都退出去。”三宫主发出了令谕。

春花四婢在菱花率领下，退出了梅花厅。

“看样子三宫主也准备插一腿了，……”张四姑道，“幸好，我张四姑还无敌手，那就由我奉陪了。”

“也许，你们一直认为我们内宫一系中人，都是凭仗媚术、药物伤人，谈不上正宗武功，今天，我想要你们见识一下，内宫一系中的武功，亦有过人之处。”

“好啊！厅中狭窄，咱们到外面，找处宽大地方，一决胜负？……”张四姑道，“三宫主意下如何？”

“不用了，……”三宫主道，“梅花厅是狭窄了一些，不过，打起来，也就更为凶险，要考验武功，也要考验机智和应变的能力。”

“行！就依三宫主，我先出手了。”

罗兰长剑一挥，指向神刀。

罗兰心中明白，两个女儿的功力还浅，未必是鬼刀之敌。

至于张四姑，大半生都花费在各种奇术和易容术上，这样狭小之处，和人近身拼命，很多暗器、奇技无法施展，恐怕也难占上风。

所以，准备以精湛的剑术，封闭全厅，使他们全都无法动手，是故，剑势一出，立刻带起了一片剑气，充布全厅。

这攻向神刀的一剑，并不如何凶猛，但却带起了一股凌厉的剑风，充布全厅。

感觉中，这一剑似是逼攻向了厅中所有的人，包括了张四姑和吟雪、吟霜。

不便和罗兰的剑势迫袭。

但神鬼双刀和三宫主，不愿退让，迫的只有挥动兵刃反击，以排开逼上身的剑气。

神、鬼双刀仍未亮出他们的兵刃，只挥动手中的黑漆手杖，在身前疾转如轮，排荡开近身剑气。

三宫主却亮出了一把七星短剑，挥舞出闪烁的宝芒，排出近身剑气。

宝芒来自剑身上七颗耀目的宝石，宝石只有三种颜色，红、绿、白，但在快速的挥转中，幻起数十种不同的宝光，耀眼生花。

神刀封开了罗兰一剑之后，并未亮刀反击，手中的黑色手杖，也未展还攻势。

罗兰也示再刻意的攻向他一人，只是挥动长剑，增强凛烈的剑气。

明确地说，罗兰催动的剑气，攻向厅中所有的敌人，包括秋花双婢在内。

但桂花、菊花，却躲在了三宫主的身后，只有神鬼双刀和三宫主正面承受了罗兰剑气的攻势。

三人只守不攻，把近身的剑气排开，却未作反击。

“张姨！……”吟霜低声说道：“这在干什么？闹着玩啊！娘在练习舞剑，妙的是敌人也不反击，这样子玩下去，那里会有结果？”

“他们三个人不作反击，那是各怀鬼胎，谁也不愿和你娘全力一搏……”张四姑道，“你娘形同舞剑的形态，我想是她在测验什么？”

“测验……”吟霜道，“娘练了二十几年的剑，从没有机会施展，今日有此良机，应该全力奋起一击，以定胜负，怎么有这等耐心呢？”

“对剑术一道，咱们和爹娘有着太大的距离……”吟雪道，“有些事，咱们无法理解，霜妹何不耐烦一些看下去呢？”

“吟雪说的对，……”张四姑道，“练剑人有很多的禁忌，他们要胸怀万里，气度磊落，才能修成大乘剑术，他们要循序渐进，以静制动，克敌于柔和平静之中，才是剑法中至高境界……”

只听罗兰笑道：“你们谈说了半天，只说对十之一二，霜丫头心性如此燥急，剑道这一门工夫，是永远不能学了。”

随着答话之声，罗兰手中的长剑，运转也突然快速起来。

隐隐可见，一圈圈的光芒，由急转的剑势中涌现而出，形如转轮，飞向三宫主和神、鬼双刀。

果然，三人也立刻有了反应，脸色凝重，手中的杖和七星宝剑，也舞动更加快速。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如刀削竹的声音，黑屑纷飞中，神、鬼双手中的黑色手杖，突然化作俩柄打造粗巧的窄刀。

图穷匕现，露出了本来面目，黑漆手杖中，果然是刀。

“果然是鬼诈的很……”张四姑道，“两个人的身上，不知道藏有多少把刀，你们两人要牢牢记住，一旦和神、鬼双刀对上，要小心防备他们的突来之刀。”

“对！他们手中有刀，袖有刀，……”吟雪说，“只怕双足、肩臂之中，都有藏刀了。”

只听三宫主娇娇甜甜的声音喝道：“剑气愈来愈强，两位再不全力反击，只怕时不我予，被困于强大的剑气之中，再想反击，就无能为力了！”

“对！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老鬼，我全力排除他的剑气，你找空隙反攻为守……”神刀口中说话，手中窄刀果然快速展动，一片凌厉的刀风，反击过去。

剑气、刀风，往反击荡，整座梅花厅中，都充斥着冷厉的杀气。

但实质上三宫主却感觉到压力大减，大部分剑芒、剑气，都被神刀承接下来。

忽然间，响起了一声尖锐的怪啸，鬼刀人刀合一，化成了一道白光，直向罗兰射去。

雪、霜二女正想有所反应，罗兰已挥剑如轮、迎向鬼刀。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火星迸飞。

那是剑和刀的触接，铁和铁的撞击。

鬼刀之名，果非小可，人刀奋力一击，竟然裂破了剑气，直袭人身。

但罗兰反击的剑势，却如金轮疾转，压力重重，两人刀剑触接之后，鬼力仍然是被迫而退。

“老神啊！咱们走了眼啦！她剑上造诣奇高，大大出了意外，……”鬼刀一面挥刀反击，一面说道：

“我看，今天要神、鬼联手，才有胜望，如果放过了现在这个机会，等她合了联手的人，咱们两个加起来，只怕也无法胜过他们了。”

“好！双刀合璧！”

三宫主七星宝剑展现出一片宝光，护着秋花双婢，退到花厅一角。

她深知神鬼双刀合璧的威力，急退一角，以免遭受波及。

鬼刀突然收刀而退，和神刀并肩而立，缓缓举起窄刀，指向罗兰，罗兰也收了长剑，一脸严肃，右手斜斜举起长剑，剑尖迎向双刀。

“姐！这又是干什么呀？”吟霜低声道，“这一架打的罗哩罗嗦，拖泥

带水，一点也不干脆！”

“不要说话了，分了你娘的心……”张四姑道，“他们都在准备，运集功力，作搏命的一击，我虽然没有见过神、鬼双刀合璧的威力，但却听说是惊天动地的一刀，天下能够接下这一刀的人，绝无仅有。”

“那我们要不要帮娘一把……”吟雪道，“我和妹妹合力接下一人？”

“我不知道……”张四姑说道，“但你娘一向是量力而为，她如接不下，一定会暗示我们，帮她一把，或是退出这座梅花厅……”

“不许插手……”

罗兰出声了，四个字，短短的一句话。

“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们……”三宫主望了桂花、菊花一眼，低声问道。

“弟子不明白，还请三师父指教……”桂花提出心中的疑问。

“我要你们见识一下，天下最厉害的一刀，……”三宫主道，“神、鬼双刀合璧，一击取命。”

“原来如此，多谢三师父爱顾了，……”菊花道，“我们会记着三师父今日之情……。”

“重要的我还没说，……”三宫主道：“你们看过那一刀之后，就追随他们两位老人家了。……”

“三师父的意思是要我们暂作两位老人家的侍妾了。……”

“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两人的刀法，……”三宫主低声道，“今夜，我会把最高的房中术，传授你们，然后就追随神、鬼双刀的身侧。”

桂花长长吁一口气，道：“师父，我们是否还要回到洛阳居来？”

“不用了，今日一战，局势就会清朗，你们是否留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

秋花双婢，垂首无言。

三宫主冷笑一声，道：“看样子，你们心中似乎是很不高兴啊！”

“弟子不敢……”秋花双婢同声回应。

她们知道抗拒令谕的悲惨后果。

“那就好……”三宫主道，“要知道，师父在成全你们，你们资质好，功力深，才入选这个工作，只要能得两位老人家的欢心，学得绝世刀法，你们在内宫一系中的地位，也会提升，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

桂花心中忖道：“陪着这样两个又老又怪的老头子，这日子难过极了，何况，这两个老色鬼，又好又滑，我们全力侍候他，他们也未必肯传授我们刀法？菱花是她的得意弟子，真是好事，怎会不要菱花去呢？”

但闻一个柔柔细细声音，钻入耳中，道：“你们仔细听着，两个老色魔，也练了采补之术，你们的各种媚功，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却无法伤到他们的身体，全力拼下去，只是让他们泄尽真元，……”

三宫主施展传音之术，接道：“他们七八十年的功力修为不易，一旦你们能采补到手，对你们的帮助太大了，但神、鬼双刀，也是采补高手，要是被他们发觉了，必会杀了你们，所以，采补方法，不能随便施用，必需要谋定而后动，致于你们如何从他们那里学得武功，那就要靠你们自己的本领了，今天，我会找机会传授你们房中术的秘诀。”

秋花双婢很用心的听着，尽管心中有着千百委屈，但表面却不得不装出一副温驯神情。

三宫主满意的微微一笑，道：“现在，你们要全神凝注，看神、鬼双刀合璧。”

这时，神、鬼双刀本来并排指向罗兰的刀势，也开始缓缓移动、神刀上指，鬼刀下移，成了上下交错的形势。

罗兰的长剑，仍然是平胸而举，不过，剑尖颤动，似是防守着四面八方的来袭。

一种冷肃的杀机，弥漫天厅，凶厉的气势，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神、鬼双刀的衣服，也缓缓开始膨胀，似乎是一种强大的气体，在两人的身上扩散开来，丝质的灰衫，胀大数倍，两个瘦瘦小小的人影，裹在膨胀的大衣服中，直似要飘飞而起，看上去十分怪异。

但雪、霜二女，却看的大为耽心，低声道：“张姨，神、鬼双刀的内功，如此的深厚、精湛，娘以一敌二，只怕难以接下，我们可否替娘分担一人？”

“我不知道一击之下，有些什么结果……”张四姑道，“但你娘说过了不许插手，必有道理，你们出手，会不会妨碍到她？”

“张姨说得对……”吟雪道，“我们全力戒备，俟机出手。”

但闻一声：“杀……”

两道爆闪而起的白光，射向罗兰。

原本是两柄窄刀，但那闪起的刀芒，却拖出了刀身一倍以上的光芒，看上就有些凶霸，惊人了。

罗兰突然像陀螺一般，原地疾转，刹那间，人剑溶成一体，有如一根白色的光柱，在疾快的转动。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瞬之间，连第二个念头还未来及转动。刀、剑已然触接。

两个白光，撞在了转动如轮的光柱上，爆闪出一连串的火星和金铁交鸣之声。

就是那一阵触接之后，一切都突然静止下来。

光影敛收，景物重现。

只见罗兰以剑拄地，脸色苍白，汗水由粉颊上，淋漓而下。

似是那一阵刀剑交接，用尽了她全身气力。

第十六回 迎决战众侠传武艺

神、鬼双刀，更是跌在地上，双手捏诀，正在运气调息。

看上去，神、鬼双刀似是受创较重，但张四姑却瞧出了两人的脸色，似是比罗兰好些了。

看过了场中形势，三宫主缓缓向前走了两步。

但她一动，吟雪、吟霜，已快如闪电般，抡在了罗兰身前，左手斜出食指，右手向上扬起。

三宫主是大行家，一眼瞧出，二女已练成了天狐指，别瞧那根织织如玉的手指，却含蕴了一股伤穴取命的强大力道，微扬的右手中，也可能握了一把江湖上最霸道的暗器“天狐针”，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忖道：“两个小狐女，年纪不大，似乎是已得了天狐真传，能不能接下她们一击，还真难预料？”

心中念转，口中却笑道：“干什么呀？我只是走近些瞧瞧神、鬼二老的伤势！”

“他们死不了……”吟霜冷冷地说道，“但你再往前走两步，那就很难说了，他们内功再好，现在这个情形下，也无法躲开天狐针。”

“说有的有理……”三宫主道：“不过，令堂的伤势，也不很轻，双方都需要一段时间调息，今日之战，算是不分胜负，明天，我们再约他决一死战，怎么样？”

“好啊！……”张四姑接道，“明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明天午时之前，我会派人通知……”三宫主道，“既是明刀明枪的对垒，应该找个宽广的地方。”

“好！我们恭候通知，吟雪、吟霜……”张四姑道，“扶住你娘，走！”

张四姑挡在门口全神戒备，以防追袭，直待二女去远，才转身离开。

三宫主忽然双手疾出，分向神、鬼二老的背上拍去。

但见寒芒一闪，神、鬼二老袖中刀芒疾现，指向了三宫主的咽喉要害。

“干么呀！……”三宫主冷冷说道，“我只是要助两位一臂之力，早些疗好伤势。”

“我们也只是想证明一下，我们还有余力保护自己……”鬼刀微笑道，“人老成精，疑心也重，江湖上的阴谋暗算看多了，难免会有些心神紧张。”

“是啊！……”神老接道，“三宫主多多担待，你这么一声不响的扬起双手，也难怪鬼兄紧张！”

“你还不是一样……”三宫主道，“刀尖子指着我的咽喉。”

“没有法子，几十年的老习惯，就算想改……”神老道，“一下子也改不过来呀！”

“自古以来，神坐大殿，鬼隐荒郊……”鬼老笑道：“我说三宫主呀！神法总比鬼法高！”

“这我就不懂了……”三宫主道，“两位能说能笑，分明受创不重，但我看罗兰似是已气力耗尽，两位何不趁机出手，取她性命，却留下了祸根。”

“两个小狐女，似已得天狐真传，张四姑也非等闲人物……”神老收回袖中刀，接道：“何况，那一刻辰光，我们也暂失去了攻击能力。”

“对！那片刻工夫之内，就算我们勉强出刀，也没有伤人的威力……”鬼老道，“你躲在我们身后，我们看不见你的表情，甚至不知你是否还在厅

中。如若我们知道有人能接下张四姑和两个小狐女的攻势，我们在略作调息之后，绝对有杀死罗兰的机会。”

三宫主道：“这说来说去，又怪到我的头上来了？但你们和她已结下了生死之仇，这个后果，我就是想分担，也分担不来！”

“放心！放心！……”神老笑道，“能把剑道练到她那种程度的人，不会记恨私仇，只有公敌，倒是你三宫主要当心一些，在她堂堂正正的剑法之下，阴谋暗算，只怕很难得手。”

三宫主暗暗一咬牙，把一股怨忿吞了下去，笑道：“我已约他们明日决战，届时，两位不和罗兰动手吗？”

“少用激将法，老夫不吃这个……”神老道：“不过，今天已试出她深浅，再有机会一战，定可取她性命。”

“我们身藏五把刀，……”鬼老道，“今日只用出一把而已！”

“好！那就仍由两位对付罗兰……”三宫主道，“菊花、桂花，扶两位老人家到‘迎宾阁’中休息，好好招待，不能拒绝两位老人家任何要求。”

“我们……”

打断了桂花的话，三宫主冷冷接道：“没有你们、我们，由此刻，你们就是两位老人家的侍婢，你们有的，包括你们的身体在内，都可由两位老人家尽情享受，不得有任何违误，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是！弟子们也完全明白了……”桂花道，“我们会遵命行事。”

“很好！只要两位老人家生活的快乐，我会重奖你们。”

“多谢三师父……”秋花双婢齐齐躬身行礼。”

“两位老人家，请好好的养息、享受，……”三宫主道，“我还要去约请几位助拳的朋友，晚上再去看你们，失陪了。”

转身一跃，人踪顿失。

看看秋花双婢，十分年轻美貌，拿权势套下来，还有什么味道？

“不！婢子们敬佩二位的刀法，早已心甘情愿，侍候枕席，照顾两位的生活起居。”秋花双婢，齐齐流转眼波，娇声回答。

“这一点，两位可要想清楚啊！我们已近百岁，两位才十八姑娘一朵花，……”鬼老道，“此后的日子，还长的很哪！”

“两位老人家的意思是说，有了我们之后，就不再找别的女人了……”桂花望了二老一眼，接道，“一个侍婢身份的人，可不敢有这等奢望。”

神老哈哈一笑，道：“两位姑娘如是真心侍候我们，我们绝不会叫两位失望，我们无儿无女，也没有收过弟子，此后，咱们是夫妻情侣，也是师父弟子，……鬼兄啊！过去都是我神占先，这次让你先选！”

“桂花、菊花，各极其美，老实说，先后之序，真还无法分排，我看，咱们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吧！还是由你先挑一个？”

桂花心中暗暗骂道：“两位老色鬼，把我们当货品挑啊！如此推来让去，只此一件事，就死有余辜……。”

心中有无限不满，脸上却堆起笑容，道：“说的是啊！两位各有神态，我和菊花姐姐，也不知道如何分配呢？咱们干脆来个瞎子摸象，各凭运气吧！”

“好玩！好玩！怎么一个摸法呢？……”鬼老道，“能不能一个人摸中两个，让另一个人打空手，那才是真正的要命刺激。”

“那不行，如是激怒了打空的人……”桂花道：“把怨恨发在我们身上，

抽刀一击，岂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说的也是啊！有道是欲火焚身，打空的人，真有一天熬不住，说不定真会杀人……”神老道，“桂花，说说看，你瞎子摸象，怎么一个玩法？”

“走！到迎宾阁去，我再告诉你们，保证是好玩的很……”

桂花伸手去扶神老。

却不料神、鬼二老突然一跃而起，道：“我们可以自己走！”

两人内功精湛、深厚，没片刻调息，已可行动如常。

江枫静静地躺在床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眉宇间隐隐泛升起一片黑气。

精湛的内功，似是也无法压制住身中的奇毒，江枫是真的受了重伤。

他似已神智晕迷，连话也不会说了。

梅花坐在床边发呆，美目中泪水滚浇，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息。

无声之泣，是最伤心的眼泪。

七宝和尚站在床边，不停的搓着双手。

这位阅历丰富，历经过千难万险的大和尚，似是也智穷力竭，无法救治这种毒伤。

但大和尚仍然作了缜密的防守布署。

胡萍、段九、郭天同、胡元，守在门外。

邓飞和天马堂的人，也布守在四周。

欧阳昭 and 神丐钱缺，也带着一批人守在洛阳居外，大和尚只要一声暗语招呼，立刻可以冲杀进来接应。

原本是三股势力合成一体的洛阳居，此刻，已呈现了明显的分裂，以洛阳楼青凤为主的一股势力，似仍保持着中立之外。

内宫和天马堂中人，已然互成敌对的局面，不但互相戒备，而已呈剑拔弩张，就差拔刀子拼杀了。

吟雪、吟霜扶着罗兰回到房中调息，张四姑却转到了江枫的病榻前面。

梅花像见到了救星一般，低声道：“张姨，他回来之后，就没有清醒过。”

张四姑点点头，道：“夺魂神针本就是天下至毒的暗器，他一下中了两根，也真够他受的了。”

“张姑娘……”大和尚没有流泪，但那股焦急悲苦的神色，看上去，比哭还叫人难过，黯然叹息一声，道：“江老弟，还有没有救

“你说呢？……”张四姑道，“你修炼的佛门正宗心法，能为他尽点什么心力？”

七宝和尚被问得呆了一呆，道：“和尚可以为他死，佛家薪火相传之术，和尚可以一身功力转嫁于他。”

“那倒不用了……”张四姑道，“他内功已相当深厚，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去他身中之毒！”

“这个，和尚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唉！真是老虎吃刺猬，找不到下口的地方。”

他一向沉着、机警，冷眼旁观事物变化，常能语含禅机，一语道破人心中疑虑！但此刻，却势如锅上的蚂蚁，不停走动，没有片刻安静。

当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

“大和尚，你如此的焦虑不安，难道真的只是担心江枫的生死吧？……”张四姑道，“梅花伤心千回！雪、霜二女，也会肝肠痛断，但他们是两心相

许，终身相依的情侣，你和尚为什么这样的焦虑呢？就是兄弟情义，手足相连，也不该如此一个焦虑法呀！”

“张姑娘……”大和尚道：“和尚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早应该摆脱了人间的悲苦、爱欲，但江枫的情况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他死了，只不过人间少一个风流种子，阴间多一个年轻的鬼魂……”张四姑道，“大和尚，以江枫的种种作为，你总不会寄望他能到西方极乐净土吧！”

“张姑娘和我谈禅了……”七宝和尚一整脸色，道，“我佛渡世，希望人间万善并臻，只可惜，道长一尺，魔长一丈，致人间鬼魅横行，江湖上尤其如是，江枫是鬼中之鬼，魔中之魔，但他却心中常有一点灵火之光，那是江湖上的希望所寄，如若这一点灵光减去，百年之内，武林道上，将沉没于黑暗之中，影响所及，那就伤害到万民苍生了，江湖人无法无天，率性而行，予取予求，天下万民，只有任其宰割了！”

张姑娘，道统中断，灵火熄灭，想想看，要何年何月，才会再出一个江枫，就算江山代有才人出，又往哪里去找无相大师、天狐夫人、金丹书生这样三位良师呢？

张姑娘心中明白，天狐夫人和金丹书生，都是由邪归正的高手，和群魔周旋。

在千百次的失败之后，群魔也学会了，一技不可恃的经验，他们也集聚了天下魔功大成，合而为一。

他们也许只想灭绝各大门派，以雪千年来屡遭败亡之耻，却不知流毒所及，残害了千万无辜苍生。”

“大和尚，失敬了……”张四姑深深一揖，道，“你才是胸怀大我，可佩可敬！”

七宝和尚接道：“张姑娘，如是无法救活江枫，也要他清醒一阵……”

“为什么？”张四姑奇道，“他清醒一刻，对大局又有何帮助？”

“我相信三位老人家必有后备的计划……”七宝和尚道，“这个计划，也可能只有江枫知道，让他清醒一刻，说出来……”

“就算确有其事，但也要二十年以后才能再训练出一江枫，派上用场……”张四姑道：“大和尚、来得及吧？那时候，可能已没有九大门派，也没有武林门户之分了。”

“不错！……”七宝和尚点点头，道：“但有总比没有好，我们传出薪火，只求尽心，能有多大作用，那就知道了。”

“和尚伯伯，不要灰心，魔道中人，败亡数十百次，但魔火不熄，造成今天大劫，江大哥是武林希望所寄，我保证他一定不会死。”

转头看去，吟雪、吟霜并肩而立，站在病榻不远处。

“二丫头，你好大的口气……”张四姑道，“你敢保证他不会死？”

“张姨，别再吓和尚伯伯了，也别害梅花姐姐伤心……”吟雪接道：“再说，时间越久，中毒越深，不是害江大哥多受罪吗？”

张四姑查看了江枫的伤势情形，道：“要两个时辰才能动手救他。”

“这倒是从未听过的事……”七宝和尚道，“救伤治病，越早越好，为什么要拖延时间，让毒性深入，才要动手？”

“对一般的伤者，确是如此，但江枫不同，他功力深厚，重伤之后，把一股真气集中护住了心肌，功力未失……”张四姑道，“但神智已然不清，

我这颗大还丹，药力又极强猛，一下子使他硬醒过来，他突然出手反击，我们要如何对付？”

“那容易呀！……”梅花道，“我们先点住他的穴道。……”

“你太低太估你的江哥哥了，……”张四姑道，“三位老人家费尽心血培养他，使他具有和天下魔道高手周旋的能力，他有多高的武功，不但我们不能测度，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小子又很会装作，和人动手时，只求勉强胜人一招，好像他已尽出全力，不让人家估透他，但在神智不清时，出手一击，必是全力施为，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怪招了，我们只怕谁也承受不住，万一把你们打死一个，那就麻烦大了。”

吟霜伸伸舌头，道：“张姨，真有那么厉害吗？”

“不错……”张四姑道，“算上大和尚，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接下他全力一击，魅方妙就是个例子，他在中了夺魂毒针之后，一掌震碎了方妙的五藏六腑，其实，看方妙倒下去的情形，有如一滩烂泥，我看全身经脉，有可能被他一掌震断。”

张四姑吁一口气，接道：“你们要明白，那时候，方妙紧紧的抱住你们江大哥，两个身子贴在一处，那一掌的力道，十成只能发出四成威力，但方妙全身经肌内腑，都被震断震碎了。”

想一想，都不禁心生寒意，果然是谁也承受不住江枫全力一击。

“唉！张姑娘，大和尚甘拜下风，我去门外守着，你们好好的替他疗伤吧！”急急转身出去。

张四姑吁一口气，道：“他总算明白了，现在，咱们动手吧！”

“张姨！我不懂了，为什么和尚伯伯在这里就不能动手疗伤呢？”吟霜一脸不解的问。

张四姑道：“脱光你江大哥身上的衣服，大和尚站在这里，你敢不敢？”

吟霜一伸舌头，道：“原来如此！”

张四姑道：“当然，刚才张姨说的话也是真是，他内功太深，本能反应很快，我们也要小心一些，二丫头的话最多，就罚你脱他衣服。”

“脱就脱，这一次我倒要仔细的瞧瞧看，他身上有什么疤痕！”

梅花低声道：“吟霜妹子，我帮你……”

吟霜笑道：“好啊！姐，最好你也来，三个人动作快一些。”

三个人一齐动手，这就分出高下了。

看上去，吟雪、吟霜手脚虽快，效果却不见很好。

梅花慢条斯理，却是手法纯熟，手到处扣开、带解。

很快扒光了江枫的衣服。

看到江枫前胸处已泛出黑气，三女也没有心情说笑了。

“把他翻过来！”张四姑低声吩咐。

翻过江枫的身子，只见后腰两块肿起的肌肤，已变成了紫黑之色。

“张姨！瞧不到针在哪里呀！……”吟雪道，“要不要先把毒针起出来？”

“要！两根毒针，插在肌肤中……”张四姑道，“任何的灵药仙丹，也没有法子治好他的伤势。”

“怎么取出来呢？瞧不到啊！”吟霜问。

“去取一瓶烈酒……”张四姑由身上取出一把小刀子。

吟霜拿到酒，张四姑随手取过木案上一只茶杯，燃起杯中烈酒，立刻闪起了一片蓝色的火焰。

小刀用火酒洗过，张四姑立刻动手，切开了紫肿伤处，左手用力压下，黑色的血液飙射而出。

直到黑血流尽，张四姑才取出一个银制的夹子，再用火酒洗过，夹出了一枚一寸多长的钢针。

如法泡制，也取出另一支毒针。

吟雪恨恨的看了两枚毒针一眼，道：“我去把两枚毒针敲碎，投入焮火，要它化成碎屑……”

“不要动，……”张四姑大声喝道：“针上剧毒，不能沾手，再说，水可覆舟，亦能载舟，这两枚毒针，用千年寒铁磨制，锐利洞铁穿石，能破护身正气，霸道的很，何不留下来。”

“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吟霜笑道：“要他们也尝尝寒铁毒针的厉害！”

张四姑叹息一声，道：“看来，我们都不是能上天堂的人，如此毒物，竟然不忍把它毁去。”

“张姨……”吟霜道，“江大哥下了地狱，我们是夫唱妇随，你一个人上了天堂，那该多寂寞呀！”

张四姑查看江枫两处伤口一眼，笑道：“说的也是啊！我替你们设计一个发射的针筒，以丝连起，让它能发能收。”

“太好了，……”二女突然抱住了张四姑，分在张四姑双颊上亲了一下，接道：“有这样一枚寒铁毒针，能透金石，何疑是送我们每人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张姨真是我们的好师父啊！”

二女把着张四姑撒娇，眼中的泪水可已夺眶而出。

真情流露，无限孺慕。

张四姑抱紧二女，眼睛中也有些湿润，心中的感受，更是复杂万端，雪、霜二女，娇媚如花，拜入门下承欢膝前。

二女聪慧绝伦，善解人意给了她不少的欢笑安慰，但想到了和江枫一段情缘，很可能为二女拔出慧剑，……江湖上重见光明之日，也将是她避情远走之时……。

她心中很明白，断绝和江枫这缕情缘，必然是无比的痛苦，能否耐得庄那份相思，实无把握，也许会逼到她自刎断情，一死了之。

大和尚评论江枫是鬼中之鬼，魔中之魔，人邪心正，当真是一针见血的高论。

转头看去，只见梅花手执一个沾过火酒的棉花，全神贯注，很细心的抹拭着江枫伤口处的血迹。

血色鲜红，似是已挤完了毒血。

轻轻推开二女，收好毒针，张四姑低声说道：“移开木案，拿走室中的刀剑利器，我要让他服用药物了……”

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粒蜡封的药丸，接道：“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大还丹，据说世上只有三颗，另两颗下落不明，一颗在此。”

手指用力，捏碎了蜡封。

一股药香，扑鼻而至。

吟雪、吟霜移开了木案，取走了室中的兵刃利器。

梅花却低声说道：“要不要替他包扎伤口，穿上衣服。”

“不用了……”张四姑笑道：“也许药力不罕逼出他身上残留的毒血，

让他光着身子，可能会使他早些清醒，你们都退下去吧！”

“我留在这里陪你……”梅花道：“有事弟子服其劳，张姨如若信得过我，就让我喂他服药。”

张四姑左手捏开了江枫的牙关，右手投入大还丹，一把抓住了梅花，转身离去，却见雪、霜二女，也在榻边站着，不禁怒道：“快走！”

四个人行到室外厅中，张四姑顺手带上了房门。

罗兰正好由外面步入厅中，道：“江枫怎么样了？”

“娘！不要进卧室去，……”吟雪拦住了母亲，腼腆一笑，道：“江大哥刚服过药，让他休息一下。”

“罗兰，你的内功，似是又精进不少……”张四姑道，“看你力接神鬼双刀后的惨白脸色，似是已气力耗尽，但这一阵调息，又似已完全复元了？”

“两个老色鬼果然是厉害……”罗兰吁一口气又道：“那双刀合璧一击，有着重如泰山压顶的感觉，我凝聚的真气，也被那一击给震散了，如果他们再攻一刀，我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目光转注到吟雪的脸上，冷冷接道：“大丫头，看你笑的那么蹊跷，老娘偏不受骗，我非要进去看看不可。”

吟霜一把抓住母道：“娘，不能看啊！姐姐那么老实的人，娘为什么不相信她呢？”

“对！你姐姐老实，可是，二丫头，你可是刁蛮得很，……”罗兰眨动了一下大眼睛，接道：“你这么一插手，娘更是非看不可了。”

“娘，真的不能看啊！因为，江大哥……”

江大哥了半天，哥不出个所以然来。

江大哥光着屁股，吟雪实无法在娘面前说得出口来。

“江大哥怎么样了？大丫头说出来呀！”

罗兰神情间流现出无比的关切。

“罗兰，他已醒过来了……”张四姑道，“现在，他正在运功疗息，受不得惊忧，所以，我们都退到了厅中。”

“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这两个丫头，竟然吞吞吐吐的说不清楚……”

但闻蓬然一声大震，梁柱上积尘飘落，似是一柄巨杵大锤，敲打在一面墙壁上，震得大厅晃动。

“江大哥……”

吟霜尖叫一声，推门飞跃入室。

但她仍未忘记掩上双门。

但已经够了，以罗兰耳目的灵敏，已然看到江枫站在木榻上，似是寸缕未着。

天狐技艺，保住了罗兰的青春美丽，但她已是中年妇人，这方面阅历，自非雪、霜二女能及，看见装作没有看见，若无其事般，站在门口不动。

吟霜扑入房中，江枫似已清醒过来，急急卧倒在床，拉过棉被，盖在身上。

但两处伤口，撞在了床上，鲜血泉涌而出，人也疼得一裂嘴巴！

“怕什么吗！……”吟霜低声说道，“我们已有了夫妻的名分，何况，人也被你抱过。……”

拉开棉被，翻转着江枫的身子，接道：“我先叫了一声，就是怕你慌乱，

撞到伤口，想不到，你仍然这么沉不住气，真是在劫难逃啊！”

取过棉花，沾了火酒，仔细的擦拭伤口血迹。

江枫闭目不语，心中却暗暗忖道：“我这么大一个人，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忽然房门大开，要我怎么不慌……”

站在室外的吟雪、梅花，都急着想冲入卧房，但罗兰挡在门中不动，谁也不好推开她，只好僵在原地。

偏是吟霜沉得住气，小心翼翼的擦拭去江枫伤口血迹后，又把伤口包扎起来，取过江枫的衣服，帮他穿好。

江枫却紧闭着双目，装出一副还未清醒的神态。

吟霜忍不住嗤的一笑，低声道：“傻哥哥，你在骗我呀！还是骗自己……”

轻轻在江枫脸上亲了一下，接道：“继续的装下去吧！我去叫她们进来，装像一些呀！我娘也来了。”

打开木门，吟雪、梅花、张四姑，相继而入，罗兰站在最前，却走在最后、心中还在忐忑，不知人小反大的二丫头，是否已让江枫穿好了衣服，见江枫衣着整齐，正盘坐在床上调息，才放下心中石头。

江枫也不是装作，真正的运气调息。

他心中明白，这些人个个精灵无比，任何装作，都无法逃过他们的耳目，何不借此机会，调息一番。

看他气息均匀，渐入了物我两忘之境，张四姑摆摆手，低声道：“咱们到厅中坐去，别扰了他。”

当先转身向外行去。

罗兰目光转动，看到一面墙壁上青砖裂了一条大缝，心中大觉奇怪，忖道：“刚才那声大震，定是击裂此处，可是谁有如此浑厚的功力呢？难道是江枫不成？……”

张四姑带上卧室房门，让罗兰入了坐，才微笑说道：“看样子，他身上已无余毒，这一阵坐息醒来，大概就可以完全复元了，大还丹的药效，果然是非同小可。”

“大还丹……”罗兰道，“谁给他服了大还丹？”

“当然是张姨了……”吟霜道：

“四姑，你真有大还丹……”

罗兰有些不信的问道。

“只有这么一颗，给你女婿吃了，……”张四姑叹息一声，道：“希望他以后能无灾无殃，再要受一次要命的毒伤，谁也无能救他了！”

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接道：“你们都要记着，胜败乃兵家常事，性命可只有一条，发觉不敌时，不可硬拼，我不想你们任何人受到伤害，本来是敌明我暗对我们十分有利，但江枫的好胜之心，却把我们暴露了出来，此番一战，如是力有不及，我们就隐入暗中去。”

“张姨！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了……”梅花说。

“三宫主带来了大批人手，听说天马堂也派了大批高手，进入长安，这一次，他们很可能暂息内争，全力对付我们。”

张四姑点点头，道：“这倒是大麻烦了，……”语声一顿，接道：“天王门有些什么变化？”

“有！……”梅花低声道：“菱花告诉我，天王本人已潜入长安，可能隐

身在栖凤楼中……”

张四姑点点头，道：“还有吗？”

“听说天王门中掌理文书、令牌的蓝凤，率领了四大天鹅、三魔、五怪，天工门中的大部精锐，也将于近日中进入长安。”

“乖乖，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了……”神丐钱缺在七宝和尚陪同下，大步进入厅中，接道：“恕我老叫化子搅局，听说江枫受了毒伤，老叫化焦虑得很，欧阳兄挂念女婿，也是茶饭不思，所以，派我来探问一下？”

“江枫大难不死，人已康复……”张四姑道，“你来的正好，把这里的情势变化快速，传告欧阳兄，要他把藏在箱底的东西拿出来吧！我看一场大决战，已迫眉睫了！”

“知夫莫若妻，这句未必对了！……”罗兰道，“我老公还藏了什么隐私，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

“放心啊！……张四姑笑道：“欧阳兄对你宝贝的很，就算把天下美女，统统拿来换你，他也未必就会同意……”

对这番取笑，罗兰心中反有着甜美、踏实的感觉，脸上泛升起微微的笑意，道：“除了金屋藏娇，他不便告诉我之外，还有什么事要瞒着我呢？”

“我也是刚知道这个秘密不久……”张四姑说，

“我告诉他申雪君带来了八大剑士，个个都造诣精深，欧阳兄不甘示弱，才说了一个大秘密，就在你们隐居的不远之处，他也训练了五个弟子……”

“好紧的口风……”罗兰道，“一下子训练了五个剑手，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你生了两个女儿，有好长一段时间，把精神全放在她们身上……”张四姑说，“你老公训练了五个剑手，也可解去他不少的寂寞，罗兰，除非登上了仙佛殿堂，再超凡的人，也会有情绪不稳的时候，也会有难耐、孤寂的辰光。

何况——

你们住在那种荒山幽谷之中，风景是美极了，但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寂，还真得要极大的耐性才能住下去，一住二十年啊！

你逗女为乐，他除了练剑之外，只有耐心的等你空下来，才能享受一刻温存……”

罗兰的脸红了，啐了一声，道：“四姑，老叫化，大和尚全在这里，还有两个丫头，你怎么口没遮拦，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嫣然一笑，接道：“就算他训练了五个剑手，可是远在蜀东，别人又不知道五人藏身的地方，非得他自己跑一趟才成，明日之战，绝对是赶不上了。”

张四姑突然脸色一寒，冷冷接道：“罗兰，不要随便乱笑，记不记得在梅花厅笑出的毛病，你的天狐之笑，成就之高，恐尤在两个丫头之上。”

罗兰心中还有些不信，转头看去，只见神丐钱缺一脸迷惘，连梅花也看的瞪着眼睛，大和尚垂眉闭目，虽是宝相庄严，可也表示出不敢多看的神态。

“娘，你笑的太好看了……”吟雪道，“天狐媚笑，你已尽神髓，我和妹妹，都不能及。”

“可是，我没有练过呀？……”罗兰急急说道，“娘已经四十多岁了，还练的什么天狐媚笑……”

“罗兰，你可能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见天狐夫人媚笑的人……”张四姑叹息一声又道：“我相信你会有难忘的记忆，你熟记了天狐武功口诀，照

方抓药，传给女儿，却没有演练给她们看过，她们凭藉自己天赋，自行揣摩，但你却是真正见过天狐媚笑的人，那种深印脑际印象，尽得了传神之处，二女如何能及？”

罗兰垂下头去，没有回答，不回答，等于是承认了，已在不知不觉中，练成了最高明的天狐媚笑。

“娘！这些日子里，我们和张姨同练天狐武功……”吟霜道，“得张姨指点，获益匪浅……”

“好极了！……”罗兰道，“娘也很想和你们一同参研，但为了你爹，娘不能练天狐武功……”

“爹不是已经同意让娘练了吗？”吟霜道，“娘又为什么不练呢？”

“唉！你爹是同意了，可是，并非真的希望娘练成个一身狐气的人，再说，母女同在一处，习练这种武功，也有很多不便之处，那就很难进入登峰造极的境界了，张姨肯陪你们，是最适合的人了。”

“说的也是啊！……”吟霜道，“娘刚才那一笑，给了我不少启示，我想姐姐也是一样，使我们获益很大。”

罗兰绷着脸，道：“四姑，谢谢你的指教，以后，我会警惕自己，我已了解天狐夫人，为什么在中年之后，很少再笑了。”

张四姑突然上前一步，附在罗兰的耳边，低声说道：“这种邪门武功，有如烈酒醉人，会使人乱性，我这一生都走的偏门，但我和二个丫头练成一个月天狐武功，已感受到它的压力，邪的厉害。

所以，你要千万小心，可不能对江枫乱笑，他如展开反击，你也未必能挡得住，那就天下大乱了。”

罗兰心头一震，道：“他不是定力很强吗？两个丫头，仍保住清自身子，我相信是江枫的能力。”

“不错，他是抗拒住了雪、霜二女的诱惑，但也抗的很辛苦……”张四姑道，“但你那一笑，有如天狐重生，我很担心，他会为了自保全力反击，你自信能抗拒得住吗？”

“我……我不知……”罗兰心头发凉，冷汗满颊，道：“我不会轻易再笑，也尽量避开江枫，再谢谢你提醒我，一旦星火燎原，那真是不堪收拾了。”

但闻钱缺长长吁一口气，道：“老叫化这就去通知欧阳兄，事情紧急，我看酒饭也不用吃了。”

他一生中最注重吃、喝两件事，本来想让张四姑烧几个小菜吃吃，再喝上两斤老酒，但罗兰那一笑，害的他失魂落魄，清醒之后，已经被吓破了胆子，哪里还敢停留，担心再看罗兰那一笑，会失去控制，当场出丑……。

“站住，……”张四姑急急喝道，“告诉欧阳兄，要他把五个弟子招来，等候我的通知，明天，有五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我们要全力以赴。”

“好、好，老叫化记得很清楚，绝不会漏掉一句话……”口中答应着，人已出了厅门。

七宝和尚淡淡一笑，道：“老叫化嗜酒如命，这一次，连命也顾不得了，惶恐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看来人世上，还真有重过生命的东西。”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人心中都明白，那是指一种气节、声誉。

罗兰一躬身，道：“事出无心，大师海涵，此后，不会再有这种事

大和尚合掌一笑，道“不知者不罪，欧阳夫人言重了。”

加上了欧阳两个字，显然是提醒罗兰的身份，有夫之妇，不可放纵。

只听房门呀然，江枫缓步由卧室中行了出来，神韵清明，似是余毒尽除，伤势已完全好了。

“我佛保佑，江少侠已经完全康复……”七宝和尚双手合十，庄严的宣了一声佛号，接道：“和尚在厅外待命。”缓步退出客厅。

目睹大和尚对江枫那份敬重，张四姑、罗兰，也都变的严肃起来，对江枫欠身作礼。

江枫却恭恭敬敬的对着张四姑深深一揖，道：“大姐，又救了小弟之命。”

“张姨以仅有的一颗大还丹，给你服用，……”吟雪道，“清除了你身上这之毒，……。”

“大——大还丹……”

江枫神情肃穆，全身微微颤抖，心中似有着无比的激动。

“是啊！听说是一种很好的疗伤丹药，……”张四姑平淡地说道，“还真的有点效用，竟然把你的毒伤给医好了。”

“大姐，不要骗我，那不是疗伤的药物，而是仙丹，当今武林，只有三颗……”江枫道，“它可以起死回生，增长功力，是人间珍宝。”

“左右不过是一粒丹药罢了，……”张四姑笑道，“你受了毒伤，服下大还丹，毒伤痊愈，我们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才对，干吗要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我……我……”

江枫终于忍不住双泪水滚了出来，道：“我受大姐恩泽太多，真不知如何报答了？”

“有一个报答我的方法！”

“小弟洗耳恭听，大姐尽管吩咐。”

“不许你再受伤……”张四姑说，“江湖上有很多神物利器，可以洞穿护身罡气，不可自恃武功成就，这一次，你如能谨慎一些，就不致于为人暗算了。”

“小弟记下了，……”江枫道，“大姐还有什么指教？”

“你是统帅，我应该向你报告，……”张四姑微微一笑，道：“先请教统帅江少侠，身体是不是全好了？能不能和人动手？”

“本统帅完全康复，论内力精神，似尤胜受伤之前，……”江枫一本正经地说，“请女诸葛解说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那是统帅天赋优异，内功精深。……”

“和服用大还丹是否有关呢？”

“大概有点关系吧！……”张四姑低声说道：“大战迫在眉睫，我们都心急如焚，不要尽扯些无关紧要的事！”

一个强调受恩深重，一个却不愿承认。

“好吧！有什么重要的事？……”江枫道，“大姐请说出来。”

“三宫主正面挑战，邀约明日一决胜负，你受伤还未清醒，请恕四姑擅自作主，答应了她的挑战。”

“正合吾意，确定的时间、地点呢？”“时辰、地点，她们会在今夜通知，……”张四姑道，“我担心，他们早有准备，届时他们邀约的高手云集，我们会吃大亏了！”“内宫一系和天马堂争斗剧烈，……”江枫颇眉头又道：“难道他们还会合作不成？”

“可能会合作，……”张四姑道：

“意外的变化是天王门竟然出动了大部分的主力，四大天鹅、三魔、五怪，由一向坐镇巢穴的蓝凤领军。”

“天王本人呢？”江枫急急问道：

“早来了……”张四姑暧昧一笑，道：“住在栖凤楼中，不过，凤染恶疾，他只能望梅止渴了。”

梅花和雪、霜二女，全都低下头，掩口偷笑，只有罗兰绷着一张脸，恍如未闻。

江枫心中明白了，原本自认还很秘密的事情，敢情别人是早知道啦。

张四姑仔细的说出了得到的敌情消息，也说出了罗兰一剑独战神鬼双刀的经过，但却没有作敌情分析。

“大姐一向调兵遣将，料敌如神，不知有何拒敌高见？”张大姐不肯提出高见，江兄弟只好不耻下问。

“我不知道，神、鬼双刀两个老不死的怪物，突然出现，真把我赫了一跳，，……”张四姑道，“幸好有罗兰在场，否则，我们都不是双刀敌手，梅花厅地方局限，天狐武功和五行遁术，都不宜施展，凭藉真本领，硬功夫动手，老实说，我接不下他们二十招，雪、霜二女合起来，也难胜人，一旦拼上了，会闹成什么局面，真叫人不敢想下去，……”

回头望罗兰，江枫微一欠身，道：“多谢！……”

想叫嫂夫人，觉着不对，应该叫岳母，又叫不出口，愣了半晌，才想到夫人两个字。

“不客气，……”罗兰倒是全不在意，一脸正经地说道：

“两个丫头的剑术根基应该很扎实，但她们生性太刁蛮，不是练剑的材料，枉费了她们父亲一番心血。”

“娘！我们学的很用心啊！”雪、霜不服气地说。

“唉！剑术易练，剑道难学，由术入道，是另一种境界，……”罗兰目光一掠江枫和张四姑又道：“她们是天生的狐门弟子，只怕这一生也无法练入剑道中去。”

“大乘剑道，非三五十年的工夫，难入佳境，……”江枫道，“但小乘术变，却有速成的效果，天狐技艺中，有一套七情剑式，不知道夫人是否学过？”

“没有！……”罗兰道，“听都没有听过！”

她心中有所警惕，对江枫有了很大的隔阂，说话的语气，尽量冷淡之外，也尽量避开江枫的目光。

“也许是夫人练的大乘剑法，……”江枫道，“不便再以天狐七情剑式，介入其中，……”

目光转注到雪、霜二女身上，接道：“你们如果愿意练，我教你们。”

“谢谢啦！江大哥，梅花姐姐，可不可以学呢？……”吟雪道，“她虽未习过天狐武功，可也是学的近似技艺，反正都不是玄门正宗。”

“当然可以学，不过，她未习天狐心法，学起来，可能进境慢一些，……”江枫道：“事实上天狐七情剑式，就是人性中的七情六欲，把人性欲念溶入了剑招中。”

“这样的剑法，我大概可以练……”梅花说，“我不求速成，学一招是一招了……”

“大姐呢？……”江枫凝注着张四姑道：“七情剑式配上五行遁术，将

是最诡异的剑法。”

“学是想学呀！……张四姑道，“反正物以类聚嘛！不过，只怕时间来不及了，一夜之间，又能学得好多少？何况，大家都要好好地坐息一阵，才能应付强敌……”

江枫道：“先让雪、霜试试？七情剑招，可以单一施用，我尽两个时辰之力，先传她们一招。”

“不要耽误了她们坐息的时间……”张四姑道，“充沛的体力，对搏杀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人手太少，吟雪、吟霜是两个担当大任的人。”

江枫点点头。

“你也要休息，这一战，你和欧阳夫妇及大和尚，是最主要的力量……”张四姑语重心长地道，“我完全无法猜测出敌人有多少的高手临阵？只有尽量利用我们的特长，算是闭着眼睛打这一仗，我心中好惶恐……”

“别太担心，我们虽不知彼，但却充分知己，应该有六成以上的胜算……”江枫微微一笑又道：

“小弟会在这一战中，全力施为，绝不让大姐失望。”

看江枫说的轻松，张四姑愁眉稍展，道：“要传剑法，就快些开始，二更之前，我要来带走二女，逼她们坐息养神。”

江枫点点头，带着雪、霜二女，行入房中。

“张姨，我想回房去坐息一下……”梅花道，“想想对敌之策。”

“好！梅花，我知道你的武功和才慧，在同门之中，出类拔萃……”张四姑道，“仔细的帮我策划一下，要如何才能对付他们的围攻！”

“我会尽力……”梅花道：“不过，我那些师姐、师妹，艺出同门，一对一我谁也不怕，但如她们三五人联手围攻我，我就很难招架了。”“我们不会和他们捉对厮杀……”张四姑双目中闪出杀机，道：

“我们也采用截杀、围袭，你、我和雪、霜二女是一组，一起行动，以暗袭杀人为主，明天，我们一面对敌，一面传授你天狐武功和五行遁术，就我所知，在搏杀中传授的技艺，现学现卖，一次就可以学会，而且能尽得奥妙。”

“多谢张姨！多谢张姨！……”梅花道：“我会全力报效，死而后

“不许胡说，张姨舍不得让你死，江枫更舍不得你死……”

“我……我好快乐，好高兴！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竟有如此的友爱、温暖……”梅花举手擦拭着脸上的泪痕，但却掩不住脸上泛起的笑容。

她自懂事以来，就在孤独无依、冷酷、机诈的环境中成长，那里使她早熟，使她学会了保护自己，出卖别人的各种方法。

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口蜜腹剑，相互诈骗、利用，那里受到过如此的诚挚照顾，顿然真情激荡，孺慕弥生，恨不得扑入张四姑的怀中，放声大哭一场，把积存十几年的幽幽愁怀，发泄出来。

但她忍住了。

多年的磨炼，使她具有了异于常人的自我克制能力。

张四姑轻轻把梅花揽入怀中，慈爱的说：“梅花，我不敢保证，我们都能活下去，但只要我们都活着，我会尽力照顾你！”

“我不怕死……”梅花道：“但我不愿被他们骗死、逼死，我要心甘情愿的为武林正义战死，为江郎而死，为张姨而死！”

“我明白……”张四姑道：“我们都不怕死，吟雪、吟霜，只不过刚刚懂得人生，但她们却有舍身杀敌的决心，不过，我们不能轻易地去死。”

我们要全力求生，能不死，就不要死，你们活着，才能为江枫分担责任，所以，不要逞匹夫之勇，不要争一时之气，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谢谢张姨的指教……”

梅花带着快乐的微笑，行出大厅。

看厅中再无别人，罗兰才低声道：“四姑，我很严肃吧！对他是完全不假词色！”

“对谁呀？”

“你明知故问啊！我可是全照着你的意思行事……”罗兰道：“以后，我就要以今日这种神情，对待江枫？”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太做作了，罗兰，像过去一样，只是不要对他笑就行了。”

江枫开始传授雪、霜二女的剑法。

男人施展这七情剑招，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忽怪江枫要关上房门传授了。

只要听一式剑招名称，你就明白男人很难施用这套剑法克敌，虽然，这套剑法十分有用。

第一招叫“千娇百媚勾魂来。”

这一招要莲步细碎，柳腰款摆，眼波流动，风情万种，百媚并至，千娇横生，才能使人一见惊艳，难锁心猿意马，媚态娇笑中，利剑已穿透敌人心。

当然，这种剑法，没有习过天狐技艺的人，很难施展，就是练过天狐心法的人，也不是都能够施展出来。

所以，江枫教的很辛苦。

一个大男子，要摆出千般媚态，实在是相当困难。

但雪、霜二女学起来，却是如行云流水一般，很快就青出于蓝，尤其是习练过天狐武功的美女，练起来得心应手，很快就登堂入室。

吟雪掏出一方绢帕，擦拭去江枫脸上的汗水，笑道：“很容易嘛！你怎么教的这么辛苦？”

“艺有专属，……”江枫吁一口气，道：“天狐门中的技艺，有很多是不适宜男人练的！”

吟霜拉着江枫一双手，道：“江大哥，坐下来，休息一下吧，看到你累出一身大汗，让我想到你受伤后的情形，我和姐姐那种食不知味的焦虑，摧肝裂心的痛苦，比你传我们剑招的辛苦，超过了何至千百万倍，张姨说的不错，你可以避过那些人袭击的，但你却受了伤，为什么呢？”

江枫呆呆的望了吟霜一阵，又转头看看吟雪，发觉四双灵活的大眼睛中，放射出炽烈的情焰，灸的让人心疼……那是由内心中点燃起的爱恋之火。

但情爱纯净，不含一丝欲念。

江枫长长吁一口气，道：“你们只不过十五六岁呀！而且生长在深山幽谷之中，真的懂得什么是情爱吗？”

吟雪道：“应该是不懂的，可是我们练了天狐武功，难道你不知道，天狐武功，会让人早熟吗？”

“江大哥，你的形象、影子，早已印在了我们心中，和我们一起成

长，……”吟霜笑道：“你好像是我们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是你的一部分，是不是天狐武功，在我们心灵上播种了什么？不自主的主宰了我们，一见你，就好想拥抱你……”

她说抱就抱，一下子扑入了江枫的怀中。

姐姐跟着妹妹闹，一阵疯狂撒娇，江枫那里能招架得住，急急推开二女，道：“快些走了，你们的张姨就要来接你们了。”

“怎么？……”吟雪道，“只学一招剑法，如何能克敌制胜。”

“配合五行遁术，这一招剑法，就可以使不少强敌授首……”江枫道，“去向张姨讨教，如何才能把这招剑法融入五行遁术之中。”

吟雪、吟霜开始整理衣服、乱发，这一阵嬉闹下来，二个狐女，也弄的衣服颇摺，发乱钗横。

“江大哥……”吟雪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道：“你为什么不要把菱花捉回来，她好像知道很多秘密呀？”

“师父已经出马了，菱花还会有什么价值……”江枫道，“再说，你们真的希望我找很多的女人回来吗？”

吟雪偏头想了一阵，道：“不是很希望，不过，人多了好玩，所以，也不是很反对了。”

“江大哥，你也练过天狐武功，好像天狐武功中，可以使一个人心胸扩大，减少嫉忌，……”吟霜道，“张姨，也常常问我们，江大哥和很多女人交往，我们是不是很难过，我们告诉张姨，不难过。”

江枫点点头，心中忖道：“天狐夫人年轻时，美貌好胜，嫉心奇重，但中年之后，却又处处为人设想，收放自如，难道她真的已把化解嫉忌之心，溶入了武功之中，这两个丫头疯狂的追求欢乐，却一直不生欲念，实是大背常情……果真如此，上乘的武功心法，真的能改变人的天性了……”

只听吟雪娇声笑道：“江大哥，不要担心，我们不会跟你争吵，我们能接纳梅花姐姐，也能接纳青凤，将来，我们盖一幢很大的房子，大家住在一起，每天争奇斗艳，博君一笑，那一定好玩的很。”

口气之间，竟似以一个妻子的身份自居。

江枫只有苦笑。

吟霜拉起姐姐一只手，道：“江大哥，你好好休息，我们去找张姨了。”

打开室门，携手而去。

望着二女远去的背影，江枫说不出是苦是甜。

他想见二女，她们太美了，一颦一笑，无不动人。

但他也怕见二女，她们放纵取乐，却又是点到为止，把江枫折腾的苦不堪言。

只听七宝和尚的声音，传入耳际，道：“菱花姑娘要见哪一位？”

菱花道：“不管那一位？只要能够作主都行。”

“韩副总管如何？……”大和尚道，“他是最能作主的人了。”

“韩霸就算远没有死，也该奄奄一息了……”菱花道，“见到他，有什么用？”

“好叫姑娘得知，韩副总管健康的很，……”大和尚笑道，“菱花姑娘如是不相信，何不求证一下呢？”

菱花道：“我不相信被方妙毒针刺中的人，还能活得下去？”

江枫已藉两人谈话的机会，整理好被褥，戴上了人皮面具。

七宝和尚推开房门，菱花立刻抢先而入。

只见韩霸坐在一张木椅上，双目中神光充足，果然不像受伤的样子。

菱花双目盯注在江枫脸上，瞧了一阵，道：“你真的是韩霸吗？”

“在下是不是韩霸，姑娘又如何求证呢？”

“不用求证了，你是真的韩霸……”菱花道，“我已从声音中分辨出来，虽然韩霸只是一个虚构的身份……”

“菱花姑娘……”在四季花婢中，江枫对菱花的印象最坏，冷冷接道：“找我有什麼重要的事，可以说了！”

“取下面具，让我瞧瞧你真正的面目，凭什么能把梅花迷的情甘效死……”菱花脸上一片不屑之色，接道：“我带来了决战的地点、时间。”

“好！告诉我，你就可以走了，我不会难为你！”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菱花道，“杀了我，是你没风度，不过，在我没有说出时间、地点之前，我要一睹庐山真面目，我不相信当今之世，竟然真有迷住内宫门下女弟子的人？”

“我看不用了。……”韩霸道：“在下不屑由姑娘口中套出什麼隐密。”

“你想的美呀！……”菱花冷笑一声，道：“梅花的武功强我很多，智慧也不在我之下，她输我的是那份定力，告诉你一件事，四季花在洛阳居中，唯一没有被客人沾身的，就是姑娘我一个人。”

“这么说来，姑娘还是处子之身了。”

“当然不是……”菱花道，“我们艺满出师前，都被破了身子，最难能的，也就是如此了，我虽已非完璧，但我仍然珍视自己不让人轻易得到。”

“阿弥陀佛……”大和尚突然宣了一声佛号，道：“两位慢慢谈吧！和尚要先行告退。”

走就走吧！顾手还带上了房门。

“和尚很知趣，……”菱花道，“你的属下，倒有很多可爱之处。”

“他是有道高僧……”江枫道：“不愿意耳目受污，更重要的是纠正你一件事，他不是我的属下，是我的朋友！”

“哼！我看过很多比他有名气的老和尚，初见时一片庄严，到最后，还不是色不迷人自迷，……”菱花道，“拿下你的面具，让我求证一下心中之疑，我立刻就走！”

“我受魅方妙暗算，你应该见过我。”

“那时，你一脸黑气，五官变形，那里看得清楚……”菱花道，“你的形貌，已非秘密，我师父记忆过人，又画的一手好画，三五天后，你阁下的尊容，就会被描绘出数十百幅出来，该认识你的人，都会人手一份，我只不过是想看一看活生生的人，会有些什么样的魅力？”

江枫取下面具，道：“普通的很。……”

“果然是你，田玉……”菱花接道：“你接近梅花时，我就主张杀了你，我不懂秋花双婢们为什么不肯下手？是被你甜言蜜语骗过了，还是怕梅花生气报复？”

“我也不太明白，你既然早有了杀我之心，为什么不肯自己下手？……”江枫道，“却叫别人行凶？”

“我是个很谨慎的人，不愿暴露我掌令身份，也不愿自己涉险……”菱花道，“能使梅花迷恋的如痴如醉，绝不是简单的人物。”

“小小年纪如此的工于心计、算计，当真是罪当诛杀！”江枫有点怒火

上升。

“兵不厌诈，既然是彼此敌对，自然要各逞心机，……”菱花突然长长吁一口气，道：“我瞧不出来，梅花怎么陷入了那么个深法，我真的瞧不出你有什么特别的动人之处，评头论足，你只不过是一个不让人讨厌的男人罢了，梅花十几年的媚人之术，当真是白练了吗？”

“菱花，你已经见过我了，说出来约定的时间、地点，你就可以走了。”

“怎么？我长的让人讨厌吗？”

“不怎么让人喜欢，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谈下去了……”江枫道，“惹火了我，会要留下一只耳朵再走！”

菱花是真的有些害怕，她知道江枫的武功，绝非自己能敌，虽然，她已在交谈中施展出迷人的媚术，但江枫垂眉闭目，望也不望她一眼。

她心中已明白，绝对无法征服这个男人了，急急说道：“明日申初，在灞桥之北万梅坪，一决胜负。”

江枫一皱眉头，忖道：“约到申时会战，冬日苦短，那已是将近夕阳落山时分，难道她们要挑灯夜战，还是准备藉夜色掩护，施展奇袭。……”

但闻菱花接道：“传讯已毕，恭候回音。”

“如期与会。”

江枫一挥手，菱花哪敢多留，急急转身而去。

她果然知机的很，连一句告别的话也不说了。

江枫正准备召请张四姑等转告上情，七宝和尚已带着张四姑、罗兰和雪、霜、梅花等三女，行入房中。

这个大和尚不但身怀绝技，智虑周详，揣摩事理，也有独到之处。

江枫说明了菱花传来的讯息。

张四姑皱起眉头，道：“毛病出在约战的时间上，万梅坪是一处赏雪的地方，长安城中有不少文人墨客，在那里赏花饮酒，可惜的是，我没有去过？”目光转向了七宝和尚。

“大和尚可是从不涉足。”七宝和尚答道，“这次住了洛阳居这地柔屋名园，可是光头跟着月亮走，占了江少侠的光了。”

“没去过，就是没去过，用不着转弯抹角的掩盖、遮丑，……”张四姑道，“看来，要找老叫化和秦八公来一趟了，……”

“我去过……”梅花接道：“年前有一位京官过境，是一个风雅人物，长安府设宴万梅坪，广邀长安名人文士与会，热闹了两天，才曲终人散。”

“两天时间，应该对那里很熟悉了，……”张四姑道，“说说看，那里有些什么景物特色？”

“腊梅盛放，清香扑鼻，一眼望去，红白相映，不见边际，万梅之称，当之无愧，……”梅花道：

“只是遍地积雪盈尺，寒气逼人，普通的赏花人，虽着重裘，也有些不胜北风透骨寒呢！”

“除了积雪遍地之外，……”张四姑道，“还有些什么？”

“梅园、竹轩，两个较大的餐馆，……”梅花一面想，一面说道：“虽称梅园、竹轩，可是用青砖砌成的房子，厚被遮窗，木门紧闭，生着多盆炭火，室内可着薄衫单衣，不觉寒意。”

“和我们这洛阳居的布设相同了……”江枫笑道：“园、轩春暖，岂不是有负了踏雪赏梅的雅意？”

“江大爷，那里酒菜昂贵，尤过洛阳居，……”梅花道，“就算吃一碗牛肉泡饽，也要你一两银子，在长安城中可以吃到二十碗，酒席之费，不在话下了，除了豪富之外，一般人大都是自带干粮，沁心梅香中，啃两口大饼，吃一口卤好的牛羊肉，倒也有几分风雅，致于那些富豪大贾，千金买笑，那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了，真是窗外踏雪寻梅香，室内佳人歌舞忙，天下的乌鸦一样黑，所谓的梅园、竹轩，和我们这洛阳居差不多了。”

张四姑心中一动，接道：“梅花，会不会也是内宫一系中人布置的据点、陷阱？”

梅花微微一怔，道：“绝不是正经地方，如说和内宫有所关连，晚辈就不敢断言了，我一直主持内宫在洛阳居中的事务，却没有听到和梅园、竹轩中有任何的联系？”

“梅园、竹轩中，也有美女侍酒……”张四姑道，“如是内宫一系出身，你应该认识她们？”

“是！有侍女陪客，那一次晚辈和春花四婢同行，但我们却不识一人……”梅花道，“如是内宫出身，应该都是三位宫主门下弟子，至少晚辈也会认识几个。”

“这就奇怪了，……”张四姑沉吟不语。

“阿弥陀佛！会不会是天王门下呢？”

“这似是唯一的可能了……”张四姑道：“天王门在这次争斗之中，一直保持中立，为什么忽然间尽出精锐进入长安……”

“天王门中女弟子，和我们同出一源……”梅花道，“青凤成就虽高出我们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仍有雷同可寻，但梅园、竹轩的女侍，却非同源，她们会武功，也会施展媚术，晚辈虽无法看出她们武功的高低，但撒娇媚人的手段，却只是发挥出一般女人天性，没有很精深的训练。”

“会不会是天马堂中的人……”江枫突然插口道，“当今江湖之上，除了这三个串连一起的组合之外，应该不会再有别的门户了？”

张四姑点点头，道：“她们陪侍客人的酒女，姿色如何？”

“那一天，大都是宫府中人，宴开十席，梅园、竹轩，各摆五桌，晚辈在竹轩侍酒，竹轩中派出了十二位姑娘侍客，姿色绝佳，年龄也都在二十左右，看上去，似是经过了各处搜寻，长时训练出来的美人，她们全凭着天赋奉迎客人，谈不上施展媚术，晚辈冷眼旁观。记忆的十分清楚。”

“应该不会错了，这一处天马堂的隐密据点、连邓飞也不知道。……”张四姑道，“看来，内宫一系和天马堂争得的天翻地覆，只是兵卒相残，作给天王门中人看看罢了，天王门以局外人的身份，尽起精锐而来，倒是值得一番深究了，唉！最可怕的是他们三方面联手一气，这一战，咱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江枫道：“大姐，难道要弃战逃走不成？”

张四姑目光转动，看了室中各人一眼，道：“你数数看，咱们有多少？所以，我决定以精兵迎敌，不论敌人多少人，咱们以十二个人迎敌、而且先要决定了退走的令谕及路线，一旦令出，任何人不得恋战，不幸身受重伤无法奔走的人，只有自求多福了，以寡击众，而且不救重伤的人，听起来很残酷，但我们只有这点本钱，不能一下赌完，你是统军主帅，先决定，我这个迎敌之策，是否可行？”

江枫心中忖道：“说的如此冷厉，听得叫人寒心，要我如何决定呢？何

况参战之人，又都是至亲好友……。”

只听七宝和尚道：“同意张姑娘的高论，放手施为，尽展所学，而且后退有路，能不能退得走，那就各凭造化了！”

回头望着罗兰，江枫低声道：“夫人的意思呢？”

“赞成！可以放手杀敌，又不限战死沙场，这是多么仁慈的设计啊！”

江枫望望雪、霜和梅花，三女齐齐含笑点着头。

“好！就这么决定了，这撤退的令偷，由何人发出？……”江枫道，“大姐既主其事，要利用那遍地积雪和万株梅树，试试看五行遁术，究竟能不能用作大规模的对阵搏杀，真正出面迎敌的，只有江少侠率领的七个人。”

“好极了，奇、正互辅……”七宝和尚道，“这一战败也不会伤害很大，胜么？那就要敌人元气大伤！”

“大和尚不要尽往好处想！需知咱们全无敌人的资料，知己不能知彼，最多只有一半的机会卜……张四姑道，“你们商量一下迎敌人手，我和三个丫头先走了。”

说走就走，两只手分牵着三女，向外行去。

雪、霜、梅花想和江大哥说几句告别的话，也没有出口的机会了。

江枫却急急叫道：“大姐，你不能为德不卒啊？”

张四姑停下脚步，道：“怎么说？”

“要我带着七个人迎敌，到底是哪七个呀？”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我只能提个建议，最后的决定要你裁酌、调度了！”

“好好好，小弟洗耳恭听。”

“大和尚、欧阳昭，武功也大有进境，要他们临阵一战，也可一泄积怨……”张四姑道：“另外两个——”

“只有胡元和郭天同了……”江枫道，“他们这些日子中苦练武功，进境不错……”

“我的看法不同，胡元、郭天同暂交给钱缺率领，有他们两个人，也可以帮老叫化一点忙……”张四姑笑道，“另外两个人，可以请邓飞、刁鹏充数，他们被逼上了梁山，可能会有很多的敌情奉告呢！”

“阿弥陀佛！高啊！今天、我才是真正的服了你张姑娘、和尚我是甘拜下风。”

江枫微微一笑，道：“大和尚可是口软心硬，要他真正服个人，可不容易，这两个人，在我身边，我为什么想不到呢？”

“江大哥，你心中记的女人太多了，所以，想不到用男人嘛！”吟霜微笑如花地说。

江枫居然耳根发热，满脸通红，不知是心中惭愧呢？还是当着罗兰之面，有些下不了台。

吟霜看的吃了一惊，她从未见过江枫如此形色，很想走过去问个明白，但已被张四姑强拉着行了出去。

目睹张四姑等去远，罗兰忽然轻轻咳了一声，道：“江枫，雪、霜两个丫头和梅花姑娘，交给张四姑，不用多管了，但余下的事，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洛阳居的迎宾阁中住了不少的敌人，他们会不会出动偷袭，不可防？是否要把我老公招来此地，和他研商一下，也该作个决定？”

“当然，当然，晚进正要向欧阳前辈有所请益，……”江枫道，“我立

刻派人去请。”

“嗯！他在剑术上造诣，胜我很多，……”罗兰道，“也许还可以帮你约几个助拳的人！”

她修习天狐武功，颜若春花，娇丽动人，怎么都不像已入中年的女人，装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可笑，江枫很想笑，但咬着牙忍了下去。

大和尚却忍不住呵呵两声，道：“对对对，这件事交给我和尚去办，顺便把郭天同和胡元带给老叫化子，不过，邓飞和刁鹏两个人，最好先别惊动他们，明天中午请他们过来，带他们一起到万梅坪去，路上再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头无路……。”

“不错，船到江心回头难……”罗兰道，“逼他们作个选择！”

“好主意！就这么决定了……”江枫道，“三宫主既然挑明了约战万梅坪，大概不致于发动夜袭，但有备无患，请大师告诉胡萍、段九一声，要他们小心一些，一有警讯，立刻传报。”

“是！和尚这就去请欧阳大侠，最慢一个时辰，赶回来……”语声一顿，接着道：“要不要老叫化选派几个可用的人手，先去万梅坪中埋伏，就算帮不上大忙，传个消息，作个接应，也是不无小补。”

江枫摇摇头，道：“这一战凶惨在意料之中，对方人手多我十倍，必会作很严密的布置，派他们埋桩、传讯，无异是羊入虎口，转告钱老前辈，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全面监视长安城中的敌势变化，二是要选出那一批可造之材的年轻人，全心研练刀术、剑法，那些都是我选取的精奇之学，以技巧为主，苦练上三五个月，应该可以派上用场了。”

“老叫化告诉过和尚，这些人已集中在一处隐密所在，全力苦练，不过，入选的十五个人，只余下八个人勉可适应，另外七个人已被老叫化给调派他用了。”

“能有八个人，也算差强人意了，……”江枫道，“要他们全心苦练吧！明日大战之后，我如能抽出时间，就去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出办法帮他们一把？”

“如果郭天同和胡元能和他们常处在一起，既可从中督促、指导，他们习练武功，也可对这八人的心性作番观察考核，日后这八人就由郭天同和胡元率领。”

“好！……”江枫点点头、道：“那就有劳大师跑一趟了？”

七宝和尚合掌一礼，转身而去。

举止间；对江枫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

望着七宝和尚消失的背影，罗兰眨动一下大眼睛，道：“我们夫妇、母女，都是二十年前为你布下的棋子，张四姑也应该是、她盛名正著时，却突然退出了江湖，但各种技艺又突飞猛进，已入化境，这说明，她投下了十几年苦心再替心修练。

我和她情同姐妹，她却从未透过了点口风，这次在长安见面，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觉她具有的技艺、才慧，是那么超绝、丰盈，我们夫妇除了剑术有点成就之外，不如四姑甚多。

雪、霜两个丫头，更是天生的狐门弟子，竟然，对我这作娘的，也用上了心机，两天之前，我还一直担心她们年纪太轻，难入狐道，能有四五成天狐技艺成就，就算不错了，昨天，我一番盘话，逼她们演练一些困难的技艺，给我看看，却把我吓了一跳，……”

“怎么了，是不是破绽太多……”江枫急急追问。

罗兰微微一笑，但笑了一半，心中突生警惕，立刻寒起一张脸，接道：“我不忍太拂逆老公心意，所以，我没有习练天狐技艺，但我熟记口诀，深印心中近二十年，看两个丫头的演练，听她的回答，我心中揣摸口诀中的穷要，竟然是青出于蓝，有些地方我还不太明白，她们却能回答的完完整整，我想这都是四姑和你的力量。

这一个月的时间，胜她们山中十年，她们开窍了，有些滞碍之处，也豁然贯通了。

狐门技艺，大概要有几分狐气，才能登堂入室，看样子，她们应该有八分以上的成就了……。”

“真是我佛有灵，上天垂怜啊！……”江枫合掌当胸，一脸虔诚地说：“看起来她们的狐门技艺，也许已经超过我了。”

“我不知道天狐夫人是否保留绝技，没有传我口诀，但就我所知的天狐技艺中，确有一些不适宜男人练习……”罗兰长长吁一口气又道：“我说了半天，也该问问你了，七宝和尚是不是三位老人家安排给你的帮手？”

“是！如果晚辈没有看错，他已得了我师父十之七八的真传……”

“你的师父是……”

“无相大师。”

“天狐夫人呢？”

“她让我叫她姨娘，但我在学艺的过程中，有一半时间，跟她生活在一起。”

“金丹书生呢？”

“是我养父……”江枫道，“事实上三位老人家、都是我的授业恩师。”

“这就难怪了，你一人兼武林三圣技艺。”

“只恐是博而不精，有负三位老人家的教导！”

罗兰神情凄苦的道：“不要骗我，江枫，三位老人家是不是真的死了？”

江枫强忍着两眶泪水，点点头，道：“晚进不敢瞒你，但此事绝不能张扬出去。”

“好！这件事，我一定守口如瓶，绝不告诉第三个人，……”罗兰道：

“大和尚如此来历，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今天不说明白，我还是看不透他的底细，他那份装懵扮懂的本领，可真是到家啦！”

“我们没有聚首之前，谁也不能泄露风声……”江枫道。

“那会引起天王门、天马堂和内宫一系中人，全力的追杀，你们夫妇，隐于深山，张四姑也退出了江湖，只有大和尚在江湖上跑来跑去，他既要探查群魔的动态，又要偷练无相神功，还不能被人瞧出来，这十几年平安无事，大智若愚，实是当之无愧了。”

“说的是啊！……”罗兰道，“想一想，我们都不如他，可是，这些年，我们也憋的够辛苦了，亲如夫妻，有很多话，也不能说明白，我和天狐夫人之间的秘密，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告诉过我老公。”

“那倒不用放在心上，欧阳前辈承继了我义父的剑术精业，我相信他受过我义父的亲自指点。”

“什么？你说金丹书生亲自指点过我老公剑法，怎么，他没有告诉过我？……”

“因为，他和你一样，对金丹书生有了承诺，所以，只能传你剑法，……”

江枫道，“却不能告诉你他和金丹书生见面的事。”

罗兰忍不住笑了起来，但立刻举起衣袖，半掩玉面，道：“我们心中，都藏一份隐密，那就谁也不吃亏了，我教出两个小狐女，总算未负天狐夫人的重托，但我老公也暗中收了五个弟子，也算对金丹书生有个交代了。”

“我想欧阳前辈不会自作主张收徒，……”江枫道，“他和你隐居深山，又往哪里去找五个适合习练上乘剑法的弟子呢？”

“对呀！五个人从哪里来的呢？……”罗兰道，“他从没有离开我三天以上，要找五个资质上好的练剑人才，不要一年，也得半载，还得走个三五省，到处寻觅，难道是金丹书生送去的？”

“我想是义父的授意，一下子传授五个人，必然要练一套合击的剑阵……”江枫道：“我义父内伤极重，勉强撑着活下去，恐怕没有时间帮他寻得弟子，……”

“那会是谁呢？总不会是天狐夫人吧？”

江枫摇摇头，道：“你何不猜一下呢？”

“七宝和尚……”罗兰道，“一定是他。”

“十之八九了……”江枫道，“我们的肩头上，都扛了一副沉重的担子，我们没有名利之念，也不会计较毁誉，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使武林重见光明。”

“我知道，你大伤初愈，回房去休息一下吧！……”罗兰道：“我在厅中等他们。”

江枫确有很多事要仔细的想一想，缓步行入卧室，掩上房门。

张四姑正在指点梅花遁术，万梅坪积雪未化，万株梅树成林，梅花学习的重点，也以遁术和雪里藏身的技巧为主。

这种奇门术法，以机变、细心最重要，配合上到处藏放的道具及各种色彩的衣服，幻变出配合景色的万般形象。

梅花很聪明，学的也算是奇门武功，习性十分相近，但也练的很辛苦，临阵磨枪，自是要全力以赴，好在吟雪、吟霜给她很大的帮助，不吝指点她施展天狐身法，以适应形体上的变化。

在内宫一系的女弟子中，梅花是非常杰出的人才，但和雪、霜二女一比，梅花立刻有着相差很远的感觉，也就更用心的去体会、学习。

旁门技艺，已入窍门，学起来就进步很快，雪里藏身，多借重道具帮助，但也有着很好玩的感觉。

三更左右，梅花正学的兴致高涨，张四姑却突然叫停，要三女整理好衣物、道具、兵刃暗器，神情肃然的说道：“咱们现在就走，赶到万梅坪去，四更以前，一定要到，布置好后，就在雪中坐息，夜凉如水，寒风似刀，在雪堆中打坐调息，当然十分辛苦，必需有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克服，我已备好了一些干粮、卤味，你们带一些在身上，如若我推断不错，天色一亮，三宫主就会派人在万梅坪安排埋伏，我们第一关是要躲过他们的搜查，藏在雪堆中，一直要等到明天申时。

这是一段很长很苦的时间、如不能善用衣物、道具，保持体温，很可能冻僵在那里，所以，要藏得隐密安全，才能放心的运功调息，保持住体能、战力，记着，非到万不得已，不可和人动手，一旦出手，也要一击取命，而且要以最快的方法藏好敌人的尸体，消除痕迹，看过现场形势之后，我再给你们一些指点。”

四个人分负着大批的衣物道具，每个人都背了六十斤以上的重量，借夜

色掩护，遁出了洛阳居。

离开时，四个人都穿着黑色的夜行衣服，但接近万梅坪时，四个人都已换成了白色的衣着，白布包头，白色的靴子，脸上也涂满了白色的粉料。

这一路四个人并未停下来换穿衣服。

原来张四姑的易容法之一，就是在行动中变化自己，当然，那些衣服的设计缝制，也和一般的衣服不同。

四个美丽的女人，很快消失在万梅坪的雪地中。

梅花初次行动，虽然全力以赴，也闹得手忙脚乱，但总算是差强人意，没有停下脚步来。

敢情五行遁术，施用起来，竟然是如此的辛苦。

比起张四姑和三女，江枫就舒服多了。

他现在正坐在门窗紧闭的客厅中，面前的八仙桌上有酒有菜，高吊的宫灯下，围坐着欧阳昭、罗兰和七宝和尚。

但最先开口是罗兰，她眼睛瞪着欧阳昭，道：“你的五个弟子带来了没有？”

欧阳昭微微一怔，道：“对不住啦！罗兰，这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雪、霜两个丫头和他们玩在一起，那会分了他练剑的意志、精神。”

“哼！我还不是知道了，这些事都已过去，不谈也罢！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们招来长安？”

“已经来了，……”欧阳昭笑道：“你看不出来吧！我这个方方正正的人，也会作出如此隐密的事情？”

“别太得意，我也有很多秘密你不知道。”

欧阳昭叹息一声，道：“罗兰，别太在意，我受金丹……”

突然住口不言，望着江枫苦笑。

第十七回 众侠士神功斩魔头

“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江枫道，“欧阳前辈，我们五个人已全部会齐，再没有别的帮手了。”

“大和尚装作的本领，可真是一等高手，……”欧阳昭道，“我们见过面几个月了，我是一点也瞧不出来！”

“比起你欧阳兄，和尚还棋差一着，你那五个徒弟，就住在幽谷近处，距府上不过数里之遥，但你竟然能使嫂夫人十几年没有发觉

欧阳昭接道：“我懂了，是你，大和尚，是你把他们送去的。”

“不错，……”七宝和尚接道：“但他们身上的书信，确是金丹书生的手笔，和尚奉命帮你寻找五个弟子，也负责把他们送给你，但他们不会记得我，一则是他们年纪太小，都只有五六岁的年纪，何况和尚还常常点他们的睡穴，以方便行动……。”

“而且，穿的也不是和尚衣服？……”罗兰接道：“戴上一顶假发，脱去僧袍，那就一点不着痕迹了。”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大和尚，你把我折腾惨了，五个小娃娃，闹得我手忙脚乱，要我秘密的传授他们剑术，虽妻儿也不能泄露，那个苦可真是受的大

“欧阳兄，我和尚受的苦不比你小，我在那座山谷中住了半年之久，你们夫妻团聚时，我就代你受苦，照顾他们吃喝！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他们学会照顾自己时，我才离开，每隔一两年，还要替他们送些衣服。”

“唉！我还一直认为是金丹书生前辈在暗中帮忙，原来是你和尚照顾，……”欧阳昭道，“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夫妇的身份，为什么不肯现身相见呢？”

“和尚奉有令谕，不见江枫之面，不得泄露身份。”

“其实，大和尚和我见了面，也一直在扮懵装傻，……”江枫道，“直到我装作受伤，他以内力助我行功，才算揭露了他的来历。”

“可恶啊！你们心中早有了认同的感觉，却一直不肯坦诚相见，……”罗兰道，“为什么呢？”

“嫂夫人，你和张四姑情同姊妹，交往了二十几年，为什么也不能坦诚相告呢？和尚相信，你们之间，也早有了认知的感觉，可是感觉归感觉，但不明白的说出来，还算秘密，所以，天马堂、天王门，穷搜江湖二十年，也找不到三圣的下落，也找不出我们这几个人，这就是三位老人家高明地方了，给我们严格的限制，彼此不谈，就不会有风声泄漏出去，秘密就保住了……”

目光凝注在江枫脸上，接道：“老弟，你高啊！那一次受伤是装的，还真把和尚给蒙住了。”

江枫笑一笑，道：“你装作的太认真，太高明了，我想不出用什么方法才能测试出你的身份，只好装作真气耗损过度，不支受承，引你助我疗伤，露出底子，事实上，那番深谈，确使我获益匪浅。”

“也是在那次疗伤的过程中，和尚才肯定了你的身份，所以，和尚就剖心输诚，晋见主帅。”

“大师，不敢当，还是叫我江枫或是江老弟听得舒适，来的自然。”

“怎么称呼，虽非很重要，但和尚心中可是把你作主帅敬重，我们等了近二十年，就是等你出现江湖，为你效命，……”大和尚神色庄严地说，“所

以，九成九猜到你的身份，和尚还不肯泄漏出来历、身份，十成全得证实，和尚只好说明，因为，由那一刻起，我和尚已把生死交付于你，但有从命，万死不辞。”

“和尚说得对……”欧阳昭道，“我们苦练剑道、武功，就是等你出现，助你成功，我已对金丹书生作了承诺，此生绝不个人名利打算，为君效劳，至死不渝。”

“我也对天狐夫人许下过这种誓言，……”罗兰道，“江枫，话已说明了，你怎么下令，我们就怎么去作，上刀山下油锅，在所不计。”

“三位师兄、师姐，小弟有幸，获得了三位老人家如此的宠爱，为我作了这些安排，我们有志一同，全力去完成他们的心愿……”江枫笑一笑又道：“不过，江湖多变，小弟的识见大有限了，还要三位多多指点，我们师兄师姐弟协力同心，扫除武林中一天阴霾。”

“和尚是智慧、武勇全部出笼，绝不藏私。”

“好！我敬两位师兄和师姐不杯……”

江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大和尚、欧阳昭、罗兰也陪了一个满杯。

四个又研究了一番对敌计划，才各自分头坐息。

大和尚十分沉得住气，第二天中午过后，才请来了邓飞、刁鹏。

江枫已放弃了韩霸的身份，以本来面目和两人见面。

事实上，两人心中也早知道了韩霸只是个虚托的身份，心中并无太大的惊奇。

江枫开门见山的说：“这几日，我帮了两位不少的忙，今天要两位帮助我了。”

“行！……”刁鹏回答的十分爽快，道：“干什么？你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

邓飞却沉声说道：“能不能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邓某也好量力而为。”

“为了洛阳居，咱们不得不奋起迎战……”江枫道，“对方是内宫一系中人，总管不用多虑！”

“我看……”邓飞道：“这件事要向总堂请命，等候令谕，核准了，我就尽起洛阳居中的人手，和他们放手一战！”

“洛阳居中，你有什么人手好起？……”七宝和尚冷冷说道。

“酒楼、歌坛中的侍应跑堂，你管不着，赌场中那几个保镖，都是第八流的身手，三脚猫的把式，上不了台盘。”

能够拉个架式，在一边呐喊助威的，是刁鹏手下那几个护法，老实说，这洛阳居中你是唯一的一号，江少侠看得起你，才邀你同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是自找难看了。”

大和尚平常是和和气气，一脸笑容，这一拉下脸连骂带挖苦，气得邓飞一双魔眼中，碧光乱闪。

“邓总管……”江枫仍然保持着平和的神情，道，“天马堂早已不把你放在眼里，四位副总掌主，已经有三个来过洛阳居，除了一掌招魂万方，对你稍假词色之外，申云君、天虚子，哪一个把你当总管敬，一直对你保持敬重的是我江枫，只要你能合作，我们一定是仁尽义至，视你如伙伴兄弟。”

“我说老邓啊！……刁鹏开了口，道：“鸭子上架了，还有什么想不开

的，你已经六十多了，死了也不算夭寿，活的窝窝囊囊，何如死的轰轰烈烈。

跟着江少侠走，也许是道途荆棘，凶险重重，不过，我们会感觉到是个
人物，活的有意义，死的有尊严，怎么样？想通了没有？”

“刁兄！你……你……”邓飞道，“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你看我像吗？……”刁鹏笑道，“我这人大半生闯荡江湖，双手血腥，
但晚年向佛，已拜在七宝大师之下为徒，死后就算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至
少可以在门口看看，至于天马堂，我比你清楚多了，我们只是千百颗瓦砾中
的一粒，没有人真的把我们放在心上

“好吧……”邓飞打断了刁鹏的话，接道：“不是江枫，我这条老命，
也许早被内宫一系中人给杀了，货卖识家，江少侠既然看重老朽，邓某卖卖
余勇，再握屠刀；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把家伙取来，这些年安逸惯了，连兵
刃也未带在身上。”

“好！我们等你顿饭时间，来也在你，不来也在你……”七宝和尚道，
“我们不会再纠缠你了！”

邓飞没有回答，匆匆而去，但也回来的很快。

原本一生长袍，已经换成了黑色短袄，还背了一把四尺长刀，衬着一双
碧眼和飘胸长髯，倒也有几分凶霸的魔气。

拂髯一笑，道：“神、鬼双刀和秋花二婢刚刚离开迎宾阁，大概也是赶
去赴约，我已遣走了两个亲信保镖，大和尚说的对，他们的武功差我十倍，
我竟要请他们保护我的安全，想一想十分可笑，大概是为了要摆这个总管的
架式，现在，魔眼邓飞，又恢复江湖人的本色，可以走啦！到什么地方赴约？”

“万梅坪……”江枫道，“距长安二十多里……”

“我知道那个地方……”邓飞拂髯一笑，道：“那里有两座外面不很起
眼，里面却布置十分豪华的酒馆，一叫梅园，一叫竹轩，竹轩的大掌柜和我
见过了几次面……”

“他们也是天马堂中人吗？……”江枫道，“和洛阳居是否有过连系？”

“没有！……”邓飞说，“他们也不像是天马堂中人，但竹轩的大掌柜
却是个历练颇丰的江湖人物！”

“姓名呢？……”七宝和尚问道。

邓飞沉吟了一阵，道：“好像叫朱老三，但这名字不像是个真实的姓名，
不过，那个三字，可能是表明一个排行，他虽然有意隐藏，但想瞒过我这双
眼睛，还不太容易，如果我没有看错，应该是一个内外兼修的高手，年龄在
约在五十左右……”

“这就有些奇怪了……”刁鹏接道，“这样一个人物，应该是天马堂中
人了，为什么刁某从未听过呢？”

“那就不是天马堂中人了……”七宝和尚道，“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今日与会的高手，不知凡几，朱老三大概也要自现原形……”目光一掠江枫，
接道：“现在，我们可以出发了！”

欧阳昭、罗兰、胡萍、段九，早已结束停当，在厅外等候。

自昨夜一番深谈之后，欧阳昭和罗兰也受了大和尚的感染，虽是长一辈
的身份，也把江枫视作了主帅敬重。

万梅坪名符其实，万株梅树分布在广阔的雪地上。

这里本是一片丘陵起伏的地方，只不过土岭不高，看梅树高矮的差距，
这里应该有浅沟溪流。

但积雪过深，一切都被掩去，看上去一片银白。

但竹轩、梅园却似筑建在一片平原上，因为，那里的梅树，高矮相若，差距不大。

江枫打量过四周形势，笑道：“踏雪赏梅，是何等风雅事，想不到，这里竟然会变成溅血搏命的所在，真是大煞风景，有辱斯文了！”

“你可是真潇洒啊！……”罗兰道，“大敌当前，胜负难料？你却是一点也不耽心！”

“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怕……”江枫笑道，“踏千仞如履平地，小弟的心情，确是平静的很。”

“好一个踏千仞如履平地，单是这份气势，就叫人心折……”欧阳昭目光四顾，接道：“什么时刻啦！怎么不见一个人影，一点动静。”

“他们应该早就到了，很可能藏身在竹轩、梅园中养精蓄锐……”七宝和尚接道：“让咱们等待心火上升时，他们再现身迎敌。”

“刁兄，邓兄，这梅园、竹轩是何物筑建？”江枫道，“洒上桐油，放上一把火，能不能烧它个片瓦不存？”

“云虽未散，大雪已停，……”邓飞道，“这把火烧得起来？刁兄，走！咱们放火去？”

江枫的话，是运功传送出去，邓飞也提高了声音回答，别说竹轩、梅园中的人了，就是再远一些，也可以听得清楚。

但竹轩、梅园中并无动静，也无人回应，似乎是人都早已离去，这片茫茫的雪地梅林之中，只有江枫等几个人。

刁鹏大声喝道：“难道认为我们不敢放火吗？烧给他们瞧瞧。”

只听一个细微但却清晰的声音，传入了江枫耳际，道：“小情郎，烧不得，梅园、竹轩中，布满了火药、奇毒，一把火，药爆、毒散，方圆百丈内，全无生机，他们来人很多，躲在两里之外，正在看放火烧屋的好戏呢！”

听出是张大姐的声音，江枫心中又甜蜜、又惊骇，张四姑当面时有所顾忌，尤其和两个小狐女相处之后，言语行动，无不检点，不敢纵情示爱，这会儿施展传音入密，反正只有江枫一个人听到，心无顾忌，一声小情郎叫的是无限娇柔。

江枫没有回头望去，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却提高了声音，叫道：“邓兄、刁兄，快请回来。”

敢情，两个人是真的准备放火，已向竹轩、梅园奔去。

听得江枫呼叫，两个人只好跑了回来。

刁鹏气呼呼的说道：“师父说的不错，他们明明躲在梅园、竹轩中取暖喝酒，拖延时间，故意要我们在这里迎着西北风，站在雪地里受冻，为什么不放一把火把他们给烧出来呢？”

江枫笑一笑，道：“他们约好申初，相信不会失约，放火烧屋的事，有失磊落风度，不烧也罢！”

“江少侠……”刁鹏道，“江湖中事，奸险百出，可是厚道不得！”

江枫也不解释，笑一笑，道：“咱们再等候一阵，也许还不到申时呢？”

刁鹏不敢再辩，拉长一张脸，迎风而立，似是要那如剪北风，吹消他心中的火气。

罗兰道：“我也不服气，为什么让他们在屋里暖和，我们在这雪里受冻？”她那张娇嫩的脸儿，任凭寒风吹袭，欧阳昭口虽不言，但却看的有些心

疼。

“刁鹏……”七宝和尚微微一笑，道：“如若那梅园、竹轩中藏了桐油、火药，你们放了火，引燃药信，能不能活着回来呢？”

大和尚还未想到药中混有奇毒，可波及百丈以外。

但刁鹏已听得了一身冷汗，道：“师父教训的是！”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邓飞无限感慨地说道，“后人奸险胜前人……”

立刻想到，这不是也把江枫给骂上了吗？急急住口不言。

欧阳昭叹息一声，道：“说的是啊！江湖上这些奸险设计，可真叫人防不胜防，当真得小心谨慎才行。”

“好像是有人来了……”江枫望着正北的方向，道，“来人似是不少，三宫主一马当先……”

都看到了，大约由三十多人，分成了四个群体行动，每一批似是一个聚集的战斗单位，保持了丈余的距离。

他们走的很从容，不快不慢。

六宝和尚道：“非不得已，不要和他们展开群斗，如若他们一拥而上，分由四面八方攻来，咱们结合成一个圆阵拒敌。”

大和尚未雨绸缪，把各人的位置，分配的很清楚。

胡萍紧邻江枫，段九靠着欧阳昭，刁鹏紧旁大和尚，罗兰和邓飞一组，分对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安排好各人方位，大和尚沉声说道：“四面拒敌，相互支援，看敌势变化，圆阵转动，就可以调整方位。

不过，这是对敌人的群攻方法，也是最坏的一种战法，非必要，最好不用，最好是和他们一对一的动手，如能先胜几阵，以挫敌锐气、这一战就可以掌握胜机了。”

大和尚说的颇具自信，但邓飞却看到了天马堂中的一批人，竟然有两位副总堂主领队临阵。

那是一掌招魂万方和天虚子，随行六人，都是三十六长老中的顶尖人物，这八个人给了邓飞和刁鹏很大的震撼，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能胜过其中任何一个人！

三宫主为首的一批，除了神、鬼双刀、秋花双婢之外，还有一个手执竹杖的老翁，两个面上刺着花纹的强壮妇人。

她们体形精壮，尤过一般男人，最妙的身上衣着，似是全用蛇皮做成，长裤皮靴上的蛇鳞，更是片片耸立，看上就不像中原人物，有如巨蛇幻化成的蛇人。

第三批是一个童颜鹤发的老者，手中执着一柄古形长刀，身后四佩刀大汉，都穿着黑色劲装，以装扮而言，这五个是最正常文雅的一组。

但刁鹏却瞧的心头上泛起了一股寒意，低声道：“江少侠，那白发老者是福寿院中六大楼主之一。

一品刀和四个追随他三十年的弟子，听说，他的刀法已入化境，能驭刀取敌人首级于百步之外，四大弟子，也是刀招诡奇难测，少侠要多多留。”

第四组，走在最后，竟是天王门的青凤，带着王嬷、李嬷，身侧一个穿着天蓝劲装的少女，左手抱着一面令牌，和一支长逾二尺的朱笔，身后跟着三个身高八尺面色青紫，发似朱砂的人，各捧着一柄八尺长的钢叉。

他们和前面三组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似乎是另有用心。

江枫低声道：“那个蓝衣姑娘，大概是天王门中的蓝凤了，带的人应该是门下三魔，天王和四大天鹅及五怪，还未现身，当真是出动了大部精锐。”

欧阳昭道：“希望他们能守点君子风度，一对一的比个胜负。”

前面三批人手，逼近的到一丈距离，才停了下来。

但蓝凤、青凤却停在十丈以外，大有袖手旁观这场龙争虎斗的用心。

江枫踏前三步，突出于众人之外，一个人面对着三批扇形而立的江湖高手，冷冷一笑，道：“诸位，那一批是打头阵的？”

三宫主脸色一变，道：“江枫，你果然没有死！真是好长的命？”

“夺魂神针的滋味，可不怎么好受，……”江枫道，“三宫主请小心了，今天说不定你会挨一针，品尝一下针上的毒性如何？”

“在谁手中，三宫主请慢慢的猜吧！恕在下不说明了……”江枫的目光转注万方、天虚子的脸上，道：

“两位副总堂主可是赶来帮衬我们的？”

天虚子干笑两声，道：“你就是那个戴着面具，欺骗贫道和老万的韩霸了。”

“不错，也在你副总堂主的命令之下，杀了内宫和……”

对这顶扣过来的大帽子，天虚子有着不胜负荷之感，急急接道：“你化名顶替韩霸，易容混入了洛阳居，挑拨本堂和内宫一系中人冲突，其行可卑，其心可诛，还引诱本堂长老刁鹏，误入歧途，

目光转注到刁鹏的身上，接道：“刁鹏，回头是岸，既往不究，只要你反正归来，贫道以副总堂主的身份，担保你不受任何惩罚。”

“算了……”刁鹏冷笑一声，道：“你还是花点心思，保住你这个副总堂主的位置吧？你阴险苛毒，跟过你的人，大概都被你折腾的不死也要脱掉一层皮。”

对江枫天虚子心中存了七分敬畏，但刁鹏在天虚子心中，可是好吃的果子，怒声喝道：“反了，反了，忤逆犯上，罪不可赦，出来，老道要把你万剑碎尸。”

凶狠冷酷，哪里有出家人的样子。

刁鹏也火了，厉声喝道：“牛鼻子老道，过去你作威作福，把刁大爷呼来喝去的，摆尽了你副总堂主的威风，现在，刁大爷不吃这一套了……”

口中就应着话，人却也向外冲去。

七宝和尚一伸手，拦住了刁鹏，同时低声说道：“江少侠，你别动，你一出阵，他就龟缩不出了，这个杂毛老道可恶的很，交给和尚收拾！”

缓缓移动脚步，行了出来，笑道：“老道士，咱们来玩两手如何？”

天虚子两道目光凝注在七宝和尚的脸上看了良久，突然哦了一声，道：“是你呀！酒肉和尚，在洛阳居中，你戴上了假发，脱去僧袍，还真把我老道给骗住了，今日原形毕露了，还敢出面叫阵，呵呵！真是寿星公吊颈，嫌命长了。”

七宝和尚一直在江湖上走动，暗中观察形势，但却深藏不露，表面上十分窝囊，别说天虚子这等身份的人物了，就是低两级的江湖同道，像刁鹏一样的人物，也不会把七宝和尚看在眼里。

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江湖上跑来跑去，未引起人的注意。

“士别三日，刮目相视……”七宝和尚笑道，“牛鼻子老道，我可是先

给你一个警告，动上手，栽倒我和尚手中，可不要怨天尤人，

“你酒肉和尚吹牛的本领，江湖上谁人不知，那个不晓，老道我只用一只左手，十招之内，要把你摆的平平整整，……”天虚子道，“你用兵刃，老道爷我，就陪你空手过几招吧？”

七宝和尚冷冷说道：“可是玩命的事，据我所知，你在剑上造诣不错，不拔剑，你还有什么耍的？”

“对付你酒肉和尚，老道爷一只手就用不完了！”

突然踏前一步，一掌劈下。

他果然用他的左手，可也掌风呼啸，震的积雪纷飞。

“好吧！和尚让你三掌，也好使你死的顺气一些。”

天虚子大怒，左掌挥转，连劈三掌。

大和尚说让三掌，就只让三掌，第四掌就开始反击，左掌一扬架开天虚子的掌势，右拳直捣过去。

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一拳打向天虚子的前胸。

大和尚挡开他那一掌，他已经觉出不对，那一股随手拂出的潜力，完全把他的一条左臂封住，迎胸捣来的一拳，笼罩了胸腹七处大穴，竟不知他攻向何处。

就那么一犹豫，前胸已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天虚子运功抗拒，身子站稳在原地，竟然一步也未移动。

“好精深的功力……”一掌招魂万方低声赞道，“道兄的修为之深，兄弟难及……”

忽见天虚子鼻、耳、双目中，一齐涌而出血来，嘴巴一张，吐出一大口血块。

以万方的经验，一眼就看出那是被震碎的内腑，不禁大吃一惊。

但见天虚子身子一晃，倒了下去，口中说道：“小心啊！大和尚扮猪吃……”

大概是想说扮猪吃老虎，可惜没有说完，人就气绝而逝。

好厉害的一拳，江枫、罗兰、欧阳昭，看得大为惊异，也都有着意外的感觉，大和尚的无相神功，似已到了极高的境界，七宝拳法，也到了实而不华，大巧似拙的化境了。

邓飞和刁鹏，更是看的呆住了，一拳能打死像天虚子这样的武林高手，可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但它竟是事实，人已死了，血涌七窍，尸在雪地。

这一拳之威，心中暗暗忖道：“自己全力一拳打在天虚子的前胸，也未必能把他活活打死。”

七宝和尚呵呵一笑，道：“老道士，你太大意了，和尚可是已经再三提醒你，你不听。”目光一掠万方，道：“不知哪一位想替老道士报仇，和尚这里候教了！”

万方转脸他顾，听到装作没听到。

他虽号称一掌招魂，但心中明白，就是两掌，也招不了天虚子的魂，但天虚子却被人家一拳打死。

只听两声哇哇怪叫，两个面刺花纹，身上穿着逆鳞竖立衣着的健壮妇人，突然并肩向七宝和尚走了过来。

三宫主想阻止两人，但已晚了一步，心中暗暗骂道：“南荒愚妇，果然

是全无心机，天马堂的人未死光，你们急着出头干什么呢？”

眼看耸立的鳞片上发着蓝光，分明淬有剧毒，也许它本身就是一种奇毒的蛇皮作成，江枫低声说道：“大和尚，歇一下，这一阵交给小弟！”

“最难对付的可能是一品刀，和他随来的四大弟子……”七宝和尚施展传音之术，道，“我留点精神对付他们吧！”

江枫望了那童颜鹤发的老人一眼，未再多言。

大和尚面拙心巧，一点也不托人，看着两个妇人身上的衣服，笑道：“蛇鳞毒衣，厉害呀！厉害！血肉之躯，如何能和这毒衣对抗？”

口中叫着，人却从衣袋中取出了金、银双圈，分握双手。

“金、银、铜、铁、锡……”一品刀大声叫道：“无相大师的五福照命圈，还有铜、铁、锡三圈呢？”

“二十年未在江湖上出现过了，竟然还有人认得出来……”七宝和尚笑道，“你杂毛子喊叫什么？接下了和尚的金银双圈，铜、铁、锡自会出现。”

两个逼向大和尚的粗壮妇人，虽然不认识五福照命圈，但听一品刀的大声喊叫，可也明白，是在向两人示警，要她们小心应敌。

两个人看上去粗蠢怪异，但实在不傻，立刻停下脚步，互相低声商量。

只看到她们口齿启动，咕咕噜噜，可没有人听得懂她们说些什么？

那是南荒土语，连足迹遍天下，精通各地方言语的七宝和尚，也一样听不明白。

但两个妇人的举动，表达出她们交谈的目的。

只见两人同时伸手在形如蛇鳞的衣服中，各取出两把短刀。

刀长不过一尺八寸，但刀身一片蓝芒，显然是奇毒淬炼的毒刀。

大和尚叹息一声，道：“你们远在南荒，过的是何等逍遥自在，为什么跑到中原来踏淌这次浑水呢？”

言下之意，杀机已动。

江枫沉声说道：“鳞衣、毒刀，沾身取命，你尽管施下毒手，不要心存仁慈。”

两个精壮的妇人，已然怪吼一声，分左右向七宝和尚扑去。

她们两人平飞而起，鳞衣闪光，看上去，完全没有人的味道，像两条怪异的飞蛇。

七宝和尚双圈一挥，突然脱手而出，金、银两圈光华，分向两人击去。

原来，五福照命圈，可以掷出伤敌。

罗兰低声问道：“老公，他双圈出手，如何收回来呢？”

“这个么？我也不知道了……”欧阳昭道，“你问问江枫吧！”

事实上，已经用不着问了。

只见两个健妇手中毒刀一拨，想把双圈拨开，那知刀、圈相触，金银双圈，突然一转，横里飞去，交错而过，正击在两个鳞衣怪妇的腰上，那么健壮的两个人，竟被打的横飞三尺，跌在雪地上。

七宝和尚双手一收，双圈旋飞而回。

敢情双圈上仅有一条细索，深藏袖中，大和尚以内力操纵，不知内情的人，很难看得出来。

两个精壮的健妇，跌下去，就没有再动过，看样子已经挺尸了，圈上的劲力，当真如巨锤击岩一般，看的人心惊胆颤。

好厉害的大和尚，两次出手，二人送命，一个是江湖道上的一流高手，

两个是来自南荒的怪客。

“瞧不出啊！大和尚竟是如此的高明神勇，……”罗兰低声问江枫道：

“他比令师无相大师如何？”

“看样子，已尽得真传，……”江枫道，“论他内力的雄厚，出手的扎实，小弟也自叹弗如了。”

大和尚收回双圈，不再理会敌人，转头走了回来，一面低声说道：“江老弟，和尚这两招用出了全力，强憋着一口气没有喘出来，再打下去就要现原形了。”

欧阳昭目睹大和尚凛凛神威，早已技痒，飞身一跃而出，横剑喝道：“区区欧阳昭，江湖中无名小卒，哪一位不吝赐教，请出来指点指点？”

他身躯修伟，声如洪钟，横剑而立，先声夺人，一时间，竟无人出面迎敌。

刁鹏低声道：“老邓啊！小弟我闯了几十年江湖，可是从没有见过那么霸道的武功？一击取命，用不着第二次出手，乖乖，当真是大开眼界了。”

“幸好过去我没有惹过他……”邓飞道，“看他杀法的利落可怕，似不在江枫之下！”

欧阳昭不见有人出阵回话，心头十分恼火，长剑一指神鬼双刀，道：“你们两个出来，我要一剑斗双刀！”

“怎么？指名挑战哪！……”神、鬼双刀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这口气忍下去，日后，哪里还能见人？

只好双双缓步而出，神刀抽出窄刀，接道：“你要一剑斗双刀？倒是豪气干云，不知这句话可否当真？”

“老公，不能中他们的鬼计……”罗兰飞跃而出，和欧阳昭并肩而立，接道：“我们夫妻联手，二对二，才算公平啊！”

对爱妻的关怀，欧阳昭十分受用，但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不知如何拒绝罗兰插手。

只听鬼刀说道：“我说神兄啊！牛皮人人会吹，言犹在耳，哪厢已经改变主意了？”

欧阳昭只觉脸上发热，低声说道：“罗兰，给我点面子嘛！以后，这种话，我不再说就是！”

罗兰叹息一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太逞强，两个老色鬼身上不知藏了多少刀，你要小心啊！”

“知道了……”欧阳昭道：“你退下去吧！”

罗兰只好退了丈许，但剑在手中，全神贯注，准备随时出手救援。

欧阳昭长剑一振，道：“来吧！现在是一剑斗双刀了。”

神、鬼双刀走的非常慢，但攻势却快如闪电。

罗兰退下，欧阳昭那句一剑斗双刀余音犹在，两人手中的窄刀，已经到了欧阳昭的前胸。

神、鬼双刀虽是同时出手，但他们并未分由左右夹攻，是同时正面出手，双刀并排攻到。

欧阳昭长剑一式“长虹经天”，竟是硬封双刀。

剑走轻盈，他这种硬碰硬的打法，大背了用剑之道。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两柄窄刀，竟被一剑震开。

刀、剑之上，双方都贯注了强大的内力，一剑封双刀，一剑还稍

占优势。

欧阳昭精神大振，长剑展反击，剑势如长江大河一般，竟把神、鬼双刀，圈入了一片剑光之中。

他大半生专注于练剑之上，天生神力，再加上深厚的内功，剑上劲道之强，胜妻道之强，胜妻十倍，神、鬼双刀立刻感觉到，森寒的剑气，密布四周，有如一个逐渐合拢的钢钵，八方四面，全被剑封住，心中大感震撼。

神、鬼双刀纵横江湖，除了受挫于金丹书生和天狐夫人之外，从未吃过败仗，也从未遇过如此霸道的剑法。

日前，两人合斗罗兰，虽然秋色平分，但却有三分谦让装作，一则是自保心态，不愿涉险杀敌，使自身受伤。

二则罗兰娇美姿色，也使两个老色鬼心存怜惜，当然，罗兰剑法的精妙，也使两人大感意外。

但此刻、情势不同了。

欧阳昭除了剑招精妙之外，内力也在两人之上，随手挥剑，自成文章，一上手，两人就被迫落下风。

但神、鬼双刀，被誉为二代刀法名家，亦非小可。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突然改变了打法，不再和欧阳昭抢争先机，双刀改采守势，相互交援。

欧阳昭剑招凌厉，着着逼进，剑花错落，化出万道寒光，紧紧圈定两人。

但神、鬼双刀，守的紧严，双刀幻出一片刀幕，护住全身，剑招虽然绵密，但一时之间，却也无法突破刀网。

七宝大师经过一阵调息，元气恢复，低声说道：“神、鬼双刀果然是奸滑的很，他们以守代攻，准备久战，以消耗欧阳兄的内力。”

江枫微微一笑，道：“他们低估了欧阳师兄的剑法，他的杀着。也未出手，正等待适当的机会，作致命的一击，倒是你，可真是内力不继吗？”

言下之意，隐隐诘问，大和尚是否又在隐藏真正实力。

“和尚还有再战之能，只不过需要几口大喘气调整体能，哪会给敌人一种研判的讯息，适时而退，让他们莫测高深。”

罗兰全心注视着丈夫和神、鬼双刀的恶战，全神贯注，根本没有留意两人的谈话。

只听张四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如果天门那批高手，不加进来，看样子，你们可能已具有应付强敌的能力，倒是我们四个人，白白的窝在雪中，忍受了半夜一日的雪寒侵迫之苦。”

“天马堂一股力量，似是锐气已挫，天虚子被和尚一拳打死，万方胆气已寒，这批人手已无再战之勇，如果欧阳昭能一举击败神、鬼双刀，内宫人马，亦难再有作为，只不知他们是否还有伏兵出来？”

江枫也以传音之术回答，大和尚虽然站在身侧，却也无法听到。

“我看到了大和尚的威风……”张四姑道：“他深藏不露，连我也被他瞒住了，我知道他隐技扮懵，但却未料到他成就之高，连无相大师的看家本领五福照命圈，也被他学会了，唉！身负绝技，却能任人激讽、轻藐，付之一笑，单是这一份忍耐的工夫，就非常人能够学得。”

“我一直认为势单力孤，无法拒抗强敌，却不料三位师长，早已未雨绸缪，为我安排了如此强大的助手……”江枫道，“这种关爱之情，叫小弟倍生怀念了！”

大和尚虽然听不到两人交谈的内容，但见他口齿启动，已知他和张四姑互用传音入密之术，谈论敌情。

目光转动，四下环顾，竟是瞧不出张四姑隐身之处，心中暗暗佩服，张姑娘五遁奇术，果是人间奇技。

“大和尚已经发觉了……”张四姑道，“敌人还有伏兵未出，可能是天马堂中高手，不过，欧阳昭的五个弟子，也隐于三里之外一座农舍等候召唤，雪、霜、梅花，都藏在左近雪中，可怜三个娇滴的小美女，忍受了近十个时辰的雪寒迫体之苦。……”

“会不会冻坏她们……”江枫无限关怀的问道。

“放心吧！苦是苦一点，但还不会冻坏她们，大姐的貂皮衣套，可以使覆在她身上的积雪不化，拒抗酷寒，……”张四姑道，“倒是你们，要尽快的搏杀他们一些高手，夜色已临，真正的重头戏，可能就要上场，三宫主狡猾多智，必有鬼计，咱们以埋伏对抗他们援手伏兵，虽然技高一着，但他们人手众多，我们利在速决，不跟你多说了，小情郎，用不着再隐技自珍了，拿真本领，别要大和尚专美于前。”

江枫抬头四顾，果然，夜幕已垂，欧阳昭和神、鬼双刀之战，已近两百多回合，仍未分出胜负，正想暗助欧阳昭一臂之力，忽听欧阳昭长啸一声，剑气敛收，凝成一线，有如尖锥一般，刺入了浑成一体的刀光之中。

一声凄厉的尖叫，鬼刀竟被一剑穿胸，手中窄刀，亦被震飞出手。

好霸道的一剑。

但鬼刀并未后退，摆脱长剑，却一咬牙，身子身前冲来，长剑透胸而过，但他却已扑近了欧阳昭，双手前推，似是发掌击敌，但袖中却突然射出两柄刀，森森寒芒，也刺向了欧阳昭的前胸。

这等舍命还击，暗刀突出，本是极难防备，但罗兰那句他们身上藏刀无数的嘱咐，使欧阳昭早生戒心，见鬼刀任剑透体，奋勇扑上，早已右腿抬起，登出一脚。

他人高腿长，这一脚先中鬼刀小腹，鬼刀竟被蹬的倒飞出一丈多外，摔倒雪地上，但他袖中双刀突长，竟也刺入欧阳昭的前胸两分之深，皮破血流。

就是那毫厘之差，生死殊途。

但神刀却在这电光石火的瞬间，窄刀掷出，飞刺咽喉。

欧阳昭闪避不及，人随刀仆，向后倒去。

刀掠鼻尖而过。

但神刀真正的杀着，却在双腿之上，飞身跃起，双脚踏向欧阳昭的小腹。

乖乖，双腿的裤管中，竟也弹出了两把尖刀，长逾一尺。

当真是全身藏刀，神鬼莫测，神鬼双刀之名，大约也由此而来了，全身有刀不见刀。

但欧阳昭收回的长剑，似是早已等在那里，上翘的剑尖，暴长而起，刺入了神刀的左脚脚心，剑上力道强大，生生把神刀给震飞起来，一柄长剑，沿脚心透骨而入，直没及剑柄。

原来，剑口的内力强大，无坚不摧，长剑直入，竟然未偏出大腿之外。

神刀也被推飞起一丈多高，跌摔在雪地上。

长剑由脚底直入胸中，加上那重重一摔，真气涣散，立刻气绝。

罗兰惊魂初定，飞跃在欧阳昭的身侧，道：“老公，你伤势如何？”目光却盯在欧阳昭前胸伤处。

“一点皮肉之伤……”欧阳昭挺身而出，道：“总算把神、鬼双刀给解决了，只是不像大和尚那样干脆利落。……”

“这是两件完全不能相比的事，……”大和尚道，“十个天虚子加起来，也不如神、鬼双刀，他们是真正一代刀法宗师，单是他全身藏刀那一招，就前无古人，和尚实无把握能胜得他们两人联手？”

“算了，大和尚，我可没有和你比高下的意思……”欧阳昭笑道，“只不过是一句感慨之言罢了，这神、鬼双刀，实在不好对付，我能搏杀他们，心中还真有点飘飘然呢！”

“哼！以后，最好不要再飘了……”罗兰娇嗔道，“你飘的快活。我可是揪着心在等待，难道你想我作……”

大概是想说作寡妇，话到口边，又吞了回去。

欧阳昭豪壮的说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我们既入了江湖，生死事就该看开！”

“你死了，我还能活得下去吗？”

罗兰低声倾诉，泫然欲泣。

这大概也是天狐技艺之一吧！

欧阳昭心中那份感动、快乐，简直无法描述，恨不得一抱过罗兰，叫它千百声老婆、爱妻。

但他咬着牙忍了下去，脸上却笑意充盈，目中神光灿然。

“那一剑由脚心透入前胸，简直是神来之笔……”江枫低声赞道，“小弟……晚进自叹弗如！”

对欧阳昭和罗兰的称呼，江枫是伤透了脑筋，既有同门师兄、师姊的事实，又有翁婿口盟的约定，也只有酌量当时的情景，适宜的称呼了。

“你不用心存顾忌……”欧阳昭低笑道，“丫头是丫头，我是我，你高兴怎么称呼都好，这也真难为你了，就适情适景地叫吧！至于那神来一剑，可是金丹书生的传授，专门对付神、鬼双刀的一招，不是我自己划出来的，那是由经验中苦思而得。”

但见人影闪动，胡萍快如疾矢一般的射出，拔出神刀脚上的长剑，退了回来，交给欧阳昭。

欧阳昭微笑接剑，颌首示谢。

也许这两阵搏杀的神勇、凌历，把对方给骇住了，没人敢再主动挑战，双方暂时形成了沉默的对将。

但闻衣袂飘风，五个佩剑少年，在夜色中飞奔而来，五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一色有灰布裤袄，对着欧阳昭躬身一体，肃立一侧，也不理会江枫、罗兰等人。

“别怪他们，他们幽居深山十几年，这是第一次下山……”七宝大师笑道，“他们纯朴、木讷，不会和生人招呼。”

五个灰衣少年，听到声音，十道目光一齐投注在七宝大师的脸上，打量了良久，才一齐跪了下去，道：“你是和尚伯伯，我们好想念你。”

“是啊！总有十年不见面了，我也很想念你们，快些起来……”七宝和尚笑道，“等一下还要你们帮师父和人打架呢！”

五个人一齐站了起来，大概是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微微一笑，恭立欧阳昭的旁侧，脸上却是一片跃跃欲试的神情。

此时情景，欧阳昭也无暇替他们引介各人，对敌要紧，低声问道：“剑

阵练熟了？”

五人齐声应道：“练熟了！……”唰的一声抽出上长剑，就要摆开剑阵。

欧阳昭一皱双眉，摇摇头，道：“等我令谕，再出手。”

五人还剑入鞘，又是垂手肃立。

“原来，还有伏兵，应该不止这五个年轻的剑手吧！”

“这就不劳三宫主费心了……”江枫道，“该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自会现身，约我们申时会阵，似是已准备挑灯夜战了？”

“不！无灯可挑……”三宫主道，“就在这夜幕笼罩之下，一决胜负了！”

“打夜战吧，……”罗兰抽出长剑一摆，道：“三宫主，就由咱们先开始如何？”三宫主点点头，道：“好！……”缓步走了出来。

这时，夜色渐浓，天上一点星光，也被一片乌云遮住，地上虽有皑皑积雪，也无法映光生辉，视力只能见数尺外的景物，虽有精深内功，异于常人有的目力，也有着人物模糊之感。

这等情形之下，就算是一流高手，也无法防备到暗器的袭击。

夜，给人一种凄迷之美，也给人一种可怕之感。

两个美丽的女人，提着森寒的兵刃，相对而行，双方已互相知道一些虚实，彼此心存疑怕，谁也不敢大意，步子移动，如履薄冰，手中之剑，也缓缓抬起，指向对方，准备应变。

“不对呀！……”大和尚突然说道，“如此夜战，是三宫主设计，定有阴谋，不可不防。”

这一下，轮到欧阳昭担心了，大声喝道：“罗兰，退回来！”

男、女不同之处，就明确的显示了出来。

欧阳昭要面子，千方百计把罗兰劝退回去。

罗兰也要面子，但却很温柔的退了回来。

三宫主没有乘机抢攻，甚至停下来，给罗兰一种安全后退的感觉。

退是退回来了，但脸色不怎么好看，冷冷的说道：“老公！有什么吩咐？你要面子，也要里子，现在，满足了吧！老婆咬牙忍受你的好胜之心，却又温柔的听你的令谕！”

大和尚硬着头皮扛了下来，笑道：“嫂夫人，和尚想到了一件事，只好让欧阳兄把你请回来。”

明知和尚背黑锅，罗兰却放起刁来，冷笑一声，道：“你大和尚连胜两阵，都是一招毙敌，连取三命，我老公也一剑斩了神、鬼双刀，我就不能和三宫主一决存亡吗？这威风杀气，都让你们男人占尽，我们女人，只配窝在家里看孩子了！”

“嫂夫人……”大和尚苦笑一下，道：“这摸黑夜战，大背常情。是出自三宫主的策划，和尚不知道她阴谋何在？但必有阴谋，当可断言，江老弟也觉着不可大意，和尚就托请欧阳兄招呼你一声，你可别有所误会，嫂夫人在斗室之中，一剑斗双刀，这威风杀气，绝不会轮给欧阳兄呢！”

明知是顶高帽子，罗兰还是忍不住笑了。

再看欧阳那份尴尬，也就顺风收帆，说：“这一仗总要打吧！多谢关怀，我会小心就是。”

“对！首求自保，次求克敌……”江枫道，“罗兰，你如受到伤害，我们大家都会心中不安。”

“谢谢你了，小师弟，我会谨慎自保……”罗兰道，“不会让你伤心。”

转身向三宫主迎了上去。

这一对宝贝夫妻，虽是身怀绝技，但却常年山居，少在江湖走动仍保留了一种赤子心情，大事不计较，口角小事却不肯服输。

事实上，他们夫妇也就以争吵拌嘴，以排遣山中的寂寞岁月，睹睹小气，早成积习。

三宫主神色平静，似是早已胸有成竹，手中宝剑举起，拉开架势，笑道：“你们师兄师妹，夫妻俩口，商量好了吧？”

罗兰脸上一热，道：“要你等候了，让你先机！”

三宫主道：“小妹就不客气了。”

长剑一探，刺向前胸。

罗兰挥剑架开，反击一剑，两人立即展开恶斗。

江枫一皱眉头，道：“和尚，三宫主的耐心客气，有些异常，你小心替罗兰掠阵。”

大和尚点点头，缓缓向前移动身躯。

这时，那位一品刀，突然带着四个弟子，向前行来，同时抽出佩刀。

江枫举步而出准备迎敌，欧阳昭已大声说道：“这一批人交给我。”举手一挥，五个弟子佩剑出鞘，随着欧阳昭迎了上去。

“当心他的脱手刀法，能在百步之内取人首级……”江枫没有争抗强敌，却点出了一品刀的精奇刀法。

他对欧阳昭充满信心，也想着看看他训练五个弟子的剑阵威力，这是金丹书生重伤之后，悟出的剑阵，江枫听过，却没有学过。

刁鹏道：“老邓，咱们恐怕也闲不住了，准备一下，拼老命吧！”

“看到大和尚和欧阳昭的身手，真有点自惭形秽……”邓飞道，“不敢轻易的出手了！”

“老邓啊！这是什么时刻了，你还是这么看不开呀！……”刁鹏道，“我虽然还不能太了解他们，但我感觉到他们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组合……”放低了声音，接着道：“而且是武林三圣播下的种子，他们都好像和武林三圣有关？也都继承了武林三圣的武功。”

“不错！……”邓飞道，“九华订盟之后，盛传武林三圣身遭暗算，那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想来，倒是大有可能了，他们以绝世内功，压制着伤势，不让它发作，却利用剩余的生命，培养出了承继他们遗志的人才……。”

也许是这件大事是武林中都想了解、知道的第一秘密，所以，两人谈起来，竟是不忍停下。

也许是两人借这番谈论江湖往事，拖延出手的时间。

“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刁鹏道，“算算时间，武林三圣在身受暗算之后，至少还活了十几年，这些日子中，他们在江湖上奔走，餐风露宿，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他们还要隐密行踪，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刁某人，就是当年受命追觅他们行踪的人手之一。

就我所知，那一次，投入的人手，至少在五百人以上，像我这种身手的人，少说点，也该有二三十个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海西域，南荒北疆，深山大泽，一找就是五年，隔一年再一次展开搜寻，规模更为庞大，又我了我三年之久，才算停了下来……。”

“以后呢？……”邓飞道，“是否真的停了下来？”

“没有……”刁鹏道，“只不过由明转暗，但参与的人手，却都是江湖中的高手了，规模虽然是小多了，但搜寻的区域，却是更为深入，说来，也真是奇怪，我们搜寻了十几年，竟然未找出一点眉目，探听到了一点消息，那么精密的策划，那么庞大的人力，却完全失败了，他们究竟是如何藏身呢？”

“这件事，我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刁鹏道：“看来，邓兄比刁某人聪明多了，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

邓飞微微一笑，道：“因为我们见到了易花手张四姑……”

“明白了……”刁鹏说，“张四姑替他们制造了一副精巧的面具，掩遮去他们本来的面目？……”

“也许是很多副精巧面具，以适合他们不同的身份……”邓飞道，“如果真是这样，你想想，就算他们站在你的身侧，你也是浑然不觉，以江少侠而论，那副面具之精巧，以我这双魔眼，竟是瞧不出一点破绽，天下武功高过我的人，不计其数，但能超过我这双眼睛透视能力的人，那就屈指可数了。”

“对！推想起来，千变万化，莫可思议，但一经点破，却不过原来如此……”刁鹏道，“易花手张四姑制造面具的手法旷绝一代，为什么天马堂的总堂主，竟然想不到这上面去？”

“以武林三圣的身份，谁又能想到他们掩去本来面目呢？……”邓飞道：“何况，那时间，易花手也如沉在大海的泥沙，隐息未出，没有人会把以邪门技艺扬名江湖的易花手，跟武林三圣给连在一起。”

刁鹏道：“兄弟，还有一点疑问，请教邓兄，以武林三圣的威望，只要以本来面目在江湖上出现几次，也足以震慑群雄，使他们知难而退，不致于闹成现在这个局面。”

“刁兄，咱们都是为这个组合效过力的人……”邓飞道，“咱们在江湖上的定位，不论是盗是寇，也算是稍有名气，但咱们对目下的江湖情势，有多少了解呢？”

刁鹏呆了一呆，道：“说的是啊？除了天马堂中长老级的人事移动、变化我稍有所知之外，其他的可算是一无所知。”

因为，知道的事，全是在会议时听到的。现在，想一想，我能记得的江湖的诸般情事，还是当年在江湖上走动时知道的。”

邓飞道：“彼此、彼此，不过，我在洛阳居中，这样的地方，看到的应该很多，但却也和刁兄一样，对江湖中事务，一无所知，那是因为，江湖已不成为江湖了，表面上是平静无波，过去江湖上的热闹纷争，都已不见，江少侠到洛阳居来，才引起连番搏杀，也许暗中也有激流汹涌，只不过咱们无法看到，除了天马堂和内宫一系中人的争执之外，一切都是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不错，天王门、天马堂，和内宫一系联手的力量，似是已完全控制了江湖中一切活动，……”刁鹏道，“少林寺的威名消退了，武当派的气势沉沦了，除了窝里翻，自己人互相斗争之外，真是已没有外力介入了。”

“但物极必反……”邓飞道，“江湖就是江湖，从来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永远控制它，使它永远平静，万劫不复。”

刁鹏道：“天马堂一直和内宫一系中人不不停的争斗，为什么一下子竟会联合起来，合于一处，对付江少侠呢？”

“这才是真正的可怕所在了……”邓飞道：

“如若在幕后没有一股可以控制全局的力量，就不可能有这种奇怪的变化。”

“邓兄是说，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导引全局，……”刁鹏道，“那又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邓飞道，“但那股力量确然存在，他的野心，似乎是不止以征服武林同道就会满足，也许有更大的阴谋在进行。”

刁鹏呆了，道：“说的是，江枫领导的这股力量，也就更不能失败了，邓兄，咱们虽只是米粒萤火之光，也要全力以赴，能活着看到究竟，故然是好，就算战死，也是心无遗憾了。”

就在两人交谈之间，双方的搏杀，已经更趋激烈，不绝于耳的兵刃撞击之声，闪起了一串串的火光。

这等夜暗中的激烈搏杀，连江枫和大和尚这等绝世高手，也看得心惊、胆颤，暗暗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个夜晚太暗了，暗的不见一点光亮，连满地积雪，看上去，也只是一团模糊的白影，以江枫和七宝和尚的目力，也只能看到刀、剑的挥动，看不真切刀变、剑招的变化。

第十八回 诛蛊人少侠奇少林

搏杀中的人，也无法见及细微，要凭藉纯熟的技艺，和听力判断，挥刀出剑，封架对方的攻击势，展开还击。

好在，双方处境一般，谁也没有占到优势。

倒是那兵刃撞及时闪出火星，竟会给双方一种快速制敌的感觉，会出现快刀、疾剑的抢攻。

但那一刹那而逝的光亮，只给双方一两招的进攻机会。

欧阳昭没有出手，因为一人剑阵的变化，有一定规律，欧阳昭加进去，反有着阻碍剑阵变化的感觉。

不过，这也给了五个年轻剑手表现机会，他们剑阵变化，早已练习纯熟，夜色虽暗，对合搏对敌的影响不大，五人第一次对敌，还有生涩的感觉，但搏杀一阵之后，逐渐的适应，竟把一品刀和四个弟子困入阵中，迫得一品刀和四大弟子，完全改采守势。一品刀虽是身怀绝技，但却不敢冒险施展，唯恐伤到了自己弟子。

罗兰三宫主这一对一就打得十分艰苦了，两人都有着束手缚脚的感觉，不能尽情发挥出一身所学，作一决胜负之战。

大和尚运足了全部眼神，监视三宫主和罗兰之战，准备随时出手，救援罗兰，但发觉这场夜战，表面上十分恐怖，但各人都打得十分隐健，都不敢冒险燥进，十成武功，只能发挥出五成威力，大部分的实力，都留作自保，这种打法，自然是很安全了。

大和尚轻轻吁一口气，缓缓退到江枫身侧，低声道：“现在不过初更左右，以目前这种打法，双方不会有溅血搏命的场面，但却对我们大大的不利，打下去，于敌无损。”

“我也有这种感觉，在如此黑暗的夜间动手，就算老如一品刀这种人物，大概也是初度经历……”江枫道，“所以，都有着如履薄冰的压力，那里还能施展出奇招绝技，制敌于死。”

“对！现在，我们是坐待敌人阴谋出现……”大和尚道，“是不是有些太吃亏了。”

江枫道：“乌云蔽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不知是不是也在三宫主的预计之内？”

“不管如何？我们都不宜在此地撑下去，……”七宝和尚道，“我们何不来个易地而战？敌人希望把我们拖在此地，我们偏偏不在这里，引他们离开，选一处决战之地。”

江枫沉吟不语，心中忖道：“此地之内，虽然有敌人阴谋布置，但我们也有埋伏，张四姑和霜雪二女，加上梅花，都藏于积雪之中，准备给敌人迎头痛击，所以，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大和尚。”

“老弟……”外拙内秀的大和尚，似是已看透了江枫的心意，低声说道：“如论对敌策略，行兵布置，和尚自知不及张姑娘，这件事，何不和她商量一下……”

江枫点点头，还未及一开口，耳际间已响起了张四姑的声音，道：“不用商量了，大和尚说的不错，我看三宫主的阴谋，可能不是以伏兵为主，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无法推断，你们以十余人之力，抗拒他们三路大军，威名已立。

咱们只有这点本钱，能胜不能败，所以，不可冒险，听和尚的话，撤离此地，此后，咱们还要改变对敌的方法，过了今夜，我会找你商量，还要你好好发挥一番。”

乖乖，声音就在身侧不远处，张四姑似已在雪中潜行交手的所在。

“你呢？……江枫也以传音之术，问道：“雪霜二女和梅花，是否能支持得住，我们走了，你们人单势孤，一旦行踪被人发现，要如何应敌？”

“两个小狐女内功精湛，在重裘护体之下，活泼如常……”张四姑道，“梅花虽然差一点，但精神还好，而且，越来越能适应，这丫头的内功，造诣亦深，放心吧！她们都好的很，更不用为我们的安危担心，我还想不出什么毒物，能深入积雪伤人，他们最好不要激怒我，给他们一点教训也就算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嘛！”

我也不想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如果是他们用的方法太恶毒、下流，那就叫他吃次大苦了。”

江枫默然不语，心中却暗暗忖道：“张四姑会用什么方法，以四人之力量，能抗拒敌人那么强大的实力呢？”

但闻张四姑道：“不要忧心，我在施展毒手之前，会先告诉你那只小凤儿，要她避开，不会伤到她的。”

敢情张四姑想到另一面去了。

江枫正想辩解几句，耳际中，又传入张四姑的声音，道：“我也会把你关心三个丫头的话，告诉他们，保证如一盆炉火一般让她们全身温暖，快些走吧！我要四下看看去了。”

感觉身侧积雪微动，江枫的左边小腿似是被人重重的捏了一下。

江枫心知张四姑已潜雪而去，那一捏，表达出无限关心，也有点苦中作乐，打情骂俏的味道。

但使江枫讶异的，却是张四姑雪中潜行的本领，那该是一种很特别的工夫，这里积雪深浅不已，一般的爬行方法，会立刻露出破绽，被人发觉，但张四姑却如蛇行进水，不见积雪裂动，人已远去。

这个女人，身怀的异术，奇技不得不叫人心中敬服。

以两个狐女的性格，早该跑到左近来，和江大哥胡闹一阵了，但她们却默然无声，想是雪中潜行的本领，远未练成，不敢随便行动。

江枫放心了，张四姑能在雪中潜行，自然可以随时行近雪、霜、梅花，指点她们应变之法。

只听大和尚道：“要不要离开这里，如若要决心留下来，那就要全力出手，先击毙三宫主，搏杀一品刀，彻底击溃眼下的敌人，再集中全力，以静制变。”“走！……”江枫道：“招呼罗兰、欧阳昭，率领五大弟子先走，撤回洛阳居，那里无法群集围攻，易于对敌，此后，咱们要变更对敌之策，要邓飞注意厨下，茶水，别要着人道儿！”

“对！顺便把洛阳居的金银财物，席卷带走……”大和尚笑道，“此后，咱们人手众多行动起来，可是要大笔银钱才行。”

江枫微微一笑，忖道：“你这出家人，胸藏谋略，智计百出，手段的毒辣，可是全无出家人的慈悲心肠。”

口中却应道：“大师代我传令，由我断后阻敌。”

大和尚传出了江枫的令谕，口气坚决，给人一种不可违抗的感觉。

欧阳昭喝退五大弟子，罗兰也迫退了三宫主，倒跌三丈，看看江枫，道：

“怎么回事？”

江枫一挥手，道：“跟着大和尚走！”

神情很严肃，态度也有点冷。

罗兰是不敢再问，转身就走！

欧阳昭更是遵命行事，立刻撤退。

大和尚低声道：“诸位先回洛阳居，我留下来，接应一下江老弟。”

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武功，也没人和他争论，由魔眼邓飞带路，急奔而去。

三宫主、一品刀等，没有追击撤走的欧阳昭和罗兰，但江枫仍然是迎了上去。

对敌人突然全军撤退，三宫主有些忿恨，暗暗骂道：“见鬼啦！你们一直占着优势，怎么会突然撤走了呢？”

“是不是有些失望，……”江枫手中的翠玉刀，指着三宫主，道：

“你指示千面人魅方妙伤我，我这个人，非常没有风度，现在我要杀你，而且在十招之内。”

字字如寒冰击顶，听得三宫主心上泛升起阵阵寒意。

“你……你……杀得了我么？……”三宫主道，“我们武功在伯仲之间，就算你强我一筹吧？也不过是……”

“你可以不相信。……”江枫笑道，“那就出手试试吧？”

不知何故，三宫主心中信了，感觉到江枫确有杀她的能力。

“难道……难道……你跟那个大和尚一样？……”三宫主说，“深藏不露，扮猪吃……”

“我和大师不一样，我已经杀了不少的人……”江枫道，“一只喜鹊，两条龙和几个天马堂中的护法，也许，这些人，都不够名气，杀一不足以儆百，所以，今天，要拿你三宫主开刀……”

“我……我不相信，你能……”

“那很好，……”江枫缓步向前逼进，打断了三宫主的话，接道：“你可以出手了，我可以让你先机，但我不会等下去，如果让我先出手，你根本就没有还击的机会了！”

他语气平和，一点也不带肃杀之气，但却字字如强弓利箭，射中了三宫主的心、胆，三宫主忽然感觉到畏怕了，低声道：“我不还手，你总不会杀我吧？”

江枫提聚真气，无相神功，已遍布全身，摇摇头，道：“会杀你，内宫一系中，你是首恶，迫逼女弟子破身杀人，让她们变成冷酷的杀手，……”

“那不关我的事啊！我也是奉命行事……”三宫主道，“杀了我，还有别人会执行这个工作。”

她忽然发觉，自己似已变成了一个犯人，江枫问什么？自己就答什么？江枫要杀自己，自己就拚命解释，明明是在求饶，顿觉脸红耳热，惭愧不已。

幸好夜色幽深，看不清楚。

但站在不远处的一品刀和他四个弟子，应该是听得清清楚楚了。

“那个下令的人更该死，但你也该是恶贯满盈了，三宫主，摆点气势出来，……”江枫道，“你杀人无数，为什么自己却如此的怕死

“江枫，不要欺人过甚，姑奶不是怕你……”

三宫主被羞辱的怒火暴起了。

“听说，你是内宫一系中，媚功最好的一个，可惜江某人无缘求教了？”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三宫主道，“我也想试试你的惑心术，看看能不能惑我之心？”

“不必了……”江枫扬起了手中的翠玉刀，道，“出手吧！……”

但闻劲风破空，一只竹杖，泰山压顶一般，打了下来。

是竹杖翁，三宫主身侧那个手握竹杖的老人。

提起竹杖翁，亦是威名赫赫，誉满江湖的人物，只可惜为老不修，竟为三宫主媚功所惑，为了能一亲芳泽，竟然屈从为三宫主的从卫。

那一杖之威，展出了他一身功力成就。

只可惜江枫杀机早动，只见他身子一转，翠玉刀忽然探出。

一刀破喉，鲜血飙射而出。

人已中刀而亡，竹杖才击落在雪地上，有如巨树倒下，激起一大片积雪，弥漫了数丈方圆。

竹杖翁的尸体，也随着飞起的积雪倒了下去。

三宫主震惊极了，她已完全相信江枫可以杀了她。

事实上，站在一侧的一品刀，也生出畏惧，他早已暗运功力，准备驭刀一击，杀了江枫，但竹杖翁却早了一刹发动。

看不出江枫用的什么身法，怎会那么轻巧灵动的避开了威势惊人的一杖，也看不出江枫出刀的手法，那么随手一挥，就把一个江湖声威甚著的人给宰了。

一品刀收了刀，而且情不自禁的向后退一两步。

“江枫，我认输了，你可以走了。……”

三宫主突然想到了话有语病，急急住口。

“谢了……”江枫目光一掠竹杖翁的尸体，接道：“我知道你有很恶毒的险谋，所以，你更该死！”

但闻张四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小情郎，别杀她，让她把你的威名带回到他们的核心中去，使他们身份暴露出来。

再说，你也该和她斗斗媚功，她已心寒，你如能征服了她，也是个最好的臂助，何况，我还要看看她有些什么险谋，也好想出个破解之法。”

江枫的刀已举起，指着三宫主，但却缓缓收了回来，冷冷说道：“好！我要试试你的媚人之术，再杀你不迟。”

忽然转身一跃，翠玉刀化成一道碧光挥出，冷锋过处，两声闷喝，一品刀四个弟子，有两个咽喉破裂，倒摔于地。

刀势一挥，四个弟子，死了两个，他们都是练刀二十几年的刀法高手，竟然无能接下一击。

那地方本是一品刀站的位置，他退了两步，刚好躲在了两个弟子的身后。

等一品刀和两个未死于刀下的弟子想到自保，抽刀出鞘时，江枫人已消失于夜色中。

三宫主暗暗吁一口气，看看一品刀两个弟子的尸体，心中反而有轻松之感，忖道：“你一品刀也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大概不会讥笑我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梁兄，那是什么刀法，怎么竹杖翁竟然接不下一招？”

“金丹书生的‘锁喉一刀’，也叫‘锁喉一剑’……”一品刀说：

“刀也罢、剑也罢，这一招用出来，就没有人能够避开，能够不死，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小妹感觉着很奇怪，既然早已知道了有这一招取命刀法，为什么不研究出破解之道呢？”

“三宫主，大家都知道这一刀厉害，出必伤人，可是，没有人看得清楚这一招是如何变化出来的，想要研出一个破解之法，那就千难万难了！”

“唉！最可惜的是让他们跑掉了，……”三宫主道，“欠了一份天大的人情，却被敌人安全的撤走！”

“把时间安排在二更静夜，自难免叫人怀疑，……”一品刀冷冷说道，“稍有江湖阅历的人，也会想到，夜战不挑灯，险谋暗中行

“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高手，竟然是不堪一击……”三宫主道，“大名鼎鼎的天虚子，被酒肉和尚一拳打死，两个南荒毒人，也被五福照命圈，一下子击毙，神、鬼双刀也不过撑到百招，如此多的高手，如此一个败法，谁会料得到呢？”

“竹杖翁连一刀也未接下……”一品刀说。

“你那两个弟子，竟也未接下一刀……”三宫主不甘示弱地道：“这一仗实在是打的心有不甘，也打的太丢人了？”

一品刀暗中吁口气，忍了心中怒火，道：“说的也是啊！不过，梁某可否请教一下三宫主？”

“好！你说啊！我一定据实回答。”

“你究竟布置的什么克敌之策？要我们把搏杀拖延到二更时分？……”一品刀说，“这似是已被他们看穿了，所以，提前撤走！”

三宫主沉吟了一阵，道：“我可以告诉梁兄，但你要答应我保守秘密，不得泄露出去。”

一品刀点点头，道：“好吧！梁某人答应你。”

“那就请附耳过来……”

一品刀果然伸过头去，但手中之刀，却也伸了过去，指在三宫主的小腹上。

三宫主心中一震，暗道：“这老家伙，阴的狠啊！”

装作不知，低声说道：“放蛊，夜暗之中，不论武功何等高强的人，也无法防止蛊的侵袭！”

一品刀冷冷说道：“那不是连我们也算计进去了吗？”

“当然，我会在事后奉上解药，……”三宫主道：“不会让梁兄受害！”

一品刀双目盯注在三宫主的脸上，看了良久，忽然叹息一声，道：“如是不给我们解药，老夫岂不是也要糊糊涂涂的死了？”

“那怎么会呢！……”三宫主微笑如花地道，“你是我请来的重要帮手，我怎么会弃你不顾。……”

好家伙，说话之间，突然施展出媚术，脸上浮动出一片撩人心火的媚态。夜色虽然幽暗，但双方距离太近了。

一品刀目力很好，竟然看的很清楚，不禁叹息一声，道：“以老夫这份定力，竟然也为之怦然心动，三宫主的媚术，果然是非同小可！”

“梁兄的定力之强，小妹是从未见过，……”三宫主道，“把我视若无睹的男人，除你之外，再无他人！”

果然，一品刀两个弟子已看的眼睛发直，那种跃跃欲动的神情，大有立刻扑过去的用心。

一品刀左手挥动，点了两个弟子的穴道，挟于双肋，道：“年轻人定力

不够，老夫不能让他们出丑，两具尸体，就拜托三宫主掩埋一下了！”

说完话，转身就跑，也不管三宫主是否应允。

望着一品刀远去的背影，三宫主也不禁暗暗佩服，道：“梁者头这份定力，比他的刀法，叫人敬佩了。”

“三宫主误会了。……”

一个全身黑衣的中年人，突然由夜色中冒了出来。

此人既瘦又高，站在夜色中，就像在雪地上插了一根竹竿。

三宫主对这人突兀的出现，并未有惊异之感，淡淡一笑，道：“你来了多久啦？”

“不久！……”黑衣人道，“就在三宫主施展媚术的辰光，在下刚好赶上。”

“你约的人呢？”

“已经到了，……”黑衣人道，“他们已分布两侧，只等三宫主一声令下，立刻放出活蛊。”

“没有用了……”三宫主道，“敌人已经走了，约的人，也死的死，逃的逃了，现在，只有荷、菱、菊、桂四个丫头和我了。”

“三宫主不用灰心……”黑衣人低声接道：“苗疆活蛊，为蛊中之最，只要在五十丈之内放出，会自动追人潜入体内，其人的生死，就被放蛊人所控制，永作不二之臣。”

三宫主四顾了一眼，忖道：“原想夜间放蛊，使人无法预防，一举之间，尽把敌人纳入掌握，连蓝凤、青凤两个丫头，也一并算计在内，却不料江枫知机而遁，天王门中双凤，似亦离去。

为今之计，只有先对江枫等人下手，如若江枫受制，其余的人大概就可以不战而降了。”

心中打定了主意，微微一笑，道：“说的也是，只不知，他们肯不肯把役蛊之法，传授给我呢？”

“这个……”黑衣人道：“茶、酒、饭、菜之中下蛊，只要取得蛊毒即成，但役施活蛊，却是万蛊门中不传之密，肯不肯传授给你？在下实无把握，要和他们商量一下才成。”

三宫主笑道：“刚才，你说我误会了什么？”

“一品刀梁魁……”黑衣人道，“他早已不能人道，所以，他可以抗拒三宫主的媚术。”

“你呢？……”三宫主笑道：“是不是也……”

“在下虽然瘦了一些……”黑衣人道，“但却正常的很。”

“好啊！只要你能说服万蛊门中人，肯把役施活蛊之法，传授给我……”三宫主媚笑如花地道，“小妹当设宴闺房，留你三日夜尽情之欢。……”

目光一掠身侧的荷花、菱花、菊花、桂花，接道：“夏、秋四美女，也伴我侍酒深闺，五美女相陪，谭兄，那可是人世难得的艳福啊！”

“果然是动人心弦的重赏……”黑衣人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谭某人将尽我之能去试一试了。”

转身一跃，消失于夜色之中。

三宫主娇声说道：“谭兄，小妹在洛阳居中恭候佳音了。”

心中却是暗暗骂道：“瘦的全身刮不下半斤净肉，还想你姑奶奶的好事？真是马不知脸长！”

洛阳居中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平静，似是双方的人，都不愿破坏这个地方。事实上，这座设计特殊，筑建精美的地方，罗集了江南花树，漠北铁松，花围锦簇，美不胜收，已成为长安城中第一美景。

只不过，近日双方冲突激烈，四季花婢跟着出动，使得酒馆部中的生意，清淡了不少。

邓飞亲临厨下，查看过酒肉鸡鸭，才吩咐准备几桌酒席，但人却不肯离开，亲自把守厨房，以防人下毒。

片刻之后，刁鹏、胡萍，也进入了厨房，布成了一座严密的监视网。

两个南荒鳞衣怪人出现于万梅坪战阵之间，提醒了大和尚，不得不谨慎从事，以免中毒。

双方已是生死大敌，但却仍然同住在洛阳居中，居室相接，不过数丈距离，同食一个厨房的酒饭、餐点，谁也不敢大意了。

只见荷花、菱花，也步入厨房，监视着厨子炒菜、温酒。

好在洛阳居的厨房很大，彼此各据一方，还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没有引起冲突。

一掌招魂万方，没有重回洛阳居来，他发觉率领的一股力量，连一个酒肉和尚也对付不了，召集了天马堂中人，全部撤离。

酒菜摆齐，江枫把刁鹏、邓飞、胡萍、段九，都留了来，再加上七宝和尚、欧阳昭、罗兰，一共八人同桌共餐，这就使得邓飞、刁鹏有着受宠若惊之感，就是胡萍、段九，也有着事非寻常的感觉。

果然，江枫敬过了一轮酒后，说道：“天马堂和内宫一系中人，虽然争斗激烈，双方的首脑人物，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一旦遇上外敌，两帮人马，立刻就合二为一，捐弃成见，合力拒敌。

这说明了他们之间，还有一股神秘的统治维系力量，天王门显然也在这一股力量统驭之下，不得不动员双凤，以为奥援。

“对！一品刀梁魁，是天马堂福寿院中六大楼主之一……”刁鹏道，“其人最大的特点，是不近女色，绝不会受到三宫主的媚术蛊惑，出现千万梅坪中，显是受命而来。”

“福寿院中的六大楼主……”七宝和尚问道，“是不是受于总堂主的吩咐？”

“是的！……”刁鹏道：“他们都是武功精绝，对天马堂有过很大贡献的人，年纪大了，或是喜欢清静，就进入福寿院中，受天马堂的奉养。

各居一楼，有男童、女婢，专用厨子伺候，极尽享受能事，他们平常不参与堂中事务，只有总堂主才能请得动他们。”

七宝和尚点点头，道：“也算是天马堂中人了，但为什么不和天虚子、万方，两位副总堂主合于一处呢？”

“六大楼主，各有成就，论身份，他们不在副总堂主之下，武功过之……”刁鹏道，“他们受命出动，也是独行其是，带着门下弟子，或是楼中高手，不会和天马堂中的护法、长老会集迎敌。”

“怎么？各楼主还有他们自己的人手？……”七宝和尚道，“那不是每一楼都可自成一股势力了？”

“不错！六大楼主都各拥有一股力量……”刁鹏道：“不过，也有一个限制，那就是每一楼主拥有的人手，不得超过十个，人手虽然不多，但却都是高手，也是各大楼主的亲信。”

七室和尚对福寿院的事，似是极感兴趣，问道：“福寿院中，有没有一个领头的人呢？”

“有！福寿院的院主，就是领头的人，……”刁鹏道，“除了总堂主外，他是唯一能派动六大楼主的人了，就算是总堂主吧，也得透过他，传达令谕。”

“刁兄，可知道他的姓名……”江枫道，“出身什么门派？武功如何？”

“详细的情形，不太清楚，不过，在下倒是见过他两次……”刁鹏道：“那是个须发皆白老人，面色红润，似是已修到了那种返老还童境界，听总堂主尊称白老，大概是姓白了。”

七宝和尚、邓飞，都在凝目沉思，似是想从记忆中寻觅出什么名堂了。

胡萍、段九，也算一代门派的宗师，但如此大和尚和魔眼邓飞的经验，那就如小巫见大巫了，所以，两个人的目光投注在大和尚和邓飞的脸上，等待他们的反应。

“一点也想不起来……”大和尚道，“近三十年来，江湖上，好像没有一位姓白的高人？”

“五十年以上的事，邓某人不敢妄言，但近五十年内，江湖上应该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高手姓白……”

“但既然有了这么一个人……”罗兰道，“总不会是凭空掉下来的吧！”

“难处也就在这里了……”大和尚苦笑一下，道：“姓白的，何至千万，但近几十年中却没有一个姓白的人，在江湖上闯出响亮的名号。”

“你和尚师兄，在江湖上打滚了四十年……”罗兰有意的为难，道：“就是负责了解敌人，如今连这么一个大敌人，都一无所知，我看，你这四十年，可真是白白的虚度了。”

话说的太重，连七宝和尚这样的人，竟然也双颊飞红。

江枫扬起剑眉，似想开口，但话到口边，又忍了下去。

欧阳昭却低声说道：“罗兰，大和尚是师兄的身份，你怎么口没遮拦……”

其实，看到了和尚尴尬羞愧之色，罗兰心中已感后悔，但欧阳昭一番话，又激起了罗兰善施小性子的毛病，说道：“和尚师兄一向是大慈大悲，爱背黑锅，这一次，我说的可是真情实话，一点也没有冤他啊！”

“罗兰，不要放刁……”张四姑一身青衣，突然推门而入，接道：“和尚师兄，已对你再三容忍，这里不是在你大巴山家中，任你率性胡闹，罗兰，要明白适可而止啊！”

“大姐请坐……”江枫首先站起身子，抱拳作礼。

群豪随着站起，齐齐行礼。

“折杀人了……”张四姑急急还礼，道：“诸位快请坐下，小妹有要事奉告。”

“大姐这边坐……”江枫顺手拉过一张木椅，放在身侧。

目睹小情郎诚形于外，全然不避嫌疑，张四姑心中又感动，又有点羞怩，但还是咬咬牙坐了下去。

“四姑……”罗兰抢先开了口，道：“我只是胡说惯了，大和尚是宰相肚里行舟船，哪里会跟我这小师妹一般见识。”

她熟记天狐口诀，性格多变，忽硬忽软，连自己也把持不住。

“和尚是真的惭愧，掌理福寿院的院主，应该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我竟然想不出他是什么人！”

“师父……”刁鹏道：“弟子也在江湖上走动了四十年，也一样想不出

这人是谁？”

“江湖广大，纵横十万里……”江枫笑道，“不知隐居了多少大贤、巨恶，他们不在江湖上扬名立万，谁又能全都认识呢？”

“小妹倒想到了一个人……”张四姑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她的身上，满脸期待之色，淡淡一笑，道：

“阴阳秀才白天化，各位是否记得？”

“好像四十年前，有一位姓白的秀才，在殿试中考上了头名状元，……”七宝和尚道，“但却不屑为官，弃职而去，闹的满城风雨，刑部还勒今天下各州县的捕头，追查他的下落，闹了两三年，才平静焉。”

“对！就是他……”张四姑道，“他自号阴阳秀才，能知阴阳两界中事……”

“那怎么可能呢？……”罗兰道，“不管他腹有多少诗书？胸罗多少奇学？但他总是人啊！那能管到阴间鬼魂。”

“说的对！子不语怪力乱神，鬼魂之说，并无明证……”张四姑笑道，“他自吹自擂的意思，是表示他无所不能，天文、地理，阴阳、人鬼之学，都难不倒他。”

“这个人如此托大，想必有点本领，……”江枫道，“如有机会，小弟倒是想会会他了！”

邓飞双目盯注在张四姑的脸上，道：“张姑娘，老朽心中有一点不解之处，不知可否请教？”

“请问吧！……”张四姑笑道，“我想邓兄心中之疑，也可能是在场所有人心中之疑。”小妹答不出来，我也会据实相告，能说的小妹言无不尽。”

邓飞点点头，道：“老朽也听过白秀才弃官潜逃的事，但那时，姑娘只怕还没有出生吧！”

“邓兄说的不错，白秀才弃官潜逃时，小妹确还未生出来，小妹今年三十八岁，在阴阳秀才弃官三年后出生。”

“好啊！四姑，你还比我小啊！……”罗兰大叫道，“你一直让我叫你大姐，被你冤了这么多年，你要怎么赔给我？”

“罗兰，你自己拿镜了瞧瞧你那副尊容，……”张四姑笑道，“穿上小花袄，说你才二十出头，人人都会相信，除了实际的年龄之外，我哪里不像你的大姐？”

这番话，引得全场中人，无不失声而笑。

“我生了两个女儿……”罗兰道：“你呢？连蛋也未生过一个，以后，一定要倒过来叫，我也要过过大姐的瘾。”

“好了，罗兰，咱们是吵惯了，现在是讨论江湖大事，不能胡闹，……”欧阳昭道，“诸位，内人一向说笑惯了，诸位不要放在心上。”

江枫道：“白天化的事？”

“家师留传下一本簿记，……”张四姑道，“上面记载了近百年中七个最诡秘的人物，白天化就是其中之一，他精通星下之理，苦研奇术，对医道，也有极特殊的成就，我以为他早已死了，想不到竟然还活在世上，而且，隐居于天马总堂……”

张四姑未再说下去，江枫也未再追问，事实上，想追问也来不及了，张四姑已转了话题，神情严肃的说：“三宫主深夜挑战，不但想一举把我们制服，连天马堂、天王门中人，也要置入她掌握之中。”

“这真是异想天开了……”欧阳昭道，“天虚子、神鬼双刀，也算是江湖上的高手了，把一品刀也算上吧！不过就是那么一点道行，……”

“欧阳兄……”张四姑接道：“如果，你知道了三宫主的设计、手段，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突然住口不言。

“尽管请说，和尚已要胡元和郭天同，率领着欧阳兄的五个弟子，布守四周。”

欧阳昭道：“四姑，听你的口气，三宫主埋伏的力量，很难抗拒了？”

“不是很难抗拒，而是无法抗拒，……”张四姑道，“我不知道无相神功，能不能抗拒这些毒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啊！……”罗兰道，“如此的一个可怕法？”

“蛊！……”

全场中人脸色大变。

大和尚吁口气，道：“无相神功，练到某种程度，也许可抗拒一般的刀剑伤害，能不能抗蛊毒？和尚就知道了。”

“听说，蛊毒都下在酒菜之中……”罗兰道，“咱们又不吃他们的东西，他如何下蛊呢？”

“是蛊中之最的活蛊……”张四姑道，“就我所知，它可以由耳、鼻、口中进入人体，也能咬破肌肤，潜入内腑。”

“这么说来，是完全无法预防了？……”罗兰道，“如非江枫下令及时撤退，现在，咱们岂不都已中了蛊毒。”

“大姐，真有这么厉害的活蛊吗？……”江枫道，“有没有对抗的办法？”

“我没有去过苗疆，也没有见过蛊是什么样子……”张四姑道，“连中了蛊毒的人，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而，绝不能让它在中原存在，万蛊门中人，已到了长安，而且，随身携带着活蛊，我准备带着雪、霜和梅花三个丫头，先把万蛊门的人给宰了。”“这个要从长计议……”大和尚说，“三宫主如何和万蛊门搭上的，难道万蛊门也是他们组合中的一个单位……”

“万蛊门大概还未和他们串成一气，这批人是由鬼影子谭麟约请来的……”张四姑道：“三宫主许了谭麟三日之欢，要谭麟服万蛊门中人，传授她役施活蛊之法。”

“要立刻消灭掉谭麟和万蛊门中人，……”江枫道，“不过动手的人，要调整一下……”

“我取代两个丫头……”罗兰道，“江枫，不要拒绝我。”母女之情溢于言表。

“不要求我……”江枫冷冷地说道，“我自己会选人，选上的不许推辞，选不上也不准自动请缨。”

江枫拉下脸来，还真有几分威严，罗兰也不敢多话了。

“张大姐、七宝僧、邓飞和我，负责追杀谭麟和万蛊门中人……”江枫道，“余下的人，由欧阳兄领头，守在洛阳居，明天中午时分，我们还不回来，就准备撤离此地，退回大巴山去。”

“江兄弟，你是主帅，不可涉险，咱们两换一下……”欧阳昭道，“四姑，你帮忙说句话呀！绝不能让他去啊！”

他心中明白，只有张四姑也许能改变江枫的决定。

“他已经有言在先，我也不敢多口啊！……”张四姑道，“何况，我觉

得他选的人手不错。”

“好！就这么决定了，我们立刻行动……”

江枫已当先站了起来，向外行去。

“慢一点……”张四姑牵住了江枫的衣袖，笑道：“急也不在一时啊！我虽然不敢肯定雄黄可以避蛊，但雄黄可以使百毒回避，咱们准备些雄黄试试吧！”

“我去买。”

刁鹏站起身子，急步而去。

张四姑十分小心，不但以雄黄酒配入清水中要大家洗了个澡，还泡了四瓶雄黄酒，要四人各带一瓶，而且，在宿住之处，也撒了很多的雄黄粉。这么一折腾，天已大亮了。

江枫迫不及待地道：“大姐，该走了，天已大亮，咱们还要找人啊！”

“去哪里找！……”张四姑笑道，“大白天对咱们有利无害，何况，蛊毒之物，还未备齐。”

“还有什么呢？……”江枫道，“大姐，可真是沉得住气啊！”

谈话之间，梅花和吟雪手中捧着缝制的护耳、口罩，一脸愁苦的行了进来。

张四姑笑一笑道：“看你们愁眉苦脸的样子，是担心师父啊！还是担心你们的江哥哥？”梅花低下头，没有回答。

吟雪却低声道：“张姨，让我也去好不好？”

“不行！……”接口的是江枫：“乖乖地守在这里，等我们回来。”他紧绷着一张脸，吟雪不敢抗辩了，却举手拭去流出的眼泪。张四姑拍拍吟雪，取过护耳、口罩，道：“这中间都夹有雄黄粉，接近万蛊门中人时，再戴起来。”

“只不知万蛊门中人，现在何处？……”

江枫看着张四姑，希望能得到回答。

但见人影一闪，一个头戴毡帽的灰衣人，冲入室中，接道：“张姨，幸未辱命，长安城这么多客栈，他们不住，却窝到城北徐家墓园里，两个看墓园的老人，也被他们困了起来，……”

突然挥动小手，接道：“什么味道啊！你们喝酒了？”“好极了，吟霜大功一件，……”张四姑道，“快去换衣服，好好睡一觉，等张姨回来……”

回来了怎么样，张四姑没有说，吟霜也没有问。

大和尚、邓飞都在场，吟霜也无法向江大哥撒娇，取下毡帽，嫣然一笑道：“我真的很饿了，两位姐姐，陪我去吃东西吧！”牵着吟雪和梅花退了出去。

“名师出高徒啊！两个丫头，已被你在短短几月中，调教长大了……”

大和尚笑道，“咱们也该出动了吧！”

邓飞道：“我带路，徐家墓园离这里有十几里路，走慢点，到那里太阳也该出来了。”

徐家墓园，古柏森森，周围不见人家，是一处很荒凉的地方。墓园一角，一株高大的古柏下，有两间瓦舍。

江枫、七宝和尚已潜近瓦舍窗下。

张四姑和邓飞分守在瓦舍前后。

只听室中传来了争辩之声，却听不懂说的什么。

大和尚伸出三个指头，表示室中有三个人。

江枫点点头，道：“你替我掠阵。……”

戴上护耳、口罩，一脚踢开木门，闪身而入。

两个身着麻衣，面目黝黑的人，各抱着一个形如葫芦之物，鬼影子谭麟，坐在两人对面，正在争论。

三个人都有着不错的武功，反应亦快，江枫破门而入，他们已急急挺身而出。

但江枫更快，双手挥动，六道青芒，激射而出，两个麻衣人闪避不及，全中要害，手中两个葫芦，也跌落地上，蓬然作响。

谭麟本已转身攻向江枫，但却回身一扑，两双手急急按住了两个葫芦的塞子。

江枫的动作快极了，身子一侧，右手已按在谭麟的顶门之上。

“杀了我，这方圆数十里的人畜，都将遭殃……”谭麟道，“这两个铜葫芦中，有数百只活蛊，飞行快速，再好的武功，也无法阻止它们的肆虐。”

事实上，江枫并无杀他之心。

大和尚、张四姑、邓飞相继入室，看两个麻衣人，咽喉、眉心、前胸处，各中一截柏枝，全是要害所在，而且深入数寸，无怪两人连声音也未发出，就气绝而逝。

邓飞暗暗吁口气，忖道：“这才是真正的高明武功，摘叶伤敌，飞花取命。”

江枫展露出真正的武功，大和尚也看的暗暗敬佩，忖道：“自己出手，绝难达到如此干净俐落的境界。”

“谭麟，要杀你，你现在早已没命……”大和尚道，“你也不会有拔掉塞子的机会。”

“这位兄台的身手，确实高明，我谭某生平仅见，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这活蛊的厉害。”

“正要向你请教……”

江枫掌上内力突出，谭麟突觉全身无力，双手垂落，离开了葫芦。

张四姑急行一步，把两只护耳取下，套在铜葫芦口的盖子上，邓飞却一把拖过谭麟，顺手点了谭麟两处穴道。

江枫道：“邓兄，交给你了，问问他蛊毒的事。”

“是！……”邓飞冷冷说道：“谭麟，希望你合作，我不会多问！”

这时，江枫等都已取下护耳口罩。

“魔眼邓飞……”谭麟道：“你不是在洛阳居中作总管吗？难道天马堂真的和天后宫干上了？”

“天后宫、天王门、天马堂、全是天字排名……”七宝和尚道：“这一个天字一定代表了什么？”

“天后宫就是内宫了……”江枫目注邓飞问道：“内宫的大宫主听说原是天王门门主的夫人，夫妻两人却分掌了两个门户，是不是真的闹翻了？”

“这件事诡秘难测……”邓飞道，“是真是假大概连梅花也搞不清楚？”

“先问蛊毒的事吧！……”张四姑望着江枫笑道，“想了解天后宫的事，何不向大姐请教？连梅花也不会比我知道的多。”

江枫点点头。

邓飞右手一沉，食、中二指，已按在谭麟的右眼眶上，冷冷说道：“你

有种说谎，那就要说的天衣无缝，只要我们听出破绽，就先挖掉这只眼睛，你还有左眼、双手、两只脚，咱们慢慢来，你谭麟自信能忍受挖眼、断肢的痛苦，那就不用回答了。”

江枫听得心头一震，忖道：“阵前杀敌，挥刀取命，杀它个横尸遍野，我大概还不会手软，像这样挖眼断肢，大整活人的手段，我绝对下不了手。”

“三位要问什么？可以问了。”

邓飞食、中二指已压入了谭麟眼眶三分，别说当事人了，就是局外人也看得出来，这是真的下手，绝非虚声恫吓。

“知道的我一定说……”谭麟也真的怕了，挖掉两只眼睛，不但人会残废，那种痛苦，也将是极难忍受。

张四姑看了谭麟一眼，道：“先说这两个铜葫芦中的活蛊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金蚕蛊，……”谭麟道，“事实上，我没有看到过，这东西，不是练蛊的人，绝不能见，名叫金蚕，实则会飞，其性凶残，见人就咬，就是猛犬飞禽，遇上了也难幸免。

据说是活蛊中最可怕的一种，因为它体型细小，飞行快速，能够钻入人体，这些都是听他们说的。”

“你们准备夜间放出，……”张四姑道，“难道本身就不怕伤害吗？”

“练蛊人自然不怕……”谭麟道：

“而且，他们有一种药物可以使飞蛊不敢近身，只不过药效只有四个时辰，过时无效。”

“是外擦还是内服……”七宝和尚道，“药物是否还在两人身上？”

“应该还在，是装在瓷瓶中的药水，……”谭麟道：“只要擦在身上少许，四个时辰内，飞蛊就不敢近身。”

七宝和尚立刻动手，果然在两人身上搜出了两个瓷瓶，瓶中满蓄水汁，一股淡淡的香味，由瓶中透出。

和尚倒一点在掌心瞧着，只见其色翠绿，似是由多种草药合配而成，却瞧不出是什么东西？

摇摇头叹口气，道：“和尚是瞧不出一点名堂，张姑娘精习医卜奇术，能不能看出一点门道？”

“看不出来……”张四姑道，“我学的虽是旁门左道，但对蛊术却完全外行，这种南荒毒物，不深入其地，作长时间停留研究，只怕难明其理。”

七宝和尚合上瓶塞道：“这两瓶药物，就由张姑娘收起来，找机会试试看，对别的毒物，是否也有克制作用？”

张四姑收好两个瓷瓶后，道：“谭麟，如何才能毁去这些毒物？”

“火烧，……”谭麟道，“不过，要相当的热度，才可以使它死亡，铜瓶可以耐久，但瓶口两木塞，只怕难抗火势，一旦木塞烧毁，毒物还未死去，被蛊们飞了出来，在场之人，都将难逃生。”

“我们有避毒药水，……”张四姑笑道：“死于毒蛊之口，只是你一个罢了。”

“那就请张姑娘先杀了我吧！……”谭麟道：“死于活蛊之口，其苦无比。……”

“你如不想死于蛊毒之下，那就自己说出来吧！……”张四姑道：“话要简短、明确。”

“说完之后呢？……”谭麟道：“是不是就放了我？”

“你没讨价的本钱，谭麟，……”

邓飞右手加力，谭麟眼眶皆裂，流出鲜血。

“我说，我说……”谭麟道，“三宫主以万两黄金的代价，约请了万蛊门中人施放蛊毒，小可因通晓南荒土语，就派任使者。”

“那是说，天后宫中人，还未和万蛊门直接交往了？……”张四姑道，“除你之外，还有什么人能和万蛊门中人接得上头？”

“那地方僻处深山，以各种蛊毒设防，不会南荒土语，绝难接近……”谭麟道，“事实上万蛊门中的人数不多，他们就南荒土人中选出可造之才，引进万蛊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投靠的。”

“有没有女弟子？……”张四姑道，“她们是不是长的和死的两个人一样难看？”

“不是，……”谭麟道，“不知道什么原因？万蛊门中的女弟子，个个如花似玉，肤色白里透红，男的却十之七八，都长的又黑又壮。”

张四姑道：“这么说来，你在万蛊门中，玩的一定很开心了？”

“想到她们一身是蛊，小可哪有这个胆子……”谭麟道，“娇娃有毒、玫瑰多刺，我只能饱饱眼福，就算有一亲芳泽的机会，也不敢轻易尝试！”

张四姑看了江枫一眼，道：“小心啊！就我所知，南荒确有一族水摆夷人，男人生的大都粗壮黝黑，女的却细皮白肉，娇嫩如花，分布在南荒十万大山之中，她们喜爱干净，常常脱光衣服，在涧溪中戏水作耍。

她们虽不是万蛊门中人，但俘掳情郎的手段，却很可怕，会在饮食中暗放一种蛊药，再配制一种抑制的药物，让你服用，你只要离开她们，蛊毒就会发作，那可不是一般的解毒药物能够治疗啦！”

话是说给大家听，但目光却一直在江枫脸上打转，把江枫脸都看红了。

“不错……”谭麟道：“水摆夷只是一个统称，族内又分卡钦、卡瓦等十几个族类，其中有两三个族，都会用蛊。

但那只是普通的用蛊手法，你只要小心饮食，就可以预防，但万蛊门，却是专门玩蛊的人。

他们炼制蛊药，饲养活蛊，终日 and 蛊毒为伍，据说炼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能把活蛊藏在身上，挥手投足，就可放蛊伤人。”

“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虽未去过南荒，但我对万蛊门却有一些认识，你最好据实回答，不知道的，就不要勉强，随口胡诌……”张四姑道，“除了这两个人外，是否可能还有别的人跟来？”

“这倒没有，不过，这两人都是万蛊门中的役蛊高手，他们跟我进来中原，是受了门主之命……”谭麟道，“如若久不南归，万蛊门中人一定会找来此地……”

“胡说，中原如此广大，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

“邓兄……”谭麟打断了邓飞的话，接着道：“他们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能追踪到他们的人，虽然遥隔万里，形势陌生，但他们却有追索的能力……”

“如果这些人已经死了……”七宝和尚道，“他们也能找到吗？”

“他们能万里追索，这些人是死是活，都不是很重要了……”

“把尸体烧了，……”江枫道，“他们是否还有追踪的能力？”

“这个……”谭麟沉吟了一阵，道：“应该可以……”

“简直胡说八道……”邓飞冷冷接道：“间关万里，山河阻隔，尸体火化成灰，他们凭什么能够找到？”

“这个，谭某人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邓飞道，“你通消息给他们，把你也给宰了，那就天下太平。”

说宰就宰，左手握拳，准备击下。

“等一等……”张四姑拦住了邓飞，道：“他们追踪的不是人，是蛊……”

“蛊也被烧死了……”江枫道，“难道烧化成灰的蛊，还能复活？”

“我该说的清楚一些，……”张四姑道：“他们用蛊术追踪，至于如何一个追法，那就非我能知了！”

“大姐，这是你的揣测了？”

“我也会追踪术……”张四姑笑道，“稍动手脚，就不怕他流窜千里，不过，我的追踪能力只有一个月，一个月内追不上，那就任人逍遥了，所以，我相信他们有追索万里的能力。”

“张姑娘说的对！他们是蛊术追踪……”谭麟目光一掠两尸体，道：“他们来时，常在途中停下来，撒一些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你看到过没有……”张四姑道，“相隔多少距离？”

“我仔细的看过，但看不出什么东西……”谭麟道：“大概相距五十里左右吧，但如涉水而过时，河两岸都动手脚，好像是一种粉末，混入土中，就不见痕迹了。”

“他们也能追索敌人……”江枫道，“我杀死他们，他们的人会不会长追我呢？”

“应该不会……”谭麟道，“他们连放蛊都来不及，不可能在少侠身上动什么手脚。”

张四姑笑道：“江枫，放了谭麟吧！”

江枫道：“好！大姐替他求情，小弟焉敢不准，邓飞，放了他！”

邓飞叹息一声，道：“你听听，谭麟，这就是正、邪不同之处，你小子运气实在不错。”

张四姑拍拍谭麟的肩头，道：“你可以走了。”

“我……我……”

谭麟站起身子，却没有离开。

“怎么？是不是想留下点东西再走！”邓飞冷冷地说。

“我的武功，是不是被废了？”谭麟看看江枫，道，“我现在全身无力，整个人都不对劲，放了我，我也逃不过天后宫中人的追杀！”

江枫微微一笑，右手挥动，拍了谭麟三处穴位，道：“现在可以走了。”

谭麟运气一试，果然武功尽复，立刻躬一礼，道：“小可告退，不杀之恩，永铭肺腑，记着，在铜葫芦口处，再加一屑护铁再烧，蛊毒可怕，不可大意。”

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鬼影子狡诈的很……”邓飞道，“这样放了他，我担心是纵虎归山。”

“放心吧！邓兄，我会掌握住他的行踪，……”张四姑笑道，“他如回到三宫主那里，我们再抓回来，还可以问出不少机密，那时候，再杀他不迟。”

“张姑娘之能，和尚是真的心服了，……”提起两个铜葫芦，接道：“我去处理蛊毒……”

“入土为安，我去埋了这两具尸体。”

邓飞抓起两具尸体，向外行去。

“大姐，今后，咱们该如何行动？”

江枫一把拖过张四姑，揽入怀中。

张四姑任他轻薄一阵，才推开江枫，道：“你明天一早动身，赶往嵩山少林寺去。”

“为什么？……”江枫奇道：

“快刀斩乱麻，何不先把三宫主这股力量消灭？”

“我越想越不对了……”张四姑道，“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天马堂，也不是天王门和天后宫！”

“那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江枫，不用对罗兰他们解说什么，……”张四姑道，“有些事说出来徒乱人意，你只管下命令就行了，而且，你只带三个人去。”

“那三个人？”

“大和尚和两个小狐女。”

“大姐呢？……”江枫急道，“你为什么不跟我去？”

“我和梅花还要留在长安，只是由明转暗……”张四姑道，“要欧阳昭和罗兰召集了老叫化钱缺一批人，遁入终南山中，借机会由两人传授武功，这样可以让他们责有专司，也可以使我们多一些可用的人，我会找机会和青凤连络，请她在暗中帮忙，等我长安事了，我会去找你们。”

江枫道：“第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少林寺？少林寺早已经被天王门、天马堂所统治，第二，你不跟我们一起，一旦有我意外变化，我要跟谁商量？”

张四姑说：“第一，我不信少林寺会被完全征服，他们有千年传统，经过了无数的风浪，早已经有了应变的谋略，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可能会遇到奇遇。”

因为，真正的武技精华，还是在少林寺中，单是七十二种绝技，就可以让世上最聪明的人，一辈子也学不全，……”张四姑接道，“第二，大和尚的经验、阅历，胜我十倍，他说佩服我，只是称赞我的左道技艺，如论料敌断事之能，他绝不在我之下。”

第三，两个小狐女和你走在一起，脱开了我和罗兰夫妇的视线，足够你应付了，你还怕旅途寂寞吗？”

“大姐，我……”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的心意，……”张四姑道，“两个小狐女已经是你的人了，她们的爹娘也已允婚，何况，天狐夫人有意培养你的邪气，你很容易乱性，忍不住就吃了她们吧！”

“这……”江枫苦笑一下，道：

“姨娘传我的内功确实有点邪门，我兼习无相神功，才能勉强克制，要不然，我真的可能成了色中饿鬼，所以，我希望大姐能跟我同去。”

“不行！我要留在长安，找出真相，至少也要查出一点眉目，两个小狐女很认真的转授我天狐武功，我学的技艺和天狐武功有点类似，所以，很快发觉了，天狐武功曲径通幽，不过，天狐夫人传给罗兰的已经过滤，乱性部分，减至最低，这就是两个小狐女，能守住最后一关的原因，传给你的，大概是全盘相授了。”

所以，你那么深厚的内功，却不能克制自己，‘惑心术’挑逗起别人的情焰欲火，自己也一样把持不住。

我想，这是天狐夫人有意的造就，使你的‘惑心术’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大姐抗不住你的魅力，大概是天下很多女人能够抗拒了。

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罗兰，她已经把天狐媚笑炼入化境，自己还认为未习天狐武功，主搏杀技巧而言她是没有练习，但却不自觉的练成了天狐媚笑，你吃了两个小狐女，会使你更加警惕。

我已经警告过罗兰，要她小心谨慎，她又有爱笑的毛病，真是冤家路窄，你也要给我留心一些才行……”

“大姐不提，小弟也不敢乱说，罗兰笑起来、真的还有些像姨娘重生，不过，小弟相信还可以克制自己……”

“别自信，小情郎，平常当然不会有事，我怕她不自觉的对你展现天狐媚笑，你又不自主以‘惑心术’和她对抗，双方较上了劲，你能自持得住么？”张四姑叹口气又道：“如果罗兰抗拒不住，投怀送抱，你怎么办？”

江枫顿觉心底处泛升出一股寒意，点点头，道：“对！一施展‘惑心术’，我的自制能力就大为减弱，一旦如此，那真是天下大乱了……”

“多少恨事，都是欲引起，罗兰心地纯真，胸无城府，一旦动情泛滥，就会率性而为，除了自绝一死，不会遏止，小情郎，你要特别小心啊！尽量避免和罗兰单独相处。”“是是是！小弟记下了……”江枫长长吁一口气接着道：“大姐赐于小弟的太多了，教我作人，为我作事，我……”“不必惭咎，不是你，大姐这一生大概也品尝不到作女人的滋味，再说，我学这一身技艺，如不施展出来，埋入黄土和草木同朽，岂不是太可惜了，……”张四姑笑一笑，道：“听我的话，明天就动身赶往少林寺去，有大和尚运筹帷幄，我相信会有收获，遇上机缘，让两个小狐女同沐少林绝艺，日后真到决战时刻，武林三圣传授你的武功，未必有克敌致胜的把握。

小情郎，人要明白，能为你分担千钧重任的，两个小狐女是最重要的人物，天狐技艺，使她们提早开窍，十几岁的小丫头，机警灵巧，比起当年大姐我尤有过之。”

“小弟受命，明天一早动身。”

只听步履之声传来，邓飞行入瓦舍笑道：“有一个丈多深的土坑，省了我不少的手脚，我把土坑填满石土，又移植青草在上，我不相信能有人找到他们的尸体。”

“和尚找到了一个打铁铺……”七宝大师声到人到，说：“花了五两银子，租用顿饭辰光，乖乖，可真是烈火熊熊啊！两个铜葫芦化成流汁，和尚才离开那里，就算是铁铸的活蛊，也该尸骨不存了。”

“很好，咱们回去吧！……”江枫道：“大师，明天一早，你还要跟我赶赴嵩山。”

大和尚微微一笑，道：“不错！那里是武学根源，和尚不相信少林寺会被完全征服，虎隐山岗，龙潜深渊，他们正在等你！”

“比起张姑娘，和尚自知有所不及……”

“好了，大和尚，别把我捧得太高……”张四姑道，“你们一行四个人，明天一早就走！”

“那两个可是雪、霜二女？”

张四姑点点头。

“佩服！佩服！……”七宝大师道，“点将用兵，无不恰到好处，上少林，本应该由你张姑娘陪江老弟去，但和尚自知担不起留下来的重责大任，

只好拣点轻巧事干啦！”

江枫奇道：“你也赞成雪、霜同去？”

“是啊！放眼当今武林，除了你和老弟具有速成技艺的才能之外，还有惟能比得雪、霜两位姑娘的吸收才慧……”七宝和尚说，“张姑娘的技艺，博杂万端，两位美人，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已能登堂入室，驾轻就熟。”

江枫心中有点不服气，笑一笑，道：“大和尚，你可知道大姐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少林寺吗？”

“好像是要查明一些事情吧！至于什么事？和尚就说不上来

“唉！勿怪大姐一直对你赞不绝口，你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邓飞看了江枫一眼，欲言又止。

“邓兄，不要焦虑，江枫早有了安排……”张四姑说，“明天，大家一起离开长安。”

邓飞点头道：“这就好，这就好。”

“老邓啊！你这个总管，能不能带走银子？”

“大师要多少？邓某人奏奏看，三五万两，大概拿得出来。”

“不够！不够！……”大和尚笑道，“有好多，就拿走好多，以后，大家的日子，就靠这一票活下去了。”

“我明白了……”邓飞道，“回长安，我就下手，我想连偷带抢，应该有个三四十万两吧！”

“走！那就快回长安……”江枫道，“就请大师帮邓兄一把，三宫主如果发现阻止，那就大开杀戒。”

“有了江老弟这句话，咱们就是名正言顺的拿银子了，和尚全力以赴。”

第十九回 汴京城访医得真言

大和尚戴上假发，穿了一件老羊皮的大袄，赶了一辆双套篷车，健马快车，奔驰在东上的大道中。

江枫很舒服的躺在马车上，两个小狐女，分在他左右两侧。

两个小美人高兴极了，车中就热闹的不能看啦！

她们忽然躺下去，忽然坐起来，一会儿像扭股糖似缠在江大哥的身上，一会儿投怀送抱，撒尽娇媚……。

反正是已有名分，再说车篷低垂，既可挡风，外面的人也瞧不到。

江枫是闭着眼睛享受，暗里却默运无相神功，克制欲望，两个小美人未曾沾过雨露情，和心中情郎亲吻捅抱，耳鬓厮磨，觉着非常好玩哪，但江大哥却被挑逗的十分辛苦，当真是最难消受美人恩。

张四姑和欧阳昭、江枫等一起出城，离城五里，分道而行，老叫化钱缺带路，以欧阳昭夫妇为首的数十人直奔终南山去。

梅花和张四姑却易容折回，重入长安。

三宫主发觉到情况怪异，江枫等已走了一个时辰。

原来，张四姑早有设计，大家分批潜离洛阳居，走的是风平浪静，草木不惊。

但最严重的是邓飞带走了洛阳居所有的银钱，包括赌场的本钱，银号的存款，连酒馆的卖菜钱也未留下。

三宫主下令追索江枫等人的行踪，事实上，只是虚张声势，没有人敢认真去追查，因为真的追上了，绝对保不住性命。

少林寺，位于嵩山少室峰的北麓，建于北魏孝文帝时代，因达摩祖师住持少林寺，传留下武技精华。

现在，江枫已到了少林寺的门外。

表面上看去，少林并没有什么改变，大门口处，仍有当值的僧侣守护，只是大静了一些，静的不见一个香客。

七宝大师穿着俗家衣着，雪、霜二妹却改着了男装，扮作江枫的随身小厮。

江枫身着锦缎长袍，在摇大摆地向寺中行去。

两个守山门的中年和尚，对江枫直闯入寺的举动，有些奇怪，好多年没有这种事了，两人移步阻拦时，江枫已进了寺门。

但二僧身法奇快，一个转身飞跃，已挡在了江枫身前，显示出相当厚实的武功基础。

江枫一抱拳，道：“两位大师父请了！……”

两个和尚，都在三十四五左右，那是一般学武人的黄金时间，功力、体能都到了最佳状态，一色的灰布僧袍，显示两人身份相若，属于同一等级。

两个人本想怒声责问，但江枫彬彬有礼的神态，反使两个和尚微微一怔，还未来及质问，江枫又抢先开了口。

“本官南下公干，久闻少林寺的大名，特地抽出一日空暇来此瞻仰一番，请两位大师父，代为传报方丈，本官在此恭候回话。”

不但是官，而且是京官，南下公干，特地抽一日时间，这说明了绝不会多留，可能是大概的看看就走，话虽说的婉转，但官腔官调，软中有硬。

两个和尚心中盘算了一番，互相对望一眼，由左首灰衣僧人说道：“你是京里来的？”

“不错！……江枫道；”本官任职兵部，大师父可要看看本官的公干文件……”

“不用！不用！”两个和尚显然是没有阅历的人，似是被江枫给唬住了。

当然，江枫的气势，也颇有作官的架式，大和尚身着黑色长袍，身躯修伟，腰束紫带，还系了一把宝石镶柄的腰刀。

吟雪、吟霜已长的婷婷玉立，扮两个随身小厮，有如书中仙童，再加江枫锦袍虎啸，那份气氛，确给人一种公侯王子的感觉。

但闻左首的和尚说道：“大人请稍候片刻，小僧立刻通报方丈，但只不知要如何上禀？”

虽是没有阅历、经验，但却颇有智略。

“本官姓风，任职兵部兵马司……”

“原来是风大人，小僧去去就来……”转身快步而去。

“奇怪啊！……”七宝和尚望着留下的一个和尚，道：“这少林寺乃佛门名刹，一向香客众多，任人朝拜，怎么现在……”

“入乡随俗……”江枫喝住了七宝和尚道，“像少林林这样的佛门圣地，自然有他们的规矩。”

“大人恕罪，小人多嘴了……”

七宝和尚一面回答，一面躬身行礼。

两个人演起戏来，还真的有模有样，两个小狐女也具演戏的天才，不但忍住了没有笑，而且，紧绷着两张脸，心中似是大感不满。

看看四人神情，灰衣僧人无法不解释了，笑一笑，道：“这位管家，……”

望着七宝和尚接道：“少林寺本来是任人出入，拜佛晋香，只是去年有批人伪装香客，大闹少林寺，伤了我们不少师兄弟，也死伤了很多无辜的香客，所以，就开始对香客稍作盘查，事实上，自那次事件之后，香客自动日渐减少。”

“原来如此……”

江枫负手四顾，不再理会灰衣僧人，心中却暗暗忖道：“看来，他们对官府中人还心存顾忌，还真被大和尚给料中了。”

但见传报的灰衣僧人飞奔而来，身后跟着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高大和尚。

江枫端足架子，望着那黄衣和尚，却不开口。

黄衣僧人倒诚心诚意迎客，一停下就合掌当胸，道：“贫僧，知客僧司善，不知大人驾到，未能远迎。”

“不用客气……”江枫一摆手，道：

“本官久闻少林盛名，希望晋见贵寺方丈一面，如有需官方协助之处，本官途过汴京时自会托嘱河南布政使司，要他们善作照顾。”

口气虽然温和，但却隐透身价，高不可攀。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司善急急说道：“贫僧已着人通报方丈，不会慢待大人，寺中产业，尚可糊僧群之口，不敢劳动大人，但大人这番心意，贫僧先致谢意，请入客房待茶，方丈想必会亲迎贵宾。”

“好，好，见过贵寺方丈后，……”江枫道：“还请大师带路，游赏一下少林寺的风光，唉！只可惜本官公务紧急，恐不能多留在此。”

“其实，少林寺也没有动人的山水风光，……”司善道：

“千佛殿的五百罗汉像，是画圣吴道子的手笔，须眉宛然，极为工整，达摩祖师的面壁石，有缘的人，隐约可见石上祖师身影留痕，除此之外，贫僧一时间也真的想不出带大人看些什么了。”

江枫在司善请让中，一面举步前行，一面说道：“听说少林寺的藏经阁，有经书万卷，记载七十二种绝技的密本，还有‘天竺’原文经卷，都是稀世之宝啊？”

“怎么？大人也会武功？……”司善有点意外地说：“也懂‘天竺’文字？”

“我熟识战阵兵法……”江枫道，“也练过刀、弓、石的工夫，纵马疆场，冲锋陷阵，也许可以，像你们少林寺那种飞檐走壁，点穴截脉一类的武功就一窍不通了。”

“大人……”司善接道：“那只是小巧之技，不登大雅之堂，行兵布阵，运筹帷幄，才是大将军的才能。”

江枫心中一动，忖道：“幸好他接了口，要让我一直说下去，只怕会说漏了嘴，不是暴露身份，就是无法下台，真是言多必失啊！”

司善快行一步，推开一扇房门，道：“大人，请入客房待茶。”

只见一个小沙弥快步奔了过来，道：“司善师叔，方丈请风大人入禅房叙话。”

司善哼了一声，道：“风大人是兵部大员，方丈应该亲身迎接。”

江枫已举步跨入门内，立刻又退了出来，道：“不妨，不妨，贵寺方丈身份尊崇，本官应该登门拜会，怎敢效劳。”

“这真是委屈大人了，贫僧为大人引路。”

“不敢！不敢！由小沙弥带路就好……”

江枫伸手拦阻了司善，忖道：“你终于露出马脚了，少林寺的掌门，在寺中僧群内心，身份尊贵无比，你竟敢出言抱怨，绝非少林寺出身的真和尚了，看来，少林寺方丈，还是旧人……”

司善也不坚持，合掌笑道：“贫僧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方丈室是一座独处于翠竹环绕的黄色砖房，幽静清雅，小沙弥回头看看两个小狐女和七宝和尚，似是想出口阻止，却又不敢，敲敲门，高声说道：“风大人请见方丈。”

“请。”禅房中传出了一个低沉声音。

小沙弥推开房门，却未跟进。

江枫步入室中，四顾了一眼，只见高大的方丈室中，陈设非常简单，壁上的挂画痕迹可见，但画已不知去向，木案上香烬犹在，却不见袅袅檀香烟气，给人一种失落的苍凉之感。

老方丈盘在一张宽大的木椅上，淡淡一笑，道：“大人请坐，恕老衲身体不适，不能起身迎客。”

那种万念俱灰，生死漠然的神情，使江枫一阵心颤。

领袖天下武林的少林方丈，竟被迫害到如此境地。

七宝大师却突然疾行两步，伸手按在方丈的顶门上。

老方丈没有闪避，反而闭上双目，低声说道：“既要利用老衲，却又不肯信任，连番遣人，易容测试，何如杀了老衲，以绝疑虑

已确知老方丈未带人皮面具，立刻传音说道：“弟子七宝和尚，跟随江枫少侠入寺探访方丈……”

老方丈突睁双目，神光如电，盯住在七宝僧的脸上。

大和尚已收回右手，传音接道：“江枫少侠是武林三圣造就的传人，身兼三人之长，方丈如有指点，请尽快说明，我们高声交谈、暗施传音，以乱监视人的耳目……”提高了声音，道：“方丈身体不适，大人不会见怪。”

“老衲百明，愧对历代师祖，少林全寺，尽入敌人掌握，大部分忠心弟子，也都在隐忍待机……”故意高声应道：“多谢风大人鉴谅。”

江枫哈哈一笑，道：“老方丈安心静养，本官看看就走，今晚还要赶回客栈。”放低声音，道：“方丈有何指教，晚辈洗耳恭听。”

百明道：“少林寺缺山水之胜只得了古朴二字，恐是很难留下大人了。”放低声音，接道：“敌人武功奇高，本寺中达摩、戒恃两院主持，是老衲师弟，武功成就都在老衲之上，带着寺中十二位上座高僧，血战殉难，罗汉大阵，也被敌人以药物迷倒。

为了保全千位僧众性命，免名刹毁于大火，老衲不得不降，但他们仍不放心，在老衲身上加了各种禁制，少林寺情形如此，想来武当也难幸免……”

“是的，江湖上所有门派、帮会，已全入他们的掌握之中……”七宝和尚道：“敌势遍布江湖，弟子才带领江少侠前来晋谒，求方丈指点一条明路。”

百明脸上肌肉颤抖，似是内心依强烈的斗争。“贵教佛殿中五百罗汉，个个神情不同……”江枫大声问道：“听说是出自画圣吴道子的手笔？此事是真是假？”

“寺中标记，记载甚明，自然不假了……”百明也高声回答。

口中应对，人却双目紧闭，显然内心中，仍未能作下决定。

这时，两个小狐女并未站在江大哥的身侧，却分守在禅房前后窗口处，向外探视，以防有人潜近。

如此的聪慧可人，谁能不动心惜爱。

“武林蒙难，江湖应劫，老方丈如受寺中法规缚束，弟子也不敢强求，……”七宝和尚拜伏于地，叩了三个头，道：“弟子告辞，老方丈多多珍重。”

站起身子，转身行去。

江枫心中忖道：“难道少林寺真还有高过三位师长的绝学不成，这趟恐怕是白来了？”

对百明抱拳一揖，也转身行去。

他神情平静，没有失望的感觉。

因为他本就不太相信少林寺中会有高过武林三圣的绝技，但张四姑既然说了，不能不来。

心中未抱太大希望，自然心波不起。

“回来……”

百明大师的声音虽低，但却似用尽了全身气力，连身体也有些颤抖了。

显然，他已作了重大的决定。

两人应声而回。

“老衲只有一个要求，属于少林寺的，日后要还给少林。”

江枫淡淡一笑，微微颌首，看得出，他心中根本没重视这件事情。

七宝和尚低声道：“江少侠，给方丈一个保证，一个明显的承诺。”

他说的神情庄严，江枫只好应道：“得自少林的，晚辈保证全数归还，绝不藏私。”

“武林三圣是两百年来，江湖中的超凡人物，不过，敌人太强了……”百明大师道：“老袖偏向禅宗、佛学、习武不动，但达摩、戒恃两院的院主，却是习武的奇才，他们的武功成就，也许不及三圣，但也是少林寺中近两百年来，未曾有的高手，每人都兼通了十种以上的绝技。

加上本寺十二位上座高僧，尽出本身技艺，苦战二个时辰之久，仍死伤于对方之手，对方亦是凭藉着真实本领，击败我们，未施展鬼计、暗算！”

“他们是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江枫道，“大师总该知道一点吧？”

“不错，老袖只知道一点点，他们有男有女，男的是天王门主，女的是天后宫主，其他从人虽多，老袖也认识不少，不过，都未出手，出手的一共六个人，老衲只知道两个，另外四个人，老衲不认识，也未听说过。

他们尽毁少林寺两代精英，到现在为止，老衲还不知他们的姓名，只记得其中一人左手掌心中有一个红痣，手心长病，绝无仅有。

两位日后，也许会遇到他，六个人中，两女四男，一个女的是天后宫主，另一个老衲只见她一次，心狠手辣，尤过男人！”

“晚辈记下了，……”江枫豪气风度的接道，“日后遇上那些人，晚辈绝不放过。”

两人交谈，各说各话。

百明大师隐隐暗示，武林三圣武功不足以克敌制胜，但江枫却一直未表示出对少林武技的热衷，显是不信少林有超越三圣的武功。

“老方丈，时机迫促啊！”

七宝和尚发觉了，要说服江枫相信少林密藏有绝世武艺，一时间，不太容易，只好说服老和尚了。

“少林寺有很多传继绝学的应危准备，但这一次，大都被破除、斩断，诸位来的很好……”百明方丈由贴身内方中取出一片黄色布块，接道：“好好收藏，到汴京相国寺外，找狗皮葫芦，把这个交给他，等他验明真伪，两位要什么，就直对他说吧！”

“狗皮葫芦，是个人，还是一件东西？……”江枫道，“老方丈能否指点的详尽一些？”

“实在说，老衲也不清楚，但不定会在相国寺附近，这是上代掌门传下的一步死棋，用过就不会再用。

百多年来，从未用过，地点明确，范围有限，找起来，应该不会太难，诸位若无其事而来，还请若无其事而去，既可免被人追踪之险。也替少林寺免去一些悲惨情事……”

百明大师点点头。

江枫怒容涌现，道：“可恶，可恨，大师，他们是否穿着僧袍，如何才能分辨？”

“很难分辨……”百明大师道：“他们剃光了头，穿起僧衣袈裟，不认识，也无法分辨，老衲担心的是，他们耳目广布，又极多疑，你们千万小心，目下真正少林寺中的僧侣，不能擅自行动，老衲无法派人帮你们，一切由你们自己担待了。”

“老方丈放心，弟子会小心应付……”

百明方丈点点头，道：“你们走吧！留久了，会使他们动疑！”

七宝和尚叹息一声，道：“目睹老方丈身受苦难，弟子竟然无法援救，

还请珍重，弟子告退了。”

他没有勉强江枫、但本身却对百明十分敬重，又叩了一个头，才离开禅房。

出了方丈室，行不过十丈，只见知客僧司善，带着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和尚，恭候路侧，合掌笑道：“贫僧特地选了一个口齿伶俐的小和尚，伴随侍候，大人可要先进些点心，休息片刻……”

“不用了……”江枫道，“咱们看看千佛殿，达摩面壁石，就离开这里，大师说的不错，这地方确实没有使人留恋忘返的风光。”

司善微微一怔，道：“大人，是不是本寺方丈得罪了你？”

江枫沉吟了一阵，道：“他身体不好，我们谈话不多。”

“这倒也是，老方丈一身武功，十分高明……”司善道，“可是英雄只怕病来磨，年纪一大呀！武功也不管用了，一场小病，就把老方丈给折腾的受不了啦！如有开罪之处，贫僧这厢陪礼。”

双手抱拳，深深一揖，似是忘记了和尚的身份。

江枫也不去点破，笑一笑，道：“没什么啦！老方丈身体不好，我们不便多所打扰，走吧！我们先去看看千佛殿。”

五百罗汉像，工艺精绝，但江枫也只是走马看花，倒是对达摩留影石，看得十分仔细。

游赏少林寺，只不过花了两个时辰，辞别知客司善，直奔登封寄放马车的客栈，吃点东西，连夜起程，奔向汴京。

大和尚虽然觉着，走得太急了，未免招人起疑，但他一直小心四顾，未发觉有人追踪，但仍然放心不下，沉声说道：“两位姑娘，你们要留心一些，别要人盯上了，我们还不知道？”

“很奇怪的感觉，……”吟霜道，“我和姐姐十分小心，但却瞧不出有人追踪，但感觉上，好像有人追踪一样。”

“我已留神四处，……”江枫道，“没有发现追踪的人。”

“吟霜，这种感觉由何而来，是天狐武功？……”大和尚道，“还是张姑娘的奇技呢？”

“都不是，可能是我多心了？我相信，真有人追踪，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监视。”

大和尚吁一口气，道：“疑心生暗鬼，你真把我吓了一跳！”

七室大师无法确知江枫的武功，高到何等境界？

但他知道少林寺达摩、戒特两院院主的武功，绝不在自己之下，对方没有倚多为胜，反而以寡击众。

六个人对付两院主持，和十二位上座高僧，这十四个人，是少林寺的真正精锐，江枫又能对付人家几个人呢？

一对一，大和尚相信江枫可以，但绝不能同时对付两个人，两个小狐女，合对起来只怕也对不了一个，这趟少林寺之行，完全打垮了大和尚的信心，苦的是满怀忧虑，还不能说出来。

一旦使江枫了解了真相，就有两个结果，第一是他根本不相信敌人武功高到那种程度，存心一试，说不定会转回少林寺去，找那暗中把持寺务的人，放手一拚。

第二是信心崩溃，觉着三位师长的培养苦心，白费了，武林三圣技艺集於一身，竟是还不如人，那就心灰意懒，再无斗志，他是武林中希望所倚，

一旦他志气消沉，这个仗，哪里还打得下去。

大和尚心中苦啊！“苦不堪言”，大概就是这种滋味了。

他比江枫更希望早到汴京，以揭开谜底。

所以，他计划赶路，在马力负荷的极限下，加快速度。

原来要七八天的行程，大和尚只化了三天两夜，就到了汴京。（开封）

大和尚沉默了，一路上很少说话，但他的举止行动，仍然十分小心，先要两个小狐女溜下马车，潜伏道中，才把马车驰入一座荒林，放了健马，劈碎车辆，埋於地下，又戴上张四姑给他们的人皮面具，才得出荒林。

两个小狐女似是感受到大和尚的传染，竟然不再嬉闹，一改故态，变成了端端庄庄的小姑娘。

看二女沉默不言，大和尚的心中有点难过，笑一笑，道：“有没有发觉可疑的人？”

“没有……”吟雪道，“妹妹潜隐道旁，未见行人，雪儿登在一株大树顶端，五里内未见可疑人物。”

江枫道：“和尚，你好像忧心忡忡。……”

“是啊！希望能早些查出狗皮葫芦，看看少林寺隐藏的神秘武功，对武林是否真有帮助？”

“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早已记于存册之上，只恐早已被人取走了，全寺僧众，都任人宰割，无能抗拒，难道还能保护武学秘笈江枫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果真如此，老方丈也用不着要我们来汴京了，我和尚担心的是狗皮葫芦，能否还活着世间，对我们有所交代？”

“他们根本没有听到狗皮葫芦这句话，如何会找上他？”吟霜道，“咱们一见面，就不再离开他，一直把事情弄清楚再走！”

“好主意，江老弟心意如何？”

大和尚借石问路，要江枫作个明确的决定。

“好！……”江枫也是聪明人，已知大和尚的苦心，叹口气，接道：“但愿少林寺神秘保存的绝艺，确有价值！”

他心中仍是不太相信，但总算答应了委屈求全。

相国寺外，是汴京有名的杂耍市场，百艺杂陈，万货云集，上至名人书画，下至花布鞋袜。

说书的、卖唱的、卖药的，你只要有时间，跑个大半天，还观赏不尽，所以，那里人潮汹涌，川流不息，也是三教九流人物的出没之处。

江枫一袭旧青衫，再加上一张人皮面具，看上去极像四十左右的落第秀才。

吟雪、吟霜也衣着破旧，脸色黝黑，虽不是要饭的，可是一看就知道是穷人家的孩子了。

大和尚灰市长袍，腰束白带，像个跑单帮的客人，四个人，看上去，就属他像样一些了。

雪、霜二女，从来没有见过样热闹的地方，充满着好奇，左顾右盼，看的开心极了。

地方很热闹，但范围不大，走了一圈，也没有发觉什么是狗皮葫芦？

“没有这个地方，难道狗皮葫芦是个人的名字，……”江枫道：“这恐怕要找个人打听一下？”

“我看到卖狗皮膏药的……”吟霜道：“好像可以治跌打损伤，是一家小店铺，一个人站在门口，讲的口沫横飞。”

“再走一遍看看，老方丈绝不会骗我们，……”大和尚道，“狗皮葫芦，可能是一种标帜。”

这种地方热闹好玩，只是品流复杂，扒手出没，一不小心，就会被扒去财物，大和尚就遇上了。

不过，以大和尚的精深功力，敏锐的感觉，这些扒手，自然无法得手，但大和尚故作不知，扒手摸到一块银子，却被大和尚回手一把扣住右腕，低声问：“老弟，干这行业多久了？”

扒手右手拿着银子，但右腕被扣住，全身劲力顿失，心知遇上了高人，苦笑一下，道：“十年了，你老兄是第一次来逛相国寺吧？”

“不错，我是第一次来到贵室地，你老弟技艺太差了，十年的历练，应该是干净俐落，怎么会失手呢？”

“我丁彪是相国寺地盘上的扒手头儿，技术一流，只是有眼无珠，遇上了高人，放了我，我保证你在汴京地面上，绝不会再遇扒窃，这块银子还给你，而且，你老兄在这里的花销、用度，我全包了，顿顿酒肉，夜夜春宵，怎么样？交个朋友嘛！”

大和尚放开了丁彪，笑道：“交个朋友，银子你收下，有道是贼不空手啊！你在这里混了十年，想必是很熟悉了。”

两个人喁喁轻谈，就像是老朋友在叙旧一样，倒也不会引人注目。

“熟，熟的很，你要找人，只要说出姓名，我能说出他身上有几条肋骨，找地方，我能数清楚相国寺这个地盘上，有几个老鼠的洞穴，……”丁彪大言不惭的说道，“尽管请问吧？”

“我找狗皮葫芦。”

“什么？狗皮葫芦，是人还是地名？”丁彪皱起了眉头。

“就是不清楚啊？……”大和尚有点心慌了，这么一个人，也不知道狗皮葫芦是什么？可真是有点麻烦了。

“你确定他在相国寺，……”

“确定，而且，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大和尚说。

丁彪抓着头皮，沉思了良久，道：“莫非是他？”

“谁？说说看……”大和尚道，“找到了，我再付一百两银子。”

“什么话？……”丁彪道：“咱们已是朋友，还谈什么银子不银子，只是我没有把握？这档事，还真把我难住了，狗皮葫芦，不是地方，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绰号。”

“阿弥陀佛！总算有点眉目了……”大和尚心里念佛，口中说道：“大概是个绰号吧？”

“有一个卖草药的郎中，泡制一种药酒，药酒装在葫芦里，每年只卖两百葫芦，四月初一开市，卖完了就关门，明年四月初一再开，十两银一葫芦，价钱是吓人，但药酒却灵的邪气。”

生意好到挤破头，开市第一天，就被抢购一光，葫芦扯到狗皮上，那是因为他除了药酒之外，还卖一种狗皮膏药，腰酸背痛，贴上就好，能散热拔毒……”丁彪说，“可惜的是膏药比葫芦酒更少，每年只卖一百张，不收定金，也不预约，四月初一去排队，挤死了是你家事。”

据说是祖传秘方，这个人，只有开市那一天在相国寺应市，不到中午药

酒、膏药，全会卖完，严格的说，一年只在这里停留两个时辰……”

“我要找他，越快越好，……”大和尚说：

“能不能找到他的住处？”

丁彪沉吟了一阵，道：“他不喜和人交往，听说是平常都在家熬药、泡酒，住哪里我不知道，我得打听一下，给我半天时间，晚饭时刻咱们碰头，就在前面的豆儿庄喝一杯，豆儿庄虽然不大，但手艺精巧，一道黄河鲤鱼，烧的不输又一村，我失去定个雅座，要不然，到时候绝找不到位置。”

大和尚心里急得要命，但表面上却装作镇静，笑道：“怎么？一个小饭庄，生意就好到人挤人，相国寺可真是人多啊！”

“豆儿庄开张不一年多些，但客人却多到排队候座，手艺好是大原因，店东主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也是原因之一，……”丁彪神秘一笑，道：

“老板娘掌厨，大女儿作下手，二妹、三妹跑堂，在汴京可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三个女儿以豆为名，大豆、二豆、三豆，豆儿庄，就是以她们姊妹为名，价钱虽然贵一点，可是值得，你老兄去看过、吃过，就知道名不虚传了。”

大和尚心中一动，道：“好，咱们晚上在豆儿庄见，你请客，我付账，怎么样，五十两银子够不够？”

“怎么？你要买人，那就少了一些，只吃一顿饭，三五两银子，就够我们拣好的吃了，……”丁彪道：

“别忘了我们已经是朋友，我请客，我付账，你只管两个肩膀抬张嘴，去吃就行了。”说完话，转身就走。

七宝和尚没有拦阻，也没有示意两个小狐女暗中跟踪，作扒手的都很机警，何况，丁彪是相国寺的扒手头儿，手下兄弟众多，再好的跟踪术，也可能被发觉，所以，大和尚决定赌一下，就算丁彪失约不来，豆儿庄也值得去观察一下。

此刻不过是近午时分，要近三个时辰的等待辰光，只好在相国寺逛着玩了。

这一次是真正的游玩、观赏，不但雪、霜二女看得过瘾，就是江枫也是看得十分投入，他们从没有在这种地方玩过，江湖上的说、学、逗、唱，如能去细心体会，还真会增加人的见识、经验。

大和尚却是无心观赏，一面留神人群中是否有可疑人物，一面暗作盘算，找不到狗皮葫芦，就立刻赶回终南山和张四姑仔细的研商一下，究竟该何去何从？

忽然间感觉到易花手张四姑是那么重要！

她胸罗博杂，艺出旁门，心中尽是鬼点子，勿怪江枫对她倚靠极深，但最重要的还是她对江枫的影响力，大和尚已感觉到江枫的主见很重，但却对张四姑言听计从。

一切都十分正常，以七宝和尚的精明，并瞧不出一点可疑之处。

收获最大的是雪、霜二女，她们不但看的开心，也有了不少心得，体会出很多过去不懂的事！

直到夕阳西下，大和尚才说出和丁彪约会的事。

有些出人意外，丁彪竟然早在豆儿庄门口等候，看看江枫和两小狐女，低声问道：“这三位是你的朋友？”

“是啊！……”

“那就行，你老兄的朋友，我都欢迎……”丁彪低声接道：“咱们已经是朋友，我还不知道你贵姓大名啊？”

“我姓齐，齐四……”七室和尚回头看看江枫和雪、霜二女，自己也觉着好笑，三张人皮面具，遮去了英俊、美丽的容貌，布衣陈旧，四个人中就属他大和尚穿着最像样，也难怪丁彪要问个明白了！

豆儿庄仅有的一间雅房，被丁彪定了，迎客的是一位花枝招展的美姑娘。但大和尚留心的是店东主，坐在大门口处柜台上的老先生。

事实上，店东主并不太老，五十左右的年纪，浓眉虎目，颇具气势，但衣着装扮上却故作老气。

大和尚无法从记忆中找出他的身份，但却肯定他是个具有武功的江湖人物。难道这也是天马堂，或天王门的组合耳目？

丁彪说的不错，豆儿庄座无虚席，还有人在排队等候，迎客少女带几人行入雅房，雅房中已燃上灯，两只高台红烛，照得满室通明。

“我叫三豆，诸位先请用茶，酒菜立刻可上，我这就去端菜上酒，小店人手太少，不能招呼诸位，还请担待一二。”倒了五杯茶，含笑而去。

“打听到消息没有？……”

“幸未辱命，狗皮葫芦……”

大和尚打断了丁彪和话，道：“吃过饭带我们去，现在，喝酒要紧。”

丁彪不太明白大和尚的心意，但他却未再多问。

酒菜都很可口，上菜的三姑娘也很庄重，事实上，江枫等四个人，也不入三姑娘的法眼。

雅室中最英俊的人物是扒手丁彪，三姑娘一团和气，满脸笑容，大概也是职业关系，如果江枫恢复了本来面目，情景是否如此？那就不能保证了。

江枫没有说话，雪、霜二女，更是不能开口，她们娇甜的声音，和现在的身份完全不能配合。

离开豆儿庄，大和尚抢先说道：“丁老弟，现在就带我们去！”“他们三位呢？”

“一起去……”

“可是，狗皮葫芦不喜欢和人交往……”丁彪道：

“去这么多人，他如不肯见客……”

“这个不用你丁老弟担心，……”大和尚道：

“既然找上门，那就由不得他了。”

丁彪微微一怔，道：“齐兄，田大夫不是好欺侮的人……”“老弟不要误会，我们千里赶来登门求教，不见人如何能够回去？……”大和尚道：“这桩事，不会连累到你，带我们到田大夫的门口，你就先走一步。”

丁彪已知道大和尚是身怀武功的人，可能是有为而来，也就不再多言。

田大夫就住在离相国寺不太远的地方。

丁彪指指一座水塘旁边的瓦舍，道：“那就是了，你们去吧！我就告便了。”

大和尚取出一张三百两的银票，道：“老弟，收下吧！算是老哥我一点心意，山不转路转，日后，咱们可能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天的事，要严守秘密，传出去，对你有害无益，弄不好枉送一条性命，还死的莫名其妙……”

“我懂了，你齐兄，不肯杀我灭口，足见高义，银票我收下，今晚上，我就走人，躲它三个月再回来……”

丁彪道：“下次再到汴京，记着找我。”

转身迈步，去势如飞，很快的消失在夜色中。

大和尚吁一口气，道：“走！咱们闯进去问个明白？”

江枫四顾一眼，接道：“趁现在四下无人。”

说是登门求教，其实是越墙而入，好在这个地方三面水塘，四无邻舍，是汴京城中最荒凉的一个地方。

“诸位夜闯民宅，非奸即盗，说不出原因？可别怪我施毒伤人。”宅内人相当警觉，四个人落入院中，屋内已传话出来。

“我们来自少林寺，找一位狗皮葫芦。”大和尚道：“阁下是迎客入内，还是我们自己进去面谒？”

话说的虽然客气，却是摆明了非要见人不可。

室中亮起灯火，厅门呀然而开，一个手执拐杖的黑衣人当门而立，冷冷说道：“少林寺全是和尚，四位却是俗人，……”

“我们带有证物，大夫请查验明白再说。”

取出百明方丈交给的一片黄色布块，递了过去，事实上，江枫也不明白，一片黄布，代表着什么？

但黑衣人却十分重视，弃去拐杖，双手接过，道：“请在厅外稍候，田某验证之后，再来接待。”竟然掩上厅门。

江枫没阻止，却示意雪、霜二女飞上屋面监视，以防田大夫由后窗离去。

等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黑衣人再度打开厅门，抱拳迎客入室。

雪、霜二女身法灵巧，无声无息的飘落实地，田大夫似未发觉。

也许他已经知道了，故作不知。

“我叫田平，也就是你们要找的狗皮葫芦，我们三代相传，恭候于此，今日总算有了用处，少林寺百年之前，传了我祖父武、秘方，我们仗以累积了万顷家产，但也苦苦等了三代。……”

江枫接道：“大夫的家人也住在这里吗？”

他内功精湛，耳目灵敏，凝神倾听，不闻他人声息，似乎是这座宅院中，只住田平一人。

“不敢相瞒，这里只某一人，兄弟家人，早已迁移他处，这桩秘密，只传长子，少林寺传来的武功，也只传长子一人。

田家人目前只有田平一人会武，诸位再不来，我就要开始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了，我今年四十岁，五十五岁就要交给下一代接掌秘密。

老实说，这种日子不好过，虽然锦衣玉食，但却数十年不能离开此地，平常也只有一个老仆人侍候我的起居。

他每天工作完，都可以和家人欢聚，我却不能离此一日，生活的很寂寞，我能等到报效少林的机会，也算有所交待，验证无误，话也说明，诸位请说明来意吧！”

“我们要少林的绝技……”大和尚道，“如何能够取得？”

“少林绝技？”田平怔了一怔，由怀中取出两片旧的黄色布片，一片大的有两尺见方，一片小的正是江枫带来之物。

大片的中有一洞，小片的刚好补上，田平在灯下很仔细的瞧了一阵，道：“布缝密合同是百年以上的旧布，应该不会错呀？可是你们要的东西不对！”

“你保管的是一样东西？……”大和尚道：“少林寺存放于此，那就不会错了，此事传承百余年，言词之间，未必完全吻合。”

“说的有理，诸位跟我来……”田平收起布片，行入卧室，我从未打开看过，现在交给诸位了。”

长长吁一口气，有如卸下了千斤重担。

江枫接过铁箱，挥掌劈落铁锁，打开一看，箱中放着一块羊脂白玉，三寸见方，一面光滑，一面却刻入八个字“身后无余事，碑下土三尺”，江枫念了两遍，摇摇头道：“看不懂，看不懂，……”

大和尚也看不懂，但田平却听得脸上似青，道：“身后无余事，碑下土三尺，我懂了，我懂了。”

江枫道：“田大夫果是高人，还请指点指点。”

“这块玉是我家传之物，勿怪我看起来有些眼熟，……”田大夫叹口气接道：“两位不要误会，这块玉原长六寸，中分为二，一半留儿我们传家之宝，一半却藏在这铁箱之中。

老实说这块白玉市值不过数十两银子，先祖指定作传之宝，竟是另有用心，大概是怕我们保不住机密……”

江枫低声道：“有人来了。”

呼一声，呼熄火烛。

“令祖的墓地在……”

大和尚几乎附在田平的耳边处说。

“城东龙王庙，家祖的墓碑后面刻了一个酒葫芦……”

“谢啦！躲起来，不关你的事了……”大和尚道：“毁掉玉牌。”

江枫捏碎玉牌，握在手中。

雪、霜二女已悄然潜出卧室，隐于厅中。

江枫步出厅外。

夜色中只见五个黑衣人，无声无息的站在院中。

不禁一怔，忖道：“来的好快。”

居中的黑衣人一挥手，两侧四个黑衣人，四把刀，飞扑江枫。

江枫杀机早动，一扬手，一把碎玉飞洒而出，四个黑衣人全被击中，攻势一停，江枫的指风已到，取命夺魂，四个人一齐倒摔下去。

“天狐指……”居中黑衣人冷冷说道：“老妖狐还未死吗？”

江枫的答复是迎面一掌。

一股暗劲汹涌而去，表面上却又无声无息，江枫这一掌，运起了六成功力，存心把对方毙于掌下。

黑衣人冷笑一声，一扬手，迎了上去。

江枫暗道：“找死！”一提真气，又加两成内力。

双方的掌势，相距还有五尺，但内劲已先触接。

突然间，狂风卷起，沙上横飞，有如疾风掠地，好强猛的两股掌力。

黑衣人被震退了一步，江枫似是稍稍胜了一筹，但江枫心中的震惊，却是惶惶不已。

自入江湖，和人搏杀，江枫第一次用出如此强大的内力，却未料到竟也遇上了如此强悍的敌人。

“老和尚无相神功也传给了你了……”黑衣人冷冷说道，“金丹书生的大罗掌，和‘穿喉一剑’绝技，想必也传授给你，施展出来，让在下见识，见识吧！”

江枫没有说话，他心中震撼已极，只管全力施展，尽出十成功力。

武林三圣全力培养的弟子，果非小可，那黑衣人虽然功力深厚，技艺精湛，但在江枫全力施为之中，百招之后，仍被点中一指，黑衣人已经顾不得院中僵尸，转身一跃，飞驰而去。

江枫没有追赶，呆呆的站在庭院中，望着黑衣人的去向出神。

“好厉害的一场搏杀……”大和尚说，“昔年九华山三圣技伏群魔，厮杀数十阵，也未有今夜一战激烈，招招绝学，江湖高手，很难有人能接下十招，和尚心中估算，三十招内我将伤在江兄弟的手中。”

“但他接我百招，还有再战之能，……”江枫黯然说道：

“他身体坚如铁石，我那一指，只能够使他受到惊吓，真要分出胜负？恐还要百招以上。”

大和尚低声道：“两百招可以击败他吗？”

“应该可以，不过，那时，我也将气力耗尽……”江枫道，“只怕连你的十招也接不下了。”

大和尚心中忖道：“原来，他心中早已了然我武功成就，看来，和尚是真的差他一大截了，但不知欧阳昭夫妇的成就，在他心中定位如何？”欧阳兄夫妇联手能和那黑衣人分出胜败吗？”

“岳父、母，在剑术上的成就，非我能及，但武功到一定的境界之后，决死之战就要功力深浅，招术变化，综合计算了……”江枫道：“他们手中有剑，联手对敌，可拚两百招，……”

没有说出胜负，长叹一声，住口不言。

这胜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环齐出，绕飞相助，和尚可以和他拚上一百五十招，只此一人，并不可怕，但他们……”

“最少有六个人……”江枫苦笑一下，道：“也许更多，我们集中了一起，最多能对付三个，他们出动四个这样高手，我们或可勉强应付，再多一人，我们就无法应付了……”

大和尚心中忖思，你可胜一人，我和尚可战百招以上，欧阳夫妇联手，可抵一人，还有一人谁能抵御？

世上也许没有真能力敌万夫的勇士，但此等高手，腾掠如飞，来去似风，虽千军万马，也困他不住，有谁可再相差一人呢？

江枫似已瞧出七宝和尚心中之疑，叹口气道：“张四姑和雪、霜二女联手，可低一人，以四姑的武功，自然无法力敌，但她技艺博杂，五行遁术，能借用百物，隐现无常，雪、霜的技艺，实已得天狐真传，如论百招内有取敌人的机会，她们的组合是唯一的可能了。”

“承教了，和尚竟未思虑及此。”

吟雪、吟霜，隐身在厅中，并未现身，两人伸手相握，灵犀互通，她们感受到了江枫的惶然痛苦。

也听到江枫那句岳父、岳母的语声，江大哥心中已承认了她们妻子的身份，也承认了她们的武艺，十几年的苦功，果未白费，已有能相助夫婿。

“但愿少林绝学，真有起死回生之力，……”江枫道，“今夜一战，我已全力施，百明老方丈说的不错，他们凭藉的是真实武功，除非三位师长复生，我已回天无术，有负他们的寄望了。”

语意苍凉，声音凄然，大有英雄末路，壮士无颜的感慨，听得两个小狐女的心都冷了。

“江兄弟……”大和尚低声劝道：“少林寺一场血战，精锐尽失，老方丈现场目睹，如是心中没有几分把握，岂会要我等千里奔波，先去取得少林藏物，再作道理，田大夫守候三代，已然尽了心意，路上还可能遇上截击，就不用拖累他了。”

“说的有理，……”

雪、霜二女飘然而出，接道：“江大哥，我们盘算过了，那人不再现身，算是他的运气，再要现身拦截，就不用讲什么江湖道义，咱们联手除了他。”

“你们看到过他的身手？”七宝和尚低声说。

“和尚伯伯不相信？……”吟雪接道，“江大哥只要和他拚斗十招，我们就有机会杀了他，刚才我们不敢出手，是怕手段不太光明，惹得江大哥和你和尚伯伯生气。”

“两位姑娘长大了，小嘴巴也越来越甜，江大哥后加上个和尚伯伯，大和尚想不说也不成了，以你们江大哥的功力，点中他一指，仍被他逃了。”

“和尚伯伯说的是……”吟雪说：“所以，我们说手段不太光明，不但是出手暗算，而且，用器也锐利歹毒，能穿金石，见血夺魂！”

“我明白了，张四姑能算不遗策，物尽其用，和尚佩服极了，以后，再遇上这等强敌高手，你们尽管出手，你们的江大哥如是责怪你们，你们加十倍责怪于我！”

“这数月之中，得张姨教导，使我们本身技艺，成倍数增长。”吟雪说，“张姨的五行遁术，断肠三剑和天狐武功，竟是暗相呼应，怕损了江大哥及你和尚伯伯的侠名。”

“和尚不是大侠，你们的江大哥是侠心剑胆，执大义不拘小节，两位姑娘就不用顾忌太多了。”

看了江枫一眼，吟雪微笑说道：“和尚伯伯教言如此，我和妹妹就可以放胆出手了……”

好厉害的小狐女，全套在我和和尚的头上，倒像是我和和尚怂恿她们暗施算计了。

“和尚伯伯，你别生气，……”吟霜似是已瞧出大和尚的感慨，接道：“这几个月，我们见识大开，胜过山居中十年，这人间的花花世界，竟是如此的纷扰复杂，我和姐姐如有寸进，也全是和尚伯伯和张姨的教导之功。”

大和尚微微一怔，笑道：“说的好，说的好，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两位机智大进，武林重光有望矣！”

“四位可以走了……”田大夫的声音。由室中传来，道：

“目睹适才一战，田某已知凶险，那地方在城东五里，田某随行无益，反成累赘，恕我不能带路了。”

“已与大夫无关，多多珍重，和尚先行带路……”

飞身跃起，江枫和雪、霜二女，如影随行，消失在夜色中。

第二十回 入深山三侠练神功

城东龙王庙，筑建的高大堂皇，而且，香火鼎盛，虽在夜间，亦是烛火通明，香客未散。

数千年来，黄河经常泛滥成灾，两岸居民大都尽出所有兴建庙宇，求佑一方平安。

这龙王庙在黄河两岸最为众多，有些规模大的，年有祭祠，长达十余日。这座城东龙王庙，就属大庙之一。

此庙兴建之后，汴京（开封）近郊二十余年来遭水患，虽已二更过后，仍有香客还愿，这倒方便了江枫等不少。

庙东土岗，有不少坟墓磊起，说是风水好，倒不如说是地势突高，洪水不易淹没。

借几分上弦月光，大和尚很快找到了墓碑后有酒葫芦的标帜，坟不大，墓碑正面只写着汴京名医田老人之墓，名字、籍贯，都不留下，显是早已预知凶险。

四人暗运内力，悄然沿墓碑下挖，果然在三尺左右处，取得一个木盒，外面已有腐朽现象。

大和尚叹息一声，道：“死后不入老坟，用木盒盛装托存之物，埋入碑下，这位田老先生，果然是位有心人了。”

吟雪四顾无人，低声道：“死后不入老坟，碑上不留名字，是怕拖累后人，但用木匣盛装少林奇学，就有些大意了，如是再晚上几年，木匣腐朽了，匣中存物，岂不也要化作灰泥？”

“这就是田老先生的过人之处了……”大和尚道，“这个柏木匣子，可在土中承受两百年的时间，超过此时，木匣和匣中之物，尽化灰烬，就算有人找到了这里，什么也见不到了，两百年还用不到，留下何益？”

这时，江枫已打开木匣，解开一层油绸子包装，只见是一本手抄的册子，上面写着：非遭遇空前大变，少林寺陷入存亡关头，不得学习册记武功，以免干违天机。

“够了，快收起来，还原积土，立好石碑，尽早离开这里。”大和尚口说话，人已率先动手。

有过一场势均力敌的搏杀之后，江枫也收去了托大之念，急急收藏入怀，复还碑土原样，趁一夜淡月凉风，离开了汴京。

奔行十余里，吟雪突然停下了脚步，道：“万里飘香。”

“我也闻到了……”吟霜道，“是不是张姨到了？”

“不是，我在田老人墓前布下了香袋，……”吟雪道，“香袋已被弄破，香味随风飘来。”

大和尚用鼻子吸一口气，果然闻到了一种怪异的淡香，心中对张四姑又多一层佩服，道：“那是说敌人已找到了田老人的墓前？”

“是这样了，我们沿着顺风走，就要是万里飘香能生作用，以便警觉，……”吟雪道：“我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一个快法？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到。”

“可能是丁彪泄露了秘密，……”大和尚道，“看来田平也凶多吉少了。”

“姐姐担心的不是这个……”吟雪道，“姐姐是担心，我们一直在对方的监视之下，那就算遁踪千里，也无法避开他们的追踪术。”

“一定要摆脱，……”大和尚有些急了，接道：“我们需要在一个隐密的所在，住些时间，以便江兄弟和两位姑娘参透绝学。”

两个小狐女中，吟雪似是不如吟霜刁钻。

但此刻，倒现出她的本领来了，只见她颦起秀眉儿，稍一沉吟，道：“能追踪我们的绝不是人，他们的人只在预布的定点上会合，再布置突击、狙杀，我和妹妹早已遁身查看过数次，未发现有人追踪。”

“就算是第一流的轻功高手，在我们如此严谨的防范下，要追踪我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枫说，“每次休息，我都运功查看，三十丈之内，绝无潜踪的敌人。”

“哪会是什么呢？难道他们也懂得万里飘香追踪术……”大和尚道，“他们弄出的香味不同……”

“不可能，……”吟雪道，“不管什么味道，有气味，我就能闻得出来，张姨传了我辨闻气味的方法。”

“飞鹰……”江枫道，“菱花能用飞鹰传递消息，也可能用飞鹰追踪我们。”

“大概是了……”吟霜道，“我只注意到飞鸽追踪，却未想到他们利用飞鹰，它们高飞数百丈，目光犀利，很难发觉防止。”

“还有狗，一种形如野狼味觉灵敏的怪狗，我们东来汴京时，途中发现两次，鹰、犬配合，勿怪我们极尽小心也无法隐匿形迹……”吟雪道，“既然被我们发觉了，就有办法对付了。”

大和尚心中又震惊、又快慰，急急道：“小雪儿，快说呀！什么办法？”

“第一，先断绝他们的设计，譬如他们预计我们会西返长安，和张姨会合，我们偏偏不去，想我们会返少林，赶上武当，我们也不去。”

因为，只要我们在他们设定的路线上活动，就永远无法避开他们的鹰、犬追踪法，……”吟雪道，“第二，入水上船，以绝灵犬嗅觉，第三，深夜登岸，以绝飞鹰的监视，我们不定目标，哪里合适了，就在那里停留下来。”

当然，上了船，要先看看这本册记上的武功，是否值得我们下功夫习练，不值得，就早些西下和张姨会合，研商对敌之策。”

“好办法，走！转向黄河，先躲在船上……”大和尚道，“我带路。”

“和尚伯伯……”吟雪道，“我这是第一次大胆的论事、推理，可不保险一定不错，要是想错了，你可要保证江枫哥不会怪我。”

未待大和尚开口，江枫已行近吟雪，握住她一只小手，道：“你推理分明，我心中佩服极了。”

“可是，我怕错了……”吟雪道，“要怎么办？”

“错了也不怪你……”江枫道，“大姐要你们跟我来，已经早知道你们有这些机智、能力了。”

吟雪道：“错了，你不怪我们，我和妹妹就敢出主意了。”

“对！有主意尽管说出来……”大和尚笑道，“和尚伯伯已经感觉你们青出于蓝，胜我十倍了。”

行近黄河岸畔，不过四更多些，找了一条船，大和尚出手就是两百两银子，船老大眼睛也看直了，自然是一切照办，木船划入河心，就让它顺流而下。

天色一亮，江枫等就躲入舱中，这条船不大，只有一个舱，四个人全躲在舱中，有些挤的感觉。

当然，两个小狐女，也无法缠在江大哥的身上撒娇了。

江枫取出册记，细看封面上几个字，心中暗震动，这里面记载的什么武功，竟然会干违天机。

那是说，人不应该练这种武功，一旦练了，干违天机，就是会破坏了自然运行的天道了。

两个小狐女已洗脸上的灰土，虽然衣着仍是男装，但两张苹果似的脸蛋儿，配着四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江枫微笑。

江枫执着书册沉吟，二女也不言语，她们不该管的事，绝不开口。

“打开吧！就算是看过了人会发疯，你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大和尚沉声的鼓励江枫。

江枫点点头，道：“说的是，昨夜一战，使我想到过往的无知，我轻藐少林绝学，我相信百明老方丈，心中也有感觉，只是他修养高深，不愿和我计较，要是赌了气，不肯赐下信物。

我不但有负师长教诲苦心，也将误尽天下苍生，现在想来，真是冷汗淋漓，懊悔不已。”

大和尚微微一笑，道：“老方丈要救少林寺，要救出天下武林同道，你是唯一可托的人。”

江枫的手，竟然有些颤抖，封册面上“干违天机，沦劫莫怨。”八个字，使人触目惊心。

两个小狐女口虽不言，但心中却如负千斤，脸上神情惊布、已然无法掩饰。

这本册记，究竟在搞什么鬼？万一江大哥受了册记中内容影响，变得无法亲近，这一生要如何生活下去？

江枫打开了封页，两个小狐女本能的闭上了眼睛。

“论剑篇”江枫立刻被内容吸引，全神投注。

两个小狐女悄悄睁开眼睛，只见大和尚别过头去，竟然未看，吟霜大感气忿，冷冷说道：“和尚，你为什么不看，只要江大哥一个人去应劫吗？”

她真的火了，连伯伯两个字也省啦。

“小霜儿，和尚看不懂。”

“真的！……”吟霜奇道，“你不是很有学问吗？”

“江湖跑久了，我只是经验丰富，却读书不多。”

两人争论的声音很大，但江枫却恍如未闻。

二女忍不住，绕在江枫身后，凝目看去，立刻被册记上内容吸引，如磁吸铁，再也舍不得移开眼睛。

这论剑篇中，只有一招剑式，重要处是如何把人融入剑中、人剑合一，无招胜有招，千变万化，尽在其中了。

江枫人入书中，两个小狐女也不由自主的开始用心思索。

只不过数千字的记述，但江枫和两个小狐女却看了两个时辰。

船老大蒸好了两尾黄河鲤鱼，端进来讨好客人。

大和尚接过蒸鱼，笑道：“你出去掌舵，有事情，我们会招呼你。”

船老大心中有些奇怪？看了江枫等一眼，道：“我在黄河走船二十年，就会烧这一道菜，趁热吃，一凉就有鱼腥气了。看书嘛！不争这一时片刻。”

“嗯！鱼香扑鼻，我会招呼他们吃。”

船老大笑一笑，转身而去，他要的就是这句夸赞。

废寝忘食，大概就是如此了，蒸鱼确是香气扑鼻，但江枫和两个小狐女是嗅而不觉。

三人不是在看，而是神融论剑篇，开始照方练习了。

练的是运剑方法，是运剑之气。

书落舱板，人入忘我，不知何时，三个人已闭上眼睛，盘膝而坐。

夕阳西下，晚霞绚烂，反照在滔滔黄河浊流上，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凄迷之美，是感伤，也是追忆。

但大和尚却无心观赏，心中真的有些焦急，瞪圆了一对眼睛，看着江枫，满怀关顾情，苦无下手处！

江枫终于睁开了眼睛，小船也靠了岸，已是万家灯火的放夜时分。

回头看二女，只见她们脸色苍白，气息微弱，似是已濒临气绝。

江枫吃了一惊，双手齐出，分按住二女背心之上。

他已熟习了运气剑诀，了然关要所在，真气徐徐导引，二女渐复正常。

“好厉害啊！”吟霜睁开眼睛，道：“我快要憋死了，那一股真气，就是上不了十二重楼，卡在了那里，上不来，下不去，勿怪和尚伯伯不肯看了。”

“和尚没有发觉你们的状况，否则早就出手帮你们了……”

“幸好你没有发觉，这和一般的调息运气不同……”江枫道，“你一出手，她们就永无生醒之日了。”

大和尚呆住了，忖道：“两个丫头，真死在我的手里，那可是逼我跳黄河了。”

吟雪微微一笑，道：“谢谢你了，江大哥……”

缓缓伸出手去分握住江枫、吟霜，脸上情爱横溢，目中温柔万千。

江枫亦不禁心为之动，伸出另一只手，握住吟霜，三人六手互牵，心融一体。

不用片语只字，许下了生死盟约。

至情动天地，大和尚也看的心酸神往，热泪盈眶，暗暗祈祷：“我佛有灵，和尚愿代他们历劫应难，保佑这三个小儿女，花好月圆，逃脱劫苦。”

船老大执着一盏油灯行入舱中，看看一锅蒸鱼未动，不禁叹一口气。

大和尚拭去流下的泪水，笑道：“火候差一分，味道全失真、你们服了吧！老姜辣心啊！”

“什么？……”船老在急道：“我放的老姜不多啊！……”

大和尚呵呵一笑，接道：“船老大，鱼凉了，拿去热热吧！有大饼、馒头，顺便送一点过来。”

“馒头倒有，只是黄河鲤鱼一回锅……”船老大道，“味道可就差的远了。”

放下灯火，端起一锅鱼，走到舱门口，又回头说：“黄河无风三尺浪，我虽是老黄河了，可也不敢夜中行舟，我把船靠岸了。”

江枫点点头。

小船上虽然局促，可是很安静，江枫决心在船上看完这本册记。

大和尚要船家买了食用之物。

小舟沿黄河顺流而下。黄河中很少行船，孤舟浊流，随水飘浮，不拘快慢，未定行止。

船老大把舵避险，倒也逍遥。

看完了全本册记，江枫才发觉是一本传真记，十二位少林高僧，易装离

寺，花费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达到天竺，搜尽天下奇技，去芜存菁，冶于一炉，有至正至大的武功，也有最邪恶的技艺。

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除了达摩祖师的“一苇渡江”之外，未再列名其上，书成之，十二高僧全都呕血而亡，真本藏于少林寺中，录一本副册，藏于少林寺外，秘密只传掌门方丈一人。

少林寺的和尚，不能练传记上的武功，事实上，掌门方丈也只知道取书之法，并未看过传真记，非江湖大变，少林存亡，不得让此书面世。

江枫也发觉了传真记上的邪恶，有些记述，已介于人鬼之间，更可怕的是收集这些技艺的高僧，太专注了。

依据前人的经验，把习练的方法，选其精要，压缩简化，耗尽心智。

当时，他们都十分得意，但书成之后，才想到，一旦遇上了一个具有天分的人，再具有深厚的武功根基，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兼通百艺，世上还有谁能制他？……但又不忍毁。

见江枫合上书本，大和尚才低声问道：“江老弟，能不能对这本传真记作个评价？”

“好！我也有事正要向你请教。先说这本传真记吧……”

江枫凝神思过了一阵，接道，“这上面记述的不是少林武功，也不是武学绝学，是两百年前少林寺十二高僧，偷窃天下绝技……说搜集也可以，因为，他们不是照本抄录，而是融会百家之后，又花了自己的不少心血。

十二个人聚于一处，截长补短，研究出这本传真记，它的第一缺点是，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怎么说呢？……”大和尚奇怪的问。

“这本书，武功差一点，书读的不够多的人，得到它也如看无字天书，看不懂……”江枫道，“学富五车，文采风流，不会武功，不会练，武功不到一定的境界，极易走火入魔，送掉老命，不能练……。”

“像我和尚这种境界的武功，能不能练呢？”

“要我说实话，你不能……”江枫道，“你的无相神功，可能还强我三分，但你没有学过剑术，武功太刚了，刚则易折，有少数几种，你可以练，但你如看过全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种武功，两百年前，少林寺十二高僧，在研讨这本传记时，没有一个人死。

因为，他们胸怀大公，投入了全部心智，只研商方法，没有时间自己练习。

所以，他们完成了这本奇书，但书成之后，他们已彼此沟通，这些存在脑际中的奇玄武功，印象深刻，忍不住偷练起来，一练就练去了十二条性命，就如罗兰一般，没练过天狐武功，但却心有天狐武功，她见识过天狐媚笑，就不自觉的偷练起来。

她的天狐媚笑，优过女儿，但如果要她以天狐武功，和人一战，她就不如女儿多矣！因为，她没有真练过天狐武功。……”

“这么说来，天狐武功，可以适应，为什么雪、霜二女，会走火入魔呢？……”大和尚道，“你又为什么练的顺顺当当，无惊无险？”

“我身兼三圣之长啊！……”江枫笑一笑又道：“刚、柔之外，还通剑术，天狐武功险柔多变，本是适应性最强的武功，雪、霜也通剑术，但却全无阳刚之气，何况，我得助最多的是金丹书生的武功，他自号金丹，极善医学，把医术融入了武功中。

罗兰夫妇只学了他的剑术，却没学他独独的吐纳之法，那是一种暗合人身气血运行的内息术，对武功，看不出明显的帮助，但却能调理阴阳，适应身体上各种变化，所以，我一迈步就踏入坦途。”

大和尚点点头，道：“传真记还有第二个缺点呢？”

“有！第二缺点是诡多于正，正道难修，邪术易成，那十二位高僧，知道的奇技太多了，研商时专走捷径，只求速成，寓邪于正，我如未学过金丹书生的内息术，恐也会走火入魔！”

“听起来，这本奇书，倒似是专门为你而写，……”大和尚说，“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力在主宰……”

“不！……”江枫道，“当今武林之世，最少有十个以上，可以习练这传真记上的武功。”

雪、霜经我以真气导引，已经可以练了，就算没有我帮她们打开生死玄关，气上十二重楼，再多三年，她们就可以自己练了，你只要练三年阴柔气功，也可以试着习练，也许不会像我这么顺当。”

“我懂了……”大和尚道，“这本书邪多于正，易于速成，留之无益，那就烧了它！”

“可是，这是少林寺的东西，我们已答应还给少林寺……”江枫道，“岂能失信于老方丈？”

“少林武功，只有一招‘一苇渡江’不是……”大和尚道，“传回给少林寺就是，其他的和少林寺扯不上关系了。”

“是少林寺十二位高僧研商出来的，……”江枫道，“怎能说和少林无关？”

大和尚伸手取过传真记，道，“你可是已字字记入心中？”

江枫和雪、霜二女竟然都点点头。

“你们也记的一字不漏么？……”大和尚看着二女问。

“是！……”吟霜道，“爹逼着我们读四书、五经，娘却要我们读唐诗、宋词，姐姐能一口气背出唐诗三百首，一字不漏，我比较差一点，过目不忘的本领，总是还有。”

“小霜儿，口气太大了吧！”

“和尚伯伯不相信，我就背这本传真记给你听听……”吟霜道，“漏了一个字，你就把我丢到黄河喂鱼吃……”

“免了！免了！和尚听进去心里怎么得了，你是诚心想害我呀！”举书就燃，真的把传真记给烧了，笑道：“你们都点了头，记不得不能怪我，留下它是个祸患，火烧了干净利落，不用担心老方丈，少林寺还存有正本，和尚敢烧了它，就能说服老方丈……”突然住口不言。

江枫明白他想到了是不是还有活着再见老方丈的机会？忍下去没有说出来。

经过那夜一战，江枫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

原来认为天下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敌手，现在却是有着深山有猛虎，大泽潜蛟龙的感觉，江湖上能人众多，也许还有强过那黑衣人的高手……”

他原本轻淡少林武功，但读过传真记后，却又不能不佩服少林僧侣献身武林的丰功、伟绩。

他们层层规律束缚，分际严谨，不但录记下技艺精华，也在武林中最需要它的时刻，展现于世，少林基业，千年不败，实非无因……。

“江兄弟，你看要多少时间，能练成传真记的武功？”大和尚道，“我们要安排一个暂避敌锋的策略，深潜行踪。”

江枫吁一口气，道：“传真记上的武功，不宜全练，因为它确有干违天机之处，而且，时间也不允许，选择一两样系统去练，也许就可以对付强敌……”

“对！我们各练一两种系统……”吟雪道，“可以配合施展，就能发挥出很强大的威力。”

“你们要小心啊！……”江枫道，“真要练成了传真记上的全部武功，那就脱离了人的范围，沦入魔界……”

“我知道……”吟雪道，“我和妹妹都不会追求仙业，更不愿沦入鬼域，我们要作人，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我们不会触犯天忌，我们只要帮助你完成心愿……”

“江大哥……”吟霜接道，“万载高山流水，千年松柏长青，仙道绝亲，佛枯肉身，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大智慧，大定力，我们也不愿常生不老。”

“好！两位姑娘有此入世之念，江湖就重光可期了，……”大和尚道，“但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有所成就？”

二女互望了一眼，吟雪道，“选择了两种和本身艺业相近的系统，有百日时间，应该可以入门了。”

“这样短的时间……”大和尚有些不信地说，“当真是一本武学宝典了。”目光转注到江枫的脸上，颇有求证之意。

“吟雪说的不错，传真记只重方法，不重招式，每一种武功，只有一两招的例举，……”江枫道，“是一种心法击敌，已到招由势变的境界，进入了无招胜有招，但变化于系统之中，也无法逾越界限。”

吟雪那句和本身艺业相近，已道尽个中的奥秘了，书中的奇变，全在一个‘悟’字上了，所以它不能雪中送炭。”

“和尚明白了，真是天道不悞，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才适合三位的习练呢？”

“要清静，人迹罕至的地方……”江枫道，“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练了，也闯过了人体真气逆行的第一关，但还有几个关键所在需要时间习练，才能期有所成，不能受到惊扰，那就要你为我们护法了。”

“和尚一个人行吗？要不要找张姑娘和欧阳夫妇同来为三位护法？”

“那倒不用，重要的是地方清静，……”江枫道，“不能让隐密外泄，真要被强敌闻风而至，就算四姑和罗兰夫妇都在，也无法保全我们。”

七宝和尚道，“好！明天咱们就弃舟登陆，入山寻找地方，夜行昼宿，以避鹰犬追踪。”

大和尚取出一张百两银票，招呼船老大进入舱中，道：“这艘船，市值多少银子？”

船老大怔了一怔，道：“一艘新船，十两银子应该够了，像我这条老船旧货，能卖个三五两就不错了。”

“船老大果然是个老实人，这艘船就算一百两银子吧！我买了，不过，有个不情之求，希望你能答应。”

“你已给过二百两银子，新船也可买十条、二十条了……”船老大道，“你要怎么处置这条船，吩咐一声就是，银子我是不敢再收了。”

他常年在河道行舟，见识很多，已感觉到这些人不是平常人物，平常人

也不会出手那么大方。

“好！我们今晚上初更上岸……”大和尚道，“你就把这条船沉入黄河，不要留下痕迹，最好嘛你也躲个一年半载再出来。”

“我懂了，我没有见过你们，水面上也没有这条船，我是孤家寡人一个，身上有很多银子，正好先休息一年半载，然后再讨房媳妇，可惜的以后吃不到自网自煮的黄河鲤鱼了。”

那是说明了弃船离此后，也不再回到黄河水面。

“好极了，……”大和尚把一张百两银票塞入船家手中，道，

“如果能把船沉得无迹可寻，那就更好了，他们的追踪术十分高明，天上有飞鹰，地上有灵犬。”

“我明白了，……”船老大道，“诸位上了岸，我就把船移上水道，沉了船游水上岸。”

天色入夜，船也靠岸。

吟雪突然说道：“船家，春寒料峭，你要小心一些，别要着了凉。”

声音甜美，有如一杯糖水，灌入了船老大的口中。

“好，好，丫头，对敌要七分霸气，作人要三分素心，你越来越圆熟了。”大和尚飞身而起，跃上河岸。

四条人影，有如蝙蝠宵飞，眨眼不见。

船老大看得呆住了。

他听说过，江湖人能飞檐走壁，但未想到过，人如鸟飞。

这时，已入山东境内，大和尚熟知地形，一夜奔行，进入了泰沂山区。

天已亮，四人就隐入了林中坐息，山区夜行，登高走低，视界不清，特别累人，两夜下来就算一般身负武功的人，也有疲乏之感。

但他们都非一般人，而是身怀绝世武功的高手，所以，他们不沉疲累，也不肯马虎从事，花了三个晚上，才找到了一处环境清幽，人迹绝少的地方。

果然似避开了飞鹰、灵犬的追踪，几人日夜留心，完全没有发现异兆。

大和尚深谋远虑，已利用机会烤制了不少的干粮。

这是泰沂山区中一处幽谷，山不高，但却十分阴恶，十丈深谷，环绕着一座石峰，四周全是磷峒怪石，杂生了一些荆棘乱草，是一座好树也长不出一棵的荒山，山谷又深过十丈以上，真是靠山无柴烧，近水无鱼食的地方，所以，方圆数里无一户人家。

但怪石林立的山峰中，却有一座天然的石窟，干燥清爽，是一处很适宜留住，而又隐密的所在。

江枫和二女在石窟中开始习练传真记上的武功。

大和尚除了准备吃、喝之物外，还别出心裁的用荆棘，杂草制了一顶大帽子，戴上它坐在山石上，就像是天成的一丛荆草。

这可以监视四野，又避过飞鹰的搜寻，深谷绕峰，流水湍急，断去了灵犬嗅觉追迹，穷山恶水，也有它可用的一面。

这地方没有名字，也没有好看的景物，留传的仙迹，所以，没有人涉入此地，是一个单调又寂寞的所在。

但江枫和雪、霜二女，却生活的十分紧张，他们习练的武功，要使气血逆行，把人体潜能的极限冲破，练的是伸卧盘坐、倒立屈腿，把身体屈转成一个圆圈，很难得比划出一两种招式出来，好像十分轻松，其实是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三个人都练的异常辛苦，直到九十五天后，吟雪才豁然贯通，感觉到整修身体，如同经过了一番改造，可以轻松自如的，左手划方，右手划圆，双臂肢体，可以随心所欲，作出各种相反的动作，也就是说不同的肢体和武功，可以同时用出来攻袭敌人，体能的怪异、似已到了可以分割施用的境界。

转眼看吟霜，正在盘坐调息，顶门上热气蒸腾，吟雪是过来人，明白吟霜正值紧要关头，受不得任何惊扰，悄然行至石窟门口守护。

原来，吟雪流目四顾，不见七宝和尚，想他去准备吃用之物，暂离此地。

再看江枫时，只见他仰卧石地，全身似是被一片白气笼罩着，不禁微微一笑，忖道：“他果然超越我们很多，似是已进入了另一重境界。”

雪、霜二女资质相差不远。

吟霜稍逊姐姐一分灵慧，但却多了吟雪三分刁钻。

四个时辰之后，吟霜也挺身站起，长长吁一口气，笑道：“姐姐果然胜过小妹，……”

“我也刚刚贯通，……”吟雪接道，“咱们许下和尚伯伯的百日约期，不知是否已经超过……”

“没有，还早了五天，……”七宝和尚缓步行入石窟，道，“这些时日，你们饮食大减，尤其是最后二十天来，除了喝过几杯泉水外，很少进食，和尚正在担心呢！”

“我们是不是瘦了？”吟霜问道。

“是瘦了，不过，你们瘦的倍增清丽，和尚伯伯也觉着奇怪，消瘦几许，不见露骨，唉！当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环肥燕瘦总相宜。”

“多谢和尚伯伯的夸赞，你替江大哥护法，我们要洗个澡去。”

吟霜牵着姐姐一支手，向外奔去。

大和尚想拦阻，却听到江枫声音，传入耳际，道：“让她们去吧！”

大和尚转过头，江枫已挺身坐起，接道：“她们近百日未曾沐浴，沉醉于练气之中，还可忍受，现在不要她们洗个澡？那可是千难万难的事了。”

“可是，近两日中，常见飞鹰低掠而过，和尚虽然藉荆丛隐身，极尽小心，但鹰目犀利，可不敢保证是否已被发现？”

也无法确定那些飞鹰是否和敌人有关？万一和尚不幸猜中，两位姑娘会不会因沐浴暴露行踪？”

“只怕你猜中了……”江枫笑道，“深谷环绕，孤峰隔绝，这里蛇鸟绝迹，因为无可食之物，飞鹰低掠，可能已发现形迹，只是灵犬未至，他们还无法确定，还未搜寻过来。……”

“这么说来，是我隐匿不好，被飞鹰发现了，……”大和尚有些自责地说，“我已十分小心……”

“不用自责，……”江枫道，“他们确有高手在暗中策划，判断出我们的去向，也可能想到了我们隐匿行踪，旨在秘密练武，但他们想不到世上会有传真记这样一本宝典，也想不到书上面有速成绝技的方法，所以，没有全力寻觅，……”

“可是，雪、霜二女……”

“不要紧，我相信，二女早也想到了这个情况，……”江枫道，“只是，现在不用怕他们了。他们找上门来，正好一试我们练成的身手！”

大和尚哈哈一笑，道：“说的是，咱们只要离开此地，也无法逃过他们的追踪，和尚倒是想的痴了……”语声一顿，接道：“你们三位练的武功，

有没有辟谷术？”

“没有，不过，气血逆行，会使人的胃口不好……”江枫道，“所以，近日中我们很少进食，但这可能是暂时现象，身体逐渐适应之后，也许就恢复食欲了。”

二女沐浴罢归来，娇容焕发。

吟霜蹙起秀眉儿，道：“江大哥，离开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换回女装，适才见水中倒影，这身衣服，难看死了！”

“当然可以，我也希望看你们穿着女装的婀娜多姿……”江枫道，“这些时日，真是难为你们了！”

“最大的苦楚是不能开口，……”吟雪道，“男装女音，别人听的奇怪，自己也说的别扭。”

江枫点点头，步出石窟。

吟霜低声道：“姐，江大哥，要去那里？”

“他也要洗个澡吧！”吟雪笑道：“我们难过，江大哥也不怎么舒服。几个月不洗澡啊！想想看，非吐不可，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练气练的头昏脑胀，……”吟霜笑道，“大概想不到这码子事了，……”

转望着七宝大师，接道：“和尚伯伯，咱们几时离开这里？”

“等你们的江大哥回来就走，这一片穷山恶水，不见一支走兽，和尚百日未喝点滴的酒，恐怕连酒虫都饿死了？”

“不见走兽，……”吟雪心中一动，道，“那是见过飞禽了？”

“对！近日中，倒有几支飞鹰掠过……”

“可是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踪？……”吟霜道，“有没有人找上来？”

“还没有……”大和尚笑道，“两位及时功行圆满，就算他们找上来，也无所畏惧了！”

第二十一回 豆儿庄江枫引高手

“嗯！这里穷山幽静，恶水惊心，倒是一处，很好的杀戮战场，……”吟霜娇靥泛威，冷厉地说，“能在这里先除去他们一两个绝顶高手，对日后决战，不无助益……”

“小霜儿，由现在起，随时都可能遇到强敌，展开一场恶战，……”大和尚道，“诛凶斩恶的大责重任，全凭仗你们小夫妻三个人了。”

两个小狐女虽然大方，但骤然间听到小夫妻三个字，也不禁脸上一热，双颊泛羞。

“和尚伯伯，我们会尽全力……”吟雪道，

“只是我们对敌经验不足，遇上强敌，还要伯伯从中点拨、点拨，还有些分寸之间，我们也无法把握，先请伯伯指教！”

“好一碗又香又甜的迷汤，你说吧！什么事？和尚是知无不言。”

“杀人……”吟雪道，“天狐武功配上张姨的五行遁术，诡在出手伤人，一旦我们杀人过多，会不会使江大哥厌恶我们？”

“是嘛！小女人要温温柔柔，清清纯纯，才能讨人喜爱……”吟霜道，“一旦我们弄得两手血腥，岂不能成为追魂夺命的恶婆娘、把未婚夫婿给吓跑了？”

“你们听着……”大和尚神情严肃地说道，“江枫肩承了武林三圣遗志，江湖是否能重见光明，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心愿，你们帮助他，他感谢还来不及，哪里会厌恶你们……”

“说说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一回来了……”吟雪道，“那些血淋淋的场面，诡异的出没隐现，招招夺命的手法，看我了谁都会心生厌恶，要是，不如此，又不足帮他的忙，真的是好难，好难啊……”

“不用为难……”江枫飘然而入，接道，“那夜在田府一战，我已经动了杀机，不施展霹雳手段，已无法挽救江湖，你们不用担心犹豫，我要领头带着你们大开杀戒。”

二女微微一笑，忧心尽去。

“走吧！咱们找个市镇，做几件漂亮衣服，好好的吃喝一顿……”江枫道，“雇一辆豪华、舒适的大马车，安安逸逸的坐车西下，等着他们沿途追踪送死，见一个就杀一个……”

“江大哥，有些武功不高的人……”吟雪道，“用不着一定杀死吧！给他们一点教训，废了他们的武功，留给他们一条生路如何？”

“好！酌情下手，各作主张……”江枫笑道，“我要帮你们选几套衣料，做几套华丽合身的衣服，一对小仙女，两个大煞星，只怕不出一个月，就会扬名江湖了。”

二女听得高兴，脸上微笑如花，不是碍着大和尚，早就纵体入怀，缠着江枫撒娇了。

出了山区，大和尚立刻辨认出方向位置，放步直奔郟城，投住客栈，一切照江枫吩咐，赶做了几套衣服，又好好吃了几顿，休息了两天，才雇了一辆大篷车，乘车西下，重返开封。

这一次大和尚未作车夫，但却和车把式并坐篷车前面，为了行动方便，大和尚仍然戴着假发，身着长衫，一副大管家的气势。

一出山区，江枫等就发觉了追踪的灵犬飞鹰，却未理睬。

但住入郢城客栈第二天，又发觉了追踪的敌人出现，对方一直没有加害的行动，江枫等也故作不知。

这些小脚色，不值一击，不过，追踪踪迹的敌人出现，那是说明了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

吟雪拨开车后的篷布，探看了一阵，笑道：“江大哥，追踪的敌人似是已开始集结，好像准备出手了。”

只听坐在车前大和尚嚷道：“车把式啊！前面那一片枣树林好大好大，会不会有截路的刀客啊！”

“这条路面上，还算平静，没有听过有刀客截路……”车把式道，“车过深林三分险，我可不敢保证什么？这一段路，虽比较荒僻一些，但辰光还早，前有行车，后有商旅，应该是不会有事才对！”

“会不会有人专打我们这辆马车的主意呢？……”大和尚在测试车把式。

车把式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就难说了，车里头两位姑娘……”放低声音接道，“实在是太漂亮了，如果早被歹人盯上，这里就可能是下手的地方！唉！我说大管家呀！你如是早已心里有数，就不该雇我的车了，这不是麻子改称呼坑人哪！”

“这种事，谁想碰上呢？时来风送滕王阁，运背雷轰孝福碑……”大和尚道，“真的撞上了，也只好认命，你只管照顾好你的马车，别让它们受惊奔逃，乱了章法……”

“听口气，你大管家还练过武功啊……”车把式道，“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当人多，钱财是身外之物，用不着拿命去拚……”

“还未遇上截路刀客，咱们却自己在吓自己了，走吧！……”大和尚笑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车把式不再答话，却微收缰绳，放慢了车速，显然是想等后面的商旅赶上来，走在一起，人多胆壮啊！

车近枣林，车把式突然叹一口气，道：“大管家，还真的被你说了。”

原来，枣林旁侧的大道上，早已一排横立四个人，全身黑衣，手执长刀，刀在日光下闪着寒芒。

大和尚看看车内无动静，突然飞身而起，掠落路中，一挥手，笑道：“好狗不挡路，四位请让让道吧！”

四个黑衣人四把刀同时扬起，人却分列两旁，让出了大道。

路是让出来了。但车把式不敢走。

因为要从刀口下面走过去，那把高举的鬼头大刀；随时可以劈下来。

大和尚冷笑一声，道：“过刀阵啊！”

双手向袖中一拢，大步向前行去。

那车把式看的眼都直了，心中那份佩服，简直是不用提了。这位大管家的胆子好大。

那高举的大刀没有斩下，任凭大和尚走过去。

车把式摇摇头，仍是不敢过刀阵。

大和尚明知道这是江湖上一种迎客的规矩，但他不想勉强车把式，也不愿江枫和二女屈从这种规矩，大声喝道，“江湖上早已无道，这刀阵迎客的规矩，已经失传，用不着摆这个谱儿了。”“说的也是……”林木深处，传出一个沉重的声音，道，“既然不愿闯过刀阵，这三杯压惊酒，老夫只好自

己喝了。”

车帘启动，江枫飞身而出，道：“希望他们的刀能拿稳些，别要失了你的面子。”

大步行过刀阵，四把鬼头刀尽入江枫之手，但四个黑衣大汉，仍然站在原地，形态不变，显然已被点中了穴道。

“车把式走啊！”吟霜在车篷内说，“他们手中无刀，人也不会动了，你还怕什吗？”

车把式一提缰，马车迅速驰过。

奇怪，后面随来的七八位商旅却未跟过来。

和四个执刀大汉一样，呆呆的站在原地，但手中物品，背上包袱，却是一样不少。

好家伙，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拉的两位女客，莫非是仙女不成？

人间哪有这样娇艳的姑娘。

这位大管家和年轻人，没有动手抬脚，就制住了劫路的。

车把式心中忖思：“传说的仙家会用定身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他认定二女是仙子，胆气壮大不少，大声说道：“两位仙女，蓬车向前走呢？还是要停在这里？”

仙女如花，不能碰触，但能和她们说上几句话，也好沾点仙气。

“留这里听大管家吩咐！”吟雪低声回答。

好甜美的声音，车把式听得心花大开，连应了几个是字，抬头挺胸的坐在车辕前座上，大有仙女在车，百邪莫侵的气势。

“诸位请走，恕老朽不送了。”

林木中又传出了那沉重的声音，似是一个负重千斤的人，在极大压力下出口说话，一句一字的读出来。

“阁下可否说出姓名……”大和尚道，“留个日后见面情谊。”

“老朽八卦门掌门张进，……”另一个清朗的声音接道，“武当白云、祝各位一路顺风。”

“原来是张掌门和白云道长，两位盛情我们记下了。”

一招手，蓬车向前驰去。

江枫撩开蓬帘入车，大和尚仍和车把式并坐车前，车轮转动，向前驰去。

“你认识他们……”江枫隔着垂帘问，“他们早已设计好的拦截，怎会中途罢手呢？”

“声音是八卦门的张掌门的声，发音沉重，是表达他内心中的痛苦，白云道长是现在武当掌门的师弟，……”大和尚道，“这两个人搭配起来，在江湖上本有一定份量，只可惜遇上了三位，只看你江老弟取刀的手法，他们已自知非敌。”

吟霜姑娘的豆粒打穴手法，更使他们震惊，他们承认了失败，但也表达出了他们的希望，这些人虽在压抑下苟安偷生，心中仍存有着反抗意识，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奋起抗拒。”

“这么说来，我倒替他们担起心来，不战而退，会不会受到惩罚？……”吟雪道，“其实，只要他们早和伯伯通个消息，我们会手下留情，让他们全身而退。”

大和尚心中忖道：“奇怪？吟雪这丫头时存慈悲心肠，究竟是怎么回事，

受了什么影响？”

口中却笑道，“他们已经达到目的，倒不用为他们忧心了。”

“达到了什么目的？……”吟霜道，“他们的正主儿，面也未露……”

“小霜儿，你那留在穴中的沙粒仍在，就是他们要命的依据，……”大和尚道：“需知当今江湖之上，能在数丈外，施展豆粒打穴手法，一举制服了六七个人的高手屈指可数啊！”

“原来，和尚伯伯早知道了，……”吟霜笑道，“看来，百日苦修，还真有用，百日之前，我可没这个本领。”

“他们已知难而退，一路上不会再有小麻烦了，……”大和尚道，“但如一旦再有行动，必将是惊天动地的大举来犯，敌人已尽悉我等实力，但我们却还不知敌人主力何在，已犯兵法大忌，何况敌众我寡……”

“和尚伯伯不用担心，由我们姐妹联手，江大哥更是一柱惊天，就算敌人会聚上百位高手……”吟霜豪气干云地说，“也要杀他们个片甲不回！”

“唉！如是千位江湖人物合击呢？……”大和尚道，“群狼吞虎，万蚁吃象，何况，他们能够驱使的江湖人物，何止千数，如再加上剑阵困敌，百刀合击，三位能支撑多久呢？和尚自作估算，力战三个时辰之后，如不能稍作调息，绝无再战之能。”

“说的对，人终是血肉之躯，力能拔山举鼎，也无法持久不衰，……”江枫道，“就算铜浇铁铸的身子，也会在烈火烘炉中化作流汁。”

吟霜心中有些不服气，道：“就算打不过他们人多，但我们至少可以跑啊！”

“吟霜姑娘，真到了要跑的时候……”大和尚道，“恐怕已经无法躲过别人追袭，拦截了。”

“伯伯说的对，可是，我们应该作些什么呢？……”吟雪道，“难不成和过去一样？化明入暗，……”

“不行，决战形势已成，我们站在明处，才能号召群雄，化解敌人实力，只是张姑娘才具有对敌策略，必须和她会合，……”大和尚道，“红花虽好，仍得绿叶托衬，我们需要人手，我担心的是，咱们已经无法摆脱鹰、犬的监视，西返长安，旅途遥远，强敌中又有高人运筹帷幄，恐已不会再给我们聚合的机会，何况，我们先期的后援力量，仍在少林寺中。”

如能清除少林寺中敌人，我相信可使少林重光，那时，再聚集人手，扫穴犁庭。”

江枫揭开篷车垂帘，道：“进来吧！大家研商一个方法，如何和四姑会合……”

大和尚移身车内，道：“和尚已经想了很久，只有三个办法可行，一个是换乘快马，直奔长安，不用隐密行迹，硬行闯关给他以措手不及，沿途虽有重重拦截只要他以无法集中大批人手，就难困我等。第二是汴京潜引行踪，故布疑阵，让他们捉摸不定，实力分散，咱们潜在长安。

第三是，先上少林寺，扑杀控制少林寺的敌人。以少林寺作基地，大张义旗，张姑娘自会闻风而来。”

“三个办法都不错……”江枫微微一笑，道，“但只能择一而行……”放低了声音，接道，“如能截长补短，分头进行，先把张四姑、罗兰夫妇率领的人手招来，再合力对付少林寺中敌人，胜算较大。

何不暗中派人，赶赴长安，招请四姑，咱们再施诱敌之法，使敌人把注

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

“好办法……”大和尚道，“派人西下长安，大概可行，问题是，他如何能找到张姑娘……”

“这倒不难……”吟雪道，“给他一个香袋，可以香传十里，张姨闻香必至，再由江大哥修书一封，取信张姨……”

商议计定，大和尚突然叹息一声，道：“这一次，只怕要杀人灭口了。”

“不必，我已用内力暗中封住了赶车的两处穴道……”江枫道，“他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大和尚笑道，“好！好！好极了！”

好什么？大和尚未说出来，心中却暗中忖道，“吟雪、江枫，果有过人的智慧，传真记上那句‘干违天机，沦劫莫怨’已使两人生出警惕，处处心存仁慈，似已在积修善功了，我要点化吟霜几句，让他也有所警惕才好。”

“江兄弟，有些变了？”

“江大哥本来就聪明啊！……”吟霜道，“只不过他缺少江湖历练，有些事情无法下评断。”

“和尚指的不是这个，……”

吟霜接道，“哪你指的是什么？”

“吟霜，你不觉得江枫的杀气消退了很多，……”大和尚道，“处处心存仁念，避免杀戮，适才枣林对敌，本可杀人立威，但你的江大哥，却只取下他们手中之刀。”

吟霜眨眼一下眼睛，道：“取刀比杀人更难啊！”忽有所悟，垂首不言。

大和尚道，“我去陪车把式坐，就算料敌有准，也不能大意，这一番，我要仔细瞧瞧那些监视我们行踪的飞鹰、灵犬，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一段行程是车走官道，明目张胆，直入汴京，投了客栈，遣走车把式，进入客房，吟雪突然掩上房门，笑道：“江大哥，快些亲我一下，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些时日之中，吟雪似已成熟，稳健了不少，这一刻，又恢复了过去娇痴天真。

江枫怔了一怔，看看大和尚和吟霜。

大和尚别过头去，吟霜却掩口而笑。

吟雪媚眼一转，道：“你不亲我，等一下，我换了衣服，也许你很久就亲不到啊！”闭上双目，送上樱唇。

江枫无可奈何，只好轻轻亲了一下，道，“说吧！什么事？”

吟雪张目微笑道：“张姨已经到了汴京，我换过衣服就去找她。”

“对呀！和尚早该想到的，张姑娘是何等人物，还等我们去找？”

“你怎么知道的？……”江枫奇道，“我也很留心，却一点也瞧不出来。”

“我闻到了万里飘香……”吟雪道，“我换上男装，追香寻迹，很快就会把张姨找来。”

“果然是天大的好消息，和尚要去喝一杯，庆祝，庆祝……”他藉故离开。

吟霜已纵体入怀，狠狠的亲了江枫一阵，叫道：“姐，等等我，咱们一起去。”

原来，这一阵工夫，吟雪已换好男装。

二女已认定今生为江枫所有，更衣解带，早不避忌，有机会还要故卖风

情，把美丽的胴体。在江枫面前半掩半遮的展露一下。

二女换好男装，遁出店外，大和尚提着一壶酒，端一大盘卤菜，行了进来，笑道：“反正我戴着假发，没有人会认出我是和尚，酒肉穿肠过……”

“佛在心中坐……”江枫接着，“我已听的会背了，今日开怀畅饮，好好的喝几杯吧！”

张四姑来的很快，两个人第二壶还未喝完，张四姑已推门而入，道：“两位很逍遥啊！”

“冤枉啊！和尚受的苦，你张姑娘没有看到，那可是提心吊胆一百天啊！酒也不能喝，澡也不能洗……”

“我知道，这一次是真苦了你酒肉和尚……”张四姑道，“总算功德圆满。”

“吟雪、吟霜呢？”江枫道，“没有跟大姐一起回来？”

“她们在照顾罗兰……”张四姑叹口气，道，“这一次，如不是青凤帮忙，恐怕长安一别永决了，罗兰力战受伤。……”

江枫脸色一变，道：“伤势如何？”

张四姑道：“侥幸之幸，保全了身躯，未成残废，但秦八公和一批武功较差的同道，大都战死……”

“老叫化呢？……”大和尚急急接道，“死了没有？”

“他还好，只受了一些皮肉之伤，……”张四姑道，

“胡萍、段九，伤势已愈，邓飞和刁鹏，也挂了彩，欧阳昭和五个弟子，发挥出剑阵威力，拒挡住一方攻势。

胡元和郭天同小伤已愈，梅花无恙，青凤武功之高，大出我意外，独战天马堂四大高手。

后来，天后宫的三宫主赶到，青凤力战不敌，王嬷、李嬷舍身救主，虽然保住了青凤，但两人却双双战死。

七十九位武林同道中，只有铁拂大师、青鹤道长，突出围困，随来汴京，我们也只剩下这些人了，其他的不是战死、就是重伤，我无法救他们出来，实在内咎，有些愧对两位了！”

“大姐，不要自责，我们全力以赴，成败就听凭天命了……”江枫道，“百日之前在汴京，我也遇上了真正的高手强敌，拚过百招，小弟才幸胜一着，敌势的壮大，能一举搏杀了少林寺两代高僧，大姐保全了这么多人突出重围，已是难能可贵了！”

“保全的又全是精锐……”大和尚道，“张姑娘，你足以自豪了。”

“青凤受伤没有？江枫低声的问。

“没有，她已战至力尽，晕倒当场……”张四姑道，“逼的我放出了南荒血蝇，伤了他们不少人，才把他们逼退！”

“取之于敌，用之于敌，和尚一直想不通，既已陷入绝境，又能突围而出，藏奇兵于一罐之中，张姑娘果然高明，和尚还有一点想不通，毒蝇为什么不伤自己人？”

“遇敌之时，我已让他们擦上了雄黄药酒……”张四姑道，“本是上次备以御蛊未用，这次却派上了用场，而且，毒蝇回避，十分有效，如非有此一着，只怕已全军覆没，我也见不着你们了。”

“大姐住在何处？小弟想去探望一下受伤的长亲、故友。”

“住的离此不远，他们用飞鹰、灵犬监视，我们无法逃避……”张四姑

道，我发觉他们唯一顾忌的是怕引起官府的注意，调动大军围剿，所以，我选择城内一处客栈，那地方很热闹。

不过，这两天，有些不对了。

敌人扮作商旅，住入客栈，大有立刻下手的用心，幸好你们及时赶到，就我观察所得，住入客栈的全是高手，至少有十人以上。”

“途中枣林一战，江兄弟一举夺了敌人手中之刀……”大和尚道，“这大概就是他们不再等候的原因……”

张四姑微微一笑，接道：“你们也过去住吧！但只有两个房间了，你们两个各住一间，雪、霜二女跟青凤、梅花挤一下。”

“好！我们这就过去。”江枫站起身子。

张四姑一把抓住了江枫的手，道：“不用急在一时，大白天，他们会有所避忌，何况，还有两个小狐女留在那里，这地方很清静，我们研商一下对敌之策。”

她表达出想念的神色，双目中情爱无限。一百多天不见，一旦重逢，大有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大和尚识趣的很，站起身子道：“我去要几个炒菜，添两壶酒，咱们边喝边聊。”起身离去，走就走吧！顺手又带上房门。

他发觉了一向在人前矜持的张四姑，小别百日之后，竟然也无法把持自己。

“兄弟，……”张四姑道，“我很想拔慧剑斩情丝，可是，我恐怕做不到了，这几日好想念你。”

“小弟也是，大姐，雪、霜二女和青凤、梅花，都无法代替大姐，不管日后情况如何，求大姐不要弃我而去。”

“这怎么得了啊？……”张四姑道，“当真是情缘能绝，孽缘难断，日后，又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江枫道：“不管什么结果，大姐都不能离开我，吟雪、吟霜期待大姐留下的心情，绝不在我之下，青凤、梅花，我相信也需要大姐照顾……”顺手把张四姑拥入怀中。

张四姑拚上了，也不推拒，任凭江枫温存享受。

“酒菜到了……”大和尚高嚷着推门而入。

张四姑别过脸去，手理着乱发横钗，江枫也用手帕擦拭着残余在嘴上的胭脂。

大和尚已到了四大皆空的境界，手捧木盘，盘中是四样炒菜、两壶酒，视而不见的放上桌子，又摆上一副杯筷，道，“喝酒啊！”

张四姑微现羞态，道：“大和尚，你等着四样菜一齐炒好，自己拿过来？”

“君子有成人之美啊！我和尚眼睛有毛病，应该看不到的，能视而不见，店小二怕就没有和尚这个本领了。”

“大姐！”江枫道，“大和尚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心中明白的很。”

“其实，罗兰也知道，……”张四姑羞恹一笑，道，“她竟然劝我陪着两个小狐女和你一起生活，还想出一番道理说，两个丫头少不更事，我应该留你身边，管教她们。”

天狐武功，真有点邪气，天下竟有这样的丈母娘，我真的不明白，她是讽刺我，还是怕少了我这个朋友？”

“和尚敢保证，她出自衷诚，我是旁观者清，不过，江老弟把‘惑心术’

用于对敌之上，这种花团锦簇，美女环绕的结果，早已种因，天狐夫人在传授他这种奇术时，已经注定，问题在如何了局……”大和尚笑一笑，接道，“难道真的要建一座大宫院，容纳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我也想过这件事……”张四姑道，“问题出在‘惑心术’不是一般的媚功，碰上他的女子，一旦沾身，就矢志难忘，只求克敌致胜，诱敌我用，不想结果，也就罢了。”

一旦想起来，就烦恼的很，除了雪、霜两个丫头心无欲念之外，别的人，都是情欲兼有，眼下这几个人，也许可平安无事，再多了，就不好相处了，一旦打翻醋坛子，那就会引起无穷的风波了。”

“就百明老方丈的传告……”江枫道：“真正强敌，至少有六个人，当时，小弟心中还有些不信，老实说，田府一战之前，我是坐井观天，不相信当今武林之中，真有能和我打上十个回合的高手，但那一战之后，我的心都凉了。”

算计起来，敌人恐怕有十个以上能和我拚过百招的高手，一旦他们两个联手，五十招内可以杀了我。

幸好，少林寺确有绝技留传，雪、霜也习艺有成，我相信可以应付了，用不着再用‘惑心术’，诱敌降服。”

“我看，你算盘打的太如意了，如果敌方有一人能和你拚过百招。”张四姑道，“这种人说不定会二三十个，当然，也会有高过他们的人，才能教出这些人来，我格信，他们还有别的准备，真能帮你的人，不会很多，就算我们能够暗施算计，也要先挡住敌势才行，我不懂大和尚为什么不练传真记上武功？”

“和尚不能练，你倒是非常适合，不妨要二女传你，不过，和尚也不希望太多人练这些武功。”

一旦它进入大成境界，心情稍变，就成武林大患，和尚相信，一对一，天下已无人能胜江枫。

我们怕的是对方车轮大战，江兄弟一个人，能撑多久？就算任、督二脉已通，冲过十二重楼，内功循环不息，在招招搏命之下，也要休息。

何况，对方武功脉路阴柔多于阳刚，女子高手应该很多，这‘惑心术’不用就白不用了。”

“好吧！你和尚就准备化缘，募款建筑一座大宫院……”张四姑道，“江枫在洛阳居，如果放手施为，四季花婢恐已尽入掌握，那位三宫主也难逃过，现在，就无法开锁了。”

“唉！江兄弟如能把住情关，‘惑心术’只是对敌手段。……”

“那只有一个办法，……”张四姑道，“杀了她们，失去价值，就一刀两段，……”

江枫呆了一呆，接道：“这个，小弟恐怕下不了手啊！”

“让好们思念成疾，发狂发疯，就更不人道了，……”张四姑叹口气又道：“兄弟，我已身受其害，放眼天下，定力超过我的人，不会很多，你如此多情，不忍下手，恐难有两全之策了。”

“奇怪呀！这种邪门武功，怎会培养出一个多情种子来……”大和尚道，“我想不通，这是不是有背天狐夫人，志复武林的原意呢？”

“别怪他，我练了天狐武功，才知道天狐武功邪中寓情，男人会怜香惜玉，女人会定情一人……”张四姑道，“江枫厌恶菱花，杀她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他却不肯下手，我想，这也是天狐夫人，手刃她情人之后，情操不移

的原因。

两个小狐女已尽得天狐武功，你和尚也该看得出来，她们无欲无求，对江枫只是一片纯情，江枫如有个三长两短，她们绝难活得下去。”

“你呢？”大和尚瞪着张四姑问。

“说实话，我也把持不住，这百日小别之后，我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定力……”张四姑道，“你和尚如见到梅花，青凤那种思念情郎，暗中悲泣，哀伤欲绝的神情，你也会黯然神伤，‘惑心术’占有了她们的身体，也带走了她们的心。

青凤、蓝凤，师姐妹相处十余年，情同骨肉，竟然为江枫，当面翻脸，蓝凤倒是有点情义，争吵一番后，带四大天鹅、三魔、五怪离去，要是她们合力出手，我绝没有放出毒蝇的机会。”

大和尚推落了假发，一掌拍在脑壳上，道：“这就麻烦大了，江兄弟，你不忍她们，能不能点住她们穴道呢？”

江枫道：“这个大概可以。”

“好！那就由我和尚和老叫化子下手……”

江枫和张四姑听得怔住了，看着大和尚出神。

“不要怀疑！和尚跟老叫化江湖跑的太久了，我们对善、恶的看法，和两位不同，杀一人救百人，和尚是认为行善，老叫化早有了除恶务尽之心。

纵然她千娇百媚，花容月貌，我们也一样下得了手，但‘惑心术’不能不用！”

江枫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大和尚自认识江枫以来，一向是和善、服从，第一次如此的独断专行。

“大和尚……”

七宝大师冷冷接道：“张姑娘，除非你想出了更好的办法？那就不要反对，入地狱，轮六畜，是我和尚的事！”

个个心存慈悲，这个仗要如何打法？

武林三圣，一念仁慈，留下了今日的祸害残局。

少林寺两代精锐，尽化灰泥，各大门派死亡的高手，何至数百，你要阻止我辣手除魔，那是逼我自绝……”

他说的很认真，脸上是一片凛然难犯的神色。

张四姑苦笑一下，道：“能不能让我再想几天？不管想出什么办法？一定先使大师同意。”

“行！和尚不是嗜杀成性的人，你张姑娘的办法高明，和尚定会同意。”

“是！想不出好办法，就依大师，四姑绝不反对。”

大和尚脸上又现笑容，道：“张姑娘，你看，第一场决战之地，该选在什么地方？”

“少林寺的僧群们，如肯作后援，最好选在少林寺……”

“和尚也有此意，张姑娘策划行动，和尚愿出面说服少林僧众。”

张四姑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先要查明白，少林僧众们是否已身受禁制？否则就会一举害死他们全寺僧众了。”

“还是张姑娘高明，和尚竟没有想到这些，佩服！佩服！”

“就这么决定了，少林僧众们如受禁制，无法帮手，咱们又无法解除，再作他途……”张四姑道，“现在，咱们回京华大客栈去，看情形，先除了他们潜入客栈的高手才行。”

江枫和张四姑站起身子，准备离去。

大和尚却摇着头，道：“慢走一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没决定就对之策？”

“什么事？……”

张四姑也被问的怔住了。

“监视我们的飞鹰、灵犬，是否有法子除去，否则，永远无法避过他们的耳目，我们任何行动，都不能逃过监视。”

“对！购制一些强弓长箭，射杀鹰犬，我相信他们有一位能指挥鹰犬的奇人在暗中主持，……”张四姑道，“我不知是否真有昔年公冶长这种能通鸟语的人，但我可以肯定那人和灵犬、飞鹰之间，定然有一种沟通的方法，使飞鹰、灵犬可以表达出它们所见的事物。

所以，不用人随行指挥，就把我们闹得手足无措，我费尽心机布署，以隐密行踪，但他们很快就找上我们。

我花费一日夜的工夫潜踪侦察，才发觉毛病出在飞鹰、灵犬身上，后由青风口中得到证实，这个秘密，连梅花都不知道。”

“那是说，施放、指挥飞鹰、灵犬的人，不是天马堂，也不是天王门和天后宫的人了？”大和尚有些惊异的说。

“对！真正的幕后人物，似乎已正式参与、介入了，……”张四姑道，“这好像已不是一般江湖人物的纷争，他们似另有重大的目的，一旦中原武林各大门派的力量全入他们的掌握，可能就有惊天动地的变化了。

所以，他们一发现我们这一股抗拒的力量，就集中了全力追杀，天后宫和天马堂的互斗，也完全停止下来，我想这不是天马堂和天后宫能够主宰的事了。”

“唉！只是不知道他们训练了多少可用的飞鹰、灵犬，我们要如何才能尽除它们，……”大和尚道，“张姑娘仔细的看过那些鹰犬，和一般的有何不同？”

“飞鹰似属西北大山中的猛禽黑雕的品种，灵犬也似是青狼一类……”

“能把这些凶残暴野的禽兽，驯服到听人指挥，真不是容易的事，……”大和尚道，“这个人的才能，实在叫人佩服。”

“我说似属的意思，是因为它们和大原野中的黑雕、青狼不尽相同，……”张四姑道，“它们野性化去了不少，体型也小了一些，我认为这是人工培育出来的鹰、犬，数量应该不会太多，从小由人驯养，才会受人的控制指挥。

如果，我们精密设计，全面扑杀，纵然不能尽除祸源，也能使它们大量减少，这些已具灵性的鹰、犬驯养不易，在我们不断猎杀下，至少会减轻对我们的威胁。”

“就这么决定了，和尚去订制二十把强弓，一千支特别的长箭，使射程尽量的及远。”

“二十张强弓应该够用了，长箭随时可以补充，不过，弓力要分三种，不能以你大和尚的臂力为准，弓太强，我们不能弓拉满月，那就力有不逮了。”张四姑笑道，“欧阳昭、江枫，你大和尚，要用一级的十石强弓，有三把就够了，老叫化、胡萍、段九、邓飞用五石弓，其他的三石弓就行了。”

“好！我和尚这就去订制弓箭，咱们在客栈碰头，那座客栈叫

“京华客栈！”

张四姑包下了京华客栈中两座相连的跨院，把人手集中一处，以备应变。

虽居闹市，但张四姑仍然不敢大意，日夜都有防范。

这已是午后时刻，正是老叫化钱缺和铁拂大师当值。

两人分守在院内、门外，江枫已入客栈大门。

老叫化已迎了上去，道：“江少侠，大厅中不能坐，这几天已混进来不少魔子、魔孙，他们预付的订金，房间一有空，他们的人就补了进来，……”

放低了声音，接道：“张姑娘上午出门不久，他们又住进来一批人，其中有一个是在终南山围攻我们的高手之一，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却记得他的模样，他似是也认识老叫化子。”

“几个人？”

“五个……”老叫化道，“其中有两个人有点说不出的怪异？”

张四姑加快脚步，行入跨院，才回头问道：“那两个人怪在哪里。”

“第一，老叫化看不出他的年龄？这是很少有的事，看上去人在中年，但老叫化却感觉他至少在古稀以上？……”

“还有第二吗？……”江枫也被引动兴致。

“全身似被一股云气围着，有点看不出真切，透出了一种寒气逼人的讯息，老叫化阅人多矣！这种怪异之征，还是初次见到。”江枫突然停了脚步，道：“你仔细想想看，确实如此吗？”“错不了，所以，老叫化才指说他们有点怪异。”

“老前辈，代我传个消息。要我们的人，由此刻起，全力戒备，最好全都集中在一处，……”江枫道，“大姐，我们先去看看罗兰的伤势！”

“老叫化这就去通知他们。”

他心中似是早感到事态严重，急急转身而去。

张四姑行到正厅门前，轻叩木门，开门的竟是青凤。

也许早已由两个小狐女口中得知讯息，所以，青凤脸上并未有太多的惊喜，目注江枫微微一笑，道：“你来了！”

张四姑当先跨入厅门，直入内室，江枫却握住了青凤一只手，道：“谢谢你，在最重要的时候，你帮了大忙。”

青凤缓缓抽回左手，道：“快去看你岳母的伤势。”

江枫怔一怔，接道：“你……你……”

你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雪、霜二位妹子，是下谪凡尘的仙女，我好喜欢她们，梅花和我一样，身世堪怜……”青凤道，“张姨说你命犯桃花，在劫难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不要喜新厌旧，我就很满足了。”掩上房门，转身带路。

明知梅花也在罗兰的房中，江枫突有着举步维艰之感，那扇木门，竟使这位一代豪客勇气尽消，不敢跨入。

吟霜闪身而出，低声道：“江大哥，怎么不进去啊！”“我……我……有点……”

“是害羞，还是害怕？”吟霜嫣然一笑，道，“我们都不怕，你怕什么？青凤和梅花在张姨安排下，都拜在我娘膝下，变成一家人了。”牵着江枫一双手，行入室中。

罗兰靠在床头上，半坐半卧，容色依旧是那么娇艳。

看江枫一脸微带惭愧的古怪神色，罗兰很想笑，但又想到张四姑的警告，只好强自忍住，那种要笑不笑的神情，其古怪处实不在江枫之下。

吟霜看看江枫，又看看母亲，忍不住格格大笑起来。

低着头削梨子的梅花，抬头看了江枫一眼，又低下头去。

她也在笑，只是笑的隐密。

张四姑道：“二丫头，别笑了，超级强敌已住入客栈，危机迫在眉睫，你江大哥愁的要死，你还笑得出来。”

罗兰掀被而起，跳下床来，道：“江枫，是不是真的？”

天狐武功的另一个特色，是驻颜也驻心，让女人不失纯真。

“是真的！罗兰，你的伤势怎么样了？”江枫看着罗兰左臂右腿上，仍包扎着白色绷带。

“臂上的刀伤已结疤，右腿也好的差不多了，……”罗兰道，“大概可以动剑了。”

“不要逞强，来人的武功可能很邪气……”

“江大哥……”吟雪打断了江枫的话，道，“能不能看出来，他练的是那一类的武功？”

“我没有见过，……”江枫道，“据钱缺告诉我，他们周身如有云气环绕，透发着冷寒迫人的讯息！”

“那是一种寒阴之气凝聚之征，……”吟雪道；“能形于外，这人的功力很深厚了。”

“不错，我们不能大意，我已请老叫化通知所有的人，在厅中会聚，……”江枫道，“不能让他们后援赶到，我要争取主动。”

“对！先下手为强，我和妹去求证一下。……”

吟雪牵着吟霜一双手，破窗而去。

张四姑道：“青凤、梅花，你们遁身庭院，监视四外，最好不让任何人看到你们。”

“是！我们会尽力而为。”

二女应了一声，人也穿窗而去。

“大姐又收了一个弟子？”

“青凤的基础扎实，聪慧尤过梅花，……”张四姑低声道，“学起五行遁术，领悟极快，这世上的灵慧少女，都被你给欺负了……”

“四姑，这话就不公平了……”罗兰竟然接了口，道，“我对江枫越来越佩服了，……”

“罗兰，好好的坐息，说不定一入夜，就要展开一场恶战……”张四姑牵一下江枫衣袖，急急退出。

江枫低声道：“大姐，罗兰佩服我什么？”

“两个小狐女仍保有着处子之身，是吗？”

江枫点点头。

张四姑道：“你如要占有她们，她们不会拒绝吧！”

“这我就知道了，我没有试过。”江枫道，“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罗兰佩服你就是这一点了，两个小狐女天仙化人，又每天缠在你身上，耳鬓厮磨，你能食指不动，连大姐也有点佩服了，你外面放荡，内心君子，罗兰要说的就是这个，你们的关系不同，我不想她说的太露骨。”

“大姐说的是！”

但闻步履声动，老叫化带着群豪大步而入。

欧阳昭走在最后，五个弟子脸上汗水隐现，想是在另一座跨院中习练剑

阵。

北剑父子，南刀师徒，邓飞、刁鹏、铁拂大师、青鹤道长，加上欧阳昭师徒六人和老叫化子一共十五个人，把一座小厅快挤满了。

桌椅不够，大家就席地而坐。

江枫一抱拳，道：“诸位前辈，兄弟，终南山一战，损失了我们大部分的同道，江枫十分悲痛！”

“江兄弟，武林蒙尘，江湖沦劫……”老叫化接道，“他们为武林重光大业而战，死而何憾？如今强敌又追踪而来，大有斩尽杀绝之心，现在如何拒敌，才是要研商的事情。”

没有人反对，看来活下来似是更为重要。

“搏杀强敌一事，江枫全力以赴，但面阵用兵之策，还要麻烦张大姐了。”

张四姑黯然叹口气，道：“敌人以飞鹰、灵犬觅踪，我们避无可避，只有挺身而战一途，诸位随身携带衣物，今夜一战之后，我们可能撤离开封，避免实力太过分散。”

诸位分组埋伏，测试敌人实力之后，如能一举获胜，就把他们诱入荒郊，一举歼灭，此战之策，以杀敌为主……”

张四姑划分各组的人手后，群豪离开小厅，各去准备。

但欧阳昭没有离去，这位以正道自许，端庄自持的人物，身经终南山一场血战之后，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江枫笑一笑，道，“罗兰又收了两个干女儿，也同时拜入了张四姑的门下，这倒省了不少事，四个女儿一次出嫁，也算是前所未有的一段佳话了。”

江枫无法回答，只好连声应是。

“去看看罗兰吧！你老婆已经准备更衣应战……”张四姑道，“她腿伤还未全好，不宜舞刀、弄剑，但我们劝不住她……”

“胡闹！胡闹！她腿伤还未收口，四姑，你可不能派任务给她……”欧阳昭真的急了。

“可以！但她生性好强，自己提剑上阵，我可是没有法子拦阻……”张四姑道，“一场苦战下来，如花似玉的老婆，跛了一条腿，那就美中不足了。”

欧阳昭不再答话，冲入了罗兰的房中。

“去看看两个小狐女，怎么这样久还来回来？”张四姑道，“会不会有什么闪失？”

“不会……”江枫道，“她们两个真的被人留下了，我去了也没有用。”

“江大哥好谦虚啊！”吟霜道，“我和姐都明白，两个人加起来，还是不如江大哥。”

两姐妹牵着手，穿窗而入。

“奇怪，为什么不走厅门……”张四姑道，“是不是穿窗越墙，已成习惯？”

“不是！”吟霜道，“青凤和梅花姐姐，施展遁术，隐在庭院中，我们不能看到她们。”

“究竟是看到没有？”

“没有！”吟雪道，“张姨，我们没有经过庭院，自然是看不到了！”

“那么多人，都没有看到，我们怎么能看到呢？……”吟霜道，“行过庭院，步入厅门，张姨要是问我们看到两位姐姐没有，要我们怎么回答呢？”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果然厉害，已经青出于蓝了！”

“名师高徒啊！”江枫笑道，“她们论事判敌，已确有大姐的慧能。”

“说吧！……”张四姑道，“敌势如何？是否已有了拒敌之策？”

吟雪看着吟霜，吟霜却摇摇头，道：“你说吧！姐，我想的不很周全。”

“是两个真正的高手，玄阴气功，已至登峰造极……”吟雪放低声音，道，“一对一，爹也未必是人敌手，但最使我担心的是，不知道他们还练了什么毒功？”

所以，我想把他们诱入荒郊，请江大哥和他们放手一战。

一来可测试一下江大哥的成就。

二来，也让对方暴露出他们的恶毒武功，使我们有所防范，不知张姨的意下如何？”

“想的很周到，我们选择一个地点，引他们入伏，只是谁人作饵呢？”

“自然是江大哥了……”吟雪笑道，“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杀了江大哥，江大哥是最好的饵，他们决不会放手。”

“是不是要我诈败？”

“对！但你不能让他们瞧出了破绽，最好是你能稍胜一人，让他们联手合击，你再诈败。”吟雪道，“荒郊夜战，再全力施为，五十招内，还不能力毙两敌，我和妹就施下毒手取他们的性命。”

“以一人，力敌两个高人联合出手？……”张四姑有些担心起来，说，“江枫能应付吗？”

“应该可以……”吟雪道，“至少他可以逃掉，张姨，放心了，我怎能谋杀亲夫……”

“姐，我也有点担心啊！”吟霜道，“不能让江大哥一人涉险。”

“那你就遁身潜踪，一旁观战，必要时出手相助……”吟雪道，“但不可露出马脚……”

“不用了，吟霜，吟雪说的对，打不过，我可以跑啊！你隐身一侧，我反而心有所虑，做不到恰如其分，敌人有高手，也有智者，错一步，就坐失诱杀良机。”

“好吧！我应该对江大哥寄予信心……”

吟霜说的很委屈，眼眶中见了泪水。

江枫不敢多看，急急说道：“我去看看和尚，大姐费心安排地点，布置埋伏。”急步行了出去。

吟雪呆呆的望着江枫消失的背景，道：“张姨，我是不是错了？”

“没有错，骑马行船三分险，何况是对敌作战……”张四姑道，“决定了就这么办。”

“妹，你说呢？我心里好不安。”

当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三个女人心中，都深深地印着江郎，以他作饵，再好谋略，也有些不敢放手。

“照说，江大哥能够胜任，我只是担心万一……”吟霜道，“万一他受了伤，你不心疼啊？”

“唉！江大哥，哪里受伤，姐就把哪里割下来补给他。”

“姐，不要这样嘛！江大哥，胜过我们十倍，他不会受伤的，我只是瞎胡说呀！”

“他只有十之一二的危险，一是敌人另有高手隐藏，展开合击，二是敌人练成了莫可测度的武功，一出手就施展出来，……”吟雪道，“江大哥措

手不及。”

听到二女交谈，张四姑倒是放了心，笑一笑，道：“这样子瞻前顾后，哪里能成就大事，我会交代他小心应敌，不要再想这件事了，来！我们研商一下设埋地点！”

江枫找到了大和尚，那是在相国寺外的豆儿庄，大和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自斟自饮，正喝的不亦乐乎，江枫却突然进门。

大和尚怔了一怔，笑道：“我忘了，你是胸有锦绣，和尚躲不过。”一面眨动眼睛，示意江枫，这里有问题，不可大意。

果然，二豆姑娘，很快的冲了进来，打量了江枫一阵，笑道：“原来两位是朋友啊！我去拿杯筷。”

“兄弟，逗逗她吧！”大和尚用的是传音之术，道，“丫头耳目聪敏，武功不错，小河水，可能潜藏了一条大鱼。”

“我……”

“你抓住了我和尚的把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今天就索性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好啊！两位尽管喝，这里有好酒、好菜，保君满意，而且距晚餐上客还早。……”二豆的话，明显地没有说完，但她却住口不言。

这大概就是少女的矜持了。

“酒菜都不错，就是少两个陪酒的美女，和尚是没有这个毛病，我这位兄弟，可就无女不欢了，怎么样，二豆姑娘，能破例让和尚躲在房里喝酒、吃肉，能不能破例找一位姑娘陪酒。”

“我们店面小，从未遇过这种事，我去问问妈？该怎么办？”

二豆说完话，转身而去。

“兄弟，和尚已拉开场子，以后看你的了。”

“大和尚，强敌已找上京华客栈，……”江枫也用传音之术，道，“四姑已安排今晚的大战布署，喝两杯，我们一起回去。”

大和尚微微一怔，道：“桥归桥，路归路，等一下，和尚先走，你掏掏看，两个丫头肚子里有什么宝？”

不要心存仁慈，她们是敌人，你不下手，别人着了先鞭，来个阴沟里翻船，可别怪我！”

大和尚说对了，一来就来了两个，二豆牵着三豆手，并着肩儿行进来。

“我妈说，小饭店不兴这个，实在无法找姑娘陪酒，我陪两位喝几杯，妈又不放心，要我带着妹妹一起来……”

二豆说的有自然，有如背书一般。

大和尚眯着眼睛打量二豆、三豆，竟还是真的有看头，虽然比不上两个小狐女，也稍逊梅花、青凤，但也算娇若春花。

她们穿着蓝布衣裙，迎客上菜，也没有擦粉、抹胭脂，全是天生的丽质，姿色。

“好！好！和尚虽是假和尚，跑的码头可不少，饭庄叫的陪酒姑娘，两位是拔尖的漂亮。”

再说说我这个朋友吧！我是不怕家中失火，只怕在外面摔一跤，全部家当，都穿在身上，家徒四壁，食无存粮。

但他会盯梢，抓了我和尚不少把柄，一向是我请客，今天也不例外，银子在这里，你们陪他喝，钱不够就脱他的衣裳，我和尚不奉陪了。”

掏出一块一两重银子丢在桌子上，起身就走。

江枫暗暗忖道：“大和尚要起来，还真有点叫人招架不住，算了，已出现狮子、老虎，犯不着招惹这两个小白兔，早些走吧！”心中定了主意，缓缓站起身子。

却不料二豆一把抓住了右手，笑道：“放心了，和尚付的银子，还可以让你喝两壶，坐坐嘛！我和妹从未陪着客人喝酒，今天可是头一回，那和尚说了你半城的坏话，却瞧不出你有一样好处？”

“有什么好处？”

“让女人一见动心……”

三豆送上一杯酒，接道：“二姐说的不错，公子请饮此杯，我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江枫似是被吸引了，心中忖道：“如此粗俗的手段，也能使人上钩，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把戏？”

岂知秘方医大病，酒入口江枫已觉出不对，不禁心头冒火，如在百日之前，这口酒就能要了江枫的命，但现在的江枫，已非毒酒能伤，咬咬牙，硬把一杯毒酒喝下去，道：“说吧！什么秘密？”

“你叫江枫，对不对？”三豆叹口气，说，“为什么会傻到一口把酒喝下去？听说你身负绝世武功，也该机智过人啊？”

“不喝这杯毒酒，你们就能放过江某？”

“我们知道留不住你，但又不能不留你，因为，不留你舵主会杀了我们，你可以发顿脾气，打我和姐姐两个耳光，回头就走……”三豆道，

“可惜，你竟然喝下这杯毒酒！”

“喝了又会怎么样？”

“喝了会立刻晕过去，……”三豆怔了一怔，道，“不对呀！你早该晕过去了？”

“如果一杯毒酒，就能叫我束手就缚，江某哪里还能和你们为敌，说！你们是天马堂的人？还是天后宫的人？”

“都不是，我们是天王门的人，青凤是我们师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在京，……”三豆苦笑一下又道，“杀了我们吧！我们自知不是你的敌手，也不愿和你动手。”

“你们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我是江枫？说了，我也许不会杀你们。”

“天后宫传出了你的画像，江湖上你已是寸步难行。”三豆说道，“杀了我们快些走！舵主已亲自飞身传报，再等一会，就会有高手赶到！”

“可惜的是，这游戏无法玩下去，我有事，不能奉陪，看在青凤的面上，我不杀你们，我点你们穴道，等你们舵主来救你们吧！”

二女点头微笑。

“舵主就是那位掌柜先生。”

“也是我们名义上的父亲。……”

江枫冷冷接道：“严肃点，装出吃惊的样子。”

二女一怔。

江枫已经及时出手，点了二女穴道，大摇大摆的走出了豆儿庄，回到了京华客栈。

江枫诱敌很成功，力战了五十招后，回身就走！

放步夜奔，快如闪电，这就如沙中淘金一般，到了张四姑预设埋伏的地

点，只有那两个绝顶高手紧追赶到。

江枫停下脚步，回头笑道：“两位，别的人没有跟下来。”

两个人一着黑袍，一着青衫，一眼看上去，像是四十多岁的人，老叫化子描述的一点不错。

“他们跟上来，也帮不了忙……”黑袍人冷冷说道，“你未出全力、诈败诱敌，就是要我们追来此地了。”

江枫暗暗吃了一惊，忖道：“他们早知道了，果然是技艺精绝，奸恶并俱的高手。”

“我相信这地方早有埋伏？但我想不出谁能帮上你的忙？……”青衣人冷笑一声，道，“你带着两个小美人，潜隐练武，但只有一百多天，能有多大长进？”

终南山的刀下游魂，只有欧阳昭夫妇和五个弟子的剑阵，可堪一战，易花手张四姑只有那一罐血蝇，一次用完，早已黔驴技穷，再难耍出新花样了？”

江枫点点头，道：“是有些低估你们了，你们不是天马堂的人吧？”

“江枫，你如一直潜隐不出，也许还能保存下武林三圣那些武功，我们的疏忽，留给你一线生机……”黑袍人道，“想不到你竟破壳而出，这是你的失策，你确实是一位武林奇葩，早个三十年，必能一举成名，但也会早些死亡。”

“生逢此辰，那就是更大的不幸了，无法成名江湖，就要进入鬼域。”

“两位呢？”江枫心中忖思：“何不诱他们多说出一秘密。”高声接道，“苦练了一身阴毒武功，又得到了什么？还不是江湖上的无名小卒……”

“你是鼠目寸光，区区江湖，有什么好争的……”黑袍人说到此处，突然住口。

“我明白了，诸位是在造反，聚集武林中人，夺取天下，还未见前例，需知大军掩杀，有如山崩堤裂，三五十个高手，能挡得多少军马？……”江枫道，“战策兵略，武林中有几人读过，龙潜于渊，虎藏深山，江湖人就是江湖人，争霸盟主，快意恩仇，也许可以，争王位、窃国土，那就是非非之想了。”

你骂我鼠目寸光，你们才是坐井观天，痴人梦想……”声音转为严厉接道，“既然志不在江湖争霸，更不该杀戮江湖中人，一步错，全盘输，你们错的离谱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进行的都很顺利……”黑袍人道，“你是唯一的漏网之鱼，杀了你，我们就可以办正事了。”

果然是目无余子，只把江枫一个人看作敌手！

“我能杀你们，易花手张四姑的技艺，更是神出鬼没，不是你们培养出的鹰、犬灵巧，早就摸上你们的老巢，除尽元凶了，今夜，我要放手一搏，五十招内我杀不了你们，……”

“怎么样？”青衫人道，“弃刀归顺，日后，不难位列封侯。”

“师长遣愿，岂可不顾，五十招杀不了你们，你们就会见识到易花手张姑娘的厉害。”

“江枫，你真是冥顽不灵啊！”……

青衣人话犹未尽，江枫掌风已至，右手的翠玉刀也攻向黑衣人。

他存心测试成就，一出手就引起两人合击。

突然，火光一闪，亮起两支火把，张四姑、七宝大师、欧阳昭、老叫化、胡萍、段九、邓飞、刁鹏、铁拂、青鹤等，全都现身出来，胡元和郭天同，高举两支火把，但吟雪、吟霜、青凤、梅花，仍是隐身未现。

夜暗中，突现火把，光亮更见明澈。

江枫独战两大高手的凌厉搏杀，也清晰可见。

翠玉刀幻起了一片青芒，滚滚流动，掌风如啸，劲气四溢，站在三丈之外的观战群豪，都感受到掌力逼人。

第二十二回 入虎穴双探天马堂

忽然间，传播出一阵阴寒之气，如寒冬冷风，侵体透肌，两支火把，更是火焰摇曳。

张四姑高声说道：“诸位请退后一些，运气抗拒，别让阴寒侵体。”

但闻江枫纵声长啸，道：“两位伎俩，已尽于此，我领教过了，诸位，请看江某人为终南山中伤亡同道复仇，诛此双凶。”

说杀就杀，身体突然飘飞而起，在黑袍人和青衫人的掌力交错中，直投而入。

没有人看清楚，江枫如何杀了两人，但突然间，一切归于沉寂，两具尸体，倒卧在荒野中。

江枫身侧一丛草，突然飞起，两个美女，由草中幻化而出。

是吟雪、吟霜。

她们把青草连在衣服上，巧妙的坐卧姿势，像极了一丛青草，连江枫也未发觉。

“江大哥，你真的突破了体能极限，……”吟雪高兴的跳起来抱住了江枫，接道，“我好担心，会出差错，现在才放下了心中千钧重担。”

较远处，另一丛草，也分化开来，是青凤、梅花，快步的奔了过来。

事实，所有的在场群豪，全都围了上来。

吟雪低声在江枫的耳边说道：“看样子！先公后私了。”

一松双手，落着实地。

“两个丫头，你们帮忙没有？”张四姑道，“说实话，不许骗我。”

“没有啊！张姨，不信你问江大哥嘛！”吟霜微笑着说。

“张姨！”吟雪道，“不到五十招啊！第四十七招上，江大哥杀了他们，事实上，可以更早一些杀他们，多拖了十几招，只是想多经历一下玄阴气功的威力。”

张四姑道：“江枫，你如一开始就下辣手，能不能一举杀了他们？”

“现在，还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一下子就用出那种身法，……”江枫解释道，“至少要十招以上，才能把气血、关节……”

“我懂了，……”张四姑挥挥手，高声说道，“诸位都是亲眼看到了，我们已有能力反击，只不过，我们的人手太少，所以，我们还得拖些时间，才能展开反击。”

“强弓、长箭，都已备妥……”七宝和尚道，“张姑娘要不要点收一下。”

“这么快呀？”

“有钱好办事啊！……”大和尚笑道，“十几家铁铺，全停下别人的工作，全力帮我们赶工。”

“好极了，这些地方，四姑不及大师多矣！”

“今夜之战，布局奇巧，陷强敌于必死之地……”大和尚道，“实在高明极了。”

“不能掠美，全是雪丫头的布局安排，我也有点佩服呢！”

“什么？四姑，你不是开玩笑吧！这是大丫头的布局？”欧阳昭道，“你让她占尽光采，那可是害了她。”

“干真万确，指挥全局……”张四姑道，“她不敢指挥老爹，只好由我转告，由头到尾，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意见，只给她几句鼓励的话，难道你没有看到，她那份欢欣快乐的样子。”欧阳昭瞪着吟雪看，就像看一个陌生人样。

“是真的，欧阳兄，老叫化就是听大小姐命令行事。”

“干爹，不要怀疑吟雪妹子的能力，我们都是听从她的安排布置。”青凤、梅花异口同声的说。

“真是家有一宝不自知，你行，大丫头，以后，有事遣派爹爹，我也一样听命行事。”

“我可不敢啊！……”吟雪一伸舌头，笑道，“这次，安排江大哥，诱敌作饵，差一点被吟霜骂死！”

“姐，我给你道过歉了嘛！还记在心里呀！”

“怎么会呢？……”目光一掠青凤、梅花，接道，“一旦出了差错，两位干姐姐，也不会放过我呀！”

青凤、梅花微微一笑，也不辩驳。

“如果这策失算，让老爹受到伤害，……”吟雪道，“娘非要把我吞回去不可！”

欧阳昭没有生气，摇摇头笑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心中却是十分欣慰，母女连心，吟雪的话，表达出罗兰的心中深情。

四周群豪，也被这一番儿女情怀，闹得欢颜大开，暂时忘记了面临的步步危机。

既无法避开飞鹰、灵犬的追踪，张四姑安排了猎杀计划，自己带领了大和尚、吟雪、吟霜、青凤、梅花为一组。

欧阳昭、罗兰带着五个弟子为一组。

其余的人，由江枫统率，各组中均有十石强弓一张。

三组人手，互相掩护、埋伏，诱杀飞鹰、灵犬。

原来，鹰、犬若有灵性，损伤了几支之后，就飞的更高，离的更远。三天之后，再无收获，但却未脱离它们的监视。

张四姑俟三姐人手会齐之后，道：“不行，我们射杀了七条狗，四支飞鹰，就难再得手，但却无法摆脱他们的追踪监视！”

“张姨，猎杀灵犬还不太难，……”吟霜道，“我和三位姐姐，潜踪隐身，围杀灵犬，我相信不难断绝它们的追踪，但鹰飞太高，就难想出办法了？”

“吟雪，你的看法呢？”张四姑问。

那夜一战歼敌两大高手，江枫的武功，固使群豪敬佩，但吟雪的陷敌绝境布置，也使群豪倾心，大都全神贯注，倾听她的高论。

吟雪忽现羞态，道：“张姨，我说错了，你要纠正我啊！”

“说吧！大丫头，娘也在用心听呢？说错了打什么紧，你还小啊！”罗兰心直口快，一下子说出了吟雪心中的压力。

“张姨，现在不能分兵作战，以猎杀鹰、犬为主了……”

“说下去吧！”张四姑道，“第一句话，已经切中要害，张姨真有点吃惊了！”

吟雪似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侃侃而谈，道：“鹰、犬虽具一些灵怀，但却不能辨识环境不相同的危机！”

但人能，我觉得指挥它们的人，已经赶来，而且，距我们不会很远，敌

人的行动，也在变化，一面在集中力量，一面在寻找我们的破绽，我们的分组行动，如被发觉，也可能已被发觉！

敌人正在作截击我们的布署，所以，我们不宜再分散实力，敌人怕我们的整体力量，不一定会怕我分组的力量，何况，敌人也会埋伏、暗袭。”

张四姑点点头，道：“还有吗？”

“敌人最大的苦恼是，无法确定我们的行踪，……”吟雪道，“不能集中大批人手，全力围攻江大哥，但绝不会再轻视我们，他们已全力和我们展开斗智、斗力了！”

“很好，好极了，我们又该如何呢？”张四姑道，“继续说下去！”

“张姨，你作主嘛！你心中明白得很，为什么还要我说？”

张四姑道：“说出来，看看是否和我想的一样？”

“一定要我说，那就再来一次诱杀，不是鹰犬，而是人……”吟雪道，“不过，一定要选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地方，只是不能再用草原了，我相信我们那夜的布置，已落入敌人的眼中。”

“对！就算他们没有看到，事后也已了然，……”张四姑道，“他们想围杀江枫，那就多几个江枫出现，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形貌，飞鹰没法子辨识了，再阻绝灵犬追踪，他们就只有出动人了，那就给我选敌以攻机会了。”

“张姨要用万里飘香了！”吟雪道，“反客为主，是很好办法。”

“大姐，……”江枫突然插嘴道，“青凤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十丈内能分辨出敌我身上的不同气味。”

“好极了，青凤，怎么一直没有告诉过张姨呢？”

“雕虫小技嘛！我不敢说出来呀。”

“是了不起的能力！我一直担心一件事，害怕敌人易容蒙混，接近我们，……”张四姑道，

“你有这个本领，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青凤突然一皱眉，低声道：“现在，就有两个高手，隐伏在十丈左右，已经追踪我们两天了，我偷偷告诉过江大哥，江大哥要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我没有告诉张姨。”

“好啊！青凤，你一下子就掀了我的底，……”江枫道，“你给我小心，我可是有仇必报！”

青凤真的被吓着了，眨动下大眼睛，低下头去。

“江枫身为统帅，知敌不报，也不下令处理，该不该罚呢？”张四姑一脸严肃神色，环顾了群豪一眼，征询意见。

大家都认为张四姑在开玩笑，但见她脸无笑意，神情冷肃的样子，想插嘴凑热闹的人，立刻止住，面面相觑，无人接口。

“张姨，罚我吧！……”青凤幽幽地说道，“我愿接受任何的惩罚……”

“你要罚，江枫也要罚……”张四姑一副铁面无私的说，“罚你们去捉一个追踪的敌人回来，要活的。”

青凤站起身子，道：“我这就去，他们还没有走。”

江枫一把抓住了青凤，低声道：“绕过去。”

两人隐踪绕林，潜草而行，距敌五六丈时，江枫牵住青凤的手，笑道：“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捉人。”

青凤道：“你不生气吗？我想不到张姨会一下变脸？使你下不了台。”

“傻丫头，她本来就要请我去捉人的，这一下不用请了，理直气壮的派

我出动……”江枫笑道，“最重要的她要给我们一个单独相聚的机会，你不是有事，想告诉我吗？”

青凤点点头，道：“第一个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在长安，天王没有碰我……”

“为什么？是不是蓝凤的关系？”

“不是，是张姨的药物作怪，他不敢动我，事实上，我也下了决心……”青凤道，“暗藏匕首，真要迫我上床，我就出手杀他，杀不了我就自尽，但张姨的药物救了我，让他自己避开。”

“还有呢？”

“好想念你，但我不敢像吟雪、吟霜一样，在众目睽睽下表达出心中的情爱……”青凤道，“我只有暗中悲泣，把相思深藏心底……”

“青凤，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已告诉过吟雪、吟霜，她们都甘愿退居妾位……”

“不！”青凤打断了江枫的话，接道，“和张姨相处之后，我发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那是精神上的一种契合，难道你没有看到梅花姐正在转换气质。

我也一样，雪、霜二女更是令人敬佩、感动，她们无欲无求，只是爱你，我要学她们，把胸怀开展，在栖凤楼时想念你，只想到和你在闺房中拥抱的男欢女爱，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人间还有别的情感。

现在，我懂了，我觉得，这些人都好可爱，干爹、干娘、老叫化、胡萍、段九等，连邓飞和刁鹏，都和过去不同了，江郎，我不要你再为誓言负责，我和雪、霜、梅花，是四个情同骨肉的好姐妹，没有大小，不分彼此，如果，一定要有大小之分，吟雪应该占据魁首……”

江枫很感动，伸手把青凤拥入怀中，奖赏了一个让人断气的长吻。

青凤推开江枫，道：“快呀，去抓人吧！抓不到如何对张姨交代。”

“不用有劳了，青凤姐，小妹已抓到了他们，一死一活，两位好好的谈谈吧！别忘了带人回来就是。”

“吟雪，过来呀！”青凤一脸羞态，急急呼唤，但又不敢让声音太大。

“走了，……”江枫微一笑，道，“其实，大姐，要我和你同行，至少已有三个人明白她的用心。

雪、霜之外，还有大和尚，梅花想一下也会明白，青凤，我们由敌对成为夫妻，有名有实，只差一个拜天地的仪式罢了。

你美丽、聪慧，我是真心的接纳你，终南山中一战，更表现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忠诚，事实上，所有的人，心中都对你有份感激。

张大姐赞你聪明，基础厚实，悟性很高，是难得的练武人才……”

青凤突然流下泪来，接道：“为什么？他们都对我这样好，天王门中人完全不同，除了性欲之外，就是尔虞我诈，从未有过一点真情、诚意。”

“你和蓝凤，不是情意根深……”江枫道，“终南山中一战，她如出手，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了！”

“在那个环境中，她是我唯一有情感的朋友，但那是我心存忍让，付出了无数心血换来的友情，终南山中，得到了她一份回报……”

突然微微一笑，住口不言。

看青凤笑的诡异，江枫若有所悟，接道：“说下去啊！怎么放刁起来！”

“贱妾不敢，本来，我已说动她，跟你见面，现在，恐怕要你失望了……”

青凤道，“这件事，我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好笑，那有妻子帮丈夫拉皮条的，我不懂，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

看到雪、霜、梅花，好像都有这种胸怀，我觉得我们女人好可怜啊！为了讨好丈夫，真是无所不为！”

“青凤……”江枫道，“你和雪、霜、梅花，都是天下灵秀所钟的美女，得一美，已经足慰生平。何况，四美并至。

天下不会真有使你们如此深情投注的男人，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练了‘惑心术’这个邪门武功，我已暗自决定，此后，非至万不得已，不再施展此术……”

青凤玉掌一扬，掩住江枫的嘴巴，道：“别太早决定，江郎，你如不施术自保，很可能会被媚术牵心。

天后宫中人，都善媚术，蓝凤的造诣亦深，我不知道，一旦你为媚术所惑，会成什么样的局面，但一定很可怕。

至少，你要施术自保，我们不要失去你……”

江枫道：“这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息了，唉！走吧！”

两个敌人都穿着农人衣着，躺在深草中，一个已死，一个被点了穴道，青凤提起活的，行回林中，道：“张姨，这个人……”

“放下吧！……”张四姑打断了青凤的话，接道，“刁鹏，你去问口供，要他尽吐胸中所知。”

江枫拍活那人昏睡穴，却顺手点了他双臂，双腿上四处穴道。

刁鹏行近身侧，冷冷说道：“朋友，我讲话算话，我问你答，我不会强人所难！但谎言诈语，绝难过关，你该知道好多？我心中无数。

不回答就先割左耳，接着右耳，双手、双脚，你老兄能忍受，那就不用回答什么！我也不会要你的命。

斩完你两支脚，你仍然不回一句话，算你是一条硬汉，我也不会再问了。现在，我先问第一个问题，你是属于那一个组合的人？叫什么名字？”

那人闭目不语。

刁鹏咧的一声，抽出宽面刀，刀光一闪斩下左耳，道：“说！”

那人一犹豫，一支右耳，又被斩了下来。

“这一次是左手……”刁鹏又扬起手中之刀。

“我叫马龙，是天通院中的使者，不属于天王门、天后宫，也不属天马堂，我们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和鹰、犬沟通。”

“很好，像这样谈下去，我们都会很愉快……”刁鹏道，“天通院是怎么样一个组合？我希望你能说得清楚一些。”

“追踪诸位的飞鹰、灵犬，由天通院训练指挥，我们以飞鹰传书的方法，把消息通知天王门、天后宫、天马堂……”马龙道，“天通使者的行动，是跟踪鹰、犬供应饲养食物，这些食物，经过秘方调配，鹰、犬自小食用成习，它们已不再吃的东西，所以，它们不会逃走，也不易为人布下混合药物的诱饵毒杀。”

“厉害呀！连畜牧都用方法控制……”张四姑道，“天通使者有多少人，除了运饲食物之外，还有什么工作？”

“追踪，我们十二个神行使者，直接听命院主，……”马龙道，“我们都具有绝佳的轻功，也学习过追踪踪迹之术。”

“你们经常都是追在鹰、犬之后吗？”张四姑问。

“不！我们很少出动，但凭鹰、犬之力，已使敌人无法遁形，即使我们运供饲料，也是远落后数十里外……”

张四姑点点头，马龙已自动接口，道：“但诸位用硬弓长箭，猎杀鹰、犬，使它们不敢低飞接近，所以，院主派我们追踪侦察。”

“只是这样么？……”张四姑脸色一冷。

“提供给天马堂的堂主，作为布置拒敌之用。……”马龙急急接道，“在下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你说无马堂主来了？”刁鹏道，“除了堂主之外，还有些什么人？”

“确实的内情，在下并不清楚。”马龙道，“只知道随行的人数不少，好像有副总堂主，福寿院中的楼主、院主等……”

刁鹏呆了一呆，道：“院主和六大楼主都来了吗？那是精锐尽出，倾巢来攻了。”

“大概，这一战是天马堂的总堂主夏天同为前锋指挥，……”张四姑道，“群鹰集聚，但也只是人居余气，前导卒子，甘为人用，真不知他们的魔焰豪气，都到哪里去了？”

“果然是可悲得很，……”江枫接道，“没有天王门，天后宫辅助作战，天马堂只有尽出精锐了。”

张四姑目转注在马龙身上，道：“答复我最后一个问题，天通院主是谁？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中原人氏？”

“金律亮，说的一口京片子，有两个女助手帮他，据说他能通鸟语，但无法证明……”马龙道，“我们见他的机会不多。”

“好！你可以走了。”张四姑十分温和说。

但马龙却站着不动。

“老弟，让你走了，听到没有……”刁鹏冷冷说道，“难道要我们派顶八人大轿送你？”

“我一走必死无疑……”马龙道，“我无法避过鹰、犬，金院主也绝不会放过我！”

“你的意思呢？……”

“张姑娘如肯留用我，马某愿意效命！如是姑娘无法相信在下，只求让马某死个痛快！”

“梅花、青凤，帮马龙敷药包扎，……”张四姑微微一笑，道，“你可以留下来，也可以随时离去，我相信你，也愿意留用你，但是却无法保障你的性命、安全，我们以寡抗众，生存的危机很大。”转身离去。

娇美绝伦的青凤、梅花，轻手细致的替马龙包好伤势，颌首一笑，退了开去。

马龙立刻有着一种自由舒畅的感觉，这些人说到做到。

“要不要来一次诱敌伏杀！”

张四姑召集了群豪商议，而且，连马龙也不避忌。

他双耳被割，纱布重裹，但仍隐隐可以听到一些内情、语声。

“和尚赞成，让他们受次大创，挫其锐气。”

“也许还可以使一些心生觉悟的同道投靠过来……”邓飞道，“像我邓某一样，心中早已了然，正自行向不归路！但却又别无去处。”

“吟雪，你有什么看法？”张四姑道，“你们姐妹和江枫，是伏杀敌人的主力，岂可一语不发？”

“诱敌伏杀，计谋虽好，但敌人首脑如是不肯涉险一拚，我们就收获不大，……”吟雪道，“如能在伏杀之后，再主动出击，当可出敌意外，除掉一些天马堂中精锐和首要人物，这一股力量，纵不瓦解，也必元气大伤！”

“好极了，就这么办。现在，我们就布置伏杀，乘敌受挫之乱，直捣中枢，袭杀敌人首脑。”

张四姑似是早已成竹在胸，立刻展开布署。

这是紧邻嵩山的虎岭，山岗起伏，荆棘丛生，严格说算不上山岭，但地形复杂，胡树乱草，蔓延横生，树不高，草却很深，隐入深草丛中，虽然鹰目犀利，也难发觉。

灵犬虽然久经训练，但在熟悉特性的马龙指点之下，追踪而来的十只灵犬，全被猎杀了。

鹰、犬追踪的消息，突然中断。

天马堂主夏天同以群豪转折的行进路线，研判江枫等一行的目的是嵩山少林寺，在要道上设伏以待，但却久久不见江枫等一行出现。

藏身在杂树草丛中，并不好过，幸好张四姑配制的雄黄药酒，发挥出极大的功能，使草丛中的蚊蝇蛇鼠走避。

张四姑带领群豪就隐藏在这一片纵横数里的荒草杂树丛中。

这些人大多是终南山中一场恶战中的虎口余生，心中明白敌势的强大，高手众多，一旦再入陷阱，老命绝对难保，耐心奇强，无蚊侵扰之苦，布好警戒，倒可分班休息，苦的是无法好好吃喝，只能以干粮充饥。

这一潜隐入伏，一等就是三天三夜。

但江枫和吟霜，却在潜入草原之后，就易容而出。

吟雪没有随同出动，她是留在荒原中的重要力量。

雪、霜二女，都不是藏私的人，她们已把传真记的武功，选出了一些立即可派上用场的，传授给张四姑和梅花、青凤，借这草原中几日小息，梅花、青凤都废寝忘食的苦练武功。

欧阳昭和五个弟子日夕聚于一处，商讨剑阵的演进变化。

终南山中之战，剑阵发挥出绝大的威力，有如擎天一柱，力撑危局，这就使欧阳昭受到了强大的压力，感受到在这场决战中责任重大，临阵磨枪，日夜和五个弟子，守在一起，苦练剑阵。

罗兰却是一直在默然静坐，原来熟记于心的天狐武功口诀，一一在脑际闪过，面临着生死关头。罗兰已不再顾忌，开始习练起天狐武功了。

吟雪望望凝目沉吟的张四姑，低声道：“张姨，他们去了三天，怎的还没有一点消息？”

“江枫的武功，究竟到了什么境界？……”张四姑道，“会不会被人困住？如果身落陷阱，吟霜也该传出万里飘香啊？”

“应该不会，……”吟雪道，“江大哥武功到了什么境界，我说不出来，但吟霜的成就，可以力斗四个时辰不用休息。”

“四个时辰之后呢？”张四姑问。

“那就需要一点时间，喘口气调息一下……”吟雪道，

“有口个时辰的光景，她要杀掉多少人呢？霜妹真的光了火，全身技艺出笼，杀伤力的强大，可比江大哥还要厉害！我相信以霜妹的机灵和江大哥的成就，绝不会被敌人所困住。”

“那你还担的什么心呢？”

“情不自禁嘛！”吟雪道，“我心里藏不住秘密，想到了就说出来，青凤和梅花姐，却都焦急窝在心底！”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过了午时，如果还不见他们消息，我们就改变一下布署。……”

如何改变，张四姑没有说下去，吟雪也未追问，但凝神偷听的梅花、青凤，却稍松了为郎焦虑的心情。

江枫和吟霜也正以高度耐心，花费三日夜的辰光等候到这重要的时刻到来，准备行动

原来，两人潜出荒原之后，吟霜已具心得的易容手法，冒险直进，化装成敌人，而且两度更易身份，才混入了八十里外的敌人总部“蔡家祠堂”。

一次黄河溃堤，使这规范宏大的祠堂四周田园流失，但祠堂本身因建筑牢固，地势又较高，损坏不多。

可是，祠堂四外却被洪水旋流，冲积成一片沼泽，无法重建。

这座蔡家祠堂就成一座唯一矗立在沼泽中的建筑物，也成了牛鬼蛇神联欢会所在。

事实上，一般人也不敢轻易的到祠堂来，因流沙陷阱四布，没有两把刷子的人，还真的不敢涉险。

但现在，蔡家祠堂中，却云集了很多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负责守卫的，是一色黑衣的剑士，人数竟有四十八位之多，八人一组，分成六组，两组一班。

那是说，任何时刻，都有十六位黑衣剑士，分布在蔡家祠堂内外，严密监守。

吟霜和江枫就潜身于泥沙中，凝注着蔡家祠堂。

“江大哥，害你受苦了，这地方实在找不出可以遁身所在，只好借泥沙掩身，几个时辰之久，你受得了吗？”

“全身隐入泥沙中，自然是不太好受，不过，很值得，已经有四五批人进入了蔡家祠堂，看他们飞渡沼泽的身法，竟然如履平地……”江枫道，“每个人，都已具‘登萍渡水’的绝佳轻功，天马堂中的重要魔头，似是已大举出动，尽集于此了。”

今天，可能有一次重要会议？也许，来人不止是天马堂中人呢！”

“希望，他们的重要会议，入夜之后，再行开始……”吟霜道，“他们戒备严谨，大白天潜入进去，我心中实无把握，但眼看你像个泥人一样，我心中又好难过，姐姐知道了，一定很心疼。”

“你呢？吟霜，难道不难过吗？”

“张姨的五行遁术，就是要隐伏潜踪，借用万物，溶为一体，有着特别呼息之法，所以，我可以忍受。但你没有练过啊！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忍受这些苦楚！”

江枫微微一笑，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我相信你可以杀他们一个剑士，换上他们的衣服，混入他们之中，而不被他们发现，但我恐怕不行……”

“吟霜，就算我有这个能力，但也不能施用，因为，无法避开他们换班时的一关，我们最重要的事，是探听他们的行动计划，确定他们的身份……”江枫道，“所以，非得借重你的方法不可，这可是命中注定的一场辛苦了。”

吟霜听得心中高兴，娇声说道：“我会报答你的，以后，不让你再忍受

痛苦。

“痛苦？……”江枫一时不能会意，奇道，“我会有什么痛苦？”

吟霜眨动一下眼睛，道：“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其实，我和姐姐商量了好几次，看到你被我们闹得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真想不顾一切的满足你。

我推给她，她推给我，结果，都没有尝试！我想，我和青凤、梅花姐在一起时，就不有忍受这些折磨了。”

江枫终于想明白了吟霜在说什么，笑一笑，没有回答，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回答的事！只得搬转话题，道：“吟霜，刚才，你看到那个紫衣女人，带着两个丫头，可知道她是谁吗？”

“金凤凰申雪君，对吗？听说她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本领，叫作十凤齐飞！”

“你怎么这样清楚……”江枫有些大感意外的道。

“申雪君去过洛阳居，我们见过她，江大哥，你应该知道啊！我和姐都有过目不忘之能，见过一面的人，三五年内不会忘记。”

“紧追申雪君身后的人，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吟霜说，“那个穿着长衫的人，留着三绺长髯的人。”

“对！知道他是谁吗？”

“是不是天马行空司徒芝，天马堂中最具权势的副总堂。”

江枫不得不佩服了，点点头，道：“对！你怎么知道的？”

“这要拜姐姐之赐了，她和张姨，研究强敌，张姨口述，姐姐绘制图像，并试图列出他们的名字，梅花、青凤来了之后，再由她们查看修正，后老叫化也加入口述，这些资料，不是很完美，……”吟霜道，“也只能用于天马堂中人，天王门和天后宫中人，就依赖青凤、梅花提供了。张姨已收藏了一本书簿，但没有把握，只能留作参考，不便拿出来。”

“唉！张大姐果然是细致的很。”

“江大哥，留下张姨好不好？我和姐都有一种感觉，江湖底定之后，张姨会悄然而去，怎么办呢？”

“这就要你和吟雪帮忙了，我也会全力求她。……”

“好！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比姐姐聪明，现在，我终于明白，很多事都是姐存心让我，……”吟霜笑道，“她是大智若愚，小事情，故意要我出风头。”

“如论机变之能，你不在吟雪之下……”江枫道，“你们各有所长，这次侦察敌情，责任何等重大，你们张姨，就请你出马了。”

“所以呀！查不出一点头目，如何向张姨交代，拖你陪我受罪，好生不安，……”吟霜道，“看他们那么多高手云集，我也感受到前途荆棘重重，这一战不能有任何失错，只不知那个总堂主夏天同是否也到了。”

“应该到了，吟霜，你是记得有一批进入祠堂的人物，有一个全身黑袍，戴一顶大毡帽，又围了一个黑色围巾，只露出一对眼睛的人，他举步如常地渡过了一片沼泽。”

“对！但他为什么故作神秘呢？在最亲近的属下面前，也要遮头掩面……”吟霜道，“这等藏头露尾，岂不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想是另有苦衷，……”江枫道，“今夜，如是有机会，我们就揭开他的苦衷瞧瞧。”

太阳下山了，但西天浓密的云层，掩住了绚烂的晚霞。

吟霜很需要这一刻提前而到黑暗，牵起江枫，行到二里外一处积水的小溪中，跳了下去。

这时沼泽澄渗出的清流，水势不小，吟霜帮助江大哥洗去了一身泥沙，笑道：“恐怕无法主火烤干衣服了，江大哥，只好忍耐一下了！”

江枫微笑不语，看她忙得像一个妈妈似的，几乎要失声而笑，但他忍住了。

吟霜也洗净本身的泥沙，娇丽尽复，突然低声说道：“江大哥，这里难得有一溪清流，要不要脱光衣服，好好的洗个澡。”

“不行，敌情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耽误时间。”

吟霜跃登岸上，笑道：“至少除去衣服上的积水，才能行动啊！”口中说话，双手已然动了起来。

江枫没有挣动，吟霜很顺利的剥下了江枫的外衫、长裤，连靴子、袜子，也一齐脱下，用手拧干，又帮江枫一一穿好，低声道：“你帮我了望啊！我也要脱衣服了。”

江枫点点头。

吟霜更干脆，一下子全脱光了，但她动作快速，很快的把衣服、靴袜上的积水，处理完毕，低声道：“江大哥，帮帮忙啊！帮我穿衣服。”

江枫没有法子，只好动手帮忙。

小狐女的躯体，已很成熟，天狐武功，有驻颜、修身的作用，小丫头娇躯玲珑，凸凹有致，每一处都充满着少女的诱惑，一双天足，也是细腻纤巧、莹白如玉。

“江大哥，你好可怜啊！青凤、梅花、雪姐和我，都是大脚丫子，没有一个是三寸金莲，我要和张姨商量，给你找个小脚女朋友，好不好？”

“吟霜，现在是什么时刻啊！你还有心情说笑？”

“苦中作乐啊！何况，我说的不是玩笑，江大哥才子风流，没有个标致的小脚娘子伺候，岂不是美中不足。”

“江大哥不是才子，也不风流，有你们几个如花美妇，日夕相伴，江大哥，早已经心满意足，怎敢还有妄念，那就天不容我了。”

吟霜玉足微挑，江枫已身不由己的跌了下去，正好跌在吟霜的娇躯上，被吟霜双臂一合，紧紧的抱住，樱唇轻送，堵上江枫的嘴巴！

真是大敌在侧，危机四布，吟霜还不忘享受这一刻温存。

一刻后，吟霜挺身而出，道：“走！咱们进祠堂去，随机应变，必要时，就杀人易装，我由左侧混入，你从右面入祠。”

江枫以绝世轻功，飞掠而入，借夜色掩护，一飞入祠，隐入一处墙角。

只见大厅中烛光辉煌，四个黑衣剑士，布守的厅门外面。

大部分人，都在庭院中两廊厢房，距离中厅，尚有一段距离。

只要厅中人声音不是太大，就听不到大厅中人的说话声音。

江枫细查形势，除了门口后窗处，各有守卫人员之外，大厅屋脊上，也有一个黑衣剑士在守护、瞭望。

要避免这么多重重监视，实非易事，何况，厅中大都是绝世高手。

江枫思索了良久，决定施展豆粒打穴之技，一举制服门前的四个黑衣剑士，然后，再潜入厅前，隐身在屋椽之下。

那是一处，最好的地方，可以隐身听到厅中人的谈话声音，也可以伸头探望一下厅中人的面目。

击中这些人，并不太难，难的是要击中他们一定的穴位，使他们暂失知觉，还不能摔倒地下，发出声音。

江枫尽量潜近厅门，四粒细小的沙石，脱手飞出，人也同时飞跃而起。

他选的时机，正是那屋脊上监望敌人，转头他顾的时候。

江枫的身法奇快，一个受击的黑衣人穴道稍偏，人已向下倒去，江枫已及时而至，扶住了他的身子，暗道了一声侥幸。

在那人晕穴上补了一指，移靠在厅外的门柱之上。一提气，全身升起，横贴在大屋椽下的门楣上面。

四个黑衣剑士，仍然雄纠纠的守在厅门外面，但他们已失去知觉。

江枫探首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黑袍，脖子上围着一个宽大围巾的人，端坐在中间一张太师椅上，周围的坐位，都是长条木凳，不用费心去猜，那人的身份，定是首脑人物。

司徒艺、申雪君，一掌招魂万方，坐在右侧，一个须眉皆白的青衫老者，坐在左侧，依序坐了四位老人。

其中之一，是在长安城外，万梅坪动过一次手的一品刀梁魁，福寿院的六大楼主之一。

看上去，六大楼主似乎是少了两个。

只听那须眉皆白的老者说道：“总堂主，江枫武功，虽可能尽得三圣之长，但受年龄所限，未必能有传言中的厉害，传说嘛，总会增加几分夸张。”

“院主……”一品刀梁魁接道，“申副堂主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据老朽的看法，说的还有点保守，就老朽估算，我可能无法和他拚过五十招。”

“白院主，不要低估江枫……”说话的是金凤凰申雪君，只听她叹口气，接道：“在长安洛阳居中，他一人独抗八大剑士……”

但闻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申副堂主如肯和八大剑士联手，也许早已除掉江枫，也用不着总堂主亲率我等，赶来此地了。”

“司徒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申雪君忿怒地说，“跟我同去的八大剑士，都是总堂主亲自调教出的剑手，剑术精湛，他们……”

“他们联手合击，仍未能杀了江枫，是吗？但如申副堂主施展十凤齐飞，配合他们，可能江枫尸骨早寒了？想是申副堂主仍未忘情于已死的金丹书生，移爱江枫，放了他一马吗？”

江枫探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长髯飘胸，面色红润，看上有如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但天马行空司徒艺和武林三圣为同一代中人物，就算年轻一些，至少也该有六十以上了，看上去如四十许人，其内功的精深，似已达炉火纯青境界，不知何故，对申雪君衔恨极深，一口咬住不放。

“司徒艺，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申雪君道，“决战在一座大厅之中，环境所限，别说十凤齐飞了，就是五凤也飞不起来，你如此诬陷我，究竟用心何在？为什么这样恨我？”

最后一句话的低微凄伤，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

但最厉害的反击，也在这最后一句话了，配合上那副黯然神伤的表情，一下子就搬回了劣势地位，给人一种司徒艺在公报私仇的感觉。

只听那高据太师椅的黑衣人冷冷说道：“申副堂主说的不错，长安归来之后，她已向我报告过详细情形，这件事已经过去，不许再提。”

“总堂主……”那须眉皆白的老者接道，“就白某听到的消息，江枫百

日之前，在开封府，夜挫四大神通使者的东方使者，这才是教主下令总堂主亲自督阵，围杀江枫的主要原因。”

宽大的围巾，遮住了黑衣人眼睛以下的部分，看不清那黑衣人面目，但他一对火红的眼睛，却使人一见难忘。

江枫心中明白，那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一种邪恶武功，登堂入室后的表征，熟读过传真记后，江枫对天下各家武功，已有了一种明确的概念。

黑衣人被称为总堂主，定然是夏天同了，但江枫想不通，在如此的环境中，他为什么还要掩掩遮遮，故弄玄虚。

“白院主……”夏天同对那老者表现出相当的尊重，道，“你号称阴阳秀才，精能术数星卜，你说说看，四大神通使者的武功，比你天化兄的武功如何？”

白天化沉吟了一阵，道：“四大神通使者，技艺诡密阴柔，以小西天雷音寺的魔教武功为主，估算出他们有多少实力，并非易事。

可惜，老朽未见那夜一战，如能目睹江枫和东方使者之战，也许能找出一个计算的方法，衡量出他们的武功，作一定论。”

“我把诸位约集于此，是希望借重这里的地理形势，让人无法接近窃听，使我们能够畅所欲言，把心中的块垒，尽情吐露……”夏天同道。

“我相信天马总堂中，早已有了潜伏的密探、奸细，但又不便放手清除，诸位是我夏天同的伙伴，也是天马堂中的主力精锐，我们如何才能自保，如何才能适应当前大局，是我们今夜讨论的重要事情，各位心中有话，尽管请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再研商决定。”

江枫心中一动，忖道：“原来天马堂是如此的一个处境？倒要仔细的听听，这个神秘的组合，究竟是怎么回事？希望吟霜能耐着性子，不要露出破绽才好。”

“总堂主，也已经发觉了我们处境的危机了？”白天化道，“这一次受命围杀江枫，也正是教主的一石二鸟之计，要我们两败俱伤！因为，江枫这一批人手，已确定为中原武林之中，最后一股反抗的力量了。”

“对！消灭了江枫这一批人，中原武林中力量，只有我们天马堂这些人了……”夏天同道，“也将是对付我们的最好时机……”

目光转注到司徒艺的脸上，双目中，闪起了一片艳丽的红光，接道，“司徒总堂主，对此事有何高见？本堂主希望一聆雅教。”

话说的太客气，潜隐着一股浓烈的火药气息。

司徒艺倒是神情平静的笑一笑，道：“天后宫中弟子，多方侵犯本堂控制的地盘，似已存心引发争执，总堂主均能隐忍不发，属下也只有屈从上意，下令各地分舵，百般回避，逆来顺受，教主和总堂主之间究竟是否另有密约，属下等并不清楚，也就不敢乱出主意了，我希望能真正了解总堂主的心意，才能调整部署，修订应变谋略。”

听起来，一片忠诚，唯命是从，但却已反客为主，倒逼总堂主明白的说出心中的策略计划。

夏天同双目中的红光，更见炽烈，缓缓说道：“司徒兄一年前曾蒙教主召见，留居西域三月之久。”

“总堂主……”司徒艺脸色微变，接道，“属下东返之后，已经向总堂主报告过全部经过，因为属下精通驯马之术，被留居西域数月，是学习指挥鹰、犬追踪的方法，那地方在天山一座峡口之中，除了和三个驯鹰、犬的

人接触过之外，并未见过教主。”

“当真是难以让人信服？……”夏天同的目光转注到白天化的身上，道，“白兄以为如何呢？”

白天化沉吟了一阵，反问道：“总堂主见过教主了？”

“见过三次，但三次的人都不同，他们未易容，也不蒙面，……”夏天同道，“就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人，当时，只是觉着奇怪，但事后想来，这等手段的方法，却叫人无从捉摸，三个人，可能都不是教主。只是用不同的人传达一个讯息，要我遵照办理，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实是越想越可怕了！”

“司徒兄，一向精细，而且，有三个月的时间，和三个训练鹰、犬的人接触……”白天化道，“可曾在三人身上发现什么？”

“我仔细的观察过，那只是三个训练鹰、犬的师傅，如论武功，三个人合起来，也接不下我十招……”司徒艺道，“他们除了传我指挥鹰、犬的方法之外，很少和我说话，我也曾多方诱使他们开口，但他们都回避不理，老实说，连役施鹰、犬的方法，也留了一手，只教我如何接受它们传递的讯息。

但他们低估了我，驯马练犬，大同小异，只要他们稍作指点，我已了然于心，我故意拖延学习的时间，就是希望由他们身上查出一些可疑形迹。

拖延了两个多月，仍是一无所获，我心中有些火了，就冒险测验一下他们的武功，三个人都被我推撞倒地，一个还受了不轻的伤，如不是心存顾忌，我早就施展手段逼供了，这些事都已向总堂主详作报告。……”

话到此处，突然住口。

词堂大厅中突然沉静下来，良久之后，白天化才缓缓说道：“司徒兄，他们是不是中原人氏？”

“看不出差异，一口汉语，十分流利……”司徒艺说。

“总堂主见过三个不同的教主替身，他们可有异征？”

“没有，都是汉人。……”夏天同打断白天化的话，接道，“瞧不出外族异征，我心中犯疑，仔细的查过最后一个教主的替身？也不见他有什么精深武功成就，只是个普通的人。”

“这真是精绝无比的策略，随便找一个人，甚至不会武功，……”白天化道，“我们就全无迹象可寻了。”

“可悲的是，我们被颐指气使了十几年，竟然不知道是谁？……”夏天同道，“我不怕敌人有奸细潜伏，施展蚀心魔音，使他心智受制，就为我所用，想不到却因此自误，反而无法查出潜伏的奸细，能抗拒我魔音控制的奸细，自会更加小心，潜隐更深了，有此一悟，我才改变方法，宣布闭关百日，下令不得和天王门、天后宫中弟子冲突，实则亲自暗中查看，终于发觉了贵院中六大楼主有两位和天后宫暗中勾结甚深……”

“总堂主可已处置了他们？……”白天化接道，“我也查觉到他们两个行动有异，只道是他们不安于室，出入江湖闲逛、游荡，找找乐子，福寿院毕竟只是个名位崇高，不间实务的所在，以安享余年为主，只要准时出席每年一次的研习武功大会，交出技艺心得，平常我也很少过问他们的生活情形。”

江枫心中一动，忖道：“这倒是一个可以让各门武功流传的好办法，如有这样一个组合，使奇艺绝技，能够传诸后世，而且更为精进，只是江湖上门派分立，各存私心，这办法，能否行得通呢？”

“我没有处置他们。事实上我已发觉了，他们早有戒备，……”夏天同

道，“他们不会束手就缚，惩处他们，必须要放手一战，那将会震动天马堂，我还未及和白兄商量，司徒艺已转上教主金印手书，要天马堂尽出全力，围杀江枫，指明由我统领出师，并说明了天主门、天后宫，由门主、宫主亲率精锐接应，教主亦将近日内亲率四大使者，全体护法，赶来助阵。”

“飞鹰传来讯息，天王门、天后宫，确已由天王、宫主，亲统高手赶来，不过……”司徒艺说，“属下遣出的侦骑密探，还未见回报。”

“如果我的推想不错，……”申雪君说，“我们的密探侦骑，恐也在飞鹰灵犬的监视之下了。”

司徒艺点点头，道：“四十匹度危天马，都有日行四百里以上的脚程，巡行方圆五十里，不见回报，可能是天王、天后两路人马，都在飞鹰监巡通讯中，有意规避。”

“也可能被他们困陷、猎杀了，……”夏天同道，“江枫等一批人的行踪呢？”

“仍然隐伏在虎岭山一片草原之中，……”司徒艺道，目下情势，已到了双方对决的时刻，我们一旦进入草原，很可能和江枫那批人接手恶战，他们人数不多，显然是准备利用深草荆丛，布局伏杀，一接手，就可能有很大伤亡，总堂主心中如何打算，必得早作决定了。”

原来，天马行空司徒艺，执掌春天马堂兵符大权，手握实力，对总堂主夏天同敬而不畏。

夏天同吁口气，道：“不错，已到必须决定的关头，司徒副总堂主的看法呢？”

“唯总堂主的马首是瞻，……”司徒艺道，“属下一片忠诚，希望总堂主不要多疑、但得一声令下，属下当为先锋。”

夏天同点点头，道：“司徒兄一言释疑，使我心胸大宽，……”转望着白天化，道，“白兄，素多计谋，不知有何高见？”

江枫心中忖道：“夏天同不肯独断专行，似在收揽人心。”

“这些年养尊处优，很少花费心思，梁楼主，你好像说过，……”白天化道，“天虚子被酒肉和尚一拳就打死了？”

“不错！”一品刀梁魁接道，“天虚子副总堂主，虽然是有些轻敌大意，但那酒肉和尚能一拳取命，武功之高，内力之深，也当得一位劲敌了，何况，他能施展五福照命环，似是已尽得无相大师的传授了。”

“司徒老弟，天虚子武功究竟如何呢？”白天化道，“怎么会被人一拳就打死？”

“酒肉和尚，法号七宝，常在江湖上走动……”司徒艺道，“一向畏怯怕事，常受本堂中的护法、香主等欺侮，均能忍气吞声、想不到，竟是一个深藏不露，扮猪吃老虎的高人，我们如此走眼，说来十分惭愧……”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至于天虚子副总堂主，以修习剑术为主，剑法的精厉，今世剑手中，当可名列前茅！”

“这么说来，对江枫一批人，要重新估重了……”白天化道，“江枫一人能独抗八大剑士，七宝和尚一拳打死了天虚子，但就老朽所知，易花手张四姑技艺的博杂，亦是很难对付的人物。”

五行遁术能借物潜形，杀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技艺代代单传，门下弟子最高限于七人，是一个极少在江湖上传扬的奇怪门户，她如破例把奇技传人，那就十分可怕了。

我们如要抗拒教主的金印手书，绝不能背腹受敌……”

这时，紧傍白天化身侧而坐的一个青袍老者，突然接口说道：“总堂主、院主，江枫是三圣的传人。

当年，我们暗算三圣，又合力重创了金丹书生，联手杀伤天狐夫人，这些仇恨，天高海深。

江枫领导的一批人，恐都和三圣有所关连，绝不能留下祸害，一旦被他们立足得势，江湖中各大门派盲从附和，那就星火燎原，不可收拾了……”

夏天同微微颌首，道：“李楼主的意思呢？”

原来说话的人，是福寿院六大楼主中的朝阳楼主李灵风。

“老朽的意思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李灵风道：“先会合天王门、天后宫中人手，一举剿灭江枫等一批人。

再集中力量自保，对抗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四使者既以小西天雷音寺魔教武功为主，那位神秘莫测的教主，大约是小西天雷音寺中人了。

数百年来，雷音寺中的魔技武功，常在中原武林中出现，但真正雷音寺的人物，却从未在中原现身过，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许就是四大神通使者在故弄玄虚！

重要的是对江枫那批人对决之战，要尽量保存下我们的实力，让天王门、天后宫中人，先打头阵！”

白天化道：“办法不错，不知总堂主意下如何？”

“问题在天王门、天后宫中人……”夏天同说，“能不能力我们所用，先行出手攻敌！”

“只怕很难！……”司徒艺道，“他们不肯现身，远躲在数十里外，已是存心逃避了。”

“司徒老弟，这就要用点心机了……”李灵风道，“移花接木，嫁祸江东，让他们无法逃避。”

至于七星楼、万象楼，两位楼主，只是被天后宫中女弟子媚术所诱，才甘为所用，只要使他们神志清醒，我相信他们不会背弃天马堂。

事实上，如无法防制天后宫中女弟子的媚术攻势，一旦摆明敌对态势，天马堂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落入桃花陷阱之中，被天后宫中女弟子收作裙下之臣。”

“总堂主的蚀心魔音，能让人神智受制……”白天化道，“但不知能不能抗拒媚术诱惑？”

“不知道，魔音蚀心，能让他们为我拚命杀敌，不计生死……”夏天同道，“但能否抗拒女人媚术，无法预料。

食色之性，是一种天赋本能，在美女巧笑，娇媚横生的诱惑下，他们有些什么反应？我全无把握，唉！我早该测试一下，看看结果才对。”

“现在测试，时犹未晚，司徒老弟，咱们来了多少人手……”白天化道，“能不能选出几个人来，试试天后宫中女弟子的媚功？”

“这一次，算得上精锐尽出，除了贵院中七星、万象二位楼主，留守本堂之外，三位副总堂主全来了，三十六长老中，二死一伤，一个降了江枫，还有三十三人，来了三十个……”司徒艺道，“七十二位护法，来了六十二人，四十八名天马度危铁骑士，来了四十个人，这是天马堂中的一级精锐，另外有二百位香主，每人带了三名骑士，他们在一般江湖武师中，也算得高手之称。”

江枫吃了一惊，忖道：“二百位香主带了六百名骑士，再加上长老、护法，度危铁骑，岂不是有近千的人了，这些人有不少可列入江湖高手之材，还不算夏天同等这些绝顶高手，放眼江湖，任何门派，也无法聚集如此强大的实力。”

但听白天化道：“四位楼主，各有四至六个的从属，武功应可列入长老等级，个个都是凌厉的杀手，老朽随身四童，也都跟着来了。”

“还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是总堂主亲自调教的剑手死士，……”司徒艺道，“属下就不知有多少位了。”

“四十八位剑士，全部到齐，被江枫杀的一个，我已补上了，……”夏天同道：“申副堂的四位女弟子，是否全来了呢？”

“全数到齐，这可能是天马总堂的关键之战，申雪君不敢藏私。”

“放眼江湖，如此强大的实力，再加上我们的私房本钱，就算四大神通使者，也未必能逃过这等阵势的围杀？”白天化道，“江枫一批人，也逃不过，就算武林三圣重生，也无所畏，问题在，我们先要确定谁是头号敌人？失对哪边动手？”

“先由司徒副总堂选派几个高手，试试天后宫中女弟子的媚术，能不能征服在蚀心魔音控制下的人？最为重要，而且要尽快得到结果。”

至于对江枫等一行，我们来个围而不攻，静观其变，天王门、天后宫如下出动人手攻敌，咱们也按兵不动。”

夏天同作了最后的决定。

第二十三回 江少侠施术收蓝凤

也许是这等阵势，吓住了小狐女吟霜，她没有逞强妄动，却潜回到江枫的身侧，两个人悄然离去。

江枫退出两丈后，遥发指力，冒险解了四个黑衣剑士的穴道，原想四人可能会传出警讯，两人以最快速的身法遁走到百丈以外。

但四个剑士却未作反应。

大概是夏天同御下太严，四人担心说出内情，会遭到杀身之祸，既然未被发现，乐得隐忍不发了。

“江大哥，……”吟霜吁了一口气，道，“如若未练过传真记上武功，我可能早被他们发现了。”

“不错，我也一样逃不过他们的耳目，……”江枫道，“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巨恶大魔，真正的顶尖高手啊！”

“回去吧！此事关系重大，得和张姨，好好商量一下了。”

两人回去的很及时，因为张四姑也等的发急了，准备施放万里飘香，召唤吟霜。吟雪已三度请命，要带着梅花、青凤出动去追寻两人，大有护死一战，以身殉夫的打算，但都被张四姑拦住。

看两人无恙归来，张四姑暗暗捏了一把冷汗，铁青着脸色，道：“说好的，绝不能超过十二个时辰，但你们去了多久？如果敌人大举来犯，我们战不能胜，走不能走，你们两个说说看，该怎么办？”

“不要生气嘛！张姨，……”吟霜撒娇道，“我们发现了夏天同，也带回来了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眼看张四姑仍然寒着一张脸，吟霜知道张四姑真的火了，江大哥低着头默然不语，吟霜心中明白，自己必须挑起这个责任了，一下子跪了下去，道：“张姨，我知道临敌违命，罪不可恕，但请张姨让我说完所闻所见，张姨要怎么惩罚我，霜儿绝无怨言！”

“大姐，我们潜伏在泥沼之中，四周满布敌人……”江枫开了口道，“躲了五六个时辰，因为，不到入夜时分，就算飞鸟也无法避开敌人的耳目，不过，辛苦总算没有白受，探得很重大的消息，不求赏赐，但求能将功折罪就好！”

张四姑脸上仍无笑容，但却伸手拉起了吟霜，道：“你是主帅，小霜儿自然是唯命是从，但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大家的生死，希望你的解释，能让我们都听得心服口服。”

这时，大和尚、欧阳昭、罗兰、老叫化钱缺，全都围了过来，他们是担负驰援的工作，哪里有惊，哪里去，不担负警戒责任。

江枫说出了所闻所见，吟霜也作些补充。

果然是惊天动地的大消息，群豪都听得目瞪口呆。

“原来，我们已陷入了千人以上的大包围中……”张四姑微微一笑，道，“幸好霜儿没有施放出万里飘香，那股香味，绝对逃不过阴阳秀才白天化和夏天同的嗅觉，应变有术，无罪有赏。”

吟霜一头偎入了张四姑的怀中，道：“张姨，刚才把我吓死了，我从未见过张姨那种沉重的神情……”

紧紧抱住吟霜，张四姑接道：“是张姨错怪你了，唉！我这把年纪了，还是沉不住气，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此后遇事，真要三思而行……”

“不能怪你，大姐，你的担子太重了，……”江枫道，“敌人如此众多，真要正面交锋，不论胜败如何？我们都难免惨重伤亡。”

“不错，面对面拚下来，也许只有你雪、霜才有破围而出的机会……”张四姑道，“何况，他们的首要人物，不会和你硬拚，这已不是以寡击众，人人拚命可行了，江枫，非常形势，要用非常手段了……”

“大姐一声令下，小弟赴汤投火，在所不惜。”

张四姑沉思了一阵，道：“好！你和青凤留下来，我们立刻遁走，连夜赶赴少林寺去，我们离开半个时辰，你们就放起一把火，烧了这座乱草荒原。”

“张姨！留下青凤姐和江大哥，不是力量太单薄么？”吟霜道，“我也留下来帮他们如何？”

“不行！”张四姑道，“你和吟雪是袭杀控制少林寺敌人的主力……”拉过青凤，附耳低言，青凤听得连连点头。

“招回各路警戒人手，咱们立刻行动，希望这场大火能烧断追踪灵犬的嗅觉，……”张四姑道，“咱们尽半夜之力，走捷径赶入少林寺中。”

吟霜还要开口，却被吟雪拉了一把，低声道：“妹妹，我们的担子，不会比江大哥轻，你如留下来，姐一个人，怎能担得起来。”

说走就走，四周警戒人手已到，张四姑立刻带着群豪出发，大和尚领先带路。

目睹张四姑等一行去远，江枫轻轻把青凤拦入怀中，道：“只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怕不怕？”

“强敌环伺，人逾千数，一旦遇上了，绝无生望，你说我怕不怕呢？”青凤反手抱紧了江枫。

“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做的，……”江枫道，“你应该跟他们一起走……”

“他们也不轻松，据我所知，控制少林的人，很多高手，……”青凤道，“何况，他们如果解不了少林寺中僧人身上的禁制，少林寺的僧从，也是他们的敌人。”

“大姐临去前，给了你什么锦囊妙计，……”江枫道，“一股脑的告诉我，然后，我就指点你一个安全地方，躲起来，我要单刀赴会，打累了，我就跑，休息一阵，再去找他们，有个三五次，我相信可以杀他们一个胆颤心惊，至少，可以破坏了他们围袭我们的布置。”

“江郎，真要有几百人把你围上了，你能破围而出么？别忘了，那些人中，有很多是绝顶高手啊！”

江枫怔了一怔，道：“这我就不能预估了，如果，夏天同、司徒艺、申雪君、白天化和四大楼主全都在场，一量我打到感觉疲劳，能不能突破困围而出，实在说，并无把握？”

“昔年霸王项羽，何等神勇，一日夜攻破敌人百余营寨，但被困乌江时，仍难免别姬高呼，虞兮虞兮奈若何？江郎，一勇不可恃，还是听从张姨的安排吧！不要为我担心，你就是我最向往的安全所在，生死相从，死可瞑目。”

“大姐安排的什么妙计？”

“我带你去见蓝凤，这大概叫作美男计吧！……”青凤嫣然一笑又道，“要你施展‘惑心术’把她拉过来……”

“这个……这个……”

“别这个，那个，我还没有说完呢！……”青凤道，“所谓非常手段，

就是你不能选择好恶，蓝凤要拉，你最不喜欢的菱花也要拉，张姨说她城府很深，通晓役使鹰、犬之术，可能是一个非常人物，说不定她能上达天庭，整个天后宫都在她暗中监视之下，是真正的幕后首脑摆下的一颗棋子……”

“如果不是呢？”

“那你也没有什么亏吃啊？”青凤笑道，“我和雪、霜两位妹妹都认了，你就将就些，委屈点吧！”

“大丈夫落到如此境地，何如放手一战，拚个血流五步，我江枫这一身武功，拚死搏杀夏天同，应非难事！”

“问题是，你不能死，杀死夏天同，也不是你最终的目的……”青凤道，“你要扫除妖气，重光武林，那才是三圣的心愿，你学了天狐武功‘惑心术’，就已注定了你桃花罩身的命运。”

我们都甘愿雨露均沾，你又何必拘泥于喜恶之感呢？这只是一种对敌的手段。

再说，你如未练过‘惑心术’，我也未必会对你如此的倾心相依，别说雪、霜二妹那样仙子般的人物了！”

“这么说来，我江枫得你们倾心相爱，全是‘惑心术’的力量了？”

“碰上你，就立刻陷入情网，而且，至死不渝，甘为情死，倒也罢了，还甘愿帮你搓合情缘，你想想这世上真有这样让人一见钟情的男人吗？……”青凤道，“就算我自甘下贱吧！但雪、霜二位妹妹呢？阅人多矣的梅花呢？非术惑人，岂能如此。”

再说吧，你不施展‘惑心术’时，你周围的女人，不是都能自持分际，和你坦然相处吗？

江郎，这都是张姨要我说的话，我们都知道你不是个好色的人，可是，大局为重啊！”

江枫长长吁一口气，道：“好吧！算你有理。”

青凤重重亲了江枫一下，道：“现在，我们放火，然后，去找蓝凤，只要她一入情网，三魔、五怪、四大天鹅，都会为你效命了。”

“天王呢？……”江枫道，“一旦被他发觉，岂不是害了蓝凤？”

“唉！你是当真多情，蓝凤是个很会计算的人……”青凤道，“不用担心，到了危险时刻，她可以跑来找你呀！”

江枫苦笑。

青凤取出火种，选了风向，一面放火，一面说道：“未见蓝凤之前，小心点保护我啊！一旦我被人杀了，你这副猛药，就缺了药引了，有负张姨所托了。”

“看来，你们对大姐都很依恋？”

“不错，张姨像大姐，也像妈妈，我对她又敬又爱，早就商量过了，一定要把张姨留住……”青凤道，“非张姨之能，无法统率你的三宫六院，再说嘛！有个皇后压在你头上也好，请你心存顾忌，不敢喜新厌旧啊！”

江枫无法回答，只好帮青凤点火。

青草杂树，本不易燃，但一旦烧起，烟熏汁出，反有助长火势之力，大火四处蔓延，猛恶无比。

青凤早已看好出路，牵住江枫一双手，奔逃而出。

青凤已学会了张四姑的遁术，虽然没有带道具，但能借物隐形，一路上虽然遇上了很多天马堂中的巡骑哨桩，但两人满面尘土，衣着污垢，很像奔

逃的村人、猎户，这里虽然居民很少，但猎人很多，农家也有几户。

两人留心观察，发觉巡骑往返，人影流动，这把火可能烧去了万顷荒原中杂树乱草，但也烧乱了天马堂的布置阵势。

一口气走出了四五十里，青凤才停下来，道：“果然是貌合神离，天王门没有心存帮忙的打算，所以，才躲在这么远的地方！”

“上一次万梅坪之战……”江枫道，“天王门临阵观战，袖手不管，事后，蓝凤没有受到责难吗？”

“当时，门主也在现场……”青凤道，“坐山观虎斗，是门主决定的，如果你们露出败象，我们会全力参战，不能让天后宫独领风骚，那时，我好担心哪！幸好你们一开始就力挫强敌，天王门就见风转舵，趁黑撤走。”

“可是，终南山中一战，天王门似是十分卖力……”江枫道，“天王门、天后宫、天马堂，联手出击，听张大姐说，天王门一面的攻势最为凌厉。”

“那不同啊！终南山中之战，是由天王门负责调动全局……”青凤道，“所以，天后宫和天马堂并没有出动太多的高手，天王门却出动门中精锐，也逼得我不得不阵前倒戈，为夫拚命……”

“这件事，我真的十分感激……”江枫道，“这一次是天马堂负责总其成败，所以，天马堂也是高手尽出了！”

“这次有些不同，天马堂只是前锋……”青凤道，“好像是天王门、天后宫，全都倾巢而来，大有最后一决的用心，江郎，我不知道你和雪、霜两位妹妹，练了什么高明的武功，但只有一百多天啊！能有多大成就呢？”

这一战，不是九死一生，而是全无机会，张姨虽然胸藏韬略，但也很难破围而出，只是，我不敢说出来……”

江枫微微一笑，接道：“青凤，不要那么悲观，看你那副绝望神情，实在叫人心疼……”

“纵是谎言也美丽，有此一言，妾身死而无憾……”青凤道，“可惜的是，我没有机会，替你养个小宝宝了，享受一下，天伦乐趣……”

“我相信这个机会很大，所以，你要保重……”江枫道，“遇上超强的高手，打不过人家就立刻逃走，千万不可逞强……”

“张姨的武功、奇术，足以袭杀，自保为主……”青凤道，“我自信已有心得，你也要小心啊！我如战死了，那就一了百了，幸而不死，我可不愿作寡妇，那种魂牵梦萦的痛苦，生而何欢，我相信梅花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你要好好的给我活着。”

江枫点点头，道：“有机会转告梅花，就说我不准她死！”

“我会转告她，事实上，我们合作御敌，战阵之上，应是寸步不离，现在，找地方洗个脸，换身衣服，我带你去见蓝凤，好好的抓住她，她是个才女，有张姨和吟雪的才能，她如果投君怀抱，甘为情牵，……”青凤道，“天王门的力量，就全为我用了，天王门主嬉游成性，门中事务全由蓝凤包办，大权在握，令出如山，展君所长，好好去发挥一番吧！”

江枫感觉到脸上发烧，急急转过话题，道：“这么看起来，确有一双手，在暗中控制着三个江湖上最大的组合力量，那个人又是谁呢？”

“去问蓝凤吧！她胸中所知，多我十倍……”青凤道，“不过，她是个非常智慧、冷静的人，不要太大意了。”

青凤以天王门中的紧急信号，求见蓝凤，立刻就被人接入了一座大宅院中。

蓝凤在第三进院落内一间雅室中接见两人，约略地打量了两人一眼，挥手，示意从卫女婢，全都退下，淡淡一笑，道，“青凤，拿下人皮面具吧！移花手的技艺虽然精湛，但还无法改变你一对眼神。”

果然是厉害角色。

江枫暗暗忖道：“真要小心点应付才行。”

青凤取下人皮面具，道：“我知道瞒不过你，但不如此，很难见到你，蓝凤，我是道谢来的，不是你放了一马，我已经埋骨在终南山了！”

“算了……”蓝凤道，“情同骨肉的好姐妹嘛！应该在你危难中，拉你一把，不过，那一次，已经用尽了之间的情分，希望你不会再使我为难。”

青凤，人贵自立，我不能再帮你什么了？我们的情分已尽，你走吧！一个时辰之内，我不会下令截击，希望你跑得快一些，以你的武功，这样长时间，应该跑得很远了。”

话说的虽然婉转，但却十分决绝，似已无转变的余地。

“蓝凤，我不会再要求什么？我已心满意足，交了你这样一个好姐妹，我是带人给你……”

蓝凤的反应奇快，脸色一变，接道：“江枫……”

江枫已取下人皮面具，接道：“正是区区，青凤赞颂姑娘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江某渴慕得很，因此，冒着千危万险而来，一睹文采姿容……”

“少逞口舌之利，……”蓝凤冷冷接道，“你们放把火烧了草原，用心在阻断灵犬追踪，只怕是白费心机了，我和青凤不同，不喜欢甜言蜜语，你想见见我，已经见过了，你也可以走了，看在青凤的面上，我放过你这一次，两位请吧！”

“不用客气……”青凤道，“拿下他是一件天大的功劳，我把人带来了，报偿你终南山网开一面之情，要杀他、剮他，任凭你作主，我说过带他见你，也算履行了诺言，我走了，蓝凤，希望我们会有缘再见。”

这一阵说话的工夫，青凤已带上了人皮面具，转身一跃，飞出房门。

“蓝凤，你应该明白，就算召齐了三魔、五怪，也未必能留得下我……”江枫语气平静地说，“我无恶意，当然，也非无为而来……”

“那是准备生擒我作人质了，告诉你，天王门中没有私人情意可言，我蓝凤在这里，大权在握，我消失了，他们再找一个人补上我的位置。”

我救了青凤一次，那只是件特殊事例，何况，就算我非你之敌，但三五十招，总可以接得下来，不相信，你就动手试试？”

她神情冷艳，目光别顾，似是懒得再看江枫一眼。

“姑娘是绝世高手，当然会明白，真正杀人的武功，只是出手一击，征战数十合，过手几百招，那是以武会友的方式，……”

“你是说我不堪一击了……”蓝凤道，“当真是口气托大，可恶的很，滚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你！”

江枫被骂火了，也激起了征服她的雄心，施展出‘惑心术’，脸上立刻浮现出迷人的笑意，道：“蓝凤姑娘误会了，在下只想说理，表达出一份情意……”

“不用说道理，我读过万卷书，……”蓝凤打断了江枫的话，接道，“深明道理，不过，有些地方不适用，你想表达出一份情意，更是说的荒唐，我们素无来往，有什么情意可言？”

青凤说，你有叩动女人心弦的魅力，让人一见钟情，我只是觉着好奇罢

了，才答应她见你一面。

我不相信世人会有这样的男人，上一次在万梅坪看到你，瞧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一次再见你，更有着不过如此的感觉。

我要男人，可以由成千上万的男人去挑选，你哪里比别人强了，青凤是瞎了眼，竟为你这样一个男人……”

目光转注到江枫的脸上，突然为之一呆，住口不言。

她不该看这一眼的，这一看，看出了大毛病来，有如磁石遇铁，立刻被吸引住了。

只觉江枫脸上的微笑魅力四射，动人心弦，洪流奔来，莫可御之，双目中柔情如网，一下子网住了蓝凤姑娘的一寸芳心。

乖乖！这不是爱情，而是百炼精钢，无坚不摧的一把利剑，洞透五脏，捕人神魂，像沉在瓮底的百年老酒，喝一口，就要你醉卧梦

乡。

蓝凤陶醉了。

“是真的！青凤没有骗我，你……你是……”

“我是江枫，大江之江，枫叶之枫。”

“满山枫叶红，尽是离人泪……”蓝凤有些茫然地说，“太伤感了，我所不取，我要薄命怜卿甘作妾，情深宁托负心人。”

她果是个才女，出口成章，而且表达出了心中的感觉。

江枫仔细的打量了蓝凤一阵，论姿色，她不算是漂亮女人，不如青凤、梅花多矣！但她眉目间灵气逼人，放射出智慧之光，是一种不以姿色取胜，别具秀慧韵味的人，如青松翠竹，虽没有绚烂夺目的采丽，却自有引人入胜的风貌。

蓝凤缓缓向江枫行去，初见时的冷厉神情，已消失净尽，代之而起的是一脸温柔，动人怜惜。

江枫微扬双臂，蓝凤已奔投入怀。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容易动情的女人啊！”

蓝凤的双目中涌现出泪水。

她在挣扎，精明干练的才华，不甘屈服于术诱情爱之下。

江枫终于明白了“惑心术”的邪恶和霸道，如屠戮之刀，锋利伤人。

青凤没有说谎，天下没有一个男人真能具有使女人一见倾心，甘为情死的魅力，尤其是精明善算，胸藏锦绣，手握生杀大权的女人。

刻骨铭心，生死相许的男女情爱，是需要时间，慢慢培养出来的，相知相悦，两心相投，才能孕育而成，是互相许下的心愿承诺。

但“惑心术”不需要了，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感情，它的恶毒在一下子就剥去了女人的矜持和骄傲。

蓝凤的抗拒挣扎，很快的消失。

她紧紧的拥抱江枫，生恐他化作烟云而去。

征服梅花、青凤时，江枫是先以术诱，循序而进，过程虽有长短不同，但却无时不我予的压迫感。

这次，完全不同了，身在敌窟，形势危恶，决战迫在眉睫，无法预料下一刻的变化，天王门主随时可到。

三魔、五怪、四大天鹅，也有来此请命的可能，时机诡谲，如不能一举之间，完全征服，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无法预知。

江枫也无法肯定，只这样相拥片刻，就能使蓝凤变节降服，为我所用。何况，蓝凤的驯服，来的很勉强。

但要江枫抱着蓝凤上床，帮她宽衣解带，江枫又做不出来。

他毕竟不是个好色的人，心中又嵌着雪、霜二女，梅花、青凤的情影，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江枫，能不能告诉我，你想要我什么？我姿色不如青凤，而且，还有点孤芳自赏的性格……”蓝凤道，“也不会很温柔的服侍男人，你会失望的！”

真是倔强的女人，尽管紧抱个郎，情热如火，但心中仍有一点灵光不昧，似欲挣脱枷锁。

“蓝凤，你能给我什么？我都接受，包括你的人，和你能帮助我的力量。”江枫轻抚着蓝凤的秀发说。

他心中明白，这一刻，如不加把劲，完全占据她的身心，此行即完全失败，决战之后，就算还有机会，也没再见蓝凤的必要了。

这不是卿卿我我儿女私情，是一场影响胜负，牵扯上很多人生死的战斗。

江枫不得不施展出挑逗的攻势。

蓝凤很快的崩溃了。

心被术诱，人已投怀，还能够支持多久呢？江枫一阵轻怜蜜爱的挑逗，引起了蓝凤强烈的情欲反应。

她实在是个定力奇强的人，在激动难抑的情欲火焰中，仍然未忘记掩上厅门，才牵着江枫行入卧室。

床上的事，不说也罢，反正这不是至情至性的爱恋，双方都有点勉强，一个是抗拒不住，一个是心怀别具。

但江枫还是胜利了，他全力施为，完全征服，占据了蓝凤的身心，也击溃了蓝凤心中潜伏的一点反抗意识。

蓝凤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愉，油生出无限爱恋，望着怀抱中的男人、长长吁一口气，道：“江郎，你赢了，说吧！要我怎么做？能不能允许我在情势有变时，像青凤一样，追随在你的身侧？”

她是理智重过情感的女人，情话出口，也有着公事公办的生硬，缺少了那种缠绵动人的味道。

“随时欢迎，青凤和我，都将翘首寄望。”

蓝凤微微一笑，道：“不嫌弃我这残花败柳就好，事实上，天主门和天后宫中，超过十七岁的女弟子，也很少找出一个处子之身，我们命苦啊！但可以告慰你的是，你是第二个占有我身子的男人，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自荐枕席。”

“天王是第一个了？”

“很高兴听到你有点醋意质问，……”蓝凤道，“这表示你相当重视我，不过，不是他，他虽然有心，我却借故推拒，我是有点才气的女人，可以帮他做很多的事情，我不够亮丽，缺少点温柔，也是他没有强迫我的原因。”

江枫点点头，挺身坐起。

但却被蓝凤一把又拉倒床上，笑道：“你是不是有点怕呀？”

“一旦天王门主闯进来，或是有人来传报战情，这等相拥而卧，会不会伤了你大小姐的尊严呢？”江枫道，“我要替你想啊！”

“我的令谕很严厉，来得到我的回应时，没有人敢闯进来。”

“天王呢？他也不敢么？”

蓝凤笑一笑，道：“他是唯一可以闯进来的人，但他们今天聚会，研商大局，这一次全面动员，还有东、南、西、北四大神通使者与会，教主也可能亲临主持，大会定于今夜开始，最快也要明天才会回来。”

江枫看看辰光还早，打蛇顺棍上的说道：“这么说来，天王、天后，天马，三大组合之上，另有一个统治的人物了。”

“对！你心中有什么疑问，尽管请问？……”蓝凤道，“我能知道的，一定回答，但我不是全盘了解，无法作一个明晰的全盘描述。”

“天后宫主，是不是天王门主的夫人？”

“是！……”蓝凤点点头，道，“但他们夫妻反目，已经分开了，所以，多了一个天后宫的组合。”

“为什么呢？……”江枫道，“分开的有点怪？”

目光转注蓝凤身上，一脸期待之色。

“江郎，这是很大的秘密，听过了，最好能埋藏心中，别说出去，一旦外泄，他们会全力追杀你，那就不是我的心愿了！”

这蓝凤果然知道很多秘密，真得要好好领教一下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他们假装反目了，使天王门的势力，扩充了一倍？”

“这本是他们的计划，也算成功了，但却变了质，多了一个天后宫，天王门主却失去了一个艳丽无双的夫人……”蓝凤道，“能干的女人，接触到权势之后，就会迷恋，天王夫人黄秋氏，假戏真演，分开之后，就不准天王再登堂入室。

天后宫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组合，扩大到现在的规模，眼下论实力之强，早已不在天王门之下了。”

“只是如此么？”

“还会怎样呢？……”

蓝凤脸上微笑诡秘，早已隐示出别有内情。

“秋夫人现在的秋大宫主，是不是有了新欢，……”江枫道，“才使她决绝的和天王一刀两段。”

蓝凤道：“怎么会这样想。……”

光滑赤裸的身体，一下子滚入江枫怀中，笑道，“不幸的是，被你说对了，就像我一样，被你引诱失身，害得我为情分心，要如何在照顾情郎的安全下，又能让天王门不受到伤害，看来是不太可能。

黄天王一生嬉戏美丽的女色之中，但他也受到两个女人最大的伤害，一个是他老婆秋离花，一个是他最信任的女弟子蓝凤。”知她在借故述说心中的牢骚、悲痛，江枫只有紧紧抱住她玲珑的身躯。

“据说是秋离花被教主看上了，她得到最妙的武功传授，也和教主上了床，三大天系组合中的首脑，真正见过教主的，可能是只有她了，天王门主、天马总堂主，好像是都未见过真正的教主。

可笑的是，秋离花也非常看重我，她认为我不会为男人动心，几次给我说，要我到天后宫去，出任第四宫主。

但我不喜欢她们的作法，女弟子都要大力习练媚术，以取悦男人，当作武器，用于江湖，想不到我竟也是在劫难逃。……”

这番话，像尖刀一般，刺入江枫的心中。

大概是蓝凤也警觉到了，低声道：“江郎，别误会啊！我只是心中感慨，

就顺口溜了出来。”

“唉！我在想，我以‘惑心术’对付你，是不是有欠光明？”

“说这些太晚了，我好像真的已被你惑去了心，老实说，不如此，你绝无法使我屈服，现在，我好想学一点女人的温柔，你使我找回了女人的身份！

走吧！江郎，给我个机会，让我帮你洗个澡，我学过媚术，但从未用过，今天就开张大古吧！”

蓝凤是真的想改变自己，但江枫却一心想再探出一些三大组合的内情，只不过，又不便追问得太急，引发蓝凤的不满反应。

这是一段痛苦相处，真情无法交流，也无法率性坦然的表达什么？好像每一句言谈和动作，都要经过三思才行。

但蓝凤却渐渐的放开了自己，勉强自己去眼侍江枫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女性的温柔，她开始认真的交出了自己，也说出胸中所知的隐密，由艰涩到无怨无悔地付出了真正感情……。

江枫也感受到一种发自蓝凤内心的情意，传达了过来，如不能以真正的感情回应，恐难羁绊住这匹难驯的野马。

他畅开了胸怀，由心中接受蓝凤。

说也奇怪，灵犀相通之后，立刻另是一番局面，谈话流畅了，两人之间，再无滞碍。

蓝凤眉宇间浮动的一片淡怨轻愁消失了，却泛生无尽缠绵的情爱，依偎江枫怀中，幽幽说道：“我不能缠住你，再留这里，也不知道，他们会商之后，如何安排出围攻你们的策略，但我会尽力帮助你，春蚕到死丝方尽啊！江郎，我不惜为你而死……”

“不要轻言死亡，我要你活下去，希望这一战之后，我们还能够重温旧梦。”

蓝凤点点头，帮江枫穿上衣服。

江枫悄然离去。

蓝凤没有相送，但星目中含着泪水，直到江枫的背影消失，泪珠儿才顺腮流下。

她坚强过人，连流泪也不愿江枫看到。

江枫赶到了和青凤约定的会合地方，待候了一刻工夫，青凤才急奔而至，道：“三魔、五怪似乎在找寻什么？在这里巡视良久，逼的我不得不远远的躲起，我担心他们已然动疑，那就使蓝凤的处境危险了。”

江枫呆了一呆，道：“要不要赶回通知蓝凤一声呢？”

“不用了，最重要的她如是真为情牵……”青凤道，“以蓝凤的冷静善谋，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只要你们不是被捉奸成双，她都有应付的办法，摆得四平八稳，现在，就要看你是否已真的占据她的芳心了？”

“你猜呢？……”江枫道，“她是我所遇过最顽强的敌人，心中一直有一股抗拒的火焰不息……”

“那就麻烦了，我知道她立定了一个志愿，这一生绝不作男人玩物，也不愿依赖男人，她要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江湖上争一席之地……”

“另外有一件事，你大概还不知道，那就是天后宫的大宫主秋离花，曾经邀请她到天后宫，出任四宫主，但却被她婉拒了。

她是个才华洋溢的人，我看到她内心中的挣扎，惑心术生生扭曲了一个人的思想抱负，为恶之大，莫过如此。

它是人性上的枷锁，戮人意志的凶刀，除了用以反抗媚术外，惑心术绝对不能再.....”江枫道，

“此术还有个很大的缺点，施术之后，征服了对方，但你也必须以相对的投入，术法才不会失灵，常常施展它，如何得了！”

“但如别人施展媚术算计你时，你就会坐以待毙吗？据我所知，天后宫中女弟子，都是把媚术列入重头课业，她们不同于你的是，术下俘虏之臣，用过就杀。”

江枫道：“为反击媚功施展的‘惑心术’，是何结果？我还没经验过，除了反击媚术，这个工夫，绝对不能再轻易施展了。”

青凤突然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蓝凤屈服了，是吗？你担心又多了一个聪明的妻妾，江郎，这种事，张姨会帮你解决的，你就不用发愁了！”

“还有一件恐怖的事，当别人为施术所屈，全心接纳了我时，我也不自觉接纳了她，生出怜惜，我真的是有些怕了！”江枫道，“这么一个鬼术法，施展下去，怎么得了，岂不变成受尽万人唾弃的色狼了.....”

青凤也听得呆住了，这真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事，天狐“惑心术”不同于一般媚功的地方，是自己也要有很多付出，以情酬情，才能使情基稳固，这样的奇术，究竟是好是坏呢？

人为术迷，但也得到了个郎的真正爱情。

“但此行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青凤笑一笑，道，“以后事，谁又能预料呢？乱世儿女，能有段刻骨相恩之情，天也不算薄我了，张姨说过，她要你真正的接纳蓝凤，你不必感到愧疚，走了，张姨还在等我们呢！”

但闻衣袖飘风之声，分由四面八方传来。

青凤突然就地一滚，隐失不见。

夜色之中，遁术更能发挥出借物隐形的作用。

“好、好！诸位都来了。”

这两个好字，语意双关，赞青凤应变得好，使他无旁顾之忧，也有警告来敌，他要放手一搏的语气。

四个人几乎是同时出现。

使江枫心头震动，大吃一惊的是，来人不是三魔、五怪，也不是天王天鹄，而是天马堂的人，天马堂中四个最难对付的人。

他们是阴阳秀才白天化，一品刀梁魁，天马行空司徒艺，金凤凰申雪君。

申雪君今夜的装束不同，背上似是多了一个囊袋，想来，定是她独步武林的绝技，十凤齐飞了。

“白院主果然是算无遗策，.....”司徒艺抬头望着江枫，道，“你就是江枫了，长的是一表人才，他们呢？”

“他们是谁？.....”江枫冷然一笑，道，“这是江某一个人，也够四位手忙脚乱了，一品刀梁楼主，应该还记万梅坪中的教训吧！”

他话已然暗示青凤，不可随便出手。

“果然是一个狂妄小子，.....”司徒艺道，“今夜纵然不要你死，也让你脱去一层皮，先让天虚子副总堂主死的稍有慰藉。”

江枫暗暗运气调息，和蓝凤大半天的缠绵恩爱，实也有一些疲累之感，不管江枫的内功多么精深，还未能逾越人的范围。

看江枫闭目不理，司徒艺心头火起，低声说道：“院主，这小子托大的很，我先给他一点教训。”

白元化微微摇首，示意司徒艺等一下。

司徒艺一皱眉头，忖道：“我问你一声，只不过是一句礼貌，我这副总堂主的身份，可不在你福寿院的管辖之下。”

正待欺身而上，突闻飒地一声，一道冷芒，飞射而起，横空旋飞。

“驭刀术”，刀光疾转如轮，罩向江枫。

久闻一品刀梁魁，飞刀能在百步内取人首级，是江湖人极为少见的神技。今晚上，真是大开了眼界。

看刀势的飞转，已不是技巧运刀，而是以内力驭刀，和“驭剑术”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之处，剑是直击，刀是横飞。

“驭剑术”不都是人剑合一，人融入剑，有如电制闪飞而来。

刀却是脱手飞出，旋转如轮。

司徒艺暗暗忖道：“福寿院中的六大楼主，果然都是身负绝技的人物，只此一刀，就非我所能了。”

江枫微闭的双目，突然睁开，轮转而来的飞刀，已然近身。

江枫突然举步一跨，人竟登空而起，闪越刀轮，斜向一品刀梁魁飞去，冷冷说道：“不够火候，你的‘驭刀术’如能再快一些，也许已经取去了我江某人的首级，只可惜啊！差那么一点点。”口中说话，右掌已到了梁魁的前胸。

看上去，江枫一板一眼的动作，实则快速至极，逼得梁魁不得不双掌挥出，接下了江枫一击。

掌力接实，微微轻震，但梁魁却震得连退了五步。

当的一声，旋飞的钢刀，突然落地。

原来，梁魁全力运掌，控制飞刀的力道消失，已无驭刀之力。梁魁身躯站稳，突然一张口，喷出来一股血箭，道：“这是什么掌力，摧心裂腑，院主，小心了……”

身躯倒下，口中鲜血不停涌出来。

“梁楼主，快些运气调息……”

白天化人影一闪，已挡在江枫身前。

不闻梁魁回答之声，似已气绝而逝。

白天化震惊了。

江枫一掌震退梁魁，截断了他驭刀的内劲，白天化还不太放在心上，但梁魁突然倒地死去，白天化却惊骇不已。

司徒艺也呆住了。

听说七主和尚一掌震死天虚子，那是在天虚子全无防备之下，大意铸错。但江枫这一击，可是在梁魁全力戒备之下。

如一桶冷水，兜头浇下，司徒艺一股狂傲之气，陡然消失无踪，心头上泛生出强烈的畏惧之感。

生死大事啊！

一个人，只有一次的死亡机会。

白天化脸色凝重道：“江枫，你这是什么武功，如此的霸道凶残。”

“听说你有未卜先知之能，文是状元之才，武列绝世高手，……”江枫道，“猜猜看，我用的什么掌力？”

“绝不是无相神功，它阴柔、歹毒，伤人于不知不觉之中，……”白天

化道，“应该是摧心掌一类的歹毒武学。”

“不是无相神功，被你猜对了……”江枫笑道，“但说它是催心掌，就十分可笑了，天马堂福寿院中六大楼主之一，接不下一记摧心掌，你这作院主的，也不觉惭愧么？”

白天化双颊发热，但他心中明白，今夜遏上的是一生中从未遇过的高手，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送了老命，暗暗吸一口气，平复下波动的心情，道：“老夫的意思是它属于阴柔一类的武功。”

第二十四回 老方丈伤愈赠神剑

江枫用出这一掌之后，也觉着心神波动，立刻觉悟到，这种贯注全力的一击，三五掌就会大喘气，疲累不堪，原想能力战三五个时辰不至筋疲力尽的想法，立刻打消，对雪、霜二女的期许，也打了一个大折扣，敌人真要有三五百人的合击，再加上十几个高手力战，绝没有突围而去的可能。

过去，把自己估计的太高了。

这种稍有疲累的感觉，绝不能让白天化等瞧出来。

主意暗定，笑一笑，道：“不是阴柔，就是刚阳，这范围太广阔了？”

藉机扯谈，暗中调息。

“老夫就承认吧！从未见过这种掌力，也未听说过这种武功……”白天化道，“江少兄能不能明白说出来，让白某一开茅塞，但白某人可以断言的，这绝不是武林三圣的武功。”

江枫全身脉穴已通，稍作调息，人已复元，笑一笑，道：“不能说，白院主如想掂出江某人的斤两，只有出手一试了，以你白院主见识之广，相信在三五招内，就可瞧出我练的什么掌力了！”

白天化呆住了，江枫心存杀机，软硬不吃，希望逼迫白天化出手，藉机除去天马堂这个最难测度的高手。

司徒芝已豪气尽消，低声说道：“申副堂主，江枫的武功奇奥难测，白院主一个人只怕应付不了，我和他联手迎敌，你施展十凤齐飞，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态度大变，完全是一种情商求助的口气。

江枫心中一动，忖道，“这个人能屈能伸，本性阴险，要早些除去，以绝后患！”

江枫心中虽是暗作盘算，但却并未抢先出手。

看准敌人的缺失所在，一举间取敌之命，使敌人惶恐迷乱，已是江枫重要的对敌观念，凌厉一击，还不能取敌之命，就必需要施展出由传真记上“悟”得的武功绝技，才能摆脱缠斗。

如果动上手，十招内无法克敌致胜，陷入了鏖战的局面，很可能就落入重围，不但会减少了震撼敌人的威望，也将激起众多敌的拼斗意志，沦入败亡的可能。

溃敌战志，才能屈敌之兵，以寡胜众。

江枫明白自己是威屈敌人战志的王者，不宜沦入鏖战数百招的形势，这就是江枫不得不谨慎从事，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申雪君果然由背囊中取出了名动武林的十凤齐飞。

那是十支金黄色风头的鸟形暗器，有翼有尾，但体型不大，说它是金凤，倒不如说它像金丝雀来的恰当。

申雪君纤巧的双手，竟然能各握四支，十凤齐飞，已然八凤在手。

江枫凝目瞧着，发觉了凤翼会动。

这就非同小可了。

双翼能够活动的暗器，已不是攻取敌人时力道的强弱了，而是它必需具有高度的特殊技巧，才能出手。

它也明显的表示出，这小小金凤的腹内，可能别藏杀机。

千面女魅方妙，淬毒的寒铁夺魂针，一击之下，几乎要了江枫的性命，武艺技艺中有承受一击的金钟罩、铁布衫等外门气功，不畏一般刀剑伤身的内家里手。

但江湖上，也有精炼尖利，细如发丝，穿石透金的锐锋暗器，这些暗器出自巧手、名匠，大部分都淬有奇毒。

江枫明白再也受不起第二次的伤害了，因为，易花手张四姑没有第二颗大还丹能解奇毒，何况，也无法赶来援救。

武林中传诵着十凤齐飞的凶绝霸道，但却没有人能说出它杀人的经过情形？

因为，见过它出手的人都已死在了十凤齐飞之下。

武林三圣中无相大师的五福照命圈，只有金、银、铜、铁、锡，五圈环飞，十凤齐飞却多了一倍。

江枫无法明白，申雪君的十凤齐飞是否也像五福照命圈一样，有一根细索在手中操纵，但它双翼会动，说明了绝不是一击不中就会跌落在地上的暗器。

猜不透个中技巧，使江枫有点紧张，传真记上艺兼百家，就是没有说明对付这种怪异暗器的办法。

江枫拔出了翠玉刀。

也许那小小金凤上全都淬了奇毒，是不能用手碰击的利器。

目睹申雪君金凤在手，司徒艺胆气一壮低声说道，“白兄，江枫武功精绝，不可小觑，咱们联手合击吧”

再加上申副总堂主的十凤齐飞相助，如是还不能胜他，就算总堂主亲身临敌，也无胜他的把握了。”

“说的有理，……”白天化道，“不过，不可燥进！”

“白兄的意思是让他先机了？”

“江枫不但武艺精绝，而且观察入微……”白天化道，

“咱们一出手，就可能被他看出破绽，再作雷霆一击，他已深得以静制动之妙，可叹的是天下没有全无破绽的武功。

上乘境界的技艺，不但要比灵动、速度，也要比耐心、忍性，梁魁楼主的武功，也许不如江枫，但江枫如果看不出他的破绽所在，绝无法在一击中就取了梁楼主的性命。”

“高论，高论，……”司徒艺道，“情到深处无怨忧，艺登绝顶在一击，咱们跟他耗下去啦！”

江枫心中忖道：“白天化能一言道出我心中之秘，果然是文、武全才，只不过，他还无法估透传真记上的武功之妙，我应有十招之内，杀死他的能力，加上司徒艺，也无法拖过二十招，但可怕的是十凤齐飞啊！”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九条人影疾飞而至。

是蓝凤，带着三魔、五怪，奔驰而到。

“蓝凤姑娘，来的好！”司徒艺道，“这个人就是江枫，竟敢单人一刀，深入贵门腹地，咱们帮姑娘拦下来了！”

“既然拦住了，为什么不把他捉住呢？……”蓝凤目光转动，看看梁魁仰卧地上的尸体，接着道，“擒获江枫，可是一件很大的功劳，天马堂、天后宫和本门中人，都是为他大兴干戈而来，如今人在眼前，诸位却按兵不动，是何道理？”

“姑娘……”司徒艺接道，“适才一番搏杀，我们一时大意，死了一位楼主，正准备联手合击，姑娘正好率人到此，这江枫武功之高，尤过传方，绝对不可轻敌，姑娘如肯和敝堂联手，生擒江枫就易如反掌了。”

“天王门不敢掠美，江枫既是贵堂先发现的，这件天大的功劳，就由天马堂独领风骚吧！……”蓝风笑道，“诸位如是不敌战败，天王门再接手不迟，双方联手，功过缠夹一起，很难说得清楚了？”

司徒艺似是未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微微一怔，道：“不管生擒或是击毙江枫，大局立刻底定，余子碌碌，不足畏也。贵门和敝堂联手，过则分担，功亦分享。”

江枫静静的站着，很潇洒，也很沉着，似是在等着对方谈判出一个如何杀他的结论。

蓝风心中着急，暗暗的骂道：“蠢啊！为什么不趁机溜了呢！他们出手追袭，我可以掩护你呀！”

奇怪的是！郎仁立不去，却又引起她无限的绮念，那种锦帐春暖，相拥相依，缠绵难舍情爱，一阵阵泛上心头。

看到了蓝凤眉宇间春情荡漾，申雪君立刻警觉，道：“司徒兄，这里是天王门的腹地，蓝凤姑娘既然来了，用不着咱们再插手了。我看就交给蓝凤姑娘处理吧？”

“正当如此，……”白天化道，“喧宾岂可夺主，我们走吧！”

蓝凤已生警觉，刹那间脸色一变，如罩寒霜，道：“不用客气，三位要出手，尽管请啊！”

一挥手，带着三魔、五怪，转身走了。

妙！

申雪君、白天化，竟也缓缓退走。

江枫一个转身，飞射而逝。

司徒艺四顾一眼，抱起梁魁尸体，快步消失于夜暗中。

江枫奔行百丈，停下了身子。

青凤由草丛中飞身而出，抓着江枫一双手，道：“走啦！你害得她手足无措，差一点露出马脚。”

牵着江枫向前跑去。

江枫却答非所问的道：“大姐的借物隐形术，实在高明，连我也瞧不出一点破绽，我也要学。”

“容易呀！四个老婆都可以教你……”青凤道，“最重要的是练出一口长气，包你三五天就能学会，问题是张姨不准你学。”

“为什么？”江枫道，“但我知道这不是谎话，如要我学，大姐早就该传授我了。”

“回去问张姨吧！”青凤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不敢传授你，以你成就，学起来，自然很快，但如不告诉你那些秘诀，你就很难运用的得心应手。”

“我知道，这是一种高难度的技艺……”江枫道，“没有人指点，摸索一年半载，也未必会有成就。”

青凤放开了江枫的左手，也放缓了脚步，长长吁一口气，道：“你是恶作剧呀？还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魅力？”

江枫耸耸肩，笑道：“什么事啊？”

“别装糊涂，蓝凤被你整惨了，申雪君、白天化都看出了形色不对……”青凤道，“他们才罢手而退，他们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天王，怎么得了啊！”

江枫无法装下去了，笑一笑，道：“我确实有意求证一下，蓝凤是否真肯为我们效力，如因此害了她，就非我所愿了，早知如此，就该出手，杀了白天化，申雪君和司徒芝，这样吧！你先去少林，会合四姑，我再潜回去，事情有变，我就救蓝凤出来……”

“不行……”青凤道，“那会坐实蓝凤的叛逆大罪，也和张姨的谋略不合，张姨要的是天王门中的力量，不是只为你再娶一个老婆。”

事情还没有坏到百口莫辩的境地，以蓝凤之能，应该可以应付，她抢先退走，就是留下了辩解的余地。

一错不能再错，咱们赶往少林寺吧！我相信雪、霜两位妹子的能力，但敌人众多，高手如云，偷袭少林之战，如有闪失，那就非常严重了。”

不知何时，青凤已变得利口如刀，而且论事理智，已不是那种只求个郎多情，满足一己利欲的小女人了。

易花手张四姑果然有非常之能，潜移默化中，移转了人的气质。

“青凤，比起你，我很惭愧。”江枫有点黯然地说，“攸关兴亡的大事，我却处理的如此之糟！”

神情凄然，惶恐不已。

“不要这样，江郎，也许是我在妒忌，才出言无状……”

“我知道你不是，青凤，这一场江湖重光大战，大姐领导的巾帼女将，才是致胜的关键，我江枫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过关斩将的勇夫罢了。”

“你是真正主宰大局的统帅，……”青凤道，“江郎，不是你，我们都心无所依，包括张姨在内，雪、霜、梅花，都一心一意的为你效命，红粉小佳人，那里有逐鹿中原，争霸江湖的雄心大志，情甘付出，才衍生了我们视死如归的勇气，你可不能泄气！我们几朵小花儿，还要依附在你这棵大树上，挡风遮雨啊！……”

“这也是张大姐教的吗？……”江枫豪气一振。

“不是，……”青凤笑道，“这是我由心底发出来声音，小女人为情迷醉，为郎憔悴，可也能为情爱激起了无比的勇毅，生儿育女，是何等痛苦的事，但她们前仆后继，绝不畏惧。”

那个时代，可没有现代的医术，麻醉开刀，无疼分娩，生儿女的痛苦，可真是惊天动地。

江枫听得呆了一呆，道：“说的是呀！我听到过一次孕妇生产，整整把丈夫骂了一夜，骂的淋漓尽致，入耳惊心。”

青凤嫣然一笑，道：“江郎，你敢吗？”

“大概不敢！”青凤道，“江湖重光了，我还活着，我就生一个给你瞧瞧，最多骂你三五句，绝不会骂你一夜。”

“唉！想一想，有些地方，女人实在比男人勇敢！”江枫道，“看上去娇柔无限，狠起来，天地不怕，个性之强，男人是望尘莫及了。”

“这就是女人啊！铜心铁胆，不敢，还敢！”青凤道，“想想我们要忍受的痛苦，你就该多怜惜我们一些！”

眉目传情，又恢复无限温柔。

江枫道：“我会的，我以术，掳获了你们，但将以全部的情爱，作为回报，青凤，我不知道日后还会有什么变化，但我绝不再用‘惑心术’了，就

算大姐逼我，我也不干了。”

看个郎阴霾尽除，青凤欢颜亦展，牵着江枫一双手，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快些走了，想想雪、霜两位妹子望穿秋水的期盼，你忍心让她们面对强敌时，还有着心怀情郎的煎熬吗？”

少林寺景物依旧，但站在寺门口的除了两个灰衣僧人之外，还有三个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

是雪、霜二女和梅花姑娘。

日正当中，初夏的阳光有点热，两人兼程飞奔，江枫还瞧不出什么？青凤可是累得香汁淋漓。

但她心中充满着欢愉，拭去脸上的汗珠儿，笑道：“你们等了多久了，看样子，少林寺的事，已经解决？”

“原来想免不了一场浴血苦战，却不料吟雪、吟霜发了狠，……”梅花道，“五行遁术配合了神出鬼没的武功，再加上收发随心的寒铁夺魂针，一口气杀死二十几个强敌，真是威风凛凛，连张姨和干爹，干娘都看呆了，就别说老叫化和邓飞一批人了，脸上那股吃惊的神色，差点就流出了眼泪。

我们亮出兵刃，就已经大获全胜，死的死，跑的跑，一下子就解去了少林之危，少林寺的大师们，已把雪霜两位妹子，看成了救世解难的观音菩萨。”

“看上去娇柔无限，狠起来天地不怕，真是铜心铁胆，不敢、还敢呀！”青凤是一面说一面笑的弯下了腰。

江枫也笑的一脸诡秘。

吟雪、吟霜听不懂，想不出这几句话怎么会那样好笑。

“梅花姐！”吟霜道，“青凤说的什么呀？看她笑的花枝乱抖，我怎样一点也想不明白？”

梅花也是一脸茫然，道：“我也不懂，但江大哥笑的一脸诡秘，一定不是好话。”

吟霜有绝活，拉起青凤的衣袖，撒起娇来，道：“青凤姐姐，告诉我嘛！为什么这样好笑，说出来，让我们也开心一下。”

“疼苦得要命，还能开心哪！……”青凤道，“去问江大哥吧！这是他说的，也是他的错。”

“江大哥会有什么错呢？……”吟霜盯在江枫脸上看了良久，还是看不出一点头绪，摇摇头，道，“还是一样啊！江大哥一点没变。”“妹，不要问了……”吟雪若有所思地道，“等一会，我告诉你。”江枫急急说道：“不关我事啊！都是青凤说的。”

“如是青凤姐姐说的，就一定不会有错了！”吟雪道，“但毛病是出在江大哥身上。”

江枫怔住了，这种事叫他如何回答。

吟雪虽聪慧绝伦，但她仍是处子之身，若有所悟，也不是完全明白。

倒是梅花想通了，也不禁微微一笑。

“我懂了，一定和蓝凤有关，……”吟霜自作聪明地说，“江大哥，我猜的对不对？”

江枫道：“这个，这个……”

当着四个女人之面，江枫实在无法出口。

“有一点关系了……”青凤道，“只不过，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怎么？我们都有份哪！哪会是什么事呢？”吟霜真的是想不通了，缠着青凤，

道，“告诉我嘛！究竟是什么事情？”两个灰衣僧人，看几个小美人，吱吱喳喳，有说有笑，声如黄莺，娇媚横溢，不敢再看了，远远避开，看多了会动凡心啊！青凤被缠得没法子了，笑一笑，道：“真想知道就附耳过来吧！”吟霜真的附耳过去，却听得脸色苍白，道：“真的会那么痛苦啊！有武功，难道也不能抗拒？”

“我不知道你和吟雪练的内功，能不能抗拒？”青凤道，“但我和梅花是肯定不行，有武功也不敢用啊！”

“这么说，我和姐也是不能用了！”

吟霜真的被吓坏了，粉颊上见了冷汗。

“什么事啊？……”张四姑，缓步行来，道，“进入寺中说吧！”七宝和尚、老叫化紧随在张四姑的身后。

吟霜用衣袖拭一下粉颊汗水，道：“没有事，青凤姐在述说她和江大哥的履险经过……”

“深入敌腹，凶险可期，江枫，辛苦你了。”

“多亏青凤协助，小弟幸未辱命，只是未能及时赶回少林，助大姐一臂之力。”

“吟雪、吟霜，威风八面，术法百变，歼强敌如摧枯拉朽，……”张四姑笑道：“欧阳兄夫妇都看傻了，青出于蓝，彩丽耀目，他们几乎不相信两个丫头会是他们的女儿？现在棘手的是，少林寺老方丈被对方下了复毒，解去一毒，复为一毒，我用尽全身本领，仍是无法治愈他……”

一把拉过青凤，接道：“你累了一身汗，走！跟张姨进寺去换件衣服。”

“小弟去看看，能不能为百明老方丈略尽绵力。”

“好！我随后就到，……”张四姑道，“没有把握就不要随便出手，如今情势还未明朗，出不得一点差错。”

“小弟记下了。”

“和尚带路，先到禅房中喝杯茶，喘口气，再去晋谒老方丈。”

江枫举步而行，回顾着老叫化，道：“钱兄，如果我们有幸赢了这场决战，你可要担负起串连各大门派，重复昔日江湖气势的大任

“这个就不劳你江老弟再费心了……”老叫化道，“经此一役，十五年内，江湖上不会有门户之争的大风波，十五年后，老叫化就不敢担保了，唉！无娼不成码头，无纷争就不算江湖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和尚苦笑道，“没有纷争的江湖，也就不会出现仗剑卫道的侠士了。”

“明月无限好，……”江枫叹息一声接道，“一样照沟渠。”

谈话中进入了一座厢房，江枫喝杯茶略作调息，换了身干净衣服，赶往方丈室中。

方丈室景物已复，佛像、字画，重新挂起，鼎炉中也升起了袅袅的檀香。

老方丈百明大师，换着了一件新的黄色袈裟，只是脸色如腊，双唇淡青，显然是中毒之征。

“大师，现在，哪里不舒服？”

“江少侠，你做得好，少林寺陷入敌手五年之久，一夕间，危难全解，老衲真该谢谢你了。”

站起身子，合掌躬身，站着身后的两个小沙弥，争行一步，挽扶着方丈。

江枫一抱拳，长揖到地，道：“大师快些请坐，折煞江某人了。”

“危机仍在眉睫，大战一触即发，……”七宝和尚道，“大师身上余毒未解，礼数暂免，快请坐好，让江少侠看看，是否有可以效力的地方。”

江枫也会看病、除毒，老叫化心中是一千一万个不信，但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想到江枫可能要以内力帮助百明方丈逼出体内之毒。

但七宝和尚却是别有看法，武林三圣中的金丹书生，论医道之精，绝不在易花手张四姑之下。

江枫追随甚久，必有所得，但能不能医治老方丈身中的复毒？就无法预料了！

事实上，大和尚也通点医道，只不过，自知难及张四姑，就只好藏拙了。

一副郑重其重的样子，江枫先替老和尚把起脉来，而且闭目凝神，脸上神情还有变化，不时皱起眉头。

老叫化看的心中直乐，忖道：“还真有一点大夫的架势啊！”心中怀疑，忍不住低声说道，“和尚，江少侠真的会看病啊？”

“应该会的，金丹书生以炼丹术名扬天下，岂不通医道之理，……”七宝和尚道，“如若育一个人，承受了金丹书生的丹道医学，这个人就是江枫了。”

“惭愧、惭愧，老叫化竟然没有想到。”

钱缺原本带一点嘲笑的味道，看江枫为百明方丈医病的事，现在，却一脸庄重。

“大师……”江枫缓缓收回把脉的右手，道，“似是有一口真元之气，维护着心肝肺腑，还未让毒性侵入。”

“是！老衲以数十年修炼的一口元气，护住了心肺要害，只希望能暂保不死！”老方丈道，“再拖延一些时日，看到武林重光，老衲就死可瞑目了。”

“老方丈如能提供一些小情，也许对解毒有些帮助……”张四姑带着吟雪、青凤，缓步而入，接着道，“他们以毒制毒，使多毒相克相持，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极高的用毒手法，老方丈功力深厚，以真元之气护住五脏，才能使奇毒相持了如此之久……”

“女施主，不用再劳费心力了，近年来煎熬于生死之间，老衲对生死的事，早已不放心上了！”

“老方丈，你不能死，武林重见天日之后，还要以你的威望重整江湖伦理、秩序……”

张四姑道：“贵地中百字一辈高手，已经死去了十之六七，少林寺也需要老方丈坐镇领导，我们愿尽力疗治老方丈的毒伤，也需要老方丈的全力配合。”

百明方丈沉吟了良久，道：“女施主说的是，老衲虽领导无方，使少林寺损失了两代精英，但如因惶愧而死，更辜负师长重托，老衲应该忍痛活下去。……”

“不错，死于当死，才是死得其时……”江枫道，“大师既知疗治复毒之法，何不说出来呢？”

“能否疗治，老衲还不敢断言，只是既萌求生之念，总要忍痛一试……”百明方丈道，“不过，还要女施主和江少侠相助一臂之力”

“大师请说……”张四姑道，“力能所及，无不从命。”

“先以金针过穴之法，刺入老衲三十六大穴中……”百明大师道，“再以二十年陈醋百斤，置于大锅之中，放一竹筐，外罩蒸笼，大火烧热陈醋后，

改以文火，间以疏热之法，以能持久……”

“是否要置放草药呢？……”江枫道，“大师的身躯四周，也要以木架固定，以免的伤。”

“对！药方老衲知道，……”百明大师道，“如若此法仍不能使老衲尽除体内之毒，诸位就不可阻止老衲自绝！”

“我明白，那种多毒交窜，流布全身的痛苦，……”张四姑道，“实非人所能忍受的。”

“最重要的是，奇毒散布全身，深入血脉、关节，武功全失，成了废人……”百明大师道，“老衲召集寺中弟子，宣布此事，选几个执事主持，参与其事，以免累及诸位，也顺便选出接任少林寺的方丈。”

江枫道：“大师思虑周详，理当如此。”

原来，少林寺中，除了方丈百明大师之外，其他身受禁制的僧众，都已解除。

四位百字辈的高僧，分守室中四个方位，十八个健壮的少林和尚，布守在一座小院落中，戒备森严。

原来，这里是少林寺中一座厨房，但已经过一番洗刷、打扫，百明老方丈坐在一口大锅上的蒸笼中，只露出一个脑袋，光头上汗出如雨，三间大的厨房中，醋酸扑鼻。

青凤、吟雪伺火，不能让火太大，锅中的沸腾的老醋，烫伤了人，也不能火太小，让老醋不再滚动。

江枫和张四姑手执着冷水浸过的布中，一面替百明方丈拭去汗水，还要不断启动蒸笼，让热气散发一些，不能把人蒸熟了。

七宝和尚在一边打杂帮忙。

少林寺中虽然有很多的僧众可用，但张四姑中仍有顾忌，就全用自己人来替代。

因为，百明和尚现在非常的脆弱，任何暗算，就可使他死亡于不知不觉之中。

突然间，梅花缓步而入，很从容的走到了张四姑的身前，声音却急促、低沉，道：“张姨，有个小男人要见青凤，但我一眼就看穿他是女扮男装，好像是蓝凤派来的？”

张四姑点点头，低声道：“你来伺火，换下吟雪、青凤，吟雪负责全局布署，准备应变，如果情势紧急，立刻传报过来！”

吟雪、青凤交待了梅花几句，立刻退出。

江枫低声道：“大姐，小弟……”

“你不能走！老方丈已将功德圆满，你要以内力帮助他运气行动……”张四姑道，“也希望蓝凤传来的消息，能再给我们一日夜的时间。”

江枫点点头，张四姑决定的事，他从不争辩。

一步踏入客房，一个蓝衣少年，立刻快步奔来，道：“小婢迎春……”突然住口不说了。

青凤挥挥手，让两个守在客房门口的两个僧人离去，掩上房门，道：“说吧！有什么紧急大事？”

迎春看看一身男装，苦笑一下，道：“姑娘说，教主和四方使者，已然会合，天王门、天中、天马堂的精锐也都众齐，明天中午就会聚集于少林寺

外，要堂堂正正的和你们决一胜负。

姑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阴谋、鬼计？要我尽快通知你，就是这几句话，传告已毕，青凤小姐，我这里拜别了。”

突然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对青凤叩了三个头，起身而出。

青凤略一沉心，一把抓住迎春，道：“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

“没有了，再有也是小婢个人的事，和小姐无关。”

“我想知道，就是你个人的事，也要说个清楚……”青凤叹口气，道，“其实，你不说，我也猜到了十之八九，蓝凤要你死，是不是？”

“是！……”迎春道，“姑娘虽然吩咐过，可是小婢也觉着没有什么不对呀！死了小婢，保全姑娘，是天经地义的事！”

“过去，我也会觉着这是应该的，所以，现在我感到是个很大的错误，你是一条命，蓝凤是，天王也是……”青凤道，“你忠于蓝凤。为她效命，当然很好，但不一定就要死啊！因为，这种牺牲没有价值，说实话，迎春，你是真的不怕死吗？”

“有点怕！可是，不死又怎么办呢？”迎春一脸无奈的道。

“留下来！”

“小姐愿意收留我？……”迎春立刻拜伏于地，道，“多谢小姐，小婢愿终生侍候小姐，生死不渝。”

她很怕死，但奉命死亡却是她自己最好的一个选择，真是天下虽大，迎春却无立足无处的感觉。

扶起迎春，青凤却神情肃然的说：“蓝凤不是个嗜杀的人，只是成长那个环境里，都有着视人命如草芥的习惯，过去，我也一样，但现在，我的看法变了，我非常欢迎你留这里，也尊重你的选择，唯一的要求是，你要暂时躲在少林寺中，不能出去，我怕你露出行踪，会害了蓝凤……”

“是！小婢一切遵命。”

青凤微微一笑，道，“你去跟着张姨吧！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怎么？二小姐可是觉着我太笨了，不要用我。”迎春有些惶恐的说。

“不是！我们在这里，都是自理起居，……”青凤道，“张姨是长辈，也算是我的师尊，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逼你去对敌打伏，你只要躲起来，少林寺这一战结束后，你想走就可以走了，那时候，天空任鸟飞，你想到哪里，就去哪里。”

迎春还无法适应这种完全的自由，想了一下，道：“好吧！小婢一切听从二小姐的安排。”

“迎春，张姨如肯收下你，那可真是你的福气……”青凤笑道，“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不太明白，以后，你就非常的感激我了。”

“现在，迎春就很感激二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青凤明白，迎春还无法有自己的主见，她一直生活在蓝凤的权威之下，生死也由蓝凤主裁，一时间，还难有自作主意的能力。

“青凤姐……”吟雪缓步而入，道，“少林僧众已聚集于达摩院中，有二百八十六人，我没有要求他们出动对敌，他们都是自愿的。”

其中有近半数习练过罗汉阵，可以排出六座十八人的罗汉阵，也可以分排成三十六人的罗汉阵三座，这要看敌人如何攻来？才能决定如何迎敌。”

“了不起，吟雪，这么短短一阵工夫，你已经把少林寺的僧众动员了……”青凤笑道，“看你像朵花似的小人儿，想不通，怎么样去指挥那么

多人高马大的少林僧众。”

“简单啊！……”吟雪道，“我传告他们，敌人可能要找上门了，愿意打拼自救的留下来保护少林寺，怕死的趁还有一点逃命时间，早些走吧！”

“有没有逃走的？”青凤问。

“有啊！大概有十几个吧！”吟雪道，“绝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到达摩院去，准备一战，我让他们自分等级，选出来二百八十个武功好的人备战，其余的，分派到四外放哨。

准备炊食、药物，救护受伤的人，四五百个和尚，片刻工夫，就把他们安排妥当，备战的人已开始到达摩院中演习阵法、武功了。”

“吟雪，勿怪张姨器重你，老叫化和邓飞等佩服你，这么困难的事，你就有办法一下子摆的四平八稳，……”青凤道，“有什么遣派我的，就请吩咐吧？”

“吟霜已离寺去刺探敌情，……”吟雪笑道，“小妹来这里是想向姐姐请教，蓝凤姐传来了什么消息？”

青凤微微一怔，忖道：“好恢宏的气度，好甜蜜的嘴巴！看她那副自自然然，全无妒忌的样子，真是胸怀千里，一腔素心，怎不叫人疼爱，我是万难及她了！蓝凤啊！蓝凤、我自认灵慧过人遇上这位吟雪妹子，只怕也要逊让三分了！”

“迎春，快见过吟雪姑娘……”青凤道，“她是张姨新传弟子，也是我们的闺房班头，快把来意说出来。”

她实在是敬爱吟雪，不知该如何赞美？那句闺房班头，更是剖心示情，意思是让你作老大了。

吟雪报以微笑，也不知她是否明白了青凤的心意。

迎春虽然还不懂自作主见，但却有逢迎人的乖巧，立刻躬身行礼，道：“小婢迎春，拜见吟雪姑娘。”

“罢了，罢了，不用多礼……”吟雪没还礼，也未受礼，一闪身，笑道，“蓝凤姐有什么指示传来？”

“教主集聚了四方使者，亲率天王门、天后宫、天马堂精锐高手，明日午时可到少林寺外！”迎春道，“正式挑战。”

“好！多谢你传来的讯息。”吟雪笑道，“青凤姐，你看他们会不会改变计划？今夜偷袭？”

“蓝凤姑娘交代过，如果教主改变了计划，她会以本门中的讯号传入少林寺中！”迎春道，“二小姐一听即知。”

“这就更好了，就请青凤姐负起这个责任，……”吟雪道，“迎春姑娘如不用回去复命，暂请留在姐姐身侧作为助手。

希望老方丈早些脱出苦海，明午的大战，就可以由张姨指挥全局，唉！我真的有点害怕啊！”

“你举重若轻，才华洋溢，张姨把这样大事情交给你，自然是绝对信任你……”青凤道，“我们也都支持你，吟雪，不要畏惧嘛！”

“青凤姐，我不怕敌人，再厉害的敌人，我也不怕！……”“那你怕什么呢？”青凤奇道，“我们都拥护你，少林寺僧众们也把你看成了女菩萨。”

“我怕爹和江大哥……”吟雪道，“爹的嘴里，虽说愿意听他的宝贝女儿指挥，但心里却未必能真的接受，一旦他自行其是，置令谕于不顾，我怎么办？”

至于江大哥，那就更要命了，他是战阵主力，拼杀强敌，冲锋陷阵，全要他奋不顾身，哪里危险那里去，我会心疼，怕不下了这个狠心，他是我们的未婚丈夫啊！

何况，一旦有所闪失，第一个霜妹就饶不过我，你和梅花姐也不可能原谅我，再加个蓝凤来一起恨我！

不能置情郎于死地而后生，这个仗就无法打了，你说说看，青凤姐，我能不怕吗？”

“说的也是啊！干爹义侠肝胆，要他施展诡诈，很可能不屑为之……”青凤沉吟了一阵，道，“江郎多情，绝不会违抗你的信谕，最重要的是，你不忍让他多冒锋镝之险，心一软，就不是将帅之才了，可是张姨能下这个决心吗？”

“张姨能，张姨对江郎之情，绝不在我们之下，但她历经了江湖大变，又受了武林三圣嘱托……”吟雪道，“她对武林三圣的责任感，早已超越了她的生死，弄死了江郎，她可能以身相殉，但战阵之上，绝不会心软，我们是无法和张姨比的，难道你没有发觉吗？”

大家都喜欢张姨，也都很怕张姨，包括我爹在内，绝不敢折扣张姨的命令，不管他内心中多么反对，也不会抗命。

张姨能烧出世上最可口的佳肴，但也建立起了温柔的权威，我爹怕她，我娘也有点敬怕她，至于江枫，那就不用提了，张姨一声令下，要江郎离开我们……”

“会怎样啊！”青凤道，“我和梅花，也就算了，但江郎怎舍得你和吟霜？”

“放心了，青凤姐，张姨永远不会说出这句话，就算我们离弃她，她也不会。……”

“那就准备替江郎收尸、作寡妇吧！”吟雪道，“江枫绝对不会违抗张姨之命，但也不忍心离开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张姨是以大爱和智慧服人，我们也都不愿离开她。”

“对！吟雪，你要想出个法子留住张姨，别让她功成远遁……”青凤道，“听你一席话，我真是佩服你了，简直是五体投地，你武能用兵，文能吟诗，想不到对人情世故，竟也是如此的洞达透澈，了解你周围所有的人，你的心究竟是什么做的啊？能如此的玲珑过

“青凤姐，别灌我迷汤了……”吟雪笑道，“由张姨指挥大局，我还有一点私心，是为我，也为你们……”

“不要说，让我猜猜看？……”青凤道，“你不用坐镇中枢，也好和江郎并肩抗敌，对吗？”

“你也不笨啊！青凤姐，猜对了，我武功虽不如他，但千魅万妙的寒铁夺魂针，却是无坚不摧的利器……”吟雪笑道，“张姨高瞻远瞩，留下了这绝毒的暗器，竟成了除魔卫道的法宝，我跟他在身边，功由他享，死由我当……”

“不要！”青凤急急叫道，“我爱江郎，也一样爱你，你们谁也不能死啊！”

“不会呀！打个比喻罢了，你想想看？我在他身边，他怎么会看着我死……”吟雪道，“为了救我，他才能发挥出体能潜力，作出石破天惊的一击……”

“吟雪，这个想法就不好……”青凤道，“不要去冒这个险。”

“唉！你还不是真的了解江大哥……”吟雪道，“不能怪你的，青凤姐，这件事只怕吟霜和张姨都不清楚，我暗中留意他，看他习练上乘的御剑术，总是半途停顿，不能一气呵成……”

“为什么呢？”青凤奇道，“是不是功力不够？”

“不是功力不够！而是信心不足……”吟雪道，“不相信自己这点年纪，能入剑术化境，江大哥练翠玉刀，没有深入剑道之境，分心于三圣武功，自觉剑道根基不固。”

现在，他胸有御剑之法，功力也入上乘，就是自己不信自己，其实照我观察，他已身入御剑之境，只可惜潜力不能完全发挥。

我听过他掷剑长叹，自言自语说，苍天啊！为什么不能再多给我一年时间。这就必需要一个极大的诱因，才能使他全力一击

一把抱住了吟雪，青凤急急说道：“这怎么行？吟雪不要吓我了，一定要诱因也该我去……”

“你不行……”吟雪道，“青凤姐，别生气，连吟霜也差一截，你们作诱因，绝对是送死，我却有五分生机，仗着寒铁夺魂针之助，我还可以增多一分保命机会，六对四啊！是不是机会很大呢？”

别跟我争了，也别把这件事说出去，江大哥知道了，那就会弄砸了。

他心中已有准备，肯定不能施展御剑术，也不能让张姨和吟霜知道，吟霜如果暗中准备和我抢死，那就害了她，也害了我，也会害了江郎。”

青凤含泪点头，回顾迎春道：“你都听到了，不能说出去。”

“小婢什么都没有听到，只记着二小姐救了小婢一条命，小婢永铭在心，因为，我一直在门口站着。”

说完话，走出客室，站在门口。

吟雪笑道：“很可人的小丫头，只可惜太晚了……一些……”

“又是什么事啊？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青凤拭去眼泪，望着吟雪。

“没有替江郎留下血脉……”吟雪道，“我们要打拼，不能怀孕，老实说，这一战凶险的很，他们堂堂正正的来挑战，是已算定了吃住我们。”

我们虽应变有策，实力也会出于他们的意料之外，但不能保证会胜，也许是个同归于尽之局，如能让江郎留个儿女，那就死无憾事了！”

“现在呢？还有一夜时间，反正迎春也帮不上大忙，……”青凤道，“我叫她进来商量。”

“青凤姐，没有用的，就算迎春答应了，江郎也不会答应，……”吟雪道，“这种事，要早作设计，让他不知不觉中步入圈套才行，我从没有这种经验，今天才想到这档子事。”

青凤突然嗤的一笑，道：“真的是来不及了，这种事，没有三两个月，可能无法成功，倒不如你和吟霜试试吧！明天如是不幸战死，你们两个小美人，人事未经，可是枉到人间走一遭啊！”

“也不行，爹和娘敬重江大哥的就是这一点了……”吟雪道，“他如真想收拾我们，用不着费力的，我和妹都不会抗拒，但他没有，好难啊！玉人在抱，食指不动，柳下惠不过是坐怀不乱吧！”

他可是一百多天对着我们，能够忍耐不动，何况，我们又很爱逗他，尤其是妹妹，闹起来天翻地覆，我看得出他很苦，你和梅花又不在。天啊！他

怎么忍过去的，这个人真的近乎神了。”

青凤点点头，道：“真的是叫人佩服，他可是调情高手，只要稍动手脚，就会让你们自动的宽衣解带，他不动你们，是真的存心不动，……”

“我知道，他是真的疼爱我们，保留了我们的完整，让爹娘敬佩，让张姨吃惊，……”吟雪道，“但也赢得了我和妹全部的真情，无保留的奉献。”

“了解一个人可真不容易！”青凤道，“你不知道，江郎在动我脑筋时那种风流倜傥，真是勾魂夺魄，醉人如酒，蓝风最讨厌男人，能抗拒天王近身，但也抗不住江郎的诱惑，倒是你，花径未曾缘客挪，蓬门也未为君开，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吟雪微微一笑，道：“青凤姐，我已是怀春的少女了，练的又是天狐武功，那是至娇至媚的技艺啊！”

要讲求一笑勾人魂，再笑取人命，上乘内功通医道，什么我不知道，只是你的吟雪妹子我，生具素心，不尚风流，才保有了处子之身。

可惜的是，一出道就遇上江郎，这一身魅惑众生的天狐技艺，无法在江湖上展现了。”

“说的也是啊！我是女人，而且也算是相当漂亮出色的女人，有时候看你笑的动人，恨不得身化男儿，抱你入怀……”

“那可不行，你是姐姐，还可以亲近一下，化作男儿，……”吟雪道，“碰一下就血流五步，小妹可已是名花有主，我走了，记着我的话，别在吟霜面前露了口风。”

一转身，忽然消失，好快的身法，是存心露一手，让青凤心中有数，打消去急死之念。

望着吟雪逝去的背影，青凤感慨、敬佩、交集心头，这个小美人啊！人乎！仙乎？

百明老丈终于渡过了除毒的过程，本已清瘦的老和尚，似乎更瘦了一些，几个时辰的醋热蒸腾，几乎是滤干了老和尚身体内的水分。

抬出蒸笼，老和尚全身赤红，有如蒸熟的虾子。

但他还有气息，而且，气息不弱，数十年修练的精深内功，已具有了超异常人的体能。

张四姑取下老方丈身上三十六枚金针，低声道：“助他舒通经穴，看样子体内各种奇毒，已被逼出，现在，他太虚弱，恐怕没法子自行运气调息。我去看看吟雪。”

七宝和尚低声道：“张姑娘，要不要留个人……”

“要！梅花留下来，我们去和吟雪研商对敌之策……”张四姑笑道，“江枫，老方丈调息过来，相信会有指示，你要耐心等待。”

江枫点点头，盘膝坐下，右掌抵在百明大师的背心之上，内力源源而出，先由弱始，逐渐增强。

梅花悄然移步，行到了江枫身侧。

目睹老方丈的气息渐复正常，张四姑才举步离去。

梅花转动一下灵活的大眼睛，打量了四周一眼，发觉四个原本分守在房内屋角的和尚，竟随着张四姑的身后行动，两个在门口停下守护，两个出室而去。

原来，四个百字辈的高僧，既负有保护方丈师兄的责任，也有着暗中监视张四姑的用心。

眼看方丈渡过劫难，已确定别人是真心帮忙，暗叫了一声惭愧，离开厨房。

梅花没阻止，也未多问。

她明白双方目下的关系十分微妙，既是存亡相依之局，又未建立起完全互信的友谊。

江枫功力深厚，又明白经脉气血运行之理，内力运送，恰到好处，效果非常显殊，一刻功夫之后，老方丈脸上已见血色，已可配合江枫运行真气。

只不过顿饭工夫，百明方丈忽然开口说话，道：“行了，老衲已经可以自行运气调息。”

“老方丈内功精纯，江某好生佩服。”站起身子，接道，“请自作调息，我再助大师一臂之力……”

“不！大战一触即发，江施主不宜再耗消体能，……”老方丈道，“藏经阁千手观音佛像的莲花坐下，隐藏了春秋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五大名剑之一，剑名胜邪，虽然排名第三，但仍具切金断玉之利，就赠给施主作为御敌之手了。”

江枫呆了一呆，道：“越王五剑，湛卢、湛阙、胜邪、鱼肠、纯钩，相传为千古神器，江某何德何能，怎敢据有。”

“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胜邪宝剑，已埋藏于少林寺中数百年，算上老衲，已传历八代方丈，……”百明大师道，“都觉它锋刃太利，不宜出现江湖，实是明珠蒙尘，室剑入鞘，再不让它破土而出，很可能永无再现江湖之日了。”

如今武林大限关头，正是出土时机，老袖以利器相赠，助施主挽救江湖大劫，也算是为武林同道尽份心力，江少侠不用推辞了。”

江枫心中忖思：“我御剑技艺未成，虽有神器为助，只怕也难发挥出奇效功能，但至少可增强我十倍抗敌的能力，不宜推拒了。”

当下抱拳一揖，道：“我谢方丈赠剑恩情，江某誓将全力赴敌，不除群魔、战死无悔。”

百明方丈淡淡一笑，道：“戒恃院内横梁之上，有一嵌入的玉盒，内有十二粒丸阳神丹，虽无除毒之能，却是疗治伤势的圣品，请转交张姑娘，全权处置，她是医道高手，施用之法，用不着老衲说了”

言罢，闭目调息。

第二十五回 大决战解体天马堂

可真是大船破了三千钉，这少林寺中的藏珍，无一不是罕世奇品，只恐还有余珍在寺，老方丈不肯再说出来了。

张四姑似乎是早已胸有成竹，嘱咐江枫助百明运气行功，还要他耐心的等候指示，存心打老方丈的主意啦！

江枫眼看老方丈已运气自如，也不多留，携梅花离开厨房。

张四姑料想到老方丈必有宝献，可也未想到大师说出要赠送一件御敌利器。

由百忍大师陪往藏经阁，在千手观音的莲花座下，起出了一把古剑，剑未出鞘，锋芒不露，就交给了江枫收藏，又往戒恃院横梁上找出玉盒，这一次，当场启开，数出十二粒九阳神丹。

少林僧众，只看到一把斑锈处处的青铜剑鞘，却不知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

既是老方丈赠与江枫之物，百忍也未多问，老方丈还不能主持寺务，百忍是暂代方丈职务，办完事就赶回达摩院督促众僧演练阵法，温习武功，吟雪已传告出明日午时，强敌压境的讯息。

少林僧众，毒害解除不久，心中积忿仍存，达摩院中群僧都在埋头若练，心神专炷，鸦雀无声。

天虽未黑，百忍大师已命僧侣树起火炬，已准备连夜加劲，迎接明午之战。

张四姑行回居处，才长长吁一口气，掩上房门，说道：“江枫，拔出剑来，瞧瞧看，很小时都听到这些传说，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老实说，我心中还有些不太相信呢？天山寒铁，为铁中之最，也只能练成尖锐之物，才可透穿金石，破人气功，长过三尺的锋利之剑，如有切玉削铁之能，那真是神器了。”

“江湖上的宝刀、宝剑，传说很多，大姐，却从未亲眼见过，今天要大开一番眼界，也要证实一下，江湖传言，是真是假。”

江枫手按机簧，波的轻响，剑刃弹出三寸。

一股冷森的剑气，已然散布全室。

大和尚一直没有说话，但却伸长脖子看，一脸专注神色，心中的期望，绝不在张四姑之下了。

这种千古名剑的传说，听得可是多了，但是从未见过，这些事已成了武林中无法证明的公案，说它没有吧？却史书载记，传言甚广，说它是真的吧！为什么百年来，从来没有人见过。

尤其像酒肉和尚七主僧这样的人，走遍了江湖各地，深入西域、南荒、东海、北疆，阅历之丰，天下很少人能够及得，但他对宝剑好奇之心，竟是不在张四姑之下。

原来，大和尚心中早暗暗立志，要找一把宝刀或是宝剑，作为迎战群魔之用，如无断金、切玉的利器，要杀死夏天同这样成就的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但他奔走数十年，却一直是心愿难偿，他走过北京、扬州，两处全国闻名的大古董商，也看一些利器，利则利矣！可没斩断金铁的能力。

所以，大和尚的心中期望，比之张四姑，就更为热切了。只是深藏于心

中，未说出口。

胜邪剑离鞘而出，立刻可以感受到有一股剑气，在室中流动，带着一丝丝侵入人的寒意。

剑身上似被一层云雾迷蒙着，室中没有光源，看不到剑气千条，金光万道的耀眼剑芒。

“是一把好剑、和尚这一生中见过最好的剑，但不知道是否真能切金断铁，无坚不摧。”

“大和尚心中有疑，何不试试看呢？”

江枫心中也有怀疑，忖道：“要以本身内力，贯注剑身之上，才能断人兵刃，这把剑，是把好剑，可就称不得为传世之宝的神器了。”

“我和尚正有此意，不过，话要先说明白，要是一旦伤了你这宝剑，被撞个缺口出来，可不要怪我莽撞？”

江枫笑一笑，道，“如是被一击打断了这把剑，可作暗器施用。因为丢了它有些可惜，至少，它是我听说过最利的一把剑，但如和传言不符，那可能误导我受敌伤害。”

“说的是啊！好刀好剑，江湖上、可是不少，找到天山千年寒铁，请一个善于冶金的名匠，化上三两年，也不难淬制一把锋利的好刀，金钟罩，铁布衫一类的外家气功，绝难抗拒。

但能不能劈开内家罡杰，断去敌人的护身兵刃，那就难说了，毕竟刀剑之类，大都是百炼精钢啊！”

大和尚滔滔不绝，就是希望张四姑也同意他和江枫的看法。

但张四姑只是微笑，不肯说话。

看样子，她是同意了两人的意见，可就是不肯说出来。

“好吧！我和尚一恶到底，毁了这一把千年神器，百年之后，再向欧冶子面致歉意。”伸手取过了一只禅杖。

这是少林寺中和尚手的兵刃，大和尚随手取了一只，藏在了张四姑的住房屋角，作张四姑迎敌时兵刃。

张四姑自然知道了，暗中称赞酒肉和尚心细如发。

因为，张四姑虽以断肠三剑驰名江湖，但大和尚却一直没有看到过张四姑的剑藏何处，但却知道她内功很深厚，顺手抄起一只禅杖拒敌，也许可收出不意之效。

易花手很想面致谢意，但她又担心为大和尚添致烦恼，情丝缠心啊！一旦惹动了大和尚的凡心，那就是可悲的麻烦了。

张四姑心中明白，男女相处，日久情生，一旦情动，那就没有什么是非好分了。

何况，大和尚对她已不避嫌疑，她带江枫入居室，并没有邀请大和尚来。但大和尚跟着来了，而且是自然顺畅，全无勉强。

大和尚江湖阅历丰富，大智若愚，有些事扮装傻，叫人弄不清真假。

但张四姑很细心，忽然发觉有点不对了！

大和尚明知自己是江枫的情妇，情郎入房，以大和尚平日的为人，应该会留给两人一段独处时光。

也许他真的是为一度千年的神器而来，张四姑不敢确定。

但心中已有警惕，万事就小心起来了，静静站在一侧，不言不语。

大和尚举起手中禅杖，笑道：“江少兄，你要剑劈禅杖，还要老衲，以

杖击剑。”

江枫看那只禅杖，大概有鸡蛋粗细，长逾八尺，没有千斤臂力的人，很难施展，那可是精铁打造之物，薄薄一把剑，如何能够削断，运注内力于剑身之上，又无法测出神器之利了。

想了想，伸剑而出，道：“大和尚，你打吧！”

七宝僧禅杖击，直砸剑刃。

只听波的一声轻响，铁禅杖立刻中断。

“果然是神物利器，和尚没有感觉到兵刃相击的感觉，哈哈，大开眼界了，大开眼界了。”

大笑声中，启开房门而去。

张四姑望着大和尚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他可能心无邪念，倒是我多虑了。”缓缓掩上房门，回头笑道，“你有什么感觉。”

江枫仍然在望着手中的宝剑出神。

张四姑莲步轻移，缓缓把江枫揽入怀中，道：“小情郎，想什么

“是一把好剑啊！我没有感觉到什么，那么粗的铁禅杖一下子就断了。”江枫道，“而且，断处平整，真是削铁如泥，古人是诚不欺我了。”

“有了这把宝剑，你增加了多少胜算？”张四姑道，“记着呀！千万不可轻生，一旦你死了，多少人会为你痛心欲绝，包括大姐在内。”

“我不会轻生，但也不愿认输，这一战，我会全力以赴，大姐，万一我有不幸，你要好好的照顾雪、霜，我没碰过她们，她们应该还有自己的人生。”

“唉！傻弟弟，你已占据了她们的心，就算她们身躯清白，可是，也无法再容纳别人，雪、霜二女，爱的最痴，而且是纯洁无瑕，……”张四姑道，“所以，你要给我好好的活着，我相信这把宝剑，会给你很大的帮助，不过……”

“小弟恭候指示，大姐卖什么关子呢？”

江枫还剑入鞘，偎入了张四姑的怀中。

雪、霜二女，青凤、梅花，都只有对他撒娇的份，他要像一只大伞般，替她们遮蔽风雨，要作出英雄气概，无惧无畏的神情，至少，精神要作她们的支柱。

但张四姑就不同了。

她是大姐，是情人，也有母亲般的慈怀，容许他倾诉痛苦，也包容他的委屈、感伤，容许他依附于卵翼之下，发泄一下赤子的孺慕。

“小情郎，有悲苦就说出来，不想说就哭一场吧！我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张四姑道，“适应环境，配合别人，你肩上担负了万钧的重责大任，却又不能表现出你的巨大气概，是吗？”

“我……我……”江枫真的流下了眼泪，道，“我明天会用出我毕生所学，我要全力搏杀，大姐，给我个机会，希望能在这一战尽歼强敌，生死的事，小弟已置之度外了，希望大姐不要再束缚我。”

张四姑点点头，道：“好！让你尽情发挥，但也有几件事，我要提醒你。”

“大姐请说。”

“两个小狐女都可能存下全力一拚的决心，你不能很快的倒下去……”张四姑道，“在你引导下，她们才能发挥出全部的潜能，记着我的话，感觉到气力不继时，就不要太勉强自己，退下来稍作调

息。

你当然可以全力施为，但也要照顾到别人的生死，有些事，稍退一步，

反而是致胜之机。

雪、霜的寒铁夺魂针，是杀人的利器，论恶毒，绝不在胜邪剑之下，你和她们配合起来，应该是一个无敌天下的组合。

我已经尽了心力，真要打败了，只好说天亡我们，你如战死，两个小狐女绝不会偷生，她们会疯狂杀敌，死而后已，别的人想活也活不下去。

因为，不会再有逃命的机会，血染少林山门之后，整个武林将沦入魔道，一百年内，不会再现生机，这就是你战死的江湖形势。

江枫，你一人系武林安危呀！老方丈也看出了这个情势，才八宝尽出，把胜邪宝剑也由菩萨的莲花座下搬出来了。”

“我……”

“你可以战死，大姐不会阻止，但战死不是找死！老实说，我不会因私害公，因为，你死了，我会随你而去。

事实上，那位神秘教主，也不会放过我们，但我要的是胜利！你力战筋疲时，为什么不能退下来休息下呢？”

“好吧！明日临敌，小弟听命行事就是。”

“小情郎，忍口气吧！不要感觉很委屈，明天决战时，别太任性，决战之后，我们还活着，大姐就洗手作羹汤，帮你烧三个月的佳肴美味，作为补偿，把你弄的胖一点！”

“三个月之后呢？”“你也该和雪、霜两个丫头成亲了，堂堂正正的花轿迎娶，洞房花烛，大姐心事全了，再无挂疑，欧阳昭也找不出一毛病了。”

“小弟可不可以提出一个条件？”

“好啊！你说。”

“大姐需先答应我，我才能说，我知道大姐一言如山，答应了不会变卦。”

张四姑点点头。

江枫道：“如果我们还活着，我要大姐留下来陪我们。”“狡猾的小情郎，你又哭又撒娇，就是为这个啊？世上真会有这么完美的事情吗？”

江枫还想再说，逼使张四姑作正面承诺，可惜却没有机会了。因为，罗兰急急忙忙的冲了进来。

“什么事啊？罗兰！”

罗兰没有回答张四姑，一对美丽的眼睛，打量江枫一阵，道：“江枫，你好像哭过了？”

“没有啊！你们聊吧！我走了。”

转身急步而去。

“发生了什么事？罗兰一脸迷惘的望着张四姑。”

“江枫有点孩子气，觉着我管的太多，约束了他的英雄气概，不能放手施为，也难怪呀！才二十三四的小伙子，又很少江湖历练……”张四姑笑道，“一身好武功，不能尽情施展，处处要让避敌锋，心里憋了一股怨气，找我来发牢骚啦！”

罗兰摇摇头，道：“真是少不更事……”

“怎么？女儿还未过门，老岳母的架势就摆出来了。”“长幼有序啊！吟雪、吟霜嫁过去，他以后得叫我娘……”娘字出口，罗兰自己也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罗兰，我正想通知你，……”

“我知道了，明日午时，大敌压境！”罗兰道，“我猜的对不对？”

“不错，告诉你老公，好好坐息一下，养养精神，才到少林寺，就排练剑阵，练的怎么样了。”

“好像已经大功告成，四姑，我也在苦练天狐武功，而且，很有成就……”

“欧阳昭同意你练？”

“是他劝我练的……”罗兰笑道，“大概是看到两个丫头和江枫竟然能烈火不燃干柴，佩服的不得了！”

张四姑嗤的一笑，接道：“罗兰，你能不能选一些好听的词儿说？”

“这句话最传神了，我老公也是这么说的，他人虽古板，但很讲理……”

“好啦！罗兰，你把你们夫妇的悄悄话、全说出来了，我可不想听，说吧！究竟有什么事？”

“唉！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四姑，我是为大丫头来的，她不敢跟你说，只好把老娘搬出来了。”

“吟雪会有什么事？”

“她想求你，明天在战阵之上，派她和江枫联手对敌，她偷偷要求我的，连她爹也不知道，她说，战阵之上，她不敢抗命……”罗兰叹息一声，道，“所以，要拿我的老面子来扛一下了。”

张四姑接道：“本来就准备派她们姐妹和江枫联手对敌的，吟雪应该想得到啊！”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大丫还说不能让妹妹参加，要你把吟霜支派开。”

“为什么？……”张四姑有点茫然了。

“大丫头没说清楚，只请求别让吟霜瞧出破绽。”

张四姑沉了良久，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罗兰苦笑道，“我来作说客，可是，自己一点也不明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罗兰，不要问，永远放在心里！不许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包括你老公在内。”

罗兰点点头，道：“好吧！我们交朋友，表面上情同姐妹，可是我这个作姐姐的，骨子里一直听你支使，现在更好了，连大丫头，也把她娘装在闷葫芦里了。”

“我不是给足了你的面子吗？你讲的，我照办，小妹我，可是完全遵从你作姐姐的吩咐啊！”

罗兰嗤的一笑，道：“说的也是！你肯遵办就好，我也懒得多问了，能对大丫头有个交代，我这作娘的，岂不是挺风光吗！”

张四姑突然抓住了罗兰一只手道：“告诉欧阳昭，要他自己小心一些，先要自保，再求胜敌，不要太逞强，明日一战，虽然凶险万分，但我们的胜算很大……”

“真的有胜算哪？”

“是真的，罗兰，你也要多多保重，不要逞强硬拼。”

罗兰眉宇间闪起一抹讶异，道：“你说的如此认真，大概不是骗我了？”

她早已认定，明日一战是必死之局，心中已有准备，倒也坦然，听到还有胜算，反而有些惊奇起来。

“罗兰……”张四姑的眼中有湿润，道，“打累了，就想法子避到少林僧众的排的罗汉阵中喘口气，你们一家人，全都投入明日的决战之中，我心中十分不安……”

“是我们自愿的，和你无关，天狐夫人传我天狐口诀时，已经注定这个命运……”罗兰嫣然一笑，接着，“我记下了，先要自保，没把握，绝不硬拚！”

张四姑呆呆的望着罗兰，道：“你笑的真好看！”

“对不住啦！一急就忘记，你是女人，迷住你也不要紧，反正江枫也不在这里。”

“罗兰，明天你的对手，如果是男人，危急的时刻，就对他笑一

“施展天狐媚笑？”

“对……”张四姑道，“这本来就是一种武功、你承继天狐夫人衣钵，已入化境，魅力勾魂夺魄。”

“打的一身臭汗，气喘如牛，真希望那辰光，我还能笑的出来，笑得仍有魅力，如是笑的比哭还要难看，被人砍了一刀，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会的，罗兰、你已练的炉火纯青，我相信随时可以施为，天狐媚笑，倾倒众生，打不过，就对他笑吧！不过，别忘了把握机会给他一剑。”

罗兰点点头。

张四姑也观察出了心得，这天狐媚笑，成于自然，发于心机，越是没有心机的人，越易步入化境。

雪、霜二女，美丽尤胜罗兰，可惜是太聪明了，但罗兰却全无心机，暗合关要所在，得失寸心间，这种奇术，二个小狐女只怕是永远无法赶上母亲了。

要来的，终于来了。

日正当中。

少林寺外一片空阔的草地上，六座十八人的罗汉阵，井然有序的排列着，散布成一个半月形。

只看列布的阵式，似乎是采取守势。

在六座罗汉阵中间的空位上，由改穿了一身劲装的江枫，当先而立，左侧是张四姑和欧阳吟雪，右边是百明方丈和百忍大师。

欧阳昭、罗兰，带者五个剑士，七宝和尚、老叫化、刁鹏十个人，排立左右，十个少林精选出的高手，排在右后。

吟霜、梅花、青凤、胡萍、段九、邓飞等都未现身，少林僧侣也有大部分，不在现场。

但对方的阵容，就十分庞大了，而且，旗帜鲜明。

天王门、天后宫、天马堂，各成一个体系，各门首脑，分集各门旗帜之下，身后各列集大批的门下属众，以天马堂人数最多，不下三百余人。

天后宫的人数最少，也有五十余人，只有两个中年男人，余下的全是女子。

但却不见江枫最在意的神秘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低声道，“大姐，教主和四大使者不在……”

“不在最好，先击溃这三个组合……”张四姑道，“再查出他老巢，不是难事，这批爪牙溃散，他就没有能力束缚江湖了。”

“唉！敌人众多……”江枫感慨万千的道，“杀起来可真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只杀首脑、元凶，江湖已无可用人，还要留下一些人，恢复江湖再生之机呢！”张四姑低声回答。

大约是天马堂负责了这次围杀大计，所以，他们当先的迎了上来。
夏天同带着司马艺、申雪君、万方三个副总堂主，缓步行了过来。
白天化紧随在夏天同的右后侧，带两个老者，和一个一头花白头发的中年妇人。

这些人各有近卫，二至十余人不等。

夏天同一人身后，就随着全身黑衣的十二位剑士。

申雪君带着四个劲装捧剑的女婢。

司马艺也由两佩刀中年人紧随左右。

只有一掌招魂万方，光棍一条。

福寿院主白天化，由四个清秀童子相随。

两个老者，和那中年妇人，也各带二个从人。

刁鹏低声说道：“白天化身边的三个人，是六大楼主中的三个，男的是朝阳、水月楼主，那个女的是镜花楼楼主，魁元楼主梁魁已死，除了七星、万象两位楼主，不见现身外，天马堂的精锐全来了。”

江枫点点头。

原来，要刁鹏站在身侧，就是要他随时提出天马堂的形势说明。

江枫道：“大姐，应该开始了。”

举步向前迎去，吟雪紧随身后。

好家伙，真是胆大妄为，人家主从一伙，三四十个人，但准备接战的只是江枫、吟雪两个。

先不论动上手的胜败，只看两个势孤人单的影子，就给人一种独立千寻山，马啸迎西风的豪迈，带着一种苍凉无悔的勇气，看的令人敬佩、心酸。

“江枫，教而后诛之，别忘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张四姑双目涌现了泪水。

吟雪穿了一件雪白的长衫，黑帕包发，中束了一条黑色的腰带，黑白分明，长衫飘风，有如迎向风雨中的一株百合花。

“阿弥陀佛，这大概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之气了。”百明老方丈双目中竟也有点湿润。

“是一幅好美、好美的画面……”罗兰道，“只有画中之圣吴道子重生还魂，才能画出这种凄凉之美的神韵。”

“只此气概，就能震烁千古，挫敌战志，大英雄当如是也。”欧阳昭微笑低语，目光中是无限的敬佩和羡慕。

果然，夏天同等一行，似是被震住了，至少是心中惊奇不已，停下了脚步。

直逼敌人五尺处，才停住身子，道：“我是江枫。”

夏天同穿着一件深青长衫，一条黑色的围巾，掩住了大半个面目，长长吁一口气，道：“武林三圣的传人？”

“正是区区！”

“就算武林三圣复生，也不敢如此托大，你却只带一个小女孩子……”夏天同道，“来对抗江湖上数十位高手？”

“是啊！两个毛孩子一个还是小丫头，也敢冒渎总堂主的神威……”万方冷冷接道，“就算你们是铁打铜浇的人，也要你们化作流汁飞灰。”

江枫冷冷的看了万方一眼，没有理他。

吟雪却嫣然一笑，道：“万老头，你出言不逊，一动上手，我先杀你。”

她笑的如花盛放，魅力四射，夏天同等一般老魔头，虽然定力深厚，也不禁看的一呆。

江枫道：“夏天同，一旦动上手，就是个血肉横飞的不了之局，动手之前，我有两件事情请教！”

夏天同目光转动，见天王门、天后宫的人，并未合围上来，心知他们不会插手了，这一仗全要天马堂独力支撑。

事实上，对方只有两个人准备迎战，天马堂已人手众多，别人也不知如何插手了。

“好！你说吧！”夏天同估量过现场形势之后，道，“既是请教，老夫就不一定回答你了。”

果然是老奸的很。

江枫微微一笑，道：“先说第一件事，你一直用布巾掩住了大半个面目，究竟为了什么？今日之战，生死对决，似已用不着再掩掩遮遮，何不让我一睹庐山真面目？”

天马堂中人，很少见过夏天同的真正面目，在场之人，似乎只有申雪君见过，连司马艺和白天化，似是都未见过。

这倒是一件十分引人入胜的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夏天同的身上。

“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秘密，连本堂中人，都不知道原因……”夏天同道，“老夫可以给你个正确回答，这保有数十年的秘密，就立刻揭穿……”

“那就多谢夏总堂主了！”

“可是有条件！”

江枫道：“说说看？”

“老夫也有一个问题问你？但你必需要据实回答。”“好！”

夏天同哈哈一笑，道：“最好的回答，就是老夫取下围面黑巾，让你一睹庐山真面目，对吗？”

江枫点点头。

夏天同举手拉开了蒙面黑巾。

申雪君没有看，别过头去，轻轻叹息一声。

江枫却看的一呆。

欧阳吟雪更是看的花容变色。

白天化、司徒艺，也都出现惊容。

那张脸说不上恐怖，只是太奇怪了，人是不可能生出那么奇怪的一张脸。

夏天同很快围好黑巾，道：“算不算一个大的秘密呢？”“是！在下连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江枫道，“它不是天生的吧？”

“当然不是，这是仇恨的标帜，金丹书生这一桩罪恶，终其一生行善助人，也是神救不来了……”夏天同道，“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也要等老夫先问过你再说。”

“请！”

“除了武林三圣传你的武功之外，你还有什么仗恃，竟敢如此的狂妄！”夏天同道，“以两个人的力量，敢迎战武林数十高手？”“江某确学了武林三圣传授以外的武功，而且，包罗甚广。”夏天同微微一怔，道：“什么人传授给你的？老夫想不通，近百年来，武林中还有什么人高过武林三圣？”

“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清楚……”江枫道，“总之，我一身技艺，十分博杂，杀人的手段，也非常凌厉，以你夏总堂主身份之尊，不管心中有多

少仇恨？但金丹书生已死，这个仇恨，也应该消退了吧！”

“老夫在谈你的武功，你还未据实回答呢？”夏天同的双目中忽然泛起一冷重的深红颜色，似是要滴出血来。

“江大哥，小心啊！”吟雪娇躯微晃，人已和江枫并肩而立。

江枫原本生出的一股同情之心，顿然消失，一提真气，一身劲装，突然鼓胀起来，头顶上也泛起一片白气，冷冷说道，

“武林三圣可都是死在你的手中？你这一生中又残害了多少武林同道？那位鬼鬼祟祟的教主呢？四大神通使者呢？为什么不肯现身，你如肯仔细的想一想，就该明白，你只不过是别人手一枚棋子，而且是过河卒子，有进无回……”

“问题是谁能杀了老夫？”夏天同道，“不错，老夫确实被人利用了，但他们也帮我建立起天马堂的实力，老夫并不吃亏啊！”

江枫剑眉耸动，俊目放光，怒声说道：“我就能杀你，你的蚀心魔音，也无法控制这些为你效命的江湖同道，别忘了无相大师传留下的大悲梵唱，是你蚀心魔音的克星。”

“这个老夫倒不怀疑，但你没有机会施展大悲梵唱，那是集中全力施展的内功，我不信你能一面动手，一面施展大悲梵唱……”

夏天同话款说完，一缕梵音，突然传来。

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听得十分清楚。

三座少林寺的罗汉阵突然移动，分挡在七宝和尚的左、右后，三个方位，欧阳昭长剑出鞘，配合着五个弟子的身躯移转，挡在了七宝和尚的正面。

但罗兰和张四姑却同时移步，遁出阵外，罗兰和欧阳昭双剑联袂而立。

另外三座罗汉阵也在移动，分别转排于两侧。

百明、百忍大师和十位少林女高僧，竟自并入了排列两侧的罗阵中，十二人分居三阵之风，并未破坏原有阵势。

阵势移动如转轮滑滚，井然有序，但看架式，却完全是采取守势。

梵音飘渺四外，七宝大师合掌而立，法像愈见庄严。

七宝大师已不是平日喜感十足的酒肉和尚，而似一尊涌现而出的罗汉，双目如定，佛光隐然。

包括夏天同、白天化在内，天堂中人，都不禁呆住了。

事实上，天王门、天后宫中的人也有着很大的感应，心中杀伐之念，渐渐消退。

只不过，天马堂中人的感应最为强烈，似是心灵上的一种无形束缚，正逐渐开始舒解，本性渐露。

老叫化和九头鸟，分立在七宝大师的两侧。

这两人大不相同，钱缺是侠肝义胆，气节凛然的江湖大侠。

刁鹏是双手血腥，作恶多端的绿林匪徒，但现在两个人一般的神色肃穆，都有着入地狱，上刀山，舍我其谁的气概。

夏天同突然大喝一声：“杀！”右手一挥，身后十二个黑衣剑士，一齐冲了出来，围住了江枫、吟雪。

吟雪剑亦出鞘，是一把长约两尺四寸左右，比一般三尺六寸的长剑，短了一尺二寸。

但比所谓一尺二寸的短剑，却又长了一倍。

江枫站得稳如泰山，动也未动一下。

因为，十二个黑衣剑士，冲上来的速度不快，剑虽早已离鞘，但却未刺向江枫。吟雪也未动。

如是半年之前，吟雪绝无法控制的如此之稳，早已挥剑迎了上去，用不着那些黑衣剑士出手，双方早已打在了一起。

现在，已经是杀的激烈绝伦了。

可是此时的吟雪，已是高手中的高手了，能在千钧一发中控制住自己。

江枫更是早洞先机，发觉了十二剑士，身上不现杀气，心中早无杀意，人虽应命而上，长剑却未攻敌。

当然，江枫心中也充满自信，这些人就算真要出剑攻击，也无法伤得了他。

“好！大丫头沉得住气……”罗兰道，“好像比我还强上三分

“吟雪造诣之高，恐已非我们能及……”欧阳昭道，“江枫料敌机先，早已瞧出他们不会出剑，心中枯并不波，连衣袂也未动荡一下，大丫头剑势欲出又止，竟也能不着痕迹，这一点别说你作到，连我也不及她……”

“哼！你是说，你比我强了……”罗兰冷冷接道，“总要有有一天，我们得比个高下出来！”

“如论剑术一道，我相信比你高明……”欧阳昭道，“如果要各展绝学，拚个胜负？”

“怎么样？你也是比我强了？”

“好吧！算我甘拜下风……”欧阳昭道，“但吟雪确实胜过我们一此……”

“何止大丫头啊！……”罗兰接道，“只怕二丫头也比她们的爹娘强了，真不知道江枫怎么教出来的？”

数十年的山居和不知，使两个加起来，过了一百岁的人，都还保有童心，不管什么场合，想说什么？就冲口而出。

“好了！罗兰，算你赢了……”欧阳昭发现了场合不对，只好认输。

罗兰还要反唇相讥，已听江枫高声说道：“夏天同，他们已心无战志，也罪不该死，你们几个元凶首脑，才是罪不可赦！”

赦字出口，吟雪已飞射而出。

但见白芒一闪，耳际间已响起了万方的一声惨叫！

一掌招魂右手的青竹杖，只是刚刚举起，剑锋已透胸而过。

“我说过先杀你的！”吟雪道，“你出言不逊，罪当先死。”

这一剑深得一个快字，但最困难的不是杀人，而是脱出于十二个剑士的围困。

没有人看清楚，吟雪是如何遁身而出的，只见到白影晃动，剑已刺入了万方的前胸。

事实上，给人的感觉是，吟雪仍在围困中打转，所以，万方来不及挥杖招架。

“老公！”罗兰低声说道，“张四姑的五行遁术高吧？有时候旁门左道，可比堂堂正正的剑法有用！”

“真的是四姑的五行遁术吗？”

欧阳昭心中有些怀疑？但又说不出那里不对。

“当然啦！还要加上天狐百变身法才行……”罗兰道，“这就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欧阳昭点点头，倒是真的信了。

但江枫知道不是，只是性质相近，层次更高，那是载于‘传真记’上的绝技，‘化身遁行’。

江枫没有练这种身法，因为，他没有习练过张四姑五遁身法，没有近似系统武功作基础，练起来就事倍功半了。

突然间，江枫也对吟雪有些莫测高深了？

细想传真记上的奇学，十之七八都和天狐武功及张四姑的技艺系统接近。

事实上，江枫早已看出吟雪的天狐武功基础之高，超越了吟霜很多，但她一直抑制着自己，不让锋芒太露，怕伤了妹妹的心。

今日是一场大对决，吟雪好像已准备尽出八宝，大展身手，这个灵慧钟身的少女，究竟练了多少‘传真记’上武功？江枫不敢妄测了。

但江枫已体会到吟雪练的比他多，论内功精进，剑道成就，江枫自觉这短短一百多天，如同脱胎换骨，收获奇大。

事实上，江枫也一直大力投入了论剑中，审他过去所有技艺中最弱的一环。

吟雪呢？

都练成些什么？

那“化身遁形”身法，如只是她专注一项的成就？

江枫这方面自叹弗如，也就罢了，如果只是她成就之一，江枫不敢想下去了……吟雪啊！你会不会求成心切，沦入魔劫。

江枫突然间心神颤动起来，也明白了为什么吟霜没有出现，三人联手拒敌，原是早就讲好了，忽然变卦，显然有鬼。

这个鬼是吟雪捣的，借重张四姑宣布更改。

她既支开吟霜，伎俩当不只此，可惜的是估不透她涉险入魔，到了那重境界？

这本于违天机的奇书，没有害了江枫，却好像害了吟雪？江枫弃易选难，在剑道上下功夫，吟雪却仗凭了过人的才艺、悟性，全力的去追求易学速成，凶残邪恶的技艺。

不知是吟雪一剑惊敌，还是大悲梵唱的佛法无边，聚集在夏天同身后数百属众，缓缓开始散动。

忽然间——

梵音高拔，直冲云霄，余音袅袅，散入四方。

七宝和尚哈哈一笑，道：“人走人路，鬼行鬼道，各位心上禁制已解，去留就凭本性心念了，和尚已尽了心力，阿弥陀佛！”

但见人影闪动，天马堂三百多位属众，竟然散去了十之八九，余下数十人也是一脸惶然，不知该何去何从？

白天化、司徒艺，没有走！

申雪君带着四个女婢，缓缓向后退去，朝阳、水月、镜花三大楼主，没有走，但都皱起了眉头，似是在暗作盘算。

倒是围住江枫的十二个黑衣剑士，在梵唱停下之后，杀气渐重，大有随时出手的可能。

他们都是夏天同幼小调教而成的剑士，旁无别念，唯命是从。

“申雪君，你要走么？……”夏天同冷冷地道，“看来你心中还忘不了金丹书生。”

“总堂主，天马堂的人，已经散去了十之八九……”申雪君道，“寸心已化烟云去，不死只为酬君恩，天同，够了，二十年任君轻薄，我也该还够你的恩情了，放我去吧！”

“二十年还无法管住你一缕情丝，勿怪金丹书生要把我整成这个样子？”夏天同双目中消退的红光，又涌现出来。

“不要冤我，我如嫌你貌丑，怎会留你身边二十几年……”申雪君道，“恩已远，情已尽，我该走我的路了！”

“你走不了的！”夏天同道，“他们也走不了。”

但闻惨叫之声，分由多方传来。

那是死亡的怒吼，生命尽头的悲嚎。

“是他们，我不怕！”申雪君回顾了四婢一眼，道，“咱们走！”

“申姨！”江枫突然开口说道，“乐叔从未忘记过你，他姨娘是清白的，他们情同姐弟，你误会了。”

“江枫，你刚才叫我什么？能不能再叫一声！”

“申姨爱听，我可以叫你一千声，一万声……”

“谁要你叫我申姨？”

“乐叔的遗言，……”江枫道，

“世人都知道金丹书生，可是很少人知道他姓乐，乐叔在死前才告诉我他姓乐，也告诉我，他很后悔没有找你当面解释清楚。”

“他不恨我么？我也是毒害他们的凶手之一……”

“乐叔知道，他们身受暗算之后，活了十年，为了造就我，他们忍痛而活，他一直没有恨过你，也着重的交代我，不要恨你。”

申雪君泪流双颊，黯然说道：“妒恨误人……”

目光一掠吟雪，接道：“一念之错，情天难补，江枫，肯带我到他的埋骨之地去尊拜一番么？”

“是！申姨之命，怎敢不从……”江枫叹息一声又道，“乐叔阴灵有知，也会瞑目泉下。”

“谢谢你，江枫……”申雪君目光一掠十二个围住江枫的黑衣剑士，道，“退下去。”

这些黑衣剑士，转望着夏天同。

“申雪君，你认为他们还会听你之命吗？……”夏天同冷冷的说道，“你已经背叛了天马堂……”

“你要逼我用十凤齐飞对付他们了……”

“不敢有劳申姨，……”江枫道，“但确有几件事要申姨指点、指点！”

“你说吧！”

“白天化文武兼资，是一科状元之才，……”江枫道，“这个人该不该死？”

“我和他们相处了二十年，……”申雪君叹口气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懂了，申姨请在一侧休息。”

“违令者死！”吟雪娇声说道，“你们不听申姨之命，死了可不能怪我！”她自说自话，人也开始行动。

但见白影闪动，鲜血溅飞，十二个黑衣剑士像骨牌一样，一个连一个倒

了下去。

惊人的快速杀戮，也蔚然成战阵奇观。

吟雪的行动太诡异了，那些黑衣剑士，看不到她在那里，手中之剑，全都刺向了江枫，但吟雪出剑很快，九个人来不及挥剑击出。人已倒了下去，但还有三只剑刺了出去。

三剑全中，刺入了江枫前胸。

吟雪是右手出剑，绕江枫身后至前，所以，最后死的三个人全在江枫的身体正面。

江枫没有动过，身中三剑，仍然站在原地。

“江枫！……”申雪君道，

“你不能倒下去啊！你还要带我去奠拜你乐叔！”

“申姨，江大哥在玩把戏……”吟雪低声道，“不用为他担心。”

其实，申雪君也动疑了，江枫身中三剑，不见一滴血出。

但闻怒吼、惨叫，和激烈的打斗之声，不停的传了过来。

倒是场外的拼战，十分激烈，原定主要的战场上，竟还未闻过兵刃撞击之声。

“申姨，拦杀天马堂离去的人，可是那位神秘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

说话的是江枫，他身上还插着三支长剑，剑身在风中颤动，那情形看上去十分诡异。

“就算他们没有亲自出手，……”申雪君道，“也是他们安排的伏兵。”

“可恶，……”江枫怒道，“夏天同，你就任人屠杀你天马堂中人，坐视不理吗？”

“江枫，如果你愿意合作，我们可以谈谈。”司徒艺道，“我们在杀戮还未造成之前，还有可以谈谈的机会？”

“你最该死，天马堂渡危，是你从中主持……”

江枫突然飞跃而起，扑向司徒艺。

他胸前仍然带着三支长剑，但在接近司徒艺时，三剑忽然飞出，一齐向司徒艺激射而去。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掌风激荡，蓬然互击中，江枫落着实地。

三只射向司徒艺的长剑，全被击落，江枫也被阻止于三尺之外。

原来，这一次白天化、夏天同一齐出手了。

江枫力拒两大高手，和他们硬拼了一掌。

司徒艺空出身子，挥刀击落三剑。

白天化道：“总堂主，咱们被两个年轻人耍了，他们一弹一唱，制造了杀人的机会。”

心中却是暗暗震惊，忖道：“掌力对拼，可是真功实学，一点也不能取巧，这小子竟然能接下我和夏天同联手之力，再也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说的是啊！差一点被他们唬住了。”

夏天同抢先而上，一刀劈出。

对拼一掌，夏天同心中有数，杀江枫的唯一机会，是在和白天化、司徒艺的联手合击之中，一下子亮刀而攻，是示意白天化也动兵刃。

“你们要不要脸？三个人合打一个……”申雪君伸手由一个女婢手中取过长剑，准备挺身而出，翻脸动手了。

“申姨，不用劳驾，江大哥应付得了……”吟雪笑道，“我是投机取巧，

幸而得逞，江大哥是要凭仗真本领和他们对决，这三个人合力还吃不住江大哥，天后宫和天王门也会知难而退了。”

申雪君道：“江枫真能以一对三？”

吟雪目光一转，见江枫未亮胜邪宝剑，只用翠玉刀在和三人缠斗，已知江枫并未存杀死三人心，立刻明白了江枫的用心，不愿完全暴露实力，低声道，“申姨，你注意看看，那个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是否在场？他们可能易容改装，混在天马堂的属众之内，当然，也可能潜隐在天王门、天后宫的从徒之中，他们才是莫可预测的变数。”

申雪君立刻警觉，吟雪说的不错，他们神秘教主才是万恶之源，没有人了解他真正的身份。

至少是天马堂中没有，他如缩头不出，那就留下了再度祸害江湖的火种，细想当年，对付武林三圣，虽是由夏天同出面组合，但暗中却似有着一双推动的黑手。

只可惜，那时，自己被悔恨之火烧昏了头，未能细心体会，观察，事后，又心如枯木，悔恨交作，行尸走肉般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自己也被夏天同的蚀心魔音束缚了？始才被大悲梵唱惊醒

定是如此了，想到伤心痛绝之处，不禁潸然泪下。

“申姨，过去的别再想了，重复江湖气势，是武林三圣的心愿……”吟雪道，“江大哥，几乎是为他而生，不停的进取、奋斗，我们都在全力帮他，双方不但要比武功、斗智慧，也要比耐心、忍性。”

申雪君道：“说的是，你这点年纪，如此懂事，当年，我还大你几岁，却是一无所知，回首前尘，全是恨事……”

“看申姨之美，当是聪慧绝伦……”吟雪道，“可能是，你早就被人设计了，才会落入陷阱，那人可能不是夏天同。”

申雪君长长吁一口气，点点头，忍不住又流下眼泪，道：“对！我是早被他们设计了，我应该不是那么妒恨迷心的人。”

尘封二十几年的情爱，一旦复清明，竟是如此之深，金丹书生在她心中的份量之重，实已到了生死相依的境界。

转头看去，只见力敌三大高手的江枫，似是只有招架之力，手中翠玉刀守多攻少。

天王门主带着蓝凤，缓缓向四人交手之处逼进，天后宫的三位宫主，也开始向前移动。

但两个组的门下从属，并未移动，她像还未动合击之心。

但申雪君已看的心急如焚，手执长剑，移向战圈。

心急的不止申雪君，欧阳昭、罗兰、七宝和尚，三个人也围了上来。

罗汉阵和少林寺僧众没有移动，双方人手众多，一旦大批人手移动，恐怕会引起混战之局。

吟雪仔细的看了一阵，低声道：“申姨，不要出手啊！江大哥没有招呼，那就是还有应战之能。”

申雪君只好点头。

吟雪转身迎向父母和七宝大师。

“怎么回事？……”罗兰已抢先说道，“你怎么不出手帮忙，让江枫以一对三，他好像快挡不住了，那可是三个一流的顶尖高手啊！”

“娘！江大哥罩得住的，真要我帮手时，他会叫我。”吟雪道，“你们

不用出手帮忙。”

看吟雪确无焦急之色，大和尚恍然而悟，笑道：“欧阳兄，用不着咱们插手，站旁边看热闹就行了。”

“大和尚，你再仔细瞧瞧？我看他快顶不住了，如果我没有看错……”
罗兰说：“他好像已累得满头汗水。”

不错，江枫是满头汗水，但夏天同、白天化、司徒艺两把刀、一支剑，全力施为，还是没法子伤得了江枫，似乎是双方面都很吃力。

“不要紧，江大哥自保的能力很强……”吟雪道，“别看他累出一头汗，再撑个三五百招，还是一样。”

罗兰瞪了女儿一眼，道：“大丫头，你再看看，江枫可是你的夫婿，他被杀了，你就要守望门寡，我可不许你再嫁人。”

“娘！别咒江大哥，他死了，你也会失去两个女儿，我和霜妹不会守望门寡，会追随他于泉下，……”吟雪声音转低，道，

“娘，再争吵下去，就会真的破坏他的预谋了。”

欧阳昭道：“好！我们只看不说就是。”

“对！看的神情越紧张越好！就是不要出手帮忙。”吟雪道，“一帮就乱。”转身向战圈行去。

“大丫头是怎么回事？是不有点疯了，简直是语无伦次……”罗兰道，“有备无患，咱们也跟上，情形不对，就出手帮江枫一把。”

大和尚叹口气，道：“罗兰，可以看，也可以骂，就是不要出手。”

“天王门、天后宫的五个首要人物，全都围了上去……”罗兰道，“至少，咱们可以拦住他们插手吧？”

“插不上手的，你看两把刀、一支剑，合击的威势，已在两丈方圆内，布满了刀剑利刃，无坚不摧，锐风如刀，……”大和尚道，“夏天同、白天化、司徒艺，都已在全力抢攻，可就是杀不了江枫，再有人插手，很可能是自己杀自己了。”

事实上，四个人搏杀的激烈，已到了无法再分敌我的境界，也没有人能预料，谁会在刀剑击撞下溅血而亡。

天王门主一皱眉头，道：“蓝凤，你说说看，他们会不会很快决出胜败？”

“看不出来。”蓝凤道，“刀刀取命，剑剑夺魂，好像是双方都用出了全力，那个一闪神，就会丢去性命。”

天王门冷冷一笑，道：“你心中希望他们那一个能活着？”这句话问的蹊跷？

蓝凤虽然心头震动，但却神色平静，从容一笑，道：“谁能活下来都是一样，留下的总是最强的敌人！”

果然是沉着冷静，应对得宜，天王门主一直留心观察，却瞧不出一点破绽。

“本门要如何应变？”天王门主低声道，“江枫武功很高，但最可怕的敌人，好像是那个丫头？”目光一掠吟雪。

“变数出人意外，我们掌握的敌情，全不准确。”蓝凤道，“欧阳吟雪的武功诡异，具有出手取命的锐利，欧阳吟霜和张四姑又隐而不现，是一支可怕的伏兵。

叛徒青凤，也不是本门中三魔、五怪、四大天鹅所能对付，如果我们没有高手支援，最好是不要投入战阵。

分析敌势如此，但如何裁定，还要天王作主了，因为，弟子无法了解教主有何指示？天后宫能不能和本门真正配合？”

天王门主点头，道：“好！决定投入时，我会下令给你。”

显然，他的内心之中，还是藏有隐密，没有说出来。

蓝凤十分希望能了解全盘内情？那才真能给江枫最大的帮助，制敌机先，但她没有追问，笑一笑，道：“我等候门主令渝。”

转头搏杀情形，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江枫守多攻少。

蓝凤心中一动，付道：“吟雪岂真能强过江枫不成？江郎是在伪装欺敌？几乎被他瞒过去了，真是关己则乱！”

倒是吟雪的美丽，尤胜青凤，看天王早已被撩动心神，很可能出奇招，掠走吟雪，不知她能不能应付得了？”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尖厉啸声，传入战阵。

一直采取守势的江枫，应声反击，翠玉刀掷起一道青虹，从极不可能的角度，攻出了一刀。

一刀伤人，司徒芝当先受创，刀由前胸划过，裂开了近两尺的一道伤口。那是致命的重伤，人虽未死，但也只留下一口气了。

“走！”

夏天同全力劈出一刀，人却疾退八尺，白天化紧随退下。

天后宫主、天王门主，走的更快，夏天同走字出口，他们已退回了原位，率着徒从离去。

朝阳、水月、镜花三大楼主断后掩护，天马堂的残兵败将，疾如飘风而退，连司徒芝这个副总堂主也不管了。

江枫根本没有追袭，他似是打的太累了，盘坐在地上休息。

大军掩来，无声无息，数百高手突然出现。

但撤退时亦如风掷落叶，一转头，就走的人影不见。

没有出现截杀，天后宫、天王门、天马堂，都撤退的十分顺利。

“江枫，你是真了不起……”申雪君道，“以一对三，三个都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唉！只怕你也累坏了，不用回答我，好好的坐息一阵吧！”

“别装了，江枫，快谢谢你申姨的关心。”张四姑突然出现，身后紧随着吟霜、青凤和梅花。

江枫一下子跳起来，道：“多谢申姨。”

“你……你小子还没有用出全力……呀！”奄奄一息的司徒芝，用尽气力说了最后一句话，闭目而逝。

“好啊！四姑，你们早就商量好啦！”罗兰叫道，“可把我给冤苦

“娘！我不是早说了，不用担心江大哥！”吟雪笑道，“娘就是不相信我。”

“他累得一头大汗，我怎么知道会是装的！”罗兰的娇嗔未息。

“对不住啦！我是想诱出那位大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江枫急急解释。

“没法子啊！丈母娘关心女婿，好像传了几千年啦！我可不能免俗。”

罗兰忍不住笑了起来，急急举手掩住嘴巴。

“罗兰，我没有和他商量过！”张四姑道，

“我根本不知道江枫的武功高到什么境界！只是我确定了那位教主不在，就想让他全力发挥一下，果然是不负众望。”

目光一掠吟霜，接道：“倒是清楚了吟霜的厉害，纵横敌阵，大开杀戒。”

“青凤和梅花姐姐，也是心狠手辣呀！”吟霜笑道，“她们把张姨的五行遁术，展现已到极致，杀人之多，绝不在我之下。”

江枫转头看去，见三女身上衣服溅血斑斑，想来，她们确实杀伤了不少的人。

“说起来，还要谢谢吟霜妹子了……”青凤道，“你连夜传授我们三招杀法，我们是现学现卖。”

“灵的很啊！”梅花道，“出必伤人，从不落空！”

一瞥江枫，接道，“帮我和青凤谢谢吟霜吧！求她再多传我们两招。”

江枫倒是听话的很，目光转注在吟霜的脸上，道：“辛苦你了。”

吟霜心中高兴，娇声说道：“张姨要我们潜伏一侧，他们一拥而上时，我们就由侧面突袭，帮助江大哥的，出手当然要狠。”

想不到没帮上江大哥的忙，却帮了天马堂散兵逃将的忙，这真是一场大混战，那些阻杀天马堂的黑衣人，个个刀法毒辣，杀了天马堂不少的人。

张姨一声令下，要我们助敌杀敌，谁知道，一下子杀红了眼，收不住手啦！”转顾了七宝大师一眼，接道，“和尚伯伯，我不是存心如此……”

“那些黑衣刀手，真的该死，他们学的不是武功，”张四姑道，“而是杀人手法，天马堂中的精锐，没有人能挡过三刀，大都是一刀就死，所以，我没有阻止吟霜杀他们！”

“阿弥陀佛！我和尚没讲话呀！”

“可是，你的责任……”

七宝大师一怔，道：“我和尚有责任？”

“是啊！”张四姑道，“他们被夏天同蚀心魔音控制了十几年，你的大悲梵唱，使他们突然的解缚醒悟，还没有调整过来，就遇上截杀，否则，那些黑衣刀手，虽然凶狠，也无法如砍瓜切菜一般的杀他们，他们都是各有绝技的江湖高手啊！”

“说的有理，这笔账应该算在我和尚的头上，我佛有灵，和尚认罪了。”合掌当胸，口中念念有词。

没有人听出他念诵的什么？想来似是超度经文。

但见他神情渐入肃穆，佛光又隐隐而现。

这和尚游戏风尘，不但有一身好武功，而且是一位佛法精深的高僧。

只见少林僧众放下兵刃，合掌当胸，一齐跪了下去，口齿启动，跟着念起经来。

吟霜、梅花、青凤，缓缓移动莲步，行到了七宝大师身前，跪了下去，垂首不语。

吟雪也弃去手中之剑，行近大和尚的身侧，合掌跪下。

“孽是孽来缘是缘，慈航普渡十万冤，护法须借金钢杵，血污不染素心莲。”七宝大师两只手按在吟雪、霜的头上，哈哈一笑，道，“起来啦，丫头们。”

这一笑又复常态，少林群僧跟着捡刃而起。

吟雪、吟霜、青凤、梅花、也缓缓站起身子。

张四姑长吁一口气，道：“大和尚，你好像真有点道行啊？”

“和尚吃肉喝酒，有什么道行可言？”

“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呀！……”江枫道，“血污不染素心莲，下地狱带着我就行了。”

“和尚不敢，你是七世修得今生缘，莫登鹊桥空往返！”

“我是以术……”

“以术御道……”大和尚打断了江枫的话，道，“一世风流三世还，三世风流还不完，至情可以感天地，兰因絮果总是缘……”

“那是说，我们下辈子还要嫁给江大哥了。”

大和尚一拍脑袋，笑道：“吟霜，你真把和尚伯给向住了，是不是真有两下辈子？和尚可不敢肯定，佛曰西方有净土，世说油尽灯自灭，本无明镜，何处拭尘埃。”

江枫心结忽解，微微一笑，道：“对！咱们下山去，喝个痛快。”

百明大师缓步行来，对七宝僧合掌一礼，道：“失敬了。”

大和尚急急还礼，道：“老方丈，请回寺吧！余下的事，交给张姑娘。”

“老衲明白，张姑娘但有所命，少林寺全力以赴。”

带着少林僧众，退回寺内。

“大和尚，护法须借金钢杵，我们都是那根杵了……”张四姑道，“你和和尚可也要算一份。”

“和尚本是应劫人，张姑娘一声令下，赴汤投火，万死不辞。”

欧阳昭忽然叹口气，道：“这些时，日夜苦练剑阵，又拉了半天的架式，却是一剑未出，一矢未发。”

他胸怀大义，情爱专一，松月风标，光明磊落，回首前尘无一恨事，是受感应最轻的一个人。

“欧阳兄，恶战才要开始，有得你大显身手的机会。”张四姑道，“大和尚，你带着吟雪、吟霜，立刻出动，易容追采敌踪，至于酒嘛！只有忙中偷闲喝两口了，胡萍、段九，师徒父子，已在山下等候。”

“和尚这就走！”

带着两个小狐女，急急离去。

“青凤！”张四姑道，“想法子和蓝凤连络，能约她跟我见一面，那就更好了。”“是！”青凤转身两个飞跃，人踪已失。

“雪君，我们人手少，你的十凤齐飞是武林一绝，……”张四姑道，“帮帮我们如何？”

“我和四婢，恭候遣差。”

“办完了这件事，我们一起去尊拜金丹书生的灵家。”

“谢谢你，四姑，我对他的愧咎太深了！”申雪君又流下泪来。

罗兰想劝，却不知如何劝起，干脆嚷道：“喂！四姑，我要干什么呢？”

“我们陪着雪君姐，大军后行，接应四方。”张四姑声音转低，道，“梅花，去带迎春来吧！跟我们一起走。”

“我想问件事，不知道可不可以？”罗兰道，“近半年来，我是糊糊涂涂的打，每次都准备拼，但除了终南山一战之外，我们完全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一次，又要我干什么？”

“这一次，你想不打都不行了。”张四姑道，“罗兰，我原想借少林僧侣之力，在这里和他们作一次生死对决，事先的估计，这一战必将是凶险绝伦，打下来是个什么局面？”

我根本不敢去想，意外的是你一对宝贝女儿和女婿，成就高的出奇，而且，那位神秘教主也未出现。……”

“大姐……”江枫插嘴，道，“那位教主究竟是来了没有？”

第二十六回 梅花女歼敌断香魂

“应该是来了，但我没有发现他……”张四姑道，“这一次，他们三个组合联手出动，但用心却是要天马堂中全部精锐，和我们打到两败俱伤。

天后宫、天王门的人手，不是参战来的，而是准备收拾残局，一举尽歼余敌，在那位教主的估算中，天马堂和我们这次大对决中，是一个惨胜和败亡的局面，天马堂就算胜了，也元气大伤，逃不过天后宫和天王门的联手屠戮。

何况，还有一股埋伏在侧的生力军，黑衣刀手早已奉命，截杀天马堂临敌逃走的人。

有很多莫可预测的因素，使战阵发生变数，不但出了我的意外，也出了那位教主和天马堂的意外。”

“说的是啊！……”罗兰道，“昨天你说的那么严重，我连诀别的话都和老公说了，谁知道雷声大，雨点小……”

“是一阵乌云过去，也未下一滴……”张四姑道，“吟雪出剑一击，震撼全场，他们计算的对手是江枫，但吟雪却表现出了比江枫更可怕的杀人手法，江枫，告诉罗兰是怎么回事？”

“吟雪那一剑脱围杀敌，非我所能……”

“什么？……”罗兰接道：“江枫，你是说真的，还是谦虚？”

“是真的！”江枫道，“我们各选适合本身技艺系统的武功去练，谁也不干预谁，吟雪才慧卓绝，才有着那种惊人的成就，吟霜只怕也成就不凡。”

“非常的不凡！”张四姑道，“全是我没有见过的杀人手法，两个丫头似是已经突破了武学常规，杀人的技术，已到了随心所欲之境！”

江枫心头震动，忖道：“好可怕！两姐妹似乎都弃难就易，步入魔道，真到大成境界，人性会逐渐消失，不行！我要全力阻止她们，只怕还得借重大和尚的佛法帮一把了。”

他这里暗暗担心，张四姑亦颇有所感，微微的望起了眉头。

老叫化、刁鹏、邓飞，梅花、欧阳昭、申雪君等，却都听得全神贯注，生恐漏掉了只字片语。

罗兰却是心花怒放，女儿胜娘十倍，总还是自己的女儿啊！

她是最不会掩饰自己的人，立刻喜上眉梢，洋溢出一脸欢愉、道：“江枫，你独斗三大高手，故意隐藏实力，我是早知道了，现在老实说，你真要杀他们，需要几招克敌？”

“说实话，动上手，我可以在十招内杀了他们……”江枫道，“但那是他们的策略错误，如果，他们先要属从出手，等我连斩强敌之后，他们再出手，那时，我锐气已挫，麻烦就大了。

他们任何一个人，就能和我拚个数十招，车轮大战，固可以使我挫败，三人合手，更可在百招内取我性命，我不是金刚不坏之身，不给我调息机会，我也会气力不继，有很多武功，也无法施展了欧阳昭接道：“以守代攻，能不能借机调息？”

“当然可能，今日之战，我就采取此策，以守代攻，所以，一直保护全力击杀敌人的体能，凡是一击取命的杀人武功，都必需全力施展……”江枫道，“击取数十敌，当会有力尽之感，大和尚的大悲梵唱，使天马堂乱了章法，实为今日致胜首功。”

欧阳昭道：“你高啊！我遇上相当对手，要全力一击取敌，大概，一击之后，就无能再战了，你能连击数十敌，已非凡人能为了“好啊！你们把弱点全说出来了……”罗兰接道，“如是被敌人听去，那还得了？”

“罗兰！”欧阳昭说，“人都一样，这不是秘密，贵在临敌应变，其妙处！存乎一心了。”

“对！这一次大追杀，我们就用我们之长，采取个个击破的方法，以江枫和吟雪、吟霜为杀敌主力！”张四姑道，“其余的人，全力接应，以保证他们三个人有调息体能的机会。”

这是个小小的农庄，只有三户人家，张四姑被暗记指引而来，大和尚早已候在路侧，带几人进入了一座农舍。

“有了什么变化？”张四姑道，“雪、霜二女呢？”

“她们太高明了，能追踪敌人十丈内不被发觉，姿容百变，忽男忽女，连身上的衣服，也忽然会变颜色，有时间，她们到了我的身侧，我还没法子认出她们……”

“这么说来，小妹这点微末之技，还入你大和尚的法眼了！”张四姑笑道，“现在，言归正传吧！”

“天马堂这一战完全溃散，但白天化和三大楼主，并未弃别夏天同，一行主从，还有十七个人。

他们行动的很谨慎，但和尚发觉了，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追踪他们的人。

雪、霜二女要和尚作主，下令袭杀他们，但和尚想一想，这可能关系很大，不敢自作主意，只好请教张姑娘了！”

张四姑沉吟了一阵，道：“看来，用不着我们下手，那位教主也不会放过他们了，和尚，发觉了追踪的飞鹰灵犬没有？”

“没有，好像是他们有避忌了。”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雪君，要你出动了，带着四婢，去见夏天同，有些话你不便说，我请刁鹏跟你同行。

梅花，你替代一位从婢，紧随申姨身侧保护，见到雪、霜时，要她们暗中接应，不许她们轻易出手，只有你们陷入生死关头时，才能出手相救。”

“是！”梅花带一婢入室更衣。

张四姑又交待申雪君、刁鹏一些话。

“夏天同非常阴险，这个人不能留。”申雪君道。

“不会放过他的，但如让他死在那位教主的手中，是含恨而终……”张四姑道，“何况，那位教主要杀了这一行人，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好极了！四姑，武林三怪托付你主持大局……”罗兰道，“果然早有识人之明，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统帅是江枫，我只是出点子的人……”张四姑望着江枫微笑，笑中有歉意，也有温柔。

“不用客气，大姐，你是大将和用兵之才，小弟不敢自谦，是一员武勇之将。”

梅花已易容改装而出，眼前出现两个面貌完全相同的少女，连申雪君也有着无法分辨之感。

一行六个人离去之后，大和尚才笑道：“张姑娘，你看能不能逼那位教主现身？”

“可能有机会？但他必然会布下陷阱……”张四姑道，“我们还要涉险，

如何把握住不再让他遁走，还要大费一番思量，也没法先谋良策，只能随机应变。”

“你看，两个月的时间够不够？”

“大和尚，有什么事？为什么吞吞吐吐？”张四姑盯着七宝和尚问。

“乖乖，可真是祸从口出啊！和尚已半年多，没有醉过，可又怕酒后误事，所以，不敢多喝，希望能有限期，让我开怀大饮一番，醉个心满意足。”

这番遁词，如何瞒过张四姑，但她未再追问。

却不料罗兰突然细心聪明起来，摇摇头，道：“不对吧！大和尚，一定别有原因？快说实话。”

大和尚心中念佛，忖道：“就是不能说呀！你罗兰平常粗枝大叶，今日怎么如此精细，真是要和尚的老命啊！”

“有人来了……”大和尚突然站起，道：“我去看看。”“段九师徒、胡萍父子呢？”张四姑问。

“他们埋伏在农舍四外，刚才就是段九传出警讯……”一转身，人到室外。

“大和尚一定有心病？被我拿话一逼，竟吓得神色不安。”罗兰道，“算他运气好，躲过这一劫。”

果然是有人来了，大和尚身后跟着两位大姑娘。

是青凤和蓝凤。

江枫挺身而出，道：“蓝凤，你来了。”

声音中充满了喜悦。

蓝凤有点感动，凝注着江枫道：“天风不撼满怀愁，竟随清音入书楼。你真的没有受伤？”

“真的没有！”

江枫点头微笑。

蓝凤没有扑过去，她是个矜持的女人。

“小才女，过来坐。”

张四姑拍着身侧一张空椅子。

“你是张姨？”蓝凤望着张四姑深深一礼，目光转注到欧阳昭和罗兰的身上，接道：“两位是欧阳伯父和伯母了。”

欧阳昭点头微笑，罗兰却大声赞道：“出口成章，字字感人，好！好极了！蓝凤，不要回去了。”

“只怕还难了却……”蓝凤笑道，“倦鸟虽知返，夕阳未下山，我是来听张姨指命的。”

柳腰转动，对老叫化、邓飞等一一颌首作礼。

“青凤要我多点礼数，学些温柔……”蓝凤举步行近张四姑低声接道，“但我野惯了，虎帐论兵，杀伐聒耳，早已经没有女人味了，张姨不要笑我。”目光一掠站在一侧，身躯微微抖动的迎春，缓缓在张四姑的身侧坐下。

但闻叶通一声，迎春已跪在蓝凤身前，道：“不是婢子不敢死，是二小姐不要我死，所以，婢子偷生活下来。”

青凤没有动，张四姑也未讲话，江枫口齿启动，却也没有发出声音。

农舍间突然静下来，静得掉针可闻。

蓝凤伸手扶起迎春，微微一笑，道：“二小姐不要你死，你就跟着二小姐吧！”

迎春似是不相信蓝凤会扶她起来，看着蓝凤拘在右臂的织巧玉手，热泪盈眶，道：“大小姐真的饶恕了小婢。”

你已是二小姐的从婢了，此后，我不会再管你的事了！”蓝凤道，“过去吧！”

“是！”

迎春快步退到青凤身侧。

张四姑笑一笑，道：“蓝凤，有什么告诉我的？”

“教主来了！”蓝凤道，“如非事关重大，晚辈也不敢亲身涉险而来……”

“那个教主，现在何处？”江枫急急追问。

“贱妾无能，抓不准他的住处……”蓝凤道，“你想杀他，他也不想杀你……”

“好！那你就通知他，约一处决战所在，我们一对一，作一场生死之战。”江枫道，“对你而言，应该不是很难的事，这个魔头不除去，武林不会安宁。”

“我……”

“蓝凤，你是不是不敢？”

“不是！我不怕他。”

“那就好！他是教主之尊，总不会不应战吧？这方法虽然简单，……”

江枫道，“但可能有效。”

“好吧！你真的决定了，我就去办！”

蓝凤一脸焦虑，显然还有很多话说，但又无法在江枫这种急迫的压力下，表达出来。

张四姑心中付道：“这丫头孤傲不群，才艺过人，具有指挥三军，虎帐为帅的气度，但被江枫一逼，却也会手足无措，看来，她已被彻底征服了，这情只一字，实在言人不浅。”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江枫，你急什么？让蓝凤把话说完好不好？”

“张姨，别怪他嘛！他就是说错了，我也要去办的”

蓝凤一脸坚决，说的十分认真。

青凤心中暗笑道：“好啊！蓝凤，你平日颐指气使，何等威风，对男人一脸不屑，怎么一入情网，和我们一个样子，连黑白也分不清楚了？”

张四姑笑一笑，道：“蓝凤，这不是江枫一个人的事，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再斟酌办理。”

蓝凤道：“可是我……我……”

她有出口成章之能，但现在竟然言不及义，我了半天，我不出个所以然来。

江枫低估了对蓝凤的影响力，也感觉有点言词激烈，再加上大和尚捅了他一指，才恍然大悟到蓝凤已被他话赶话，逼得喘不过气了。

“蓝凤，听大姐的、四姑才是统师之帅，……。”江枫道，“我们都听命行事。”

蓝凤突然一闭双目，长长吁一口气，心中的焦急，逐渐平复。

她有一百句、一千句要批评江枫的不对，可惜的是情怀惘惘，说不出口，为示真爱情甘死，准备打一场糊涂仗了，但又不是真愿雌伏，理智和感情，交集于心，急得连汗都出来了。

“蓝凤，说出来他们的谋略计划，……”张四姑道，“看看我们能不能应对有策？”

“是！”蓝凤情绪平复，口齿顿然伶俐，侃侃而谈，道：

“那一夜小楼论兵，晚辈被迫发言，谈到目前的江湖形势，一席谬论，竟使那位初度会晤的教主动容，指令晚辈主盟大局，统帅全军，包括天后宫、天王门的全数部众……”

“慢慢慢！”大和尚道，“你说全数部众，是否包括天后宫三位宫主在内？”

“是！还有我师父天王门主……”蓝凤道，“再加上教主带来天魔消魂阵的九位魔女，四大神魔、三十八位黑衣刀手。”

淡淡几句话，使全场震动，人人色变，连张四姑也听得呆住了。

“还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呀！”张四姑道，“这是早有准备了。”

“是！六十四位刀手，被吟霜、青凤、梅花，杀了二十六位，还有三十八人……”蓝凤道，“我见过吟雪姑娘的武功，举一反三，黑衣刀手不足畏、由吟霜主阵，佐以青凤和梅花，就可以对付他们。”

但四大神魔，却是来自小西天的魔教高手，天魔消魂阵，更是专为对付江枫而来……”

目光一掠情郎，顿感委屈满腹，差一点被逼沦为传书约战的一个小卒，这一代才女的魔师统帅，立刻化作烟云，自然也无法传出讯息，真正为情郎一尽心力了。

因为，传书之后，必然被杀。

敌势不明，张四姑等也可能陷入危境，全军尽没，难怪蓝姑娘会急出一身汗水了！

“蓝凤，我们该怎么办？”

张四姑一片真诚向蓝姑娘求教。

“张姨，晚辈不敢逾越。……”

“蓝凤，我是真心请教……”张四姑打断了蓝凤的话，道，“你就不要客气了。”

“蓝凤，说出你的高见。”青凤道，“张姨大度雍容，量大才慧、你就是说错了，也不要紧。”

“是，多谢二妹指点。”蓝凤道，“会盟在三日之后，天后宫、天王门，要在这三天之内，围杀天马堂主要的漏网之鱼，夏天同、白天化，和三位楼主、晚辈觉着那批人还堪大用，张姨如能收服他们，也可济一时人手之急。”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张四姑已派申雪君等去了、只是不如蓝凤想得透彻，要收为己用了。

蓝凤站起身子，道：“四大神魔武功如何？天魔消魂阵有何厉害之处，晚辈还不知晓，要青凤和我保持连络，一有变化，就通知张姨，晚辈不宜多留，我走了。”

“好！”张四姑道：“江枫，去送蓝凤一程。”

蓝凤也不推拒，江枫就跟着走出室外，蓝凤转入一处屋角，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达也罢！”

“你敢带我回去，我就跟着你走！”

“再有一宵缠绵，死而无憾，不过，要以大局为重，等过了这场劫难，……”蓝凤低声道，“再叙闺旁之乐！那时，任郎轻薄，我会作个百依百顺的小妇人。”

“唉！蓝凤，刚才对不住啦！”江枫道，“我一心只想到杀死那位教主，

口不择言，逼得际无法解说，几乎造成大错。”

“知错就好！下一次，就别大逼我，让我慢慢的说清楚，你再作决定……”蓝凤道，“我不善表达情意，但心中许情至深，你一逼我，我就说不清楚啦。”

“不会了，今日见识了你的智略，以后，我听你的。”

蓝凤笑了，笑的好满足，道：“可是，这次也该罚你。”

“好！我认罚……”江枫道，“说吧！罚什么我都接受。”

“你逼我急的出了一身汗，罚你帮我洗澡。”蓝凤眉梢眼角荡起春情，接道：“要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容易呀！现在就洗……”江枫伸手抓住了蓝风一只手。

“现在不行，以后让你洗个够……”蓝凤缩回手，道：“别要张姨瞧见了，说我轻浮，我不能多留，真要走了。”

转过身子，飞跃而去。

她不善谈情说爱，那种欲拒还迎的神韵，倒也别有情趣。

江枫返回农舍，见人人一脸凝重之色，其实，他心中压力，尤过他人，传来的讯息太震动，江枫也实在潇洒不起采了。

还是张四姑先开口，道：“江枫，你作了一件最可贵的事，是那天少林寺外之战，隐藏了神剑利器，这个秘密，可能会出了他们的预计，临敌时雷霆一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几句话使江枫豪气一振，道：“小弟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宝剑出鞘，就算四大神魔联手，也未必抗拒得住，倒是那座天魔消魂阵，不知道是什么玩艺？有些估不透它！”

“天魔消魂，大概是媚术之最吧！”罗兰道，“天后宫中女弟子，个个精擅媚术，就可能来自小西天雷音寺中。”

“不得了，罗兰，你是越来越灵光了……”大和尚道，“说的十分有理……”“大和尚，老叫化，你们对天魔消魂阵知道多少？”张四姑道，“不要有所避忌，知道的全说出来！”

“没听过这种武功，老叫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但顾名思义，天魔消魂阵，绝不是正经名堂。”

“中原没有这种武功，这个阵法。”大和尚道，“邓飞，你应该听到过一点传说才对？”

“老朽倒是听过一次……”邓飞魔眼中碧光一闪，道，“只是说的人语焉不详，我们听的人也似懂非懂，我想青风姑娘也许可以提出深入一些的说明。”

张四姑笑一笑，道：“青风，你知道吧？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是！天魔消魂阵是小西天雷音寺中三绝之一……”青风道，“很少被派出来，用于对敌，干娘说它是媚术之最，一语道破玄机

“只是如此，那就不足畏了……”江枫打断了青风的话，道，“天狐技艺中的惑心术，应该抗拒得住，只要能给我一刻工夫，我应该能杀了她们。”

青风静静的等着江枫把话说完，才笑一笑，接道：“蓝凤说，除了令人迷醉魔女之舞外，还可能散布很多种的奇毒。”

江枫呆了一呆，不说话了。

他有信心能抗拒各种媚术，可不是百毒不侵之体。

“是什么样奇毒呢？”张四姑道，“九大魔女，也是人，人入魔道，只能说技艺邪恶，她们应该也无法避开奇毒侵袭。”

“是的！但她们可以先了解药……”青凤道，“困难的是不知道她们会用什么毒？九位魔女，各擅一毒，迎敌之前，才决定用哪种毒物对敌，蓝凤只听到这些，却想不出破解之法，魔教术法，以媚术、毒技最精，但也育可怕的武功和一些不可思议邪术，蓝凤羞于无策以对，不敢向张姨报告，才要我转报张姨。”

张四姑心中忖道：“小才女果然是好胜的很。”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江枫你会的武功中，有没有抗毒的技艺？”

“有！只不过，我火候未到，只怕是难有效用……”江枫道，“但仗凭宝刃利器，以快攻敌，应该有一半致胜机会。”

张四姑点点头，道：“钱兄，你和江枫走一趟，劝阻吟雪和吟霜的杀意，也阻止申雪君的报仇之念，说服夏天同、白天化等归眼过来，合力对抗那位教主。”

老叫化微微一呆，忖道：“说服人的本领，我难比酒肉和尚十之一二，为什么不派和尚去呢？”

但张四姑已然传令出口，自是不能违抗，反正有江枫同行，这小子可以吃定了两个小狐女，申雪君也不会执意和他争辩。”

老叫化虽然不善说理，但吟雪却善谋能断，口齿伶俐。

心中盘算了一下，立刻应道：“是！老叫化这就出动。”和江枫联袂而去。

“邓飞，你帮助青凤，维护她和蓝凤的连络。”张四姑道，“以暗中接应为主，不要和敌人正面冲突，江河不择细流，你自己酌量着办吧！”

“邓某领命。”和青凤双双离去。

回头又看看欧阳昭道：“胡萍父子，段氏师徒，暂由你们夫妇统帅，一旦有敌来袭，能避则避。……”

罗兰接道：“要是避不开呢？”

“那就只好动手一战了，不过，敌势强大，江枫和吟雪、吟霜接应不及……”张四姑道，“他们的性命，就断送在你们夫妇手中了。”

欧阳昭微微一笑，道：“四姑放心，我不会称一时豪强，草菅人命，今日之敌，无不是当世精锐，我已审度四外形势，敌势强大，我们会遁入西方五里外一片树林中隐藏起来。”

张四姑道：“很好，我和和尚四处巡视一番。”

“这里是中军大寨，你走了如何收传军情。”罗兰急了，大声嚷道。

张四姑忖道：“果然是激将要比遣将强。”淡淡一笑道：“罗兰，我去去就来，你嚷嚷什么？别忘了照顾迎春，大和尚，我们走！”

两人行出了四五里路，到一处隐避所在，张四姑四顾无人，才缓缓说道：“告诉我，两个小狐女怎么了？”

“她们为了帮助江大哥，不约而同，选择了邪恶的武技，易学易成，威力惊人……”大和尚叹口气，道，“不过，这等技艺，陷溺太深，人也会沦入魔道，那就会失去人性，想不到沦劫的不是江枫，却是两个丫头。”

张四姑点点头，道：“江枫知不知道？”

“他没有告诉和尚，但和尚观察，他好像察觉了。”

“有没有办法挽救？”张四姑道，“我们不能坐机不管吧？”

“应该有，不过，要在她们沦魔不深，心性未变之前下手，联合江枫的力量，使她们悬崖勒马，和尚准备以七日夜不停息的方法，念出大悲梵唱，

使她们成长的魔心消退。”

“以二女本质的纯净，还能撑多少时间？”

“最多三个月，这还是江枫定力高明，保留了她们清白的身体，加强了她们灵光抗力……”大和尚道，“现在，二女魔功进境，已入坦途，实有一日千里之势，吟雪还能自持，吟霜只要一杀人见血，就难自禁，现在，大概只有你和江枫，可以阻止她的杀意……”

“不！用你大和尚的无边佛法，才能唤回她们的纯良天性。”

“是不错，但和尚要念佛诵经，先变气质，才能使她们息止杀念，和尚不敢多喝酒，也是为了两个小狐女，我怕那种醉态朦胧的神情，会影响了她们对我的观感。”

“一身风流孽债的江枫，还能自持，倒是两个纯纯如水的小姑娘，竟然会沦入魔道，天啊！这真是哪里说起呢？”张四姑有些黯然道，“自小就练天狐武功，可能是助长了她们沦入魔劫的要因？”

“张姑娘，别太焦急，这时刻生死关头，你如乱了方寸，那才是最大的失策，何况，就和和尚观察，天狐武功，邪而不恶，已经过天狐夫人再一番冶练。

你的遁法技艺，也非正道，但你却正而下邪，恶源出自‘传真记’，那是世上最邪恶的一本书。

但和尚相信，三个月内，还不会使两个小狐女人性沦失，再长久和尚就没有把握了，但最可怕的是吟雪的打算，她灵慧绝伦，以身涉魔，恐怕是早有计算了。”

“你和尚的意思，可是说吟雪已准备自找……”

“不能不防啊……”大和尚道，“咱们既已知晓，绝不能让她们再出意外。”

“这件事来的突然，老实说，我真想不出应该如何处置？”张四姑道，“这方面，要你大和尚多费心了！”

“和尚尽力而为，我会找机会和吟雪交谈，也许这位灵气逼人的小姑娘，早已经有了应对之策？咱们在自白担心啦。”

“不管如何？我要两个月内击溃魔教中的高手，杀了那应教主，……”张四姑道，“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感觉，那位教主才是发动这场江湖大变的主凶，小西天雷音寺中的魔教人物，只是帮凶。”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查明教主的真正身份，如是不能公诸于世。”大和尚道，“那就下手除去，别让事态扩大，再兴刀兵之灾！”

“看来，你和尚也有预感了？”张四姑道，“只可惜，有些想不明白！……”

“那就不要想，想多了易入幻境……”大和尚道，“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场武林中的变乱，你受武林三圣嘱托、完成他们的遗志，倒是对二个小狐女，你有着绝对保护的责任，当然，我和尚也算一份。”

“对蓝凤，你可有什么看法？”张四姑道，“她胸藏韬略，深谙战策，是个真正的将才。”

“不错，和尚也有同感，只可惜已入情网，也难免儿女情长，但她成了决胜之战的关键，好好的笼络她，让她尽展所能，布下死局，陷敌入笼，和尚要念经求佛，别让那位教主事先瞧出了破绽。”

张四姑笑道：“蓝凤很冷静，大概不会！咱们各尽心力，你去帮江枫收服夏天同那批人，顺便查看两个小狐女入魔情景？”

大和尚道：“我们这番交谈，不可泄露，尤其是罗兰，她平日粗枝大叶，但忽然精明起来，会追的人直冒冷汗，她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高兴嚷出来，那就大煞风景了。”

张四姑点点头，无限感慨的道：“为人要有三分傻气，才能活得快乐，我真有点羡慕罗兰呢！”

“张姑娘，三分傻气之外，还得有七分自然。”大和尚打断了张四姑的话，道，“各有因缘莫羡人，想想看这番光复武林的志业完成，你在江湖上受到的尊崇，武林三圣也将有所不及，付出多少心血、牺牲，也就不计较了。”

说完话，转身一跃，人已到三丈开外。

望着大和尚远去的背影，张四姑心中忖道：“惭愧，惭愧，过去低估他了，这个酒肉不忌的野和尚啊！实是个是佛光照人的高僧。”

申雪君双目盯注夏天同，脸上怒容涌现，道：“你不是人，设计我、利用我，让我糊涂活了二十年，现在，我清醒了，却又要满怀愧咎痛苦的活下去。……”

“雪君。”

夏天同打断了申雪君的话。

“不要叫我，我恨你，恨死你了，我竟然陪你生活了二十年，我连自己也无法原谅了，……”

申雪君泪垂双颊，面色惨白，紧咬银牙，道：“白天化，你们也想想，是不是也为夏天同蚀心魔音迷惑了？”

“我活的也很痛苦，雪君，不是你陪着我，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二十年前我就去死了……”夏天同道，“事实上，我也是被人利用了！你以身许时，还有些出我意外，我相信是真的有人设计了你，但绝不是我！”

申雪君呆了一呆，道：“真的吗？”

“字字真实，一字有虚，天地不容。”夏天同道：“千错，万错，错已成，过去的再也无法重复来过。”

“你杀了武林三圣，该是真的吧？”

“我杀不了他们的，我只是在暗中下毒……”夏天同苦笑一下又道，“现在想来，要我下毒只是要我背负上这个罪名，以金丹书主医术之精，天狐夫人的机警多疑，怎会吃下我下在茶中的毒药，江湖上又有谁能让他们全无戒心的饮下毒茶或是毒酒？”

我们功力相若，蚀心魔音迷不住你，何况，我也从没有过伤你的用心。”

“总堂主说的有理……”站在申雪君身后的刁鹏，开口接道：“天马堂中人，全被人家利用了，天马渡危，只是要把我们逼集于一堂的手段，绿林道上的匪盗凶煞，全都集中一处，才容易控制，总堂主的蚀心魔音，能使人忘去自我，全心效命，才是他们捧你为总堂主的原因。”

夏天同冷冷的看了刁鹏一眼，似想发作，但又忍了下去。

过去，刁鹏见了夏天同和白天化，有如老鼠见了猫，只有全身打哆嗦的份，哪里敢讲一句话。

现在却是点尘不惊地侃侃前谈，道：“天马堂逃的人，全被预先埋伏的黑衣刀手截杀，如非欧阳吟霜二小姐，率人解救，杀了数十个黑衣刀手，只怕连十之一二也逃不走了。……”

“现在呢，走了多少？”白天化突然开口问了一句。

逃走多少人？

刁鹏实在并不清楚，但却毫不迟疑的接道：“至少有六成以上。”

这是凭藉江湖经验估出来的数字。

“夏总堂主，为什么不杀了他……”天王门主带着四大天鹅缓步行了进来，道：“一个手下喽罗，也敢和你顶嘴，你这总堂主，真是越干越回去了。”

原来，夏天同等停身在一处荒庙的大殿之中。

“黄天王，你怎么进来的？”

“噢！你是说你那几个守在四周放哨的剑士啊？……”黄天王笑一笑，道：“对不住啦！他们被兄弟一出手就摆平了。”

“就凭你一个人，一出手就制服了我三个从卫剑士。”夏天同有些不相信，因为，四大天鹅，绝没有一招杀死他们的能力。

“黄天王一个人确无法草木不惊地一出手就摆平你三大剑士，但加上小妹我和两位妹妹，那就不同了。”

秋离花一身黄衫，带着二宫主和三宫主，紧随而入。

“好、好，天后宫三位宫主和黄天王，联袂而来，可是难得一见的盛举……”夏天同道：“必然有大事赐教了？”

“算不得什么大事。”秋离花微微一笑，道：“只不过想请你夏总堂主去见见教主罢了。”

她已是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但看上去若二十许人，一笑之下，有如百花吐蕊，娇媚横溢。

以夏天同功力之深，也看的为之一呆，急急别过头去。

“秋离花，大殿中，只不过十几个毛人，用不着卖弄风情！”黄天王怒道，“难不成你要用裤腰带把他们捆会见教主吗？”

“下堂之妻，如水泼出，你还吃的什么飞醋？”秋离花枯井不波地说：“本宫主要用什么手段对敌，用不着先向你请示吧？”

黄天王冷然说道：“本门中美女如云，个个年轻貌美，用不着再吃你的陈年老醋，我只是看不惯你那个风骚样子！”

秋离花柳眉耸动似想发作，却被站在身侧的二宫主轻轻一扯衣衫，低声道：“大姐，让天王几句嘛！你该明白，他心中窝了多少委屈？”

是啊！娇妻如花，移情别恋，黄天王能不拔刀相向，这份修养，已经是很不错了。

“好好好！算你英雄，这里就由你作主。”秋离花道，“你黄天王怎么说？就怎么办。”

黄天王冷哼一声，道：“夏天同，天王门、天后宫大批人手，已把这座破庙围住，你们想破围而去，可只有死路一条，乖乖的去见教主，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夏某人如果不去呢？”

“那我们就只好出手了，捉不成活的，死的也好。”

夏天同叹息一声，道：“雪君，你怎么说？”

申雪君沉吟了一阵，道：“先过今天一关，我们的帐日后再算！”

“好！人不死，债不赖……”夏天同双目中闪起一片红光，转望着黄天王，道：“敢不敢单挑独斗？你我一决生死？”

“总堂主！”白天化道：“三思而行啊！去见教主，未必就会有不测之祸？”

“算了，白院主，我刚刚想通了，这些年，我一直冤枉了司徒艺，他年少气盛，毛燥了一些，但对天马堂，可还是忠心耿耿！”夏天同苦笑一声，道：“一着错，满盘输，你能两下不帮，我就感激不尽了。”

“这么说！总堂主是怀疑我了？”白天化淡淡一笑又道：“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一些！”

“白老儿，你如果真是教主布下的一步棋，现在，可以表现一下了？”黄天王道，“先出手拿下夏天同！”

白天化呆了一呆，道：“黄天王，你说什么？”

“我说的很清楚了，可是要我再说一遍？”

“白天化，你好奸诈！”申雪君道，“夏天同对不起任何人，但对你白天化可是仁尽义至，信任有加……”

“申姑娘，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们如能活下去，自某人会告诉你全部内情，今天情形，已很明显，教主要把我们一锅煮了。”

“白老儿，狐狸终是露出了尾巴！”黄天王道，“夏天同的蚀心魔音，还真把你也给魔住了，秋离花，你说！咱们怎么分配？”

“你吩咐吧！”秋离花道，“你既然不喜欢简单的克敌之法，那就大开一次杀戒。”

“我收拾夏天同，相信不会超过五十招，四大天鹅对付申雪君和她四个丫头……”黄天王道，“这大殿中柱梁交错，申雪君的十凤齐飞受到限制，那就等于孙猴子没了金箍棒，要不起来了。”

“好！我们三个对付白天化和三位楼主……”秋离花笑道，“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白天化亮出了长剑，笑道：“总堂主，这一次是真正的合作，生死同命……”

回目一顾朝阳、水月、镜花三大楼主，道：“三位，愿战愿走，悉凭尊意，白某人绝不勉强。”

三位楼主的答复是亮出了兵刃。

申雪君左手握住了四只金凤，右手抽出了女婢手中的长剑，心中暗叫可惜，这座破落的大殿，确实限制了十凤齐飞的威力。

她毕生精力，都投注在这种奇异的暗器之上，确有了超凡入怪的成就，尤其在天马总堂十余年中，无所事事，每日躲在无人所在，苦练十凤齐飞，技艺之情，已入化境，只要能让十凤齐飞，她相信再强大的敌人，也不能抗拒，那锋利的尖嘴、翼刃，可能伤人，藏于腹内的毒针更是致命的利器。

申雪君以一个美貌小妇人，争得了江湖上一席之地，就是凭藉刀操纵十凤齐飞的技巧，使它能形如活物，盘旋于空，使敌人惊震败逃。

夏天同拔刀出鞘，双目中红光更烈。

黄天王也亮出了兵刃，是一把围在腰中的软剑，长过四尺八寸，其薄如纸，但精芒流动，显见十分锋利。

软剑在手，竟然伸直，只看这一股役剑的内力，已知其内功的深厚。

左手是一把形如半月的短刀，只看这两件兵刃，就不难想到他杀法的奇异，凌厉。

双方话说的都很轻松，但内心之中，可是明白的很，大家都是江湖一充高手中的顶尖人物，谁都有绝活在身，稍一大意，就会生死殊途。

所以，天后宫的三位宫主，也亮出了兵刃。

是三种极少见到的奇门兵刃，其形如轮，中有横把，不用时，可以折合起来，取出对敌时，只要用力一抖，金铁响动中，立刻张开。手在轮中，轮面却有九柄利刃，中刃最长足足有一尺五寸。

另外八刃，都在九寸左右，有如食血之齿，给人一种妖异恐怖的感觉。

这么一个怪异的兵刃，当然有特异的用法，拿在三个美如春花的女人手中，看上去，很不调和。

秋离花嫣然一笑，道：“江湖上从未出现过的兵刃，小妹就做次好人，先向各位说明一下，这兵刃称之为轮刀，由巧匠用精钢打造而成，这兵刃变化诡异，小妹只说一种，火起来，它会飞出伤人，各位可要小心了。”

说明轮刀之威，也含有先声夺人之势。

白天化的四个剑童，排成了一个怪异的架势，四个人都半伏身躯，手中短剑前指，在白天化身后三尺左右处，作势欲扑。

三位楼主也未采联手拒敌的组合，而各成一个拒敌态势，三大楼主各有二个从人，分站两侧，自成迎战体系。

四大天鹅全穿着白色长衫，分别处在身上的腰带，三寸宽的腰带，分成了红、蓝、黑、黄，紧束柳腰，突出了身材之美，看上去也干净俐落，四个天鹅的对象是申雪君。

梅花紧傍在申雪君的右侧，另外三婢却并排而立，面对东方，看样子是准备合三人之力，挡住一个天鹅。

刀已在手，阵已布成，一场惨烈的搏杀，随时可以展开。

这座荒庙神殿，原本很大，但二三十个拉开架势，立刻感觉到地方大小了，这等混战起来，刀剑横飞，敌我之间的回旋空间，成了很大的问题？一个不好，可能会伤到了自己的人。”

黄天王手中四尺八寸的软剑，更有着难以发挥之感。

“夏天同，你想单打独斗，咱们就到寺外一决……”黄天王道，“大家也好放手施为？”

“总堂主，不要上当，他们有备而来，可能早已在庙外设下了埋伏……”白天化道，“大殿内虽然小了一些，也正好可以阻碍了他们的多人围攻的计划。”

申雪君倒是别有想法，十凤齐飞的威力，是要十凤全出，威力暴增到莫可御之的境界，少一凤威力就减少很多。

这座大殿，能出四凤，就算很不错了。

当下淡淡一笑，道：“到寺外一决生死，未尝不可，但要会大家去！夏天同一个人，不会答允。”

“越俎代庖了，真是恋奸情势啊！”黄天王大笑道，“申雪君，你大概已经忘了同是杀死金丹书生的凶手，明明已叛离降敌，怎么？已到生死关头，又有些旧情复炽，难舍难分了？”

申雪君的怒火烧红了双颊，挟带着心中一份羞愧，十分激动，但仍然忍耐住没有出手。

她也是老江湖了，早已历练临敌时的耐性，这等面对强敌的时刻，慌急不得，一急就乱了章法，连本身的武功，也要大打折扣，但又不知如何出口反击，激动的全身发抖。

九头鸟刁鹏开口了，冷笑一声，道：“黄天王，申姑娘不理你，是她忠厚，说不出让你一头撞死的难听话。”

刁某人可不秘这个，你拿老婆换得个天王门主之位，看起来，还有点沾沾自喜，你……”

忽见寒芒一闪，黄天王手中的长剑，疾如电掣，刺向刁鹏的咽喉，快速的使刁鹏来不及拔刀拒挡。

话实在太难听了，黄天王听不下去。

申雪君竟然也来不及出剑封架。

但早已全神戒备的夏天同，刀出如风，挡住一剑。

软剑虽被绞开，但黄天王左手的月形弯刀，却已到了夏天同的面前。

这一刀来势之快，简直匪夷所思，夏天同缩身暴退，胸前衣服，仍被划破，几乎伤及皮肉。

夏天同呆住了。

但他终是久经大敌的人，惊而不乱，双目盯注在黄天王的左手月牙刀瞧了一阵，恍然而悟，道：“刀上有丝索，勿怪乎来的如此之快了。”

“就算你瞧出来了，又能怎样，……”黄天王道，“要能避得开才能保命。”软剑笔直刺了过来。

夏天同刀光撤出一片光芒，封开软剑，直欺而上。

黄天王手中软剑太长，如不能欺近身去搏杀，只在剑光外面封架，那就没有伤敌机会，全是挨打的份了。

近身三尺，黄天王的长剑，无法施展了，但他左手还有月牙刀，就是那把短刀，封住了夏天同的攻势。

黄天王的四尺八寸软剑，本还有很多的精妙变化，可惜大殿中人太多了，四大无鹅距离最近，有些绝妙招式，无法施展，怕会伤到自己人。

不过，左手短刀，也就够了。

夏天同刀光如幕，全力劈斩，黄天王仍能从容应付。

他右手拖着长剑，不但无法让刀剑配合施展，反成了极大的累赘，但夏天同猛烈的攻势，也无法伤得了他，对比之下，两人的武功显有差距，黄天王强上三分。

但黄天王也无法反守为攻，夏天同狂风暴雨般的刀势，连绵不绝，完全是一副拚命架势。

四大天鹅看了一阵，突然合围而上，攻向申雪君。

申雪君三个从婢，早已审度好敌我形势，三剑并肩而上，接下一个天鹅，梅花和申雪君联手接下另外三个。

“就这样打起来了？”秋离花笑道，“两位妹子，咱们也上吧！我对付白天化，你们联手抗拒三大楼主，下狠手给我杀！”

她美艳至极，却心如蛇蝎。

二宫主、三宫主应声而上，分向三大楼主扑去。

对秋离花白天化是闻名久矣！一点也不敢大意，全神贯注，横剑以待。

秋离花柳腰款摆，趟的是春风俏步，脸上笑意迷人，樱唇启劝，清音婉转，道：“白天化，听说你是状元之才，文武兼质，不近女色，却养了四个俊童，可是有断袖之癖？……”

“胡说八道，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荡妇……”

“你吼什么？……”秋离花脸上掠过一抹杀机，冷冷说道：“他们四个摆的架式不错，不知道管不管用？”

但见寒芒一闪，一个童子已人剑并起，直射过来。

秋离花扬起轮刀，挡开一剑。

但第二个剑童已跟踪而到。

四个剑童，此落彼起，连攻三轮。

四剑童攻势密如连珠，白天化想喝止都来不及。

秋离花已看清楚四个剑童的连环攻敌的身法，淡淡一笑，轮刀突然转如风车。

但闻惨叫声起，鲜血溅飞，四个小命，瞬息而歿。

最可悲的是，牺牲了四个剑童，白天化仍没有看清楚秋离花的杀人手法。

这轮刀已甚怪异，但杀人的手法更是奇诡莫测。

“看清楚没有？”秋离花已窥出白天化的用心，要四个剑童连攻，是想找出轮刀拒敌时的破绽。

“狠、毒、阴、诡，兼而有之。”白天化心疼四个剑童之死，心情激动莫名，冷冷地说道，“老夫拚死轮刀之下，也要拖你垫背，咱们就并骨荒庙吧！”

“你想的美呀！”秋离花温柔一笑，道：“也不拿镜子照照看你那副德行，你就自己死吧！我可不想陪你一把老骨头。”

她笑的娇媚动人，但却言词如刀，捅人心腹。

白天化道：“那就由不得你了！”长剑缓缓刺出。

剑势虽慢，但剑尖颤动，罩住了秋离花七处大穴要害，秋离花瞧不出这一剑攻向何处了？

但她手中轮刀的特色，有如一个小型的盾牌，防守面很大，提挡胸前，改采守势，一双妙目，却盯注在白天化的剑尖之上，全力戒备应变。

这真是一把设计精绝的兵刃，它的攻势凶厉，幅面很大，先声夺人，不易封挡，防守时又似盾牌护身，使敌人有着无从下手之感。

现在，白天化就有着这种感觉，只觉轮刀防护之能，无所不在，简直找不出一破绽来。

秋离花是精细的人，感受到白天化真存了拚命之心，只要一现破绽，他就会全力一击，很可能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在没有完全把握之下，也不敢轻易出手，暂时成了一个相持之局。

几声尖厉的惨叫响起，申雪君三个女婢，对抗一个天鹅，仍是难以抗拒，十合之后，两死一伤。

申雪君急痛交集，正要批出左手四只金凤，梅花却低声说道：“申姨，四大天鹅一联手，布成合击之阵，就不易杀她们了，此刻形势，又不宜施展十凤齐飞，你小心应敌，我要下毒手了。”

忽然一个仰身，随着敌人攻来的剑，倒卧于地。

申雪君吃了一惊，道：“梅花，你……”

但见梅花贴地飞旋，闪入敌人剑光之中，全身如蛇盘起，剑势却从一个极不可能的角度中攻出。

一剑杀敌，一只天鹅前胸中剑，立刻了帐。

梅花盘飞的身躯并未停下，人剑飞转，招招取命，剑过血溅，一举间，杀死了四大天鹅。

申雪君呆住了。

她从未见过这种武功，这是吟霜传给梅花的三招杀法，是“传真记”上，邪恶的杀人手法。

但梅花也累的一身汗水，连脚步都站不稳了。

一道剑光飞来，由梅花后背直透前心。

是黄天王的长剑。

梅花在筋疲力竭中，自然是无能闪避，何况，黄天王的剑势又来的无声无息，申雪君也救援不及。

黄天王虽是一剑杀了梅花，但却寒意袭心，惊悸不已，他明白四大天鹅的武功，就算自己要杀四人，也非易事。

这个丫头，却能一口气撂倒了四个，一对一的搏杀，自己恐也非她敌手了，封开夏天同的刀势，疾退八尺。

他和夏天同打的激烈，根本未看到梅花杀死四大天鹅手法，看到了，也许会更觉心寒。

事实上，除了申雪君外，都没人看到梅花是如何杀了四大天鹅。

夏天同也收住了刀势，数十招拼斗下来，他已确定自己没有杀死黄天王的本领。

申雪君也看的不是真清楚，只见到一团飞旋的黑影，鬼魅般在转动，四大天鹅就倒了下去。

荒庙的大殿上，已成了触目惊心的屠场，三大楼主的六个从卫，也死在二宫主、三宫主的轮刀之下，三位楼主，虽然毫发未损，但在两柄怪异的轮刀攻击之下，也被迫采取守势了。

白天化终于出手，攻出了三剑。

秋离花也找出还击的空隙，两人交错而过，轮刀、长剑，互击抢攻，只是错身而过之间，响起了十余声金铁交鸣。

白天化左臂为刀锋划伤，血染衣袖。

秋离花长发散飞，拘发的玉簪，被剑光扫断。

白天化才是天马堂中第一高手。

事实上武功到了一定的境界，伤敌之法，就要靠自己的变化运用了，学问和才慧就成了极重要的条件。

如何找出攻敌的破绽、空隙，成了生死的关键，白天化的学问、才慧，是天马堂中最高一个。

散发拂面，激起了秋离花真正的怒火、斗志，冷笑一声，道：“‘白天化你阴的狠啊’偷学了，教主不少武功，罪不可赦，我一定要杀了你！”

“那倒未必？火到纯境界色自青，教主的武功，可不是天下第一。”白天化一口否认。

“秋离花，招人进来，全力围杀，今天，绝不能放过一个人！”黄天王有些畏惧了，想到了召令属下进来助拳。

四大天鹅这一死，使他警觉到申雪君的十凤齐飞，那个夺魂取命的玩艺，一旦出手，他将是第一个目标。

但闻一连串的悲呼惨叫，分由大殿外四面传来。

那不是激烈的拚杀，而是强弱不成比例的屠杀。

叫声凄厉，是一种生命尽处的哀嚎。

黄天王、秋离花等，都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他们在少林寺前听过。

最可怕的是那些声音听起来很多都有点熟悉。

是我，那是天王门、天后宫中带来的精锐属众，布守在荒庙四周的弟子。

黄天王和天后宫三位宫主，都听得呆住了。

事实上，夏天同、白天化、申雪君，也都听得心中直冒寒气，以他们的武功修为，都听得出来，那种面对死亡的无奈呼叫，一声连一声，如一只无形之手，揪的人心都缩起来了。

大殿上的男男女女，大都是一世英豪，竟都感染到死亡正步步接近的恐惧。

声音静了下来，只见两个青帕束发的白衣少女，并肩儿出现在大殿门口，来的是那么无声无息。

是欧阳吟雪和吟霜。

鲜血染征衣，她们的白衫上全是血迹，手中二尺四寸的宝剑，仍在淌下血滴。

两张美丽绝伦的嫩脸上，迷蒙着一股妖异的冷厉，如来自云天飘缈处的仙女，来自九幽深处的妖姬，既美丽又恐怖。

江枫、大和尚、老叫化，缓缓出现在两人身后。

这三人的衣履上未沾染点滴血痕，手中也没握兵刃，好像杀人的事全是两个小狐女干的。

三个人没有胜利的笑意，也没有赞许二女武功的神情，脸上反而是一种带点愁虑的严肃。

“是梅花姐姐……”吟霜突然一跃而前，扶起了梅花的尸体，双目中流出泪水。

吟霜人性展现，泪水冲走了满脸妖异的冷厉，恢复了清纯的旧时形貌，道：“申姨，是谁杀死了梅花姐姐？”

“黄天王……”申雪君叹息一声，道：“梅花一举间杀死了四大天鹅，黄天王就在梅花喘息中突然出剑，梅花应变不及。”

一只手伸了过来，慢慢的由吟霜手中接过去梅花的尸体，紧紧的拥入怀中。

是江枫，屈跪着右膝，揽尸入怀，左颊紧贴在梅花的右脸上，他没有流泪，但脸上的痛苦，却叫人一见铭心。

尸体上余温犹存，是死了，但不太久。

奇怪，梅花紧闭的樱唇，竟然，微微开启，带出了一分安慰的笑意。

是梅花阴灵有知，还是江枫抱得太紧，牵动了梅花微僵的肌肤。

“江大哥，梅花姐姐笑的好温柔！”吟霜拭一下不停滚落的泪水，道，“梅花姐姐，安息吧！江大哥好爱你，好爱你！”

江枫把梅花尸体放下，脸上哀伤深沉，道：“你就是天后宫的大宫主秋离花，梅花的师父？”

“是！梅花是很聪慧的人，是我全心培养的弟子之一，……”秋离花道，“想不到却被你抢走了。”

“我们是真情相许……”江枫叹息一声，道，“也许你不会明白，看在梅花份上，我还是费点口舌告诉你，她们习练的媚术，是下九流的技艺，以采补为主，旨在害人，当然不会投入情义，但‘惑心术’不同，梅花给我多少，我会加倍奉还，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同之处。

等我替梅花报了仇，再找你算帐，她们为恶太多，不能饶恕，但我不会杀你、我要废了你的武功，不能让她们继续为恶！……”

“梅花能独杀四大天鹅……”秋离花接道：“这武功如是你传给她的，

我相信，你有杀我的本领，但你废了我的武功，比杀我还要冷酷，因为，那里，谁都可以杀了我，凌辱我！”

“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她们害人时，可曾想到这些报应，你如不想死，那就不要存逃走的侥幸之心……”江枫道，“那会使你死的更快一些！”

目光转注到黄天王的脸上，道：“出剑吧！梅花的阴灵不远，她在等着我手刃杀她的凶手……”

“江大哥，让给我吧！”吟雪道：“是我害了梅花姐姐，我如不传她那几招杀敌的手法，也许她不会死！”

黄天王没有回答，他心中实已畏惧至极，大批从属，一个不见，就算未被杀光，劫后余生的，也必是逃命去了，天后宫的三位宫主虽在大殿，但似已被对方威势所折，恐亦难为助力了。

视人命如草芥的人，大都是最怕死的人，他们看多了死亡，也深知那种痛苦，这种人大都是可以凌虐人的强者，但他们自己面对死亡时，心中的忧惧，却强过常人十倍。

黄天王就是这种人。

他像浮沉在四顾茫茫的大海中，就算飘来的只是一根细小的树枝，也要一把抓住它，大声叫道：

“你们过来，他们杀了我之后，一样要杀她们。”声音颤抖，发音不得清楚，完全变了腔调。

第二十七回 大教主假和差篮凤

“黄天王，可是你在哭啊？”

秋离花还很镇定，至少可以暂保性命，只不过，心中还在盘算，如是全力突围而逃，有几分成功的机会。

因为被废了武功之后，是否还能恢复呢？以教主之能，也许有几分机会，但却没有把握。

“我是在说话，提醒她们，大家合力拒敌，也许还有死里逃生的机会，各行其是，必死无疑了。”

黄天王稍复镇静，这番话，倒是说的清清楚楚。

白天化长剑一横，拦在了秋离花等三人面前。

三大楼主，也迅快集子白天化的身侧，并成一排，摆明了要拦截天后宫中人，不让他们会合。

“天啊！她们杀过来呀！怎么能让我孤军奋战呢？”黄天王大声的嚎叫起来，“一个人只能死一次，秋离花，我们夫妻了十几年，就算分手了，也该有一点。夫妻情意啊！”

“黄天王，江湖人的脸，全被你给丢光了……”夏天同道，“死就死了，哪有你这个窝囊法？”

“杀死了梅花姐姐，一定要偿命。”

吟霜出剑了，剑光如闪电，刺向黄天王的前胸。

黄天王月牙刀横里封挡，金铁交鸣声中，竟把一剑挡开。

全场中人，都把注意力投注在两人身上，吟雪、吟霜给他们心理上的威胁太大了，他们要看清楚吟霜杀死黄天王的手法。

黄天王只守不攻，吟霜却连攻七剑，全被封开。

刀、剑交击之间，吟霜的内力显然不如黄天王的浑厚，被震的连连后退。

“不过如此啊！”

黄天王定下了心，暗自忖道：“这样的剑招、内力，如何能杀了三魔、五怪，和门下属众？看来，他们是别有方法？我可在十招内取她性命！哼哼，真是被他们给吓昏了。”

想到刚才那种嚎叫、窝囊，心中怨恨顿生，突然间改采攻势，长剑、短刀，配合反击，立刻把吟霜卷入了一片刀、剑交攻的寒芒之中。

夏天同暗暗叹息一声，忖道：“看来，武功一道，实是无法投巧了，欧阳吟霜这点年纪，岂真能练成了惊人绝艺，他们真正的主力，还是在江枫一人身上，这丫头势难撑过十招，我要不要出手帮她呢？”

心中百感交集，无法下定决心！

但闻秋离花一阵格格大笑，道：“黄天王，可要我们天后宫帮你一把吗？”

“用不着了……”黄天王道，“看我十招内杀了这个丫头，咱们再合力对付江枫！他拐跑了我们下弟子青凤，这笔帐岂可不算？”

秋离花忖道：“现在是天马堂的问题了，夏天同、白天化等如是全力助敌，围攻江枫，就不太可能了！”

“江枫……”夏天同突然开了口，道：“天马堂对付天后宫三位宫主，你们合力杀了黄天王。”

江枫道：“用不着费事了。”

秋离花心中一动，忖道：“是啊！他们双方合力，不管结果如何？我们

好像是暂处劣势之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等教主收拾他们吧！”

主意拿定，低声喝道：“二妹、三妹，我们走！”

轮刀一挥，向外闯去。“走得了吗？”

吟雪不知何时，已到了秋离花的身侧。

三把轮刀，飞布出一片耀眼的刀山光幕，一齐向吟雪攻来。“江大哥说过了，她们要逃走，就会死的更快！”吟雪道，“自趋死路，可不能怪我，更不能怪江大哥言而无信了。”

人已闪入刀山光幕之中，宝剑旋飞，金铁交响中字字清晰。秋离花突生警觉，暗道：“这是诱杀之计啊！”想喝令住手。可是，太晚了。

吟雪的宝剑，已然划过了三人的咽喉，鲜血飚射而出。三把轮刀布成的护身光幕，竟无法阻止那一支二尺四寸的宝剑，就好像这三个绝世高手，伸出颈子在等着挨那要命的一剑。吟霜配合吟雪出剑，一下子就闪到了黄天王的右侧，但手中长剑，却从前胸刺入了黄天王的前心要害。

人和剑，似是完全分离了，分在两个方位上。

吟霜不知是存心卖弄，还是真不如姐姐之快，只要留心看，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她杀死黄天王的剑法。

夏天同、白天化都看清楚了，但却看的心神俱颤。

那不是一般剑法，是魔法，想杀你，就非要你性命不可。“江大哥，是你们不听话啊！不要怪我啊！”

吟雪在笑，笑的一脸妖异。

吟霜就在黄天王的衣服上，抹去剑上血迹，道：“夏天同、白天化，你们说，我们姐妹是不是遵照着江大哥的命令办事？”“是！”

夏天同的声音有点抖，心中余悸犹存。

“说的对啊！”白天化道：

“江枫已经警告她们了，她们不肯听从，是自找死路。”吟雪微微一笑，道：“白天化，你是文武全才，也很识时务，识时务者是俊杰吗？张姨要我们留下你们的性命，共同抗拒教主，你们一定会同意了。”

以吟雪之美，笑起来应该十分动人，但白天化却看的背脊上冒出了一股寒意，道：“姑娘说的是！”

江枫目光在二女脸上转动一阵。叹息一声，缓缓说道：“她们都练成了魔影化身？”江枫没有练过，但还是瞧得出来。

“是！”吟霜道：“我和姐姐没有商量过，各练各的，不知道怎么会走上了一条路，我想，这都是为了想帮助江大哥吧！”

“说的是啊！”大和尚接上腔，道：

“非两位这等罕世奇功，如何能力克强敌。”

“我们全力在帮助江大哥！”吟霜道，“但他好像是不太高兴啊？”话是说的不错，但神情语气，和过去全不相同了。

是的！

两个小狐女已经开始变了。

吟雪笑一笑，道：“好人难做啊！霜妹，我们该怎么办呢？”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张四姑和罗兰飞跃而至。

“娘和张姨都来了！”吟霜笑道，“希望她们别和江大哥一样怪我们。”

罗兰正要大声嚷叫，而且已张开嘴巴！但却没有叫出声音。

因为，她看到了两个女儿。

只不过一两天没有看到，但罗兰似乎已不再认识她们。

吟雪、吟霜的样子，并无改变，改变的是神情，眉宇间似有着一股浮动的青气，脸上是一种说不出的奇怪神色，有点倨傲，有点淡漠，有点不屑，有点忿怒……。

好像随时可以翻脸，随时会出手杀人，全身也似乎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整个人就裹在那种寒气之中。

罗兰看呆了，养了十几年的可爱女儿，忽然间是那么陌生。

“吟雪、吟霜，她们好怪异，娘都快不认识她们了？”

“还不是一个样子，我们没有长高，也没有变矮……”吟霜道，“只因为我们杀了一些敌人……”

“那些人，都是你们两个杀的？”罗兰打断了吟霜的话。

“是啊！杀一个也是杀，杀一百个也是杀。”吟霜道，“既然要杀了，多少有什么不同？”

罗兰叹口气，道：“这怎么能一样呢？”

“娘！我们杀人，是为了帮助江大哥。”吟雪道，“他却一点也不快乐，冷冷的，好像还有些嫌弃我们了，真的叫人伤心。”

振振有词，歪理亦理，罗兰一时间还真的想不出如何回答。

“江枫会不高兴？”张四姑发觉这时刻不宜争辩，二女神色冷厉，心中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加上那一身染满血迹的白衫、就如血池中的莲花，鬼域中的幽灵，奇诡莫可名状，尽量放缓了语气，道：“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张姨帮你们。”

“还是张姨明理……”吟雪道：

“我和霜妹，为情拖累，拼命杀敌，可是为了讨取江大哥的欢心，他坐享其成，却一点也不感激。”

事情是不错，但用句语气，却是咄咄逼人，哪里还有往日的温柔婉约，完全不是吟雪了。

“鬼丫头，你们是不是疯啦……”罗兰忍不住了，端起作娘的架势，道：“江枫是她们的未婚夫婿啊！”

吟霜微闭眼睛笑一笑，道：“未婚妻子为未婚的丈夫卖命，得不到一点怜惜，反遭白眼嫌弃，娘，你胳膊肘子向外弯，全不同情女儿啊！”

她一向笑的娇媚动人，但这一闭上眼睛，只露出了一口白牙。味道就全变了。

罗兰气坏了，正要大发脾气，却被张四姑拦住了。

“梅花姐姐死了，江大哥抱着尸体很久不肯放下来……”吟霜道，“我替梅花姐姐报了仇，也听不到江大哥一个谢字。”女人的妒忌，也完全显露了出来。

张四姑心神震动，忖道：“完全变了，已不是雪、霜二女的性格，一入魔境，改变如此之速，把她们老娘也不放在心上了。”回头看看大和尚，大和尚示意向江枫求援。

江枫一直在皱着眉头沉思，张四姑只好走过去，低声道：“雪、霜太累了，她们需要你去安慰一下。”

江枫如梦初醒般，点点头，缓步向吟霜行去，笑道：“你杀了黄天王，替梅花报了仇，梅花在九泉之下，也会十分感激。”吟霜淡淡一笑，道：“你呢？”

“江大哥当然也很感激。”

吟霜点点头，浮动在眉宇间青气，逐渐消退。

江枫转身行近吟雪道：“一剑杀了天后宫三位宫主，江大哥恐怕已不及雪妹了。”

“我杀了很多人，你不介意？”

“不介意，动手拚命，我不杀敌，敌就杀我了。”

吟雪叹口气，道：“我在想啊！……”

看着江枫忽然微笑不语。

“想什么呢？”

江枫的声音很温柔，充满着情意。

“江湖上的高手、强者，全都倒下去了。”吟雪道：“我们会不会打一架，分个胜负出来？”

真是晴天霹雳当头震，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听得罗兰差一点昏厥了过去。

如是欧阳昭也在现场，父女二人，立刻会当场翻脸。

江枫却是出奇地平静，笑一笑，道：“只怕江大哥不是你的敌手？”

吟雪很满意，微微颌首，脸上的冷厉，也逐渐开始消减。大和尚心中叹息，暗道：“妒、嗔二恶，已然成形，不知她们还有多少灵智去抗拒贪、妄、痴、恨诸魔，一旦恨上心头，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雪、霜逐渐的平复下来，妖异的神情尽去，如水涤污，神莹重复。

吟雪摇摇头，似是另一个境界中回过来，急道：“江大哥，梅花姐姐死了，申姨说她死的很英勇，你要节哀顺变啊！”

江枫点点头，道：“我知道，你和吟霜，也不要太伤心啊！”

“怎么又变回来了……”罗兰低声对张四姑道：“两个丫头，好像是中了邪啦？忽好忽坏呀？”

张四姑看了罗兰一眼，点点头，行近雪、霜二女，道：“走！跟张姨去换件衣服，吃些点心，张姨带来了，她们最喜欢吃的八宝桂花糕。”

一手一个拉着两个人离开了大殿。

两个小狐女娇柔全复，回过头，有点依恋地望着江枫，但却被张四姑牵着走了。

罗兰没有走，她觉着江枫忍受了很大的委屈，想留下来安慰江枫几句。

但见江枫神情如常，全无愠意，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也忍下来未再多言。

“夏天同、白天化，你们愿留，愿走，悉凭尊便，由此刻起，往事一笔勾销。”江枫道，“因为，我知道了，你们不是伤害武林三圣的真正凶手。”

“夏某糊涂了二十年，决定留下来看个水落石出，我知道帮不上大忙，但略尽绵力，以赎罪衍，也好死的安心，何况，我已答应了申雪君，还她旧欠，以平复她胸中积忿。”

“在下和三位楼主，已经会商决定，追随夏总堂主留下来。”白天化道：“我胸中藏有不少隐密，或可稍有奉献。”

“好！在下去安葬了梅花姑娘，咱们稍候详谈。”

江枫抱起了梅花的尸体，步出大殿。

大和尚一口气喝干了张四姑带来的一瓶老酒，苦笑一下，道：“你看到情势的可怕了，‘传真记’果然是一本邪恶无比的记述，记述第一页已经提出了警告，干违天机，沦劫莫怨，想不到的是江枫没有沦入魔域，让两上小

狐女陷入魔劫……”

“大和尚……”张四姑打断了七宝大师的话，道：“事已至此，急在善后，两个丫头入魔甚深，我看是拖不下去了，得早些想法子阻止才行。”

“问题是不能现在就阻止她们，老实说，对付强敌高手，吟雪、吟霜的威力，已超越了江枫，如果现在就阻止她们，即将来临的一场大战，就会全压在江枫的肩上，……”

“这也不妥……”张四姑接道，“要想个两全的办法才行。”

“没有两个其美的办法，唯一之策，只有减少她们出动对敌的次数，就和尚观察所得，她们一杀人魔性立刻高涨，心中的妒、嗔之念，也随之上升，性向也开始偏激、多疑、冷傲，一副六亲不认的神

态。

张四姑点点头，道：“确是如此。”

“再下去，魔性渐深，会逐渐取代本性，等到她们恨充心头，无法控制时，很可能真的六亲不认了。

那时，她们已斩情、灭性、断义、绝亲，不允许任何人忤逆她们，

更不允许可能的对手存在……”大和尚叹口气又道，“江枫就成了她们必杀的对象，江枫不反抗就得被杀，要反抗，就是一场爱侣相残的人间悲剧了。”

“江枫能不能制服她们呢？”

张四姑紧张的粉颊上见了汗水。

“江枫借宝刃之力，全力反击，可能杀了她们，但绝不能使她们

束手就缚，如是更不幸的江枫死伤于她们手中，罗兰、欧阳昭，你张姑娘，都将难逃劫运，杀尽亲人，她们才成了真正的魔女……”大和尚也淌下了一脸汗水又道：“以后，她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和尚不能测断，但随心所欲，出手杀人，是不在话下了。”

“看到她们刚才着魔的神色，不相信，也不行了……”张四姑道，“现在，只有陪着她们宁静的生活几天，不让她们再出动对敌。”

“留她们到最后对决。她们一见鲜血，魔性立刻发作，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大和尚道，“宁静二字最为重要，一切顺着她们，不要她们启动嗔怒，心魔的可怕处，就是乘虚而入，你和罗兰，要负起这个责任，重要的是告诉罗兰，不要摆出老娘的架式，她们魔性已重，受不了一点刺激。”

“好！我会说服罗兰，但欧阳昭呢？”张四姑道，“他们有父女之情，能不能见面呢？”

“最好别见，欧阳昭那种磊落光明的英雄本色，就和魔性相冲，如冰炭不能同炉。”

“你的大悲梵唱，有祛魔解厄之力，为什么不两个小丫头唱一阵呢？”张四姑道，“至少可以使她们魔性消退一些。”

“她们入魔的快速，完全出了和尚的意外，大悲梵唱可以唤回她逐渐失去的本性，但要到准备改造她们时再用，和尚担心用多了，会引起她们心中的排拒，现在消退她们魔性，也许不难。

可是再让她们出手抗拒教主，一番大屠杀，必使魔性重复，大悲梵唱是否再能使她们安静下来，就很难预料了，至少是效果不彰。”

“就照我和尚的吩咐，我去告诉罗兰，……”张四姑道，“别要她冒冒失失闯出祸来。”

“四姑。”

张四姑转身欲去，大和尚这声四姑，喊的她心头一跳，忖道：“如今的麻烦，已闹的人喘不过气，大和尚啊！你可千万别也动了凡心。”

心中念转，缓缓转过身子，道：“还有什么吩咐？”

“这个话，真的是不好开口。”

张四姑心头鹿撞，吁一口气道：“难开口，就不要说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不行，此事关系重大，非得先说清楚不可！”

“乘人之危呀！”张四姑心中暗暗打鼓，道：“好就说吧！”

心中盘算着应付之策。

“千万别让江枫动了她们……”大和尚拭一下头上急出的汗水又道，“要保有她们的处子之身，以助长她们的抗魔灵慧，还有你，和江枫的亲热动作，也不能让她们看到。”

大和尚说的很吃力，他虽然一向游戏风尘，不拘小节，但这等男女间很直接的言语，可是从来说过。

张四姑更是听得脸上发烧，大和尚给她制造过多次和江枫亲热的机会，但却尽在不言中，忽然间说了出来。

张四姑也羞得脸红到耳根后面，暗道：“大和尚是有道高僧啊！我怎么老是疑神疑鬼？”

大和尚转过头，背对着张四姑接道：“最好别让江枫和二女亲近，江枫练的武功，不忌男女之事，而且，反有助长他功力效用。

老实说，这是金丹书生和天狐夫人联合动的手脚，期使他能将‘惑心术’发挥的淋漓尽致。”

“如果，两个小狐女要见江枫呢？”张四姑的声音很低，道，“他们相处了那么久，就没有出过事情。”

“现在不一样了……”大和尚道，“过去，他们闹得天翻地覆、但出于真情至性，始终能把持住最后一关，是江枫心有所忌。

如今，二女魔性已深，动了欲火，魔性现出，主动的布施色相，你说，江枫真能够把持得住吗？

就算他把持得住，也可能引动二女杀机，突然一击，可能会要了江枫的命，因为，魔性发动，一切就莫可预测了。”

“知道了，知道了！”张四姑道，“我会全力防范，不让他们见面，我也要示意江枫，要他避得远些。”

“就是这些了，你多辛苦！”大和尚道，“别忘了夏天同和白天化，还在大殿等你，可能会揭穿教主的身份？”

“两个小狐女的事，已经闹的我六神无主。”张四姑道，“你和江枫去吧？大和尚，你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我相信你会处理得比我更好，用不着我去了。”

“错了，张姑娘……”大和尚突然回过身子，双目盯注在张四姑的脸上，道：“用计对敌，和尚绝不如你，我也没有你已树立起的权威、声誉。

最重要的是对付江枫他对雪、霜有情，可以忍受她们的羞辱、嘲弄，可以憋着一肚子气，装出笑容。

但他毕竟只是个二十三四的小伙子啊。一口怨气全发在夏天同和白天化的身上，杀了他们事小，害了大局，和尚可担待不起，你张姑娘坐那里，百

邪回避，江枫就火不起来，就算一腔怒火，也不敢发出来。”

“别把我捧的太高，江枫真要毛燥起来，我也不一定能制得住他？他是统帅啊”

“张姑娘……”大和尚笑一笑，道，“百里行程半九十，最后这一刻，不能有所疏失，孙悟空大闹天宫，十万天兵天将挡不住，可就是翻不过如来佛之手掌心，你就不用谦虚了，能者多劳嘛？”

张四姑的脸又红了，心中暗道：“说的也是啊！小情郎确是对我百依百顺，但也不能疏忽了他，欧阳吟雪那等绝世聪慧的可人儿，说变就变了，江枫也看过‘传真记’，别要也入了魔境才好。”

抬头看去，大和尚已不知何时离去。

荒庙大殿中，已打扫干净，刁鹏站在殿门口四下张望，一见张四姑立刻迎了上去，道：“江少侠还没有到。”

张四姑略一沉吟，道：“请他们等候片刻，我去找他。”

江枫跪在一座新堆的小坟前面，一根树干削成的木牌，插在坟前，用指力写道：亡妻梅花之墓，杖期夫江枫叩立。

他没有哭，只是静静的跪在坟前，但身上散出来的哀痛，竟使张四姑为之心碎。

因为，那是真正的哀思痛苦，心怀伊人去，无语问苍天。

张四姑没有惊动江枫，竟也跪了下去，暗暗祈祷：梅花，安心去吧！你的死，是张姨计划的疏失，我们都来的慢一步。

江枫缓缓回过头来，双目饱含泪水，忍着没有流下来，道：“大姐，我怎么办哪？梅花战死，雪、霜入魔，我的心好疼、好疼。”

缓缓伸出玉腕，把江枫揽入怀中，张四姑也有着无限伤感，道：“小情郎，哭吧！哭出你心中的委屈，哭出你万千哀伤，不要闷在心里。

江枫真的哭了。

但张四姑心情反而定了下来，江枫如此多情，也无偏激的反应，大概是真的未练魔功，想来，可能是无相大师的佛门禅功，助长了他的定力，面临关头，有所抉择，雪、霜二女，就少了这份基础，受不住魔功的诡奇诱惑。

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心情平静不少，江枫收住眼泪，发觉张四姑前胸的衣衫，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有些不好意思了，低声道：“大姐，我怎会有这么多的眼泪？被人知道，一定会笑话我？”

“宝贵呀！颗颗眼泪都是爱！”张四姑道：“大姐要好好收起这件衣服。但等大事底定，选一处好风水，再把梅花埋葬那里。”江枫点点头，道：“我答应白天化在大殿见面，他说，有秘密相告。”

“我们一起去。”张四姑牵起江枫，道：“雪、霜二女入魔根深，你看过‘传真记’，事情有多严重？你心中应该有数。”

“我知道，杀了那个教主，我要不惜一切的挽救她们。”江枫道，“我要把她们带入深山绝域之中，不能使她们脱出魔道，我就陪她们终老深山，永不出世。”

“青凤呢？大姐呢？是要我们陪你终老深山呢？还是从此决绝，不再见面？”

江枫呆住了，忖道：“是啊！青凤不能弃，大姐更难舍，还有为情归正的篮凤，总不能让她们也卷进去，陪入深山，一旦雪、霜发了魔性，把她们全都杀了，该怎么办？”江枫难坏了。

“大和尚的大悲梵唱，能不能使雪、霜二女脱出魔劫？”张四姑道，“传真记上，有没有摆脱魔功的法子？”

“对啊！大悲梵唱，应该有用。”江枫道，“被夏天同，蚀心魔音，束缚十几年的神志，闻声而醒，我真的急糊涂了，这个大和尚，不但承继了师父无相大师的武功，也承继了老人家的佛法禅宗，少林寺外，已使雪、霜闻声叩拜，至于‘传真记’上，却没有提到摆脱魔性的方法。”

“我在想……”张四姑道，“技艺的本身，应无邪正之分，问题在练功的方法，如能找出它弊病所在，或可从根本上解救二女，也可以保留这等神奇的技艺。”

“我不知道，是否能参悟出这种办法，但传真记上的魔功，练到极致，好像脱离了人的范围，人如鬼魅，来去如风，化身诱敌，杀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江枫道，“心性多疑，喜怒无常，这就是魔道了。”

“她们会不会杀你呢？”张四姑道，“如果要杀，能不能杀得了？”

“如果我触犯了她们，激起怒火，她们会杀我，因为，入魔太深时，她们无法控制自己……”江枫叹口气道，“我如全力戒备，出手封挡，自然可以阻她们杀我，但我不能时时预防，刻刻戒备，和她们长日相处，确实充满着凶险，不过，我可以尽量顺着她们。”

“那就危险了，未曾近过女色的大和尚，真是旁观者清。”

张四姑心中暗暗忖思，口中却说道：“你们在一起厮闹惯了，江山不改旧颜色，纠缠一处，就多了激怒她们的机会，还是避开她们几天，决战之后，再和她们见面，那时刻你也可全力全意去帮助她们，再以大和尚的大悲梵唱相助，也许可以使她们返归真，魔性消除。”

“大姐的意思，可是说，现在还不能消除她们的魔性了。”

“蓝凤传来的讯息，你都听到了，对付那位神秘教主和来自雷音寺的高手、魔女，只怕还得雪霜二女全力助你。”

现在就消除她们的魔性，可能会影响到她们的身手，何况，你也分身乏术，无法照顾她们。”

“唉！大姐想的比我周到，小弟唯命是从了。”

原想阻止江枫和二女见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必得大费一番唇舌，想不到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摆平了。

张四姑突然伸出手去，握住了江枫左腕，道：“小情郎，大姐一定会尽我心力，但天意难测，大和尚也保证全力以赴，万一有什么难测之变，你一定要冷静对付，你要知道，你是唯一能够在最危险时刻，能救她们的人，如是情急失常，那就全盘皆输。”

此时此刻，既无法阻止她们的魔性进展，你就要完全忍受这份相思之苦。”

“小弟答应了，不管如何痛苦，小弟一定遵从大姐之命……”

“如果是她们找上你呢？”张四姑紧盯着问。

“这个，小弟就不知所措了。”

“江枫！”张四姑神情严肃地道：“万一她们找上了你，而且要以身布施，你要如何应付呢？”

“小弟不知道，过去，小弟一直能悬崖勒马，但现在，她们喜怒无法预测，她们要什么？小弟都不能拒绝，只有勉为其难了？”

“这个不行……”张四姑道，“你可知道，她们有时清醒如常，保持了

一抹灵光不昧，只在不杀人，没有太大的刺激，还能纯纯如水，是什么原因吗？”

“难道这种事她们仍是与清白的身体有关？”

“不错，元阴不失，清品高干，一旦她们失去了这点自持……”张四姑道，“很可能会随波逐流，所谓魔性淫恶，身子已破，欲念常起，找不到你时，也可能找上别人。”

她们魔功到了某一种境界，情之一字，已不能束缚她们，你说吧？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这些话，只是张四姑随口编造的，她不能把大和尚的话，据实转告、依情推演，说的是半真半假。

但江枫已听出由心底泛升起一股寒意，娇妻红杏出墙，那可是人生一大憾事，但错又不在雪、霜二女身上，入魔太深，本性已失，火起来连亲人都可以杀了，何况是找个男人玩玩呢！

现在，她们还能不及淫乱，是因为保有了处子之身，年少不识情滋味，一旦破了身，那就不堪设想了。

江枫自作一番推论，冷汗涔涔而下，道：“大姐说的对，大敌未灭之前，我不能再见她们，我要躲开和她们单独相处的机会。”

目睹小情郎惊慌之情，张四姑感慨很深，忖道：“男人啊！似是都很自私，把心爱的女人视若禁脔，不许他人染指，也想尽了各种办法，树立起明教、典例，把女性牢固的锁入深闺，相夫教子，洗手作羹汤，拈线缝衣忙，良人远行，可以在外面花天酒地，深闺寂寂，俏佳人只能伴孤衾寒枕，江枫是天狐门中弟子，也难免欲，不容他人染指爱侣，看他对梅花一往情深，对青凤也有着无限关爱，对两个小狐女更是爱如至宝，对我是百依百顺，江枫啊？”

你能有深情几许，能分给这么多女人分享呢？”

“大姐，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张四姑道，“如何才能使两个丫头平静下来，她们近半年，和你朝夕相处，一旦不让她们和你见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啊！大姐，一旦她们烦愁过度，也会引发魔性，所谓魔性，就是随心所欲，不管别人死活，只求一己快乐，什么礼教、首先，全不放在心上。”江枫道，“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是非，不论善恶，更别说天理、国法、人情了。”

“真的！”这一下，轮到张四姑吃惊了。

江枫点点头，道：“是真的。”

“这倒真要费番心思！走！听完白天化的秘密，我要去好好照顾她们。”

大殿上高烧着两只火烛，一张圆桌上，还铺了一块大红布，桌上摆了鸡、鸭、牛肉，虽然都是冷菜，可也肉香扑鼻，还有两坛老酒。

白天化、夏天同、三大楼主、申雪君、大和尚、老叫化，早已入座等候，刁鹏守在殿外警戒，迎春在一侧伺酒。

张四姑和江枫入座，十个人围坐一桌。

酒过三巡，张四姑目光环顾了全场一眼，道：“妾身还不知道那位神秘教主的身份，但却知道，他已邀约到小西天雷音寺四大神魔助阵，随来的九位魔女，能摆出一座天魔消魂大阵，还有三十六位黑衣刀手！”

“再加上四大神通使者，和他亲自统率的部众，实力十分强大。”江枫

道，“天马堂中人，早已是他准备消灭的力量，似未计算在内，恐怕天王门、天后宫也不算他们的主力了。”

“果然是早有预谋……”白天化叹息一声又道：“江湖中人千算万计，也无法和他们熟读战策兵略的心机抗衡。”

江枫呆了一呆，道：“你是说，那位教主不是江湖中人。”

“老朽在神前立过重誓，不管在任何酷刑逼迫之下，也不能泄漏他的身份。”白天化道，“现在，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这么说，他们是朝廷中人了？”江枫道，“也是有意的消灭江湖人物？”

“原本的用心，只是要江湖中维持一个多势力的平衡局面。”白天化道，“不让武林中势力，集中于几个帮会，膨胀过大，威胁到朝廷的安危，本朝帝业创建和变迭，都和江湖中人多有关连。”

朝廷也深知江湖中人的可怕，侠以武犯禁，所以，决心大力支援以平衡武林势力，也罗集了江湖高手，创研宫庭武功，那是集各大门派之长的杀人武功，不讲究武学源流，不管门户之见，只求攻势锐利，一击取命，那些黑衣刀手，都是宫庭武士。”

“那位教主，又是什么人呢？”

江枫最关心事，是教主的身份。

白天化举杯喝了一口酒，道：“我是二品大员，他是……。”

突然，身躯一阵抖颤，立刻伏案气绝。

夏天同一伸手，抓起了白天化的脑袋，只见他一张脸变成了深青之色。

“好厉害的毒药。”

张四姑目光转动，四下不停的打量。

她擅长遁术，目及细微，但仔细的看了半天，仍然看不出任何可疑之处，一皱眉头，道：“不是有人暗算，难道是预先下毒，计时发作，但不太可能啊？”

“大姐说的对，下毒，但世上却没有如此的控毒高手。”江枫缓缓把目光转注迎春，道：

“是你下的手，为什么只毒害白天化一个人呢？”

张四姑怔了一怔，道：“迎春，你真有下毒的胆量？”

“迎春没有，但我有。”

迎春突然打个转，一张脸全变了，身材也似乎突然长高了很多。

是个非常明亮、妖媚的女人。

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高挑的身材，修长的玉腿，嘴巴大了一些，但配着大眼、高鼻，就十分匀称了。

“你不像中土的人，想是来自雷音寺了？”

张四姑立刻警觉到事态严重，一面示意刁鹏发出警讯，传告欧阳昭等戒备，一面示意江枫，不能放走妖女。

“不错，九大魔女，个个擅长用毒，易容，你们也许很奇怪，我能把身体变矮了……”

“那不算奇怪，缩身术，可不是很难练的武功。”江枫杀意已动，缓缓站起了身子，笑道，“天魔消魂大阵，少了一个魔女，阵势变化，只怕要大受影响了。”

“你笑的真好看，听蓝凤说你诱女入怀之能，要我们别着了你的道儿，看来，不是虚言。”

因为我不相信她的话先一步跑来看看，你就是蓝凤说的江枫了？”

张四姑暗施传音之术，道：“江枫，诱使她说出杀害迎春的经过，看看蓝凤是否已陷入危境？”

江枫已准备出手，听到张四姑的吩咐，立刻换上了一副更迷人的笑容，“惑心术”先一步施展出来，道：“你是九大魔女之一啊！可真是大大的失敬了，你为什么要杀了一个粗通武功的女婢？”

魔女扭动了一下柳腰，笑道：“她的运气太环，我想混入大殿，刚好看到她拿着酒行了过来，顺手就杀了她，易服而入，你们不叫她的名字，我还不知道她们叫迎春呢？”

张四姑暗暗吁一口气，忖道：“看来，只是一个巧合，蓝凤不会有事，只可惜迎春这个丫头，刚刚弃邪归正，就冤死在了这个妖女的手中。”

但见那妖女眼波欲流，脸上浮动出无限娇媚，柳腰也微微摆动，似是要应声起舞。

她身材高挑，曲线明显，全身微微扭动，那种动人的风情，就不是江南的红粉小佳人，能够及得了。

江枫的笑意也越发的迷人了，全身散发出男性的魅力，申雪君和镜花楼主为之怦然心动。

朝阳、水月两大楼主和夏天同，也都为魔女的妖媚所惑，看的眼睛发直。

乖乖，两个人较量上了，魔宫媚术，对上了天狐技艺“惑心术”。两大奇术决高低，男女魅力大对抗，却苦了大殿中的其他男女，个个心动，无法自禁。

可惜的是两个小狐女不在现场，加上雪、霜二女，想必会更见热闹。

大和尚闭着眼睛，低声在张四姑耳边唱起大悲梵音。

敢情这位女中豪杰，也有些意乱情迷了。

大悲梵唱，使她的离魂归体，暗暗啐了一声，忖道：“活见鬼呀！被他抱着上床多少次了，怎么还是这么没有定力。”

不能让申雪君当场出丑，张四姑一清醒，就把申雪君拉近大和尚，梵音入耳，神志一清。顿觉双颊发烧，看了张四姑一眼，脸上满是感激之情。

梵音如丝，透入夏天同和三大楼主的耳中，三人如有梦中醒来，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但大悲梵唱，并没有干扰到江枫和魔女的奇术对决，大和尚似是存心要看看江枫在这方面的成就。

天狐技艺，能否直逼魔宫媚术，能入主天魔消魂大阵的魔宫弟子，当然是拔尖的媚术高手。

张四姑打量两人形势，魔女的躯体摆动，愈见妖媚，原本就小一点的衣服，也突然片片纷裂，脱落于地。

好家伙，外衣之内，竟无亵衣，上半身完全的裸露出来。

江枫没有什么动作，只是脸上的微笑，似是由全身散展开去，可是顶门上却隐隐见了汗水。

但他还能说话，声音低沉，带着微哑的磁性，道：“说吧！大魔女，为什么要杀了白天化？”

“教主的身份不能泄露……”大魔女真的回答了：“他立过誓言，所以，我才杀死他。”

“你如何下毒的？怎么？我竟然没有瞧出来？”

魔女扭动的身躯，突然静止下来，道：“他中了天魔针，你们只想到酒中有毒，却不知道，我用毒针暗算他。”

那是一枚细小如牛毛的暗器，用指弹出，只要手指微动，针就射出，只可惜不能及远，份量太轻，也无法一次发出多枚，针由剧毒淬炼而成，见血封喉，死的很快...”

“那你就为他偿命吧！”江枫突然点出一指。

一指取命，大魔女口鼻间，涌出了鲜血，但她仍然拚尽全力说道：“我真的喜欢你了，蓝凤说的对，你使女人着迷，.....我可以帮助你的，.....你.....你却忍心杀了我。”

说完心中情意，也用尽了最后一口元气，立刻倒地而逝。

场中人都无法明显的分辨出来，江枫是以术取胜呢？还是以武功杀了魔女，但一指取命，力道之强，洞碎了魔女的心脏。

江枫长长吁一口气，道：“她的媚术高明，我差一点撑不住了。”

“你是否已经征服了她.....”张四姑道：“她如肯帮忙，也许可以减少天魔阵的压力。”

“她不是真的屈服，只凭这一战，也无法使她效力。”

大家都不太明白江枫的解释？

但张四姑心中清楚，这只是第一关，如不能男女合体，江枫无法真征服她。过一天，她就会清醒过来，江枫情孽缠身，已然尝到痛苦，也不能再惹麻烦了。

天狐武功的可怕处，在以情换情，以心换心，江枫有多少情爱分舍呢？

张四姑没有追问，大家更不会问了，这种事，不是人人都能问的。

一阵尖锐的竹哨声，传入耳际，大和尚脸色微变，冲出大殿。

夏天同和三大楼主，紧随而出，申雪君十凤入手，也跟了出去。

白天化之死，有了更明白的一个启示，那位神秘教主已存了赶尽杀绝之心。

这就激起了夏天同等的拚死之心，既然已无生路，能杀一个敌人够本，杀两个算赚了。

“是！”江枫道：“九个魔女主持的天魔消魂大阵，只去其一，还有八个魔女，我恐怕抗不住啊！”

“看你笑的可爱迷人.....”张四姑道，“手足不动，难道是内力比拚？”

“是！双方各以术法对抗，这中间就不是男女情爱那回事了。”江枫道：

“她以术诱我，我以术惑她，双方全力施展，就形成内力比斗，僵持不下，刚才，小弟已全力以赴，这些魔女的功力，非同小可

“这么说，她们如以八对一.....”

“小弟准输无赢了。”

张四姑紧张了，道：“雪、霜二女帮你呢？”

“该有胜算，只不过，她们一动手，就在阵中放毒.....”江枫道，“那就难作预估了。”

但见青凤急急奔入大殿，道：“张姨，蓝凤传来讯息，那位教主，已经集聚人手，准备出动.....”目光一掠躺在大殿的魔女，接道，“这里有书信一封，要张姨亲自拆阅。”

青凤由贴身处，取出一封密函，交给了张四姑。

书上字迹很草，想是很急促之下写成。

内容也很简单，但却十分令人震动。

教主似是另有埋伏，守口如瓶，无人知晓，晚辈尽力而为，请留心阵前变化。

果然是阴险无比。

张四姑撕碎书信，竟然，没有传阅江枫。

“信上说些什么？”江枫低声询问。

“蓝凤要我们留心阵前变化，好像是那位教主另有埋伏，连蓝凤也不清楚。”张四姑竟有点急躁了。

一个天魔消魂阵，已经无法对付，另有埋伏，如何不叫指挥全军的张四姑心慌意乱。

“大姐，把人手集中这里吧？这座荒庙四周，平坦、荒凉，是一片很好的战场。”

“事实上，只怕我们也走不了啦！”张四姑道，“我去招呼欧阳昭夫妇，和雪、霜二女，稍作布置，大概，这里就是决战之地了。”

“张姨，我呢？”青凤道，“去和蓝凤会合？还是留在这里？”

张四姑沉吟了一阵，道：“留这里吧！就在大殿左右，选一处隐身的地方，发挥所长，抽冷子伤敌，不要正面出手，……”张四姑道，“青凤，多多珍重自己，梅花已经战死，雪、霜入魔，张姨再也禁不起一次的伤害了。”

青凤呆住了，雪、霜、梅花，都是她最关心的人，但此刻形势紧急，张四姑没有说，青凤也忍下未问。

历尽沧桑少女心，使青凤有着超越年龄的克制工夫。

张四姑说完话，转身离去。

望着张四姑的背影，青凤举手拭去双目中流出的泪水。

一只手伸出过来，紧紧握着了青凤的玉腕，耳际间响起了江枫的声音，道：“青凤，听大姐的话，好好的珍惜自己，为夫的，也受不住再一次的打击。”

青凤缓缓转过身子，偎入了江枫的怀中，道：“江郎，怎么会这样呢？梅花姐姐，一心向善，上天为什么不给她一条自新之路？雪、霜两位妹子，有如仙露明珠，是那么纯洁无邪，又怎会沦入魔道？”

“雪、霜入魔，是为了帮助我，求功心切，练了魔功，入魔道，很难自禁……”江枫道，“青凤，此时此刻，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会全力以赴，江郎，血溅黄沙情不尽，说吧，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好好的活着，不要逞一时豪强，轻身涉险，青凤，你要留下性命陪我。”

青凤点点头，道：“我们要尽一切能力，把雪、霜两位妹子救出魔道，所以，江郎，你也要多多保重，你要明白，你如身有不测，这一切的生死死，都变的没有意义了，雪、霜两位对你用情之深，已不是山盟海誓所能表达，贱妾可为江郎生，可为江郎死，但贱妾自知不如雪、霜多情！你知道吗？”

吟雪为了要激发出你驭剑的潜力，曾准备以自己的性命，作为诱因，她想的，已不是郎情妾意，而是关心你，处处为你打算，默默的奉献出自己……”

“我知道……”江枫痛苦地说，“所以，我没有丝毫责怪她们的意思，我只想救她们，千死……”

下面的话，说不出来了，被青凤一张樱桃小口，堵住又紧又密。

“对不住啦，打搅了两位，可是，我没有很多时间等下去了。”

“蓝凤！”

青凤急急脱出了江枫的怀抱，转头看去。

只见蓝凤倚门而立，低垂着螭首。

大有撞破好事，人咎甚深的感觉。

“我不要江枫说出不吉利的话来，”青凤解释道，“来不及用手捂他嘴巴了！”

蓝凤抬起头来，笑一笑，道：“挥剑玩命，血雨腥风，小拥片刻，稍疏情怀，也可减少江郎一些紧张压力，没有什么不好啊！”

“双方已短兵相接，你怎会有空来此？”江枫道，“是不是又有什么变化？”

“是！”蓝凤道，“张姨指示我来此见你，禀报军情。”

江枫突然一伸手，拉过蓝凤，拥入怀中，道：“快些说吧！我要尽快的和他们一决胜负！我不能再拖延时日了，我心中好急好急，蓝凤，快帮我想法子吧？”

他心中想着雪、霜入魔之危，要早些着手施救才好。

“是的！对方也很焦急……”蓝凤道，“天王门、天后宫逃回的弟子，说出了事情的经过，那位平日难测高深的教主，竟也有些神色震动了。

事实上，连我也听得有些吃惊，杀人的只是两个少女，美艳不可方物，却又飘忽莫可预测。

埋伏这座荒庙四周的高手，几乎被她们杀光，七八十个高手啊！没有人能够还击，连天后宫三大宫主和天王门主，也全数就戮了，她们是不是雪、霜两位妹子？”

“是啊！蓝凤，她们入魔了，我们要救她们，快想法子，杀了那位教主，再晚就麻烦了，蓝凤，你要快些想办法呀！”

江枫紧抱蓝凤，眼眶中满含泪水，心中的焦急，全溢言表，那种乞求的神色，完全是一副稚气未脱的依赖表情。

蓝凤忽然感觉紧抱自己的情郎，像个孩子，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浮木般，是那么全心全意的依赖于自己。

这时刻，似乎已不是论兵定谋能使他平静下来。

何况，江枫这些动作激起女性潜在的一种母爱。

蓝凤心中情爱激动，取出绢帕，拭着江枫夺眶而出的泪水，低声说道：“不要哭嘛！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全力帮助你……。”

忽然间想到青凤在侧，顿觉羞意袭心。

她实在是个很保守的女人。

偷眼看去，大殿中空无一人，不知何时，青凤已悄然离去。蓝凤暗暗吁一口气，接道：“那位教主，不像是个江湖人，阴沉多疑，却又处事果决，他借酒装疯……。”

江枫吃了一惊，人也忽然清醒过来，放开蓝凤问道：“他怎么样？”

蓝凤微微一笑，道：“怎么了嘛？好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

“他是不是对你不规矩啊？”

“放心了，身心俱属江郎有，此生不作出岫云……”蓝凤道，“但他说的话，却是充满着诱惑，尤其对我这样的女人。”

“他说些什么？”

“他说，我是统率大军的将才，江湖人立名扬万，组帮结盟，只能算是小局面……”蓝凤道，“如能统兵十万，驰骋于疆场之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纵横四海，逐鹿中原，才能真正的一展将才抱负。”

这正是我昔日梦寐以求的事，我熟读战策法，希望有一天能虎帐点将，征战万里，不让巾帼前贤，专美于前，只可惜呀？……”

“可惜什么？”

“可惜，全被你破坏了。”蓝凤道，“如今是雄心尽消，只期望退居深闺，洗手作羹汤，日日为君忙，作个缝衣煮饭的小妇人了。”

江枫神情肃然的沉吟了一阵，道：“这个人果然厉害，识人有术，又能投其所好，勿怪夏天同、白天化、秋离花等江湖上的一流人物，也被他玩弄于掌股之上，但他真能给你十万大军，让你统领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多问？我已瞧出他存心不良，……”蓝凤道，“担心他计诱不成，出手动强，全付心思，都在暗作戒备。”

“他能降服夏天同，役使黄天王，制收秋离花……”江枫道，“你如何是他敌手？”

“我也许不是他的敌手，但我一定要试试，……”蓝凤道，“我是那种不到黄河不甘心的女人，就算他制服了我，江郎，也不会让他趁心，如愿，沾污到你的……”

蓝凤没有说下去，她不能自己定位，江枫给她什么名份，她不知道。

“老婆！”

江枫低声说出蓝凤在他心中的地位。

蓝凤微微一笑，道：“自那日被你引诱上床，我已了悟到处身环境的凶险可怖，此机密一旦外泄，黄天王不会是杀我了事，他一定会先得到我身体。

所以，我已先在口中藏了一颗奇毒的药物，只要咬破外层，立刻就毒发身死，轻薄我，亲我一下也让他毒性攻心。”

江枫道：“这实在太危险了，快些把它丢掉。”

“还不是时候，等那位教主就戮，武林重归宁静，再让你一睹药性之毒，这是我的保身灵符，有了这颗毒药，我才能心无所惧地和他们周旋……”举手理一下飘浮的长发，接着道，“教主阴沉的叫人无法预测，那一日，他目光中情欲奔放，见妾身冷若冰霜，竟能克制欲念，没有动强，只此一桩，就不是一般江湖人能够做到。

等到天后宫的三大宫主和黄天王的噩耗传到，他竟然派我来，和你商量，只要你肯罢手，息去这场纷争，他愿意化干戈，撤离中原。

他虽然故作镇静，但我已瞧出他心中微有惊慌，不过，这个人，不能信任。”

江枫道：“对！不一举歼灭他们，不能住手，也无法使江湖平静下来。”

“也无法安心的帮助吟雪、吟霜两位妹子脱离魔境……”蓝凤道，“但那位教主诡诈，我也无法预测天魔消魂大阵之后，他还有什么阴谋鬼计？不过，一定会有。”

“乘势一击，除去教主，不能改变，……”

“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出奇制胜……”蓝凤低声的说出她的计划。

江枫点点头，道：“好，就这么办！”

第二十八回 江少侠计劝雪霜女

一处古木参天的密林，看不出任何异状。

林外是一片旷野，视野辽阔。

这时已是子夜时分，月黑风高，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丝毫动静。静的很出奇，更有些怪异！

倏地，一条人影疾奔而来，由远而近，身法之快，看出是个轻功已臻极高境界的年轻女子。

当年轻女子奔近林外时，立即收住奔势，朗声道：

“天后宫蓝凤！”

原来，她竟是奉神秘教主之命，去见江枫传话的蓝凤呢。就在她朗声报出身份的同时，四条人影无声无息地自林内掠出，身法之矫捷，绝不在蓝凤之下。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正是神秘教主身边的黑衣刀手！

四名黑衣刀手认清是蓝凤无讹，便齐向她一抱拳，转身又隐入林内，显然他们是负责担任警戒的。

蓝凤毫不迟疑，通行无阻地进入林内。

古木参天，林内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但蓝凤内功深厚，运起夜视目力，能将眼前景物看的一清二楚。

深入十余丈，只见密林深处，辟出方圆数丈的一块空地，四周树木草藤尽被清除。

空地中央，停置一顶形态特殊的黑色大轿，四周分立四名戴着面具的黑衣大汉，及八名花枝招展，千娇百媚的冶艳女子。

大轿的形式异于中原，长约一丈，宽六尺，顶高丈二，前后轿杆各长八尺。杆的前端装有锋利铁矛。

前面以黑色布帘代门，其他三面均有小窗，里面垂挂黑布帘，从内可探视四周一切。

整个大轿呈现一片黑色，大概是为了便于夜间行动吧？偏偏这八名冶艳女子，穿着却份外显眼，招摇。

坐在轿内的，想必就是那位神秘教主了！

蓝凤对教主执礼甚恭，距离一丈外站定，双手一抱拳，恭声道：“属下谨向教主复行！”

轿内传出个深沉的声音，问道：“你见过江枫了？”

“回教主，属下已见过他本人。”

“他怎么说？”

蓝凤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向前，道：“江枫已同意，属下带回他的亲笔密函，请教主过目。”

“拿来我看。”

“是！”

蓝凤刚要举步向前，一名冶艳女子已走来，从她手上接过密函，显然不让蓝凤接近大轿。

由此可见，这位神秘教主性情多疑，除了四名黑衣劲装大汉及这八名女子，连蓝凤也不太信任。

冶艳女子走向轿前，掀开轿门布帘，将密函从帘缝中递了进去。

这封密函是江枫亲笔所写，但也是蓝凤献的计。

信上虽仅寥寥数语，但简单明了，表明接受神秘教主化解干戈的建议。

轿内的神秘教主看黑密函，似乎很满意，连夸两声“很好，很好。”接着问道：“他没有为难你？”

“没有。”蓝凤恭声回答：“属下一去就表明来意，他们倒还遵守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神秘教主“嗯”了一声，道：

“把你去见江枫的情形说一遍，要详细些，巨细无遗。”

“是！”蓝凤唯命是从，从容不迫道：“属下去时，即被他们负责戒备的人认出截住，虽经属下表明是奉命往见江枫，仍被他们搜身后，始押入荒庙大殿。

当时一干人正在大吃大喝，由张四姑在问明属下来意后，似乎不便擅自作主，便将我带往后面的方丈室。

方丈室外戒备森严，原来江枫受了伤……”

轿内的神秘教主打断她的话，似对江枫受伤很重视，关切地问：

“受的什么伤？”

蓝凤微微一怔，答道：“属下不知道，不过，看情形像是练功操之过急，有些走火入魔迹象。”

神秘教主“哦？”了一声，没有追问下去。

“继续说！”

“是！”蓝凤接下去说：“江枫对属下这不速之客颇觉惊讶，经张四姑向他附耳说明我的来意后，他很果断当下即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

属下见他答应的太过爽快，不免有些起疑，耽心他口是心非，便表示口说无凭，要求他亲笔函复，让我揣回复命。

想不到他竟未拒绝，立即要张四姑去取纸笔，趁着方丈室里没有第三者在场，交待了属下一番话……”

说到此处，像是有所顾忌，突然欲言又止起来。

神秘教主沉声喝问：“为什么不说下去？”

“这……”蓝凤迟疑了一下，郑重其事道：“江枫再三交待，此事关系重大，除了教主之外，绝不能让任何人得知。”

神秘教主不悦地冷冷一哼，道：“在场的任何一人，我都信得过，有话尽管直说，不必顾忌！”

蓝凤为难道：“可是，属下已答应江枫……”

“哼！”神秘教主怒声道：“好，你就进轿来吧！”

“是！”

蓝凤正中下怀，恭应了一声，向大轿走去。

既由教主亲口下令，守在轿前的两名黑衣劲装大汉，及四名冶艳女子均未拦阻。

否则，任何人如擅自接近天轿五尺之内，必遭截杀！

蓝凤虽有点紧张，仍能力持镇定，从容不迫地走到轿前，伸手一掀深垂的黑布帘。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蓝凤从袖管内抽出暗藏的翠玉刀，连人带刀扑进

了轿内。

翠玉刀是江枫的随身兵刃，怎会交给蓝凤？

原来，这位蓝凤正是江枫所乔扮！

蓝凤颇有自知之明，绝对无力一举搏杀神秘教主，即使近在咫尺也出不了手，所以她向江枫献出一计，若欲除此罪魁祸首，只有效法荆柯刺秦王，来个“图穷匕现”这个搏杀计划，不仅须冒极大危险，而且是孤注一掷，万一失手，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即使顺利得手，也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那么执行这个任务的人，想心抱定必死决心，岂不形同死士？

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好良机，错过今夜，再想诛此巨奸，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未正面与那神秘教主接触过，不知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根据蓝凤的估计，只可用“高深莫测”来形容。

在场的人之中，吟雪、吟霜最具杀伤力，而且身材与蓝凤相似，又尽得张四姑易容术的真传，应是冒充蓝凤回去复命，伺机接近神秘教主，执行搏杀计划的最适当人选。

不过，江枫不愿她们以身涉险。

他所顾忌的，并非怕她们失手，而是耽心这两个少女一旦杀红了眼，凶性大发，将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除了吟雪和吟霜，青凤无此能耐，张四姑、罗兰都没有把握能一击搏杀那神秘教主，最后由江枫自告奋勇，当仁不让地向张四姑请命，自愿冒充蓝凤去见神秘教主。

江枫是昂藏七尺之躯的男子，如何能乔扮蓝凤？

这个问题难不到他，从“传真记”上习得的“缩骨术”，不但可以随心所欲改变体型，更能以“变音功”模仿蓝凤的口音，而且维妙维肖，几可乱真。

加上张四姑巧夺天工的易容术，江枫就成了蓝凤。

江枫这出其不意的一击，真可说是雷霆万钧，疾如流星，任何轿内的神秘教主武功再高，也会措手不及。

不料他突袭的，竟然是一顶空轿！

江枫情知不妙，虽在极度惊异之下，反应仍然极快，立时左掌疾发，藉那一股反震之力，全身暴退而出。

几乎是在同时，轿内的上下左右和后方，弹出数十把利刃，交叉刺向中间。

如果江枫不时及时暴退出轿外，必被刺扎成肉酱。

好险！

江枫真是千钧一发下，死里逃生。

四名黑衣劲装大汉，及八名年轻女子的反应也不慢，只见人影翻飞，各据一方，已将江枫团团围住。

他们未及出手，忽听轿内发出一阵狂笑。

江枫不禁暗觉诧异不已，分明是一顶空轿，这狂笑声又是从何处传出？

但他随即明白了，轿顶高达丈二，想必顶部设有夹层，暗藏玄机，神秘教主显然是藏身在轿顶夹层内。

这一着实大出意料之外。

当然不能怪蓝凤，她哪会想到神秘教主似有先见之明，随时随地都不忘严密防范。

笑声一落，便听神秘教主冷声道：“不管你是什么人，能把蓝凤乔扮得如此维妙维肖，这样的易容术确实高明。

尤其，你能具有这份胆识和身手，实在令我衷心佩服！如果不出我所料，大概你就是张四姑吧？”

江枫心里暗笑，忖道：“你这老奸巨猾，居然也看走了眼！”

这也难怪，张四姑的易容术享誉武林多年，至今无出其右。更何况，即使神秘教主怀疑这蓝凤是任何人乔扮，甚至猜到罗兰，或是雪、霜两姐妹，也绝不会想到是男扮女装的江枫。

江枫置之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默默注视着轿顶。

他已可确定，轿顶另有玄机：神秘教主就藏身其中，才逃过他致命一击。

现在江枫暗自盘算，包围的这批男女并不看在眼里，神秘教主也不足为惧，问题是，如果他再次奋不顾身飞扑一击，手中的翠玉刀是否能贯穿轿顶……

念犹未了，又听轿顶内发出神秘教主的声音，说道：

“张四姑，你不用枉费心机，虽然你手执翠玉刀，无坚不摧，但要想一刀击穿这轿顶，恐怕你将大失所望了！哈哈……”

妙啊，他认定了眼前的蓝凤是张四姑乔扮！

但他能料事如神，一语道破江枫心中打的什么主意，足见也不是个省油之灯。

换言之，他有恃无恐，看准翠玉刀破不了精钢打造的轿顶，伤不了他。

江枫仍然保持沉默，眼光流转，见十二名男女严阵以待，蠢蠢欲动，只待神秘教主一声令下，立时群起而攻。

神秘教主又道：“不过我也很失望，派蓝凤去跟你们谈判，原以为江枫一定会跟踪她来此，想不到来的竟然是你！”

江枫终于开了金口：“你希望来的是江枫？”

神秘教主道：“如果不是为了他，我何必劳师动众，邀来小西天雷音寺四大神魔助阵，还动用九魔女……”

江枫接口讥道：“我好像只见到八个！”

神秘教主嘿然冷笑道：“不错，我虽损失了一名魔女，但这八人已足够江枫那小子消受了！”

江枫笑问：“如此说来，你的一切安排和布置，都是冲着江枫而来罗？”

神秘教主沉声道：“所以你不必当替死鬼！”

江枫道：“但我已经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神秘教主道，“眼前你只有两个选择，降或死！本座正值用人之际，如果张姑娘愿意屈就，天后宫，天马堂或天王门，任由你择一主持，否则嘛……”

江枫淡然一笑，道：“那就死定了？”

神秘教主表示惋惜道：“啧啧，张四姑的易容术，堪称独步武林，名满天下。我要置你于死地，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甚至不须亲自动手，不过，说实在的，我真不愿你的易容妙术从此成为绝响呢。”

江枫冷冷一哼，道：“我今夜来此，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要能能为武林除害，虽死何憾！”

神秘教主有恃无恐道：“问题是你杀得了我吗？”

江枫已暗自运足真力，目光环顾了全场一眼，突然双足一蹬，飞身直向轿顶射去。

只见人影翻飞，四大神魔已飞身拦截，各自凌空发掌。

四股掌力合而为一，形成一股狂飚怒颭，威力好不骇人！

江枫奋不顾身，拼着强大掌力的迎面击来，像流星般射向大轿，刀人合一，全力向轿顶一击。

翠玉刀无坚不摧，轿顶纵是精钢打造，也必将迎刃而破，藏身其中的神秘教主哪能幸免，必死无疑。

可惜江枫根本没有机会，一挥翠玉刀的锋芒，距离尚差两尺，就见轿顶四周排列整齐的小洞中，发射出无数毒针，仿佛满天飞雨，朝向江枫迎面疾射而来。

江枫大惊，急忙凌空以左掌拍出一股“无相罡气”，将迎面射来的一蓬毒针震落，同时一提真气，身形拔起两丈有余，凌空一个“鹞子翻身”，暴退出三丈开外，落在在众男女布成的包围圈外。

“哼！”江枫不屑道，“想不到你所仗恃的，只不过是些鬼域伎俩！”

轿内发出神秘教主的狞笑，反唇相讥道：“难道你用的诡计，妄图搏杀本座，又是什么光明正大行径？”

江枫顿时哑口无言。

对方说的没错，这种搏杀计划，本来就不登大雅，并非各凭真才实学一决生死。

神秘教主得理不饶人，哈哈一笑道：“这点雕虫小技，根本伤不到你，只不过是跟你开开玩笑而已。

否则，你要连这个都应付不了，竟敢冒充蓝凤，跑来打算行刺本座，那就未免太不自量力啦！”

江枫心念一动，用激将法道：“你既如此自负，何不现身出来，跟我一对一，各凭所学来个生死之斗！你敢吗？”

“杀鸡焉用牛刀，本座没有亲自动手的必要。”神秘教主不为所动，话锋一转道：“张四姑，无论你是自告奋勇，或是他们派你来搏杀我，想来你已抱定必死的决心。

以你享誉武林多年的声望，甘为死士，实在是大材小用，连我都为你叫屈，实在太犯不着……”

江枫冷哼道：“你不必挑拨离间！”

“我说的是事实！”神秘教主从容不迫道，“譬如说吧，我一直以天后宫，天王门和天马堂的人跟你们周旋，不到最后关头，我是绝不会轻易出动主力的。

虽然，这三方面的人马，如今几乎已伤亡殆尽，事实上，你们却帮了我个大忙，因为他们夜郎自大，我早已准备消灭这三方面的力量。”

江枫冷冷地问：“你是借刀杀人？”

“不错！”神秘教主回答的很干脆。

江枫目光一扫，见十二名男女一字排开，形成一堵人墙阻在他面前，又问：“这些人就是你所谓的主力？”

神秘教主道：“他们虽是本座的死士，但并非我的真正主力。刚才我已说过，不到最后关头，我是绝不会轻易出动主力的。”

“你认为现在还不是最后关头？”江枫似已听出对方的话中另有玄机。

神秘教主郑重道：

“不是！”

江枫“哦？”了一声，试探地问道：“那么，你所谓的最后关头是指何时？”

“王见王的时刻！”神秘教主加重了语气。

江枫笑问：“你指的是江枫？”

“不错！”神秘教主道：“江枫视我为近二十年来，暗中控制整个武林，在江湖中兴风作浪的罪魁祸首。

我却视他为当年‘武林三圣’借尸还魂，破坏我整个大局的唯一阻力，只要除掉他，其他人根本微不足道，包括你张四姑在内！”

好狂妄的口气！

但这也说明了他心目中，唯一的顾忌就是江枫。

显然，这位神秘教主似已知道，江枫是“武林三圣”唯一的传人。

换句话说，江枫已深得“三圣”真传，而且，是集三人所长于一身，成了神秘教主真正的劲敌。

一时之间，江枫真不知该引以为傲，还是心有戚戚。

“你是意思是……”

不待江枫说完，神秘教主已接口道：“张四姑，不必把话扯远了，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你是聪明人，不相信你会听不懂。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由你自行选择，究竟是生或死。”

江枫刚才本想恢复真面目，引出对方现身决一死战，但听他这一说，临时改变了主意，故意问道：“你能不能把话说的更明白些？”

“好吧！”神秘教主勉为其难道：“我的意思是说，尽管你胆识过人，勇气可嘉，但他们不过视你为死士而已。就像我有的死士一样，仅凭一股愚勇愚忠，唯命是从，不顾自己生命只求达成任务。

但我对你的看法不同，凭你张四姑的一切，不应当作一个死士来用，那何异暴珍天物。如果你愿归顺，你不但可以发挥所长，大展雄才，而且我保证你是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口气岂不像帝王？

江枫忖道：“原来你想收买张四姑哦？那可打错了主意！”

口上却说：“如果我不接受呢？”

神秘教主冷声道：

“那实在很可惜……不过，我会成全你的死志！”

江枫道：“我可以告诉你，凭眼前这批来自魔教的孽障，加上林内布置的三十名黑衣刀手，全部动手也奈何不了我，只不过是让我手中翠玉刀多沾上些血腥罢了。除非你亲自现身出手，才有与我全力一搏的机会。”

“这个不用你操心。”神秘教主狞笑道：“我知道，你跟江枫渊源极深，且有特殊交情，杀了你，不怕他不来，到时候我自会跟他一决生死的。”

江枫闻言心中一怔，暗忖道：“难道他已知道我与张四姑的不寻常关系？”

神秘教主似已不耐烦了，催问道：“张四姑，你拿定了主意没有？”

江枫心念一转，忽道：“如果江枫此刻出现呢？”

神秘教主毫不犹豫道：

“本座正好领教三圣传的绝世武学！”

“好！”

江枫一声大喝，身形暴长，将借自蓝凤的那身劲装撑得破裂开来，连那伪装胸乳的两团棉花也弹出。

接着—伸手，揭去脸上人皮面具，顿时恢复了本来真面目！

“江枫！”这是发自轿内的惊呼。

显然，神秘教主做梦也未想到，乔扮蓝凤的并非张四姑，而是他心目中的正点子——江枫！

这也难怪，“缩骨术”虽能使体型缩小，但要练成随心所欲，变昂藏七尺之躯为女儿身，至少得花上一甲子的苦练，才能达到那种不可思议的至高化境。

对方女将中，虽然是武功堪与张四姑相提并论者，个个都能乔扮蓝凤，执行此一搏杀计划。

但若论机智，胆识，尤其是巧夺天工的易容术，那就非张四姑莫属，绝不作第二人想了。

所以，神秘教主一察觉回来复命的不是蓝凤，就认定了是张四姑所乔扮。

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人竟是江枫！

顿时，四男八女如临大敌，迅速移形换位，摆出了阵式，挡在轿前严阵以待。

江枫衣衫尽裂，全身仅保留一条短内裤犹属完整，手握翠玉刀，昂然挑战道：“现在该你现身了！”

神秘教主稍一迟疑，便朗声下令：“雷音寺助阵的四大神魔，八魔女立即退出林外，林内的三十六刀手也不得介入，由本座与江枫一对一决一死战，违者格杀勿论！”

“是！”严阵以待的男女齐声恭应，立时撤阵退出了林外。

这一着，倒大出江枫意料之外，想不到这种神秘教主竟颇有英雄气概，似不愿仗人多势众取胜，以免落人话柄，胜之不武。

难道神秘教主有恃无恐，真有必胜的把握？

或者是另有诡计……

江枫正在揣摸对方的居心，突闻一声爆响，轿顶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突然绽开，现出一个身長不及四尺的青衣老者。

如果不是白发苍苍，长须及胸，看上去就像个十来岁的儿童。

莫非始终神龙见尾不见首的神秘教主，竟然是个侏儒？

江枫惊疑未定，已听神秘教主沉声道：“江枫，现在我们是一对一的局面，虽然你们的人可能又掩近林外接应，但你不必指望他们支援。

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得介入，违者格杀勿论，同样也包括你们的人在内。

如果有任何人妄图闯入林来，相信四大神魔，八位鹰女，以及三十六刀手，绝对有能力严格执行我的命令。

所以，今夜一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现在你我可以放手一搏了！”

两次搏杀未成，险遭轿内机关暗算，已使江枫有所警惕，哪敢掉以轻心。

尤其令他耽心的，是张四姑等人，绝不会听他的劝阻，任由他独力执行这个搏杀计划，很可能果如神秘教主所料，早已悄然跟踪而来，掩近林外伺机闯入接应。

如此一来，势必跟对方的人展开一场恶战。

小西天雷音寺的四大魔神，八位魔女，加上三十六位黑衣刀手，实力极为可观，绝不可小视。

就凭刚才四男八女拦截江枫的身手，即可窥出一般。

更何况，他们个个形同死士，只求杀敌，根本不顾自己的生死。

相形之下，以张四姑为首的这方面，如今加入了夏天同，三大楼主，申雪君，刁鹏等生力军，实力也不弱。尤其，欧阳吟雪、吟霜两姐妹已与杀手无异，拼斗起来的狼劲更令人咋舌。

但杀敌一千，我伤八百，却不是江枫所愿见到的。

江枫之所以同意蓝凤的献计，并且自告奋勇，决心独力前往密林搏杀那神秘教主，正是基于这层顾虑。

因此，他必须速战速决，一举解决对方，绝不能拖泥带水，使双方的人在林外展开激战。

只要解决了神秘教主，树倒猢狲散，其他人便不足为患了。

江枫主意既定，不由地冷笑道：

“既然如此，你还站在轿顶上干嘛？”

神秘教主道：“我在等你进攻呀！哈哈……”

江枫不屑地冷冷一哼，讥道：“你是想仗恃轿内设的机关消息护身？”

神秘教主毫不隐讳道：

“不错！你怕了吗？”

此人果然老奸巨猾，非但不为所激，反而将了江枫一军。

江枫有些迟疑了。

他不是怕，而是心中起了疑念，怀疑站在轿顶上的“侏儒”，究竟是不是神秘教主本人。

根据蓝凤的描述，神秘教主的体型属于瘦长型，而眼前的这人却身高不及四尺。

即使神秘教主也练成了缩骨术，但他此刻毫无展露的必要。除非是他不甘示弱，也露出一手给江枫瞧，或者别有居心。

所以，江枫虽有一举歼敌的杀手锏却不敢轻举妄动，以防对方有诈。万一这个人不是神秘教主，杀了他也没用，反而打草惊蛇，使真的教主有所警惕，再出手时威力虽不减，效果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

说不定，上前这个侏儒根本不是神秘教主本人，只不过用他为饵，诱使江枫使出杀手锏，以便冷眼旁观，思出破解之道。

双方都是当今武林绝世高手，一交手即可立判生死，先机并不重要，成败完全决于致命的一击。

念及于此，江枫不得不谨慎了。

江枫淡然一笑道：“鬼域伎俩，何足为惧！”便昂然举步向大轿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人拦截，江枫表面上毫不在乎，其实更小心翼翼，暗自全神戒备。

当他接近大轿前时，突闻“飕飕”两声，轿杆前端的铁矛，直向他疾射而来。

江枫身形一拔而起，避开两支铁矛的同时，人已飞扑向轿顶上的神秘教主。

“卟嗒”一声，神秘教主的身子向下降落入轿内，绽开的四片轿顶也同时合拢，恢复了原状。

江枫身在凌空，这种情势之下，必然收势不及，势必顺势连刀带人攻向轿顶。

但习自“传真记”上的武功，几乎全是不可思议的奇艺特技，完全不合常理，甚至超越了人类体能的极限。

举例来说，双方交手时，一方被逼入死角，分明绝无还击的可能，却能在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出手，攻对方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

江枫一见神秘教主降入轿内，已然情知有异，左掌疾出，发出一道无形掌力，硬生生收住扑势，借那反震之力，身形冲天而起。

几乎是同时，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整个大轿发生了爆炸，声势好不骇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刹时火光冲天，方圆十丈之内的树木全倒，不是折断，就是连根拔起。

爆炸的威力确实惊人！

对方不惜以身为饵，诱使江枫攻向大轿，企图来个同归于尽。显然是志在必得，决心置江枫于死地。

这个计谋不但够狠，够毒，也相当高明。

由此可见，神秘教主果然工于心计，诡计多端，他命蓝凤前往传话，其实只是个幌子，似有先见之明，料知江枫必会不惜冒险，跟踪复命的蓝凤回来，与他决一生死。

不料乔扮蓝凤的却是个女子。

神秘教主自作聪明，判断这女子必是张四姑，才没有掣动机关，引爆装置轿内的炸药。当然，这座大轿是专为江枫而设，正点子未到，杀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小题大做，更何况他并不想杀张四姑。

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出奇制胜的杀手锏，只能用一次。除了对付江枫，实无必要再用。

想不到乔扮蓝凤的女子，竟然是练就缩骨术的江枫。

神秘教主虽感意外和惊异，却很沉得住气，故作英雄气概，命四男八女退出林外后，诱使江枫飞身攻近大轿，始引发爆炸，以免那十二名男女遭到池鱼之殃。

但是，为了炸死江枫，神秘教主竟不惜以身相殉，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吧？

这是不太可能的。

显而易见，这侏儒只是个死士，绝不可能是那神秘教主本人！

江枫可真命大，在强烈爆炸之时，仗三圣所传神功护体，被震飞出林外，仅只背部受了些灼伤，竟然逃过一劫。

当他摔跌地上时，掩近林外伺机而动的张四姑等人，这时纷纷现身，一拥而上。

首先赶到的是大和尚，一见全身形同赤裸的江枫，不由地大吃一惊，忙不迭上前蹲下，扶起他急问：

“江老弟，你要紧吗？”

江枫惊魂甫定，强自一笑道：“还不致于要大和尚为我超度哦。”

张四姑也赶到了近前，惊问：“怎么啦？”

江枫苦笑：“那神秘教主确实高明，我们反而中了他的诡计！”

“哦？”张四姑闻言一怔，迫不及待地追问：

“你见到他了？”

江枫道：“见到了，但不是他本人！”

大和尚惊诧道：“也是替身？”

江枫微微点了下头，急问：“你们没有见到退出林外的那批人？”

张四姑一脸困惑道：“我们掩近这里时，不知林内的情况，不敢贸然轻举妄动，只好各自隐藏身形，按兵不动，打算必要时冲进林内接应。

可是，刚才忽见十几名男女匆匆退出，不知为什么，连散布四周的二、三十名黑衣刀手，也跟他们仓皇撤走了。

我们虽觉情况有异，但仍不便采取行动。过了一会儿，就听得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江枫轻叹一声，道：“这次我们又失算了，我能大难不死，真算是命大！”

欧阳昭一赶来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枫又叹了口气道：“回去再说吧。”

回到古庙，当江枫说出一切后，听得众人无不膛目结舌。

尤其是蓝凤，忍不住泪光闪动道：

“我，我真的不知情，想不到教主是利用我……”

张四姑在旁轻拍她两下肩膀，安抚道：“这不是你的错，只怪我们低估了那位诡计多端的神秘教主。”

蓝凤自责道：“可是，这个搏杀计划是我出的哦。”

江枫笑了笑，道：“你的主意确实不错，否则我也不会同意。就像张四姑刚才所说，问题出在我们低估了对手，那位神秘教主确实厉害，如同下棋，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他却能看出三步。”

老叫化不禁忧形于色道：“那我们下一步棋，又该怎么走呢？”

张四姑道：“今夜虽然他们只牺牲一个替死鬼，双方都没有造成伤亡。现在的形势，是敌暗我明。除非神秘教主心有不甘，主动找上我们，我们要找他就更困难了。”

不愧是女中豪杰，颇具大将之风，虽在劣势下，仍然保持沉着冷静。

张四姑顿了一下，接着道：“如今之计，我们唯有按兵不动，静待对方找上门来，不过，可以想象到如对方没有稳操胜算的把握，绝不敢再轻举妄动。

因此，趁着双方暂时休兵的空挡，我们必须加紧练成一两样能速成的独特武功。因为下一次的遭遇，很可能就是双方生死存亡的最后决战。”

“不错！”大和尚接道：“张四姑所言极是，我们不但要加紧练功，更要加强戒备，以防对方随时突袭，甚至倾巢大举来犯。”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这时罗兰已为江枫背上灼伤处敷上了药，道：“今夜你很辛苦，先去禅房歇歇，其他的事由我们来商议。”

江枫毫不在乎道：“这点灼伤算不了什么，我还挺得住。”

“不要逞强了。”张四姑道，“你是我们的支柱，更是武林重见天日的希望，可不能倒下哦！”

江枫对张四姑言听计从，听她这么一说，果然不再坚持，先行去了后面的禅房。

灼伤不算太严重，但伤在背部，这可苦了江枫，不能仰睡，只好俯卧。

这一夜，他不但枉费心机，白忙一场，而且险些把命送掉，实在很不划算。

对方只不过损失一顶大轿，及一个不知来历，甚至姓名都不详的侏儒。也许，连蓝凤都从未见过此人。

除了三十位黑衣刀手，四大神通使者，加上神秘教主亲自统率的一批死士之外，很可能尚有一支不为人知的奇兵，像今夜伪装他的侏儒就是其中之一。

相反的，江枫他们的实力，几乎已全部亮相。唯一尚未曝光的，只是他个人未曾施展的“杀手锏”而已。

幸好今夜面对那侏儒，及时察觉形势有异，怀疑对方不是神秘教主本人，未将杀手锏使出，否则就毫无保留，必要时也拿不出制敌的本钱了。

所谓的“杀手锏”，便是剑术上至高境界的“驭剑之术”，连张四姑至今都被蒙在鼓里，不知江枫已经练成，却始终尚无机会一展绝技。

当年三圣似有先见之明，料知幕后控制天下武林的神秘人必是武功盖世，具有超人智慧，与过人心机的厉害角色，否则那能把整个江湖控制了这么多年。

因此他们再三告诫江枫，除非是面对那神秘人物决一死战时，绝不可轻易施展出驭剑之术。

江枫确实做到了，历经数次激烈恶战，他都未以驭剑之术取胜。

即使今夜到了一决生死的关头，由于突然怀疑那侏儒并非神秘教主本人，仍能及时收住去势，未以驭剑之术攻向侏儒。

此刻回想起来，当时江枫若真施展出驭剑之术，翠玉刀激发出的冷芒疾如闪电，不待那侏儒启动机括，就已引发了强烈爆炸。

而驭剑之术是人剑合一，在那种飞扑疾射的惊人快速之下，江枫绝对收势不及，根本毫无逃命的机会。

他可真是命大！

念及于此，江枫不禁犹有余悸，暗叫了声：

“好险啊！”

就在他暗自庆幸时，张四姑走了进来。

江枫伏在禅榻上，虽未看到进来的是谁，但他从脚步声中已能分辨出来：“是张四姑吗？”

张四姑应了一声，走到禅榻边侧身坐下，关心地问道：

“很痛吗？”

江枫笑道：“痛是不太痛，只是睡觉不太方便，这样伏着比较舒服些。”

顿了顿，急切问道：“商议出结果了吗？”

张四姑微微把头一点，神情凝重道：“刚才听蓝凤说，神秘教主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连她也无法知道，而他对我们的实力却了如指掌……”

江枫接口道：“如果他以为我已被炸死呢？”

“不可能的。”张四姑判断道：“当时那神秘教主，一定藏在附近，暗中监视。”

甚至伪装混迹在那批黑衣刀手中，以便就近随时发号施令，必要时紧急应变，自然看到了一切。”

“那他至少知道我受了灼伤。”江枫说。

张四姑道：“我们也是这样想，神秘教主视你第一号敌人，由今夜的诡计更可看出，他是不惜任何代价，非置你于死地不可，否则寝食难安。

如果他知道你未被炸死，仅只是受到灼伤，无论你的伤势是否严重，很

可能趁你伤势未愈前，不顾一切大举来犯。所以我刚才把所有的人手，分为两班轮流担任戒备，以免仓促应敌措手不及。”

“对！”江枫道，“他们很可能会来个孤注一掷。不过，照今夜的情形看，蓝凤并未提到过那伪装神秘教主的侏儒，突然冒了出来，是否意味着除了蓝凤知道的人之外，神秘教主尚隐藏了实力，另有一支伏兵？”

张四姑点点头道：“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据老叫化说，照你刚才所描述的形貌，今夜出现的那个侏儒，极可能是当年的关东五奇之一。”

“关东五奇？”江枫茫然问：

“他们是什么人？”

张四姑道：“大约一甲子前，关东朱家寨在江湖上颇负盛名，尤其在关东一带，更是称霸一方。

寨主姓朱名汝，人称紫面金刚，身高七尺四，名符其实是个金刚。

他仗着体型异于常人练的是外家功夫，传说曾有一拳毙虎，双手抓起活人两脚，撕裂成两片之威。

这家伙嗜酒好色，性情又暴躁，人人敬鬼神而远之，那有人家敢把女儿嫁给他。但他娶不到老婆，干脆用抢的、被他看中关内金大户的千金，央媒提亲不成，就亲自上门抢了回去成亲。

金大户慑于他的威势，敢怒而不敢言，明知告到了官府也救不回女儿，只好忍气吞声。后来不惜重金，请了几位武功极高的江湖人出面，打算逼朱汝把他女儿放回。

结果那几个江湖人物到了朱家寨，竟是肉包子打狗，落个有去无回。从此以后，金大户非但不敢再试，反而被迫交出全部家财当他女儿的嫁妆。

这一来，吓得金大户赶快变卖家产，举家连夜逃走，不幸都在途中遇到拦截，全家十余口悉遭毒手，无一幸免。

金大小姐尚不知情，日夜盼望家里派人来营救，以致积忧成疾，一病不起，不久就香消玉殒了。

朱汝好色本性不改，陆续又抢回了不少良家妇女当老婆。而且他立下个‘家法’，半年之内不怀身孕，那就格杀勿论……”

江枫忍不住愤声叫道：

“哪有这种跋扈的人！”

“他就是这种人！”张四姑接下去道：“六年之内，他一连抢回十二个老婆，偏偏没有一个老婆的肚皮争气，所以十二个无辜的女子，全被他一一处死。

等到抢回第十三个老婆，这女子总算命不该绝，第二个月就怀了孕。朱汝喜出望外，把那女子视若皇母娘娘般看待，不惜代价大批采购天下珍药补品，甚至派人潜入皇宫，盗出皇后服用的补药，让那女子安胎补身。

那女子怀胎足足十三个月，才一举产下五个男婴。照理说，望子心切的朱汝，一胎得五子，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其实不然，大概他作恶多端，天理难容，产下的五个男婴，竟然全是畸形儿！”

江枫不禁笑问：

“那他不是气疯了？”

张四姑道：“那还用说，朱汝一气之下，一掌击毙了五个婴儿的母亲，并且一脚踢死了接生婆，吓得一旁协助的妇人和丫环，当场都昏死了过去。

但虎毒不食子，那五个男孩虽是畸形儿，毕竟是朱汝的亲骨肉。本想把

他们全摔死，以免被人背后骂他缺德事做多了，才会得到报应，却又于心不忍，只好留下五条小命，雇了奶娘回来抚养。

五个男孩虽天生畸型，其貌不扬，但却生来就是练武的材料，三岁就成天舞枪弄棒，拳打脚踢。

朱汝看在眼里，总算聊慰于心，便亲自传授他们五兄弟武功，打下了基础后，且又重金礼聘中原的武术名家，前往关东教练。

他们真是天赋异能，无论什么武功，一学就会，通常人家要练上三五年功夫，五兄弟只须一年半载就练成，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

仅仅十几年，他们就先后掏光了近百位名师的箱底看家本领，老叫化之所以知道这些，因为当年受聘去关东朱家寨的名师中，有一位是他的师叔。

朱汝这五个宝贝儿子，到了二十岁，身高仍不足四尺。在他们欢度二十岁生日的那天，朱汝突告中风不治，当夜就一命归西。

从此以后，朱家寨便由五兄弟继承。

由于他们武功远超过父亲，使朱家寨的声势更盛，‘关东五奇’之名也传了关来，甚至远及中原。

出其父，必有其子，关东五奇的好色，比朱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妙的是他们娶不到老婆，也学父亲用抢的。有一次，他们五兄弟都看中一个江湖卖艺的年轻姑娘，抢回去你争我夺，以致大打出手。

那姑娘趁他们闹得不可开交时，伺机逃之夭夭，五兄弟及时发觉追了出寨，结果却一去不返，从此不知他们五人的去向……”

江枫忽问：“大姐，老叫化有没有说，那是发生在多久前的事？”

张四姑道：“大约不到二十年吧。”

“这就是了！”江枫道，“二十年前，正是神秘教主暗中策划控制天下武林之时，说不定那江湖卖艺的姑娘，就是奉命请出那五兄弟，使他们一路进入中原，落入圈套受到控制呢。”

张四姑醍醐灌顶，失声叫道：“对啊！这一点我们竟然没有想到，如此看来，关东五奇一定全受神秘教主控制了。”

江枫笑了笑，更正道：“现在只剩四奇啦。”

张四姑正色道：“不管剩下了几奇，今夜企图跟你同归于尽的那个侏儒，应是关东五奇之一大概错不了。”

问题就在这里，他们被控制了二十年，一旦派出就甘心受神秘教主驱使，不惜牺牲生命，形同死士，这种视死如归的作风，实在很可怕。

因为，对手武功再高，目的都是制敌于死，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这种人却不顾一切，只求完成置对方于死的任务，根本不在乎赔上自己的一条命。

遇上这种玩命的家伙，我们不得不防，却又防不胜防，真教人好不心烦。”

江枫轻描淡写道：“这有什么好烦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

“话不是这么说，你大概还没听懂我的意思。”张四姑轻叹一声，忧心忡忡道：“我所耽心的，是万一对方重施故技，下次又派出个死士冒充神秘教主，一接近你，不等交手就引发藏在身上的炸药，决心跟你同归于尽，使你连逃开的机会都没有，哪你怎么办？”

江枫沉思不语。

张四姑接着又说：“不仅是你，其他人也一样。而对方有的是人，更不乏玩命的死士，如果一个拼一个，最后不择手段把人都拼完了，他们仍有不少人。你想想看，哪又将成何局面？”

“这倒确实很麻烦……”江枫沉吟一下，问道，“大姐可想出了什么对策？”

张四姑道：“目前唯一的万全之计，只有根本不让对方的人接近我们，进入爆炸力范围之外就杀。”

江枫不以为然道：“这样一来，充其量我们只能多杀一些对方的死士，要想除掉那罪魁祸首就更难了。”

张四姑无奈地叹道：“这点我也考虑到了，可是，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两全之计……”

正说之间，忽见青凤匆匆走了进来，急切道：“张姨，你快去看吟雪，吟霜姐妹吧。”

张四姑一怔，惊问：“她们怎么了？”

青凤神情慌张道：“她们情绪很不稳定，，刚才欧阳前辈说了她们几句，她们差点跟欧阳前辈冲突起来。罗兰前辈把她们劝到客房去了，要我来请张姨，快去安抚安抚她们。”

张四姑沉吟一下，转向江枫道：“我看还是你去比较管用。”

“我？”江枫面有难色道：“大姐，我恐怕……”

张四姑笑道：“放心，她们不会吃了你的。今夜在林外，她们早已按捺不住，蠢蠢欲动，被我强行阻止，心里已经对我很不满了。这会儿连她们父亲都管不住，我去能管得了用吗？所以，只有你去安抚她们几句，才能使她们的情绪稳定下来。”

“好吧！”

江枫勉为其难地起身下了禅榻，张四姑拿了件长衫为他披上，轻声叮嘱道：“记住，任何情况之下，必须使她们保持完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江枫点点头，走出禅房。

青凤还欲跟往，被张四姑一把拖住。

“你去干嘛？”

青凤顿面红耳赤，窘迫道：“我，我……”

张四姑笑着拖她到禅榻边，道：“来，我们坐下聊聊吧。”

青凤只好坐了下来。

江枫刚走近客房门外，就听两姐妹在争执。

“你也不能全怪张姨呀。”这是吟霜的声音。

吟雪驳道：“怎么不怪她？今夜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她却阻止我们动手，眼睁睁地看着那批男女撤走，真不知她存的什么心！”

吟霜道：“谁教你去问她哪，要杀，我们就动手杀，杀了再说，她又能把我们怎样？”

江枫听得暗自心惊，这两个姐妹果然已杀性大发，若不及早设法挽救，很快就会愈陷愈深，终至无以自拔的地步。

他忙轻咳一声，向客房走进去。

两姐妹见他突然来到，似觉有些意外。

吟雪迎上前，诧异地问：“你怎么不在禅房歇着？”

江枫笑道：“怎么，不欢迎我吗？”

吟霜冷声道：“不是我们不欢迎你，是怕有人会不高兴！”

“谁会不高兴？”江枫故意问她。

吟霜以不屑的口吻道：“张姨！”

“她？”江枫道：“她为什么会不高兴？”吟霜冷哼一声，道：“你心里明白，何必明知故问，在我们面前装糊涂！”

江枫洒然一笑道：“如果我说，是她要我来陪你们聊聊，你们相信吗？”

吟雪、吟霜异口同声道：“鬼才相信！”

江枫耸耸肩道：“信不信在于她们自己，但事实上是她要我来的。”

吟雪半信半疑地问：“为什么？”

江枫笑了笑道：“她看我灼伤了背部，睡嘛不能睡，伏着又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就要我来找你们聊聊。如果不受欢迎，那只好……”

好……”

吟霜接道：“张姨自己不能陪你聊？”

江枫轻啣一声，表情逼真道：“强敌当头，她正在苦思对策，哪有这份心情。”

吟霜道：“有什么好耽心的，他们只要不怕死就尽管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哼！”吟雪愤声道：“今夜要不是张姨阻止，我们不杀他一百，也杀他个八十！”

江枫不以为然道：“杀他一百又有什么用？我们要除的可是那神秘教主哦！”

吟雪满脸杀机道：“只要把他的手下赶尽杀绝，看他这个独脚戏怎么唱？”

江枫正色道：“当年一开始，他还不是唱的独脚戏，结果暗中招兵卖马，势力就像滚雪球似的，愈滚愈大。”

这次如果不能把他一举歼灭，万一被他逃走，将来又会卷土重来，兴风作浪，后患无穷，江湖就永无宁日了。”

“话是不错，但现在发愁又有什么用？”吟雪道，“如果那神秘教主自知不敌，要逃早已逃了，我们追都来不及。”

反过来说，若是他心有不甘，势必亲率大军来犯，那时我们正好来个迎头痛击，杀得他片甲不留。所以，根本用不着烦心，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就对啦。”

吟霜帮腔道：“如果不出所料，他们绝不会就此罢手，随时都可能大举来犯。”

江枫郑重其事道：“大姐和我耽心的正是这个，尤其耽心你们两姐妹！”

“耽心我们？”两姐妹不约而同地问。

江枫点点头道：“不错，我们所耽心的，就是你们两个！”

吟雪哼声道：“我们有什么好耽心的，是怕我们大开杀戒，杀人太多吗？”

江枫道：“问题就在这里，你们见了敌人来犯，是不是非杀不可？”

“当然杀！”两姐妹齐声叫出。

江枫又问：“怎么个杀法？”

吟雪不加思索道：“一剑一个，剑到命毙！”

江枫叹息一声，道：“那就糟了！”

“糟什么？”吟霜追问。

江枫从容不迫道：“今夜的情形你们知道了，他们不惜以那侏儒为主，冒充那神秘教主，诱使我攻向那顶大轿，意在跟我同归于尽，将我炸死。”

受神秘教主控制，像那侏儒一样的死士不在少数，如果每人身上都绑了强烈炸药。你们要杀他们，势必近身出剑，炸药一旦引爆，结果会自怎样。”

“这……”两姐妹果然暗自一惊，相顾愕然。

江枫趁机道：“他们有的是人，大不了一个拼一个，拼到最后，我们伤亡殆尽，他们却还保存着庞大实力，甚至神秘教主的面都未露呢！”

两姐妹哑口无言了。

江枫忽问：“你们听过驭剑之术吗？”

吟雪诧异道：“你问这个干嘛？”

江枫道：“驭剑之术，可以剑气取人性命于两三丈之外，练至最高境界，剑气甚至可达十丈，不须与对手短兵相接。所以我在想，如果你们……”

不等他说完，吟霜已忍不住嗤笑道：

“开玩笑，要练成驭剑之术谈何容易，苦练三五十年，也未必有所成就，那时我们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啦！”

“那倒未必。”江枫笑道：“我有一套速成之法！”

吟雪急问：“真的？”

吟霜却摇着头道：“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套速成之法，你自己怎么不练？”

“说的也是。”吟雪苦有所悟道：“那你早就应该练成传说中的剑客啦。”

江枫早已打好腹稿，笑道：“可惜这套速成法，宜女不宜男，我只能恨不生为女儿身了。”

吟雪信以为真道：“你为什么早不教我们练？”

江枫郑重道：“那本练剑秘笈，我是在无意中得到的，地点是一处人烟绝迹的深山岩洞。洞内有具骷髅，仍可辨认出是女性，秘笈就在她手中。

骷髅已经风化，那女子死了至少百年以上。笈上没有署名，无法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不过封面上写了‘有缘人得之’五个字。

当时我喜出望外，认为那‘有缘人’就是我了，可惜打开第一页一看，就泼了我一头冷水，使我大失所望，原来上面注明‘此驭剑之术速成篇，宜女不宜男，慎之！慎之！’。接着后面又有两行字，写的是‘此法不谙剑术者勿练，心术不正者勿练，生性嗜杀者勿练，练必走火入魔，轻则成残，重则丧命！’。

张四姑把你们引见我时，我曾仔细观察过你们，认为你们是非常适合练驭剑之术的人选。可是，后来我发现你们的杀性太重……”

吟雪脸色一沉，冷声道：“所以你改变了初衷。”

江枫微微把头一点，正色道：“是的，如果我传了你们驭剑之术，成事不足，反而害了你们。”

吟霜质问道：“那你刚才何必提起驭剑之术，是不是存心吊我们胃口？”

“不！”江枫道：“你们的杀性太重，是因练了‘传真记’所载武功而起。所以我在想，如果你们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功夫抛弃，恢复纯真本性，仍然大有可为。”

吟雪苦笑道：“木已成舟，能改变得了既成的事实吗？”

江枫见计已成，心中暗喜，断然道：“能！只要你们下定决心，我可以帮助你们。”

“哦？”吟霜霍然心动，急问：“你打算怎样帮助我们，抛弃那些在我们心中已根深蒂固的武功？”

江枫不加思索道：“用我的‘惑心术’一试。”

两姐妹失声叫道：“惑心术？”

江枫郑重其事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五毒足以致命，同样也可用来配药治病。我决定以‘惑心术’一试，等于是以毒攻毒哦。”

两姐妹交换一下眼色，当机立断，齐声道：“那就试试吧！”

第二十九回 古庙旁突降青松林

最近这些时日来，吟雪、吟霜两姐妹自从练了“传真记”上所载武功，性情大变，杀性愈来愈重，与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如此，使得大家都在心中为她们耽心，唯恐两姐妹愈陷愈深，难以自拔，终必变成两个杀人女魔。

张四姑甚至已私下征得欧阳昭夫妇同意，万不得已时，只有忍痛杀了这对姐妹，别无选择余地。

他们的决定，虽未向江枫明说，但江枫已隐约察觉出这种可怕的讯息。也许，这是一种感应或直觉吧。

实际上，到了必要的情况下，他自己也会被迫作出这个痛苦的决定，更可能出手的就是他！

因为，除了他之外，别人根本动不了这对姐妹。

江枫自然不愿真有这一天，所以他极力想挽救这对姐妹，使她们悬崖勒马，不致坠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

怎样拯救呢？

唯一的方法，便是促使她们放弃“传真记”上所学，那些歪门邪道的武功。

这事说来轻松，真要做到谈何容易。因为一旦练成“传真记”上所载武功，便已根深蒂固存在心中，如同吸毒上瘾，很难把它戒掉，毒瘾只会愈来愈大，愈陷愈深。

尤其是，江枫不能直截了当明说，非得拐弯抹角，绕着圈子诱使她们自愿放弃不可。

而且，必须找到最适当的机会。

想不到刚才临时编出的一番说词，竟使雪、霜两姐妹信以为真。

其实呢，说穿了还是一个“贪”字！

凡是练武的人，尤其是精于剑术的人，谁能对“驭剑之术”无动于衷？

毕竟，它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啊！

江枫心中暗喜，出房去交待了张四姑几句后，便匆匆回到了客房。

他已不用耽心，心知张四姑必会亲自在房外护法，严禁任何人闯入。

但他耽心一点，那就是雪、霜两姐妹已得天狐夫人“惑心术”的真传，万一不知不觉施展出来，对抗江枫的“惑心术”，稍一不慎，便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

当他们以“品”字形，面对面席地坐下后，江枫不得不提出警告，道：“你们心情要放松，千万不可用‘惑术术’中来对抗哦？”

雪、霜两姐妹微微点头一笑，娇媚之态毕露。

江枫不由地心神一震，惊忖道：“她们‘惑心术’的功力，恐怕已不在罗兰之下，万一我制不住她们，反而弄巧成拙，那可就糟了！”

可是，此刻已是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无可奈何，江枫只得施展出“惑心术”来。

三人凝神屏息，目光流转……

“惑心术”的至高境界，不是搔首弄姿，卖弄风情，或是挤眉弄眼，尽情挑逗对方，而且藉潜在的魅力，配合深厚功力自然散发出来。

江枫得天独厚，具有潇洒的仪表，足以令任何怀春的为之动心。更何况，

他一旦施展出“惑心术”，谁能抗拒这种天狐奇术的魅力？

连青凤，蓝凤都无法抗拒，一般女子就更无法自制了。

但雪、霜两姐妹不是一般女子。

尤其她们已尽得“惑心术”真传，再加上两女丽质天生，配合过人的领悟力，更能将天狐奇术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面对这样的“强敌”，江枫哪敢掉以轻心。

幸而两姐妹一心想练“驭剑之术”，自甘受“惑”，不敢以“惑心术”对抗，以便将“传真记”上所学邪门工夫连根拔除。

否则，江枫就更吃力了。

这时江枫已将“惑心术”，逐渐增强威力，藉眼波传向两姐妹，使她们感受到了一波波强大磁力袭来，引起内心深处一阵阵震撼。

吟雪有些把持不住了，脸颊上泛起了红晕，看来益增妩媚妖艳。只见她妖躯开始转动，同时口中不自觉地发出轻微呻吟。

再看吟霜，竟情不自禁地，以双手在自己胸前轻抚着，仿佛是在藉此聊以自慰。

江枫看在眼里，心知“惑心术”已奏效，控制了这对姐妹的心志，趁机洒然一笑道：“来吧！”

两姐妹早已“蠢蠢欲动”，只因不知江枫打算如何为她们解除心中魔障，唯恐误犯禁忌，全功尽弃，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听江枫一声“来吧”，顿时情欲奔放，迫不及待地，向他扑去。

江枫险些被她们扑倒，急将双臂一张，把两姐妹拥入怀里。

雪、霜两姐妹春心荡漾，欲火上升，全向江枫送上热情如火的狂吻。

江枫只有一张嘴，无法兼顾两个少女的热吻，又不能厚此薄彼，只得两边应付，吻了这个又吻那个，来个雨露均沾，平分秋色。

这一来，两姐妹竟互不相让，居然争风吃醋起来。

吟雪猛将吟霜推开，妖斥道：

“你不能等一下吗？”

“为什么你不能等？”

吟霜也不甘示弱。

江枫暗自一惊，想不到中毒已深，性情大变，与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过去她们姐妹情深，彼此互敬互爱，如今为了争献热吻，竟然说翻脸就翻脸。

其实，这已不足为奇，最近她们性情变得极端乖戾，动辄发火，连父母都时时起冲突，何况是姐妹。

尤其是为了争江枫！

江枫唯恐弄巧成拙，引起她们两姐妹反目，急道：“喂喂喂，你们两个小狐女争什么，是不是想把我生吞活吃了呀？”

吟雪瞪了吟霜一眼，道：“我倒情愿被你生吞。”

吟霜也回瞪吟雪一眼，用同样语气道：“我愿让你活吃！”

江枫哪会听不出，她们所说的“生吞”“活吃”是指什么。

强自一笑，故意问：

“你们要我怎样吞，怎样吃？”

吟雪风情万种地笑问：“你敢吗？”

这话充满挑逗意味，也问的非常露骨。

原因是这些时日相处，他们三人在一起时，无论怎样纠缠胡闹，始终未曾真个销魂，突破最后防线。

两姐妹早有献身心意，偏偏江枫每次都能“临危不乱”，及时悬崖勒马。所以，吟雪才会冒出“你敢吗”这一问。

其实他们早已知道，江枫并非不解风情，顽冥不化，他与张四姑，梅花，青凤蓝凤都曾上过床，有过肌肤之亲，为什么对她们“不屑一顾”。

这使她们很不能接受，也难以理解的。

虽然江枫也曾解释，为了要让欧阳照夫妇对他另眼相看，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欲，以保持两姐妹的完璧。

但是，两姐妹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甚至怀疑！江枫不敢直接回答吟雪的问题，笑了笑，反问一句：“你认为呢？”

吟雪也笑而不答，霍地站了起来，面对着江枫，毫无顾忌地动手宽衣解带，将全身衣衫尽褪，脱了个精光。

江枫看在眼里，不禁赞道：“美！好美！”

吟霜一听，她哪甘示弱，也忙不迭起身脱了个精光赤裸，问道：“我呢？”

江枫不能厚此薄彼，笑道：“你也一样美！”

两姐妹满意地相视一笑。

“我要你生吞！”

“我让你活吃！”

两姐妹几乎同时发动，扑向了盘坐地上的江枫。

江枫被扑倒，上身向后一仰，躺在了地上。

两姐妹又互不相让，争向江枫身上扑去。

这回吟霜抢了个先，扑住江枫就凑上香唇，来了个火辣辣的热吻。

吟雪落了空，推不开紧紧抱住江枫的吟霜，只好转移目标，另辟战场，改向江枫的身体进攻。

江枫强忍住灼伤的痛背，任由她们为所欲为。

他身上仅穿一条短内裤，张四姑为他披上的长衫，被两姐妹一阵拉扯，这时早已滑落下去，落在了地上。

两姐妹放浪形骸，形同疯狂，一个搂住江枫狂吻不已，另一个则在他遍身抚弄。存心要挑逗起他的欲火。

而这时在客房外，罗兰已悄然来到亲自担任护法的张四姑身边，忧挂于色地轻声道：“四姑，这样下去，恐怕……”张四姑转过脸道：

“不用耽心，江枫会把握分寸的。”

罗兰轻叹一声，道：“可是，他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两个丫头如此纠缠，教他如何能忍受。”

张四姑正色道：“她们自习‘传真记’武功，已中毒太深，除了用这以毒攻毒之法一试，或能奏效之外，只怕两个丫头是真的无救了。”

罗兰爱女心切，急问道：

“四姑，今夜你打算让江枫为两个丫头破身？”

张四姑郑重道：“但愿江枫能自制，否则不但枉费他一番苦心，全功尽弃，连他本身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呢！”

罗兰习过“惑心术”，自然深知天狐武功的厉害，尤其雪、霜两姐妹也

已尽得“惑心术”真传，万一双方各尽全力施展出来，欲火一发不可收拾，后果将不堪设想。

试想，一方施展“惑心术”，另一方已难抗拒。若是双方互攻，犹如火上加油，即将形成怎么一个局面。

最可能的结果，便是双方均被欲火焚身，同归于尽！

想到这种可能，罗兰不由地发出声轻呼：“啊！……”

张四姑劝慰道：“非常的情况，只有用非常手段，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能拯救两个丫头了。何况，纵使死马当做活马医，也总有一丝希望，总比被迫非得你们亲手杀了两个丫头强些吧。”

罗兰泪光闪动，叹息一声，黯然伤神地转身离去，似乎不敢也不忍留下，目睹随时有可能发生的不幸。

张四姑很能了解罗兰此刻的心情，没有拦阻她。

在这种情形之下，她也无能为力，帮不上江枫任何忙。唯一的希望，就是江枫能保持清醒，不要忘了三圣当年所交付的重任。

同时她更暗自祈祷，但愿今夜能平安度过。

万一神秘教主方面大举来犯，雪、霜两姐妹想必争相杀敌，她们一杀红了眼，那就真的无救了。

客房里，传出了阵阵的娇吟。

张四姑暗自一惊，忍不住将右眼凑迎窗缝，向内一探望，只见三条肉虫在地上叠成子一堆。

吟雪被江枫扑住，在她遍体狂吻。

而吟霜又伏在江枫背上，双手紧紧将他搂住。

两女一男，构成一副春色无边的画面，加上吟雪的轻嚶娇吟，及吟霜放浪形骸的笑声。使窗外的张四姑看在眼里，听入耳中，也不禁感到脸上发起烫来。

她倒并非贪看房内撩人心弦的一幕，而是耽心江枫经不起两姐妹的纠缠，万一情况危急，也只得不顾一切，甘冒雪、霜两姐妹被撞破了好事，欲火高涨下失去理性向她出手之险，闯进去来个紧急应变了。

幸好这一看，看出江枫始终控制全局，虽将两姐妹挑逗得欲火难禁，自己却能极力自制，总算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实际上，江枫比跟两位绝世高手拼斗更吃力，他现在已不能仗“惑心术”控制两姐妹，全靠自己的定力支持。

要知“惑心术”的施展，主要是当双方四目相交，眼光接触的片刻之间，以眼波惑住对方心神。

譬如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或是彼此以背相对，“惑心术”便无法施展。

此刻的情形，正是如此。

不过，两姐妹已受到“惑心术”征服，触发了她们强烈的情欲，如同被催眠术控制一样，潜意识中完全依照催眠者的指示，绝对服从，无法更改，而且是有进无退。

而这股狂炽的欲火，必须使它发泄出来。

在过去相处的日子里，像此刻这种纠缠在一起的场面，他们三人早已习以为常，不足为奇。每次一了紧要关头，彼此都能悬崖勒马，守住了最后防线。

不同的是，江枫从未对她们施展过“惑心术”。

但是，此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两姐妹心神已乱，欲火不断上升，放浪形骸之情，比水性杨花的荡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形容她们像荡妇，一点也不为过，只见两姐妹全身赤裸，上下夹攻连短内裤都被她们扒掉的江枫，好一副若痴若狂的情态。看在窗外的张四姑眼时，不禁为之咋舌，自叹望尘莫及。

毕竟，她们只是十几岁的青春少女，从未经过人道，尚属完璧处子呀！两姐妹形同疯狂，愈来愈冲动了。

看情形，她们继续再闹下去，江枫也将情不自禁。……

张四姑情急之下，正待不顾一切后果，闯进房去加以阻止，忽听大悲梵音响起，似从四面八方传来。

原来，罗兰黯然伤神离去时，遇上了负责各处巡视的大和尚。

大和尚察言观色，看出罗兰心有千千结，追问之下，得知情由，便双手合十，口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罗女侠不用耽心，此事交给贫僧好了，必要时，只好由贫僧来化解凶险了。”

罗兰谢了一声，迳自回到丈夫身边去。

大和尚则走向后禅院，一直守候在暗处。

当他惊见窗外的张四姑在将要采取行动时，情知事不宜迟，急忙以深厚内力发出大悲梵音。

客房内，千钧一发之际，梵音传入，顿使纠缠一起的赤裸两女一男，如同从浑浑噩噩中被唤醒。

但他们都已心力交瘁，随即又昏昏入睡……

一夜平安无事地度过。

出乎意料，神秘教主方面并未大举来犯。

甚至古庙方圆一里之内，没有发现任何风吹草动。

难道他们已知难而退，撤离了山东境内？

这似乎不太可能吧！

昨夜，可说是有惊无险，要不是大和尚及时发出大悲梵音，万一一张四姑情急之下，不顾一切闯进客房去，正际欲火狂炽的雪、霜两姐妹，极可能失去理性，迁怒撞破她们好事的这位张姨。

如果两姐妹同时出手，张四姑绝对抵挡不住。

在那种情势下，江枫若要抢救张四姑，只有出手杀了这形同疯狂的两姐妹！

张四姑想起当时的情况，不禁犹有余悸，一早就来向大和尚致谢。

大和尚哈哈一笑，道：“谢我倒不必，待会儿要是有人向贫僧兴师问罪，怪我昨夜坏了他们的好事，还得张姑娘多多替我担待一些才是呢。”

张四姑道：“江枫不会的。”

“我说的不是他。”大和尚道：

“是那两个小狐女……”

话犹未了，已见雪、霜两姐妹站在大殿门口。

只见吟雪面罩寒霜，向吟霜冷冷地问：

“好像有人在背后说我们坏话，你听见了吗？”

吟霜不屑道：“有种就当面说，背后说当他放屁！”

嘿！年纪轻轻的大姑娘，连这种话都出口了。

张四姑心知她们要找大和尚麻烦，大概是为了昨夜的事，不由地脸色一沉，正待出言相责，大和尚却抢先开了口。

“两位姑娘，早啊。”

两姐妹跨进了大殿，吟雪眼皮一翻道：

“谁是姑娘？我们是小狐女！”

其实“小狐女”只是个昵称，她们从未介意，今里显然是存心要找大和尚的碴儿，反正他说什么都不对。

大和尚仍然笑容满面道：“对对对，你们已尽得天狐夫人武功真传，小狐女自是当之无愧。”

吟霜出言讥道：“这以说，大和尚念了这么多佛经，应该是小佛祖罗？”

大和尚又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贫僧只不过是个酒肉和尚，哪敢沾辱佛祖圣名。”

“哼！”吟霜道：“出家人不沾荤腥，你这和尚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外加杀人不眨眼，简直是佛门中的败类！”

张四姑忍无可忍，怒斥道：“吟霜，不得对大和尚无礼！”

吟霜连正眼都不看张四姑一下，冷冷说：

“我们在跟这酒肉和尚说话，不干你的事！”

“哼！”

张四姑正待发作，大和尚已呵呵笑了起来。

“张姑娘，年轻人不拘小节，喜欢跟我这六根不净的出家人打成一片，你又何必跟我们凑热闹。”大和尚唯恐双方发生冲突，一施眼色：“你不是要接老叫化的班去吗？”

张四姑哪会不明白大和尚的心意，但她此刻却不能走开，让大和尚一人应对两个小狐女。

“我还要在这里等江枫。”她摆明了不走的态势。

她故意抬出江枫，用意是使两个小狐女有所顾忌，至少态度上会收敛些。想不到提到曹操曹操就到。

“大家早啊！”

江枫右侧拱门走了出来，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

雪、霜两姐妹竟未加理会，迳向左侧拱门走了进去。

大殿两侧的拱门都通后面禅院，显然她们是准备回院内的客房。

这座废弃已久的古庙占地甚广，虽已是到处残垣断壁，破旧不堪，不复当年的雄伟旧貌。

但依稀仍可看出，昔日香火鼎盛时，必是信徒络绎不绝的名刹。

不说别的，仅仅后禅院供善男信女休息的两排客房，就多达十二间。

如今，正好被他们这批人加以利用。

刚才雪、霜两姐妹是从前院进入大殿，她们一早外出去了哪里？

张四姑，大和尚被她们一进来就出言找碴，以致没有想到这问题。

江枫却提了出来：“她们刚回来？”

张四姑被他一语提醒、诧异道：“咦？昨夜她们不是安安稳稳睡在客房里，未见她们出动呀！”

江枫笑道：“大姐，她们已深得你的遁法技艺真传，要溜出去太容易了，谁也不会发觉，不然就怪你授艺不力啦。”

张四姑瞪他一眼，正色道：“我在跟你说正经的！”

如果大和尚不在场，江枫必一会回一句：“我没有不正经呀！”但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口，只是微微一笑。

张四姑接下去道：“遁法不遁法并不重要，存心要溜出去，利用夜色掩护，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能办到，并非难事。问题是，昨夜她们溜到哪里去了？去做了什么？”

江枫道：“大姐刚才怎么不同她们？你是统帅，必须掌握情况及所有人的行动，她们怎可未经大姐同意，擅自行动呢！”

张四姑苦笑道：“刚才她们一进来，就故意找大和尚麻烦，差点引起冲突。我排解都来不及，哪想到这些。”

“找大和尚麻烦？”江枫的目光转向了大和尚。

大和尚呵呵笑道：

“大概是怪我昨夜多事，或者对大悲梵音不太欣赏。”

江枫当然明白大和尚指的是什么、不禁有些尴尬。

偏偏张四姑又毫不保留道：“你的‘以毒攻毒’妙方，对她们恐怕无效哦。”

江枫更窘迫了。

忽听大和尚叹道：“唉！如今她们两姐妹的魔功进境，已然步入坦途，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尤其是吟霜，只要一杀人见血，这时魔性大发，不自克制。和尚原打算以七日七夜不停息的方法，念诵出大悲梵唱，助她们使成长的魔心消退。

可是，经过昨夜的事，和尚发现她们不但对梵音有所排斥，且对和尚心存芥蒂，再要她们心甘情愿接受梵音，恐怕相当困难了。”

“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管，任由她们沉沦下去吧？”江枫真的急了，语气不免激动起来。

张四姑深深一叹，神情凝重道：“如今强敌当前，又发生她们的问题，我们真是内忧外患！”

三人面面相觑，一时之间，谁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

大殿上，气氛突然沉闷起来。

就在这时，突见欧阳昭夫妇奔入。

罗兰气急败坏，一进来就问：

“看见两丫头吗？”

张四姑点了点头，道：“她们刚回来，回后禅客房去了。”

“噢。”罗兰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张四姑察觉出俩口子神色有异，忙问：“你们跟两个丫头一起出去的？”

罗兰点了下头，道：“昨夜两个丫头入睡后，我们仍不放心，一直守在暗中，注意她们房里的动静。果不其然，过了没多久，她们就溜出房，飞身越院墙而去。

当时我们没有出声阻止，决心跟去看看她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所以一路悄悄跟踪。

结果她们并没有目标，只是到处寻找敌踪，看情形是杀性大发，想找些倒楣的人杀个痛快。

偏偏搜寻了好几十里，竟然不见敌踪，不知那批人躲到了那里去，害我们疲于奔命，跟着两个丫头到处乱转，一直将到天亮，看她们杀了不少的山猪和野狼。”

欧阳昭铁青着脸，愤声道：“我看两个丫头已无可救药，与其任由她们愈陷愈深，将来变成危害天下武林的两大女魔，倒不如由我亲手……”

“杀”字刚要出口，已被罗兰以眼色制止。

欧阳昭深深叹口气，不再说下去了。

“阿弥陀佛！”大和尚噉了声佛号，走上前道：“欧阳施主，事情演变到今日地步，实非始料所及。就连少林掌门百明方丈也未想到，否则他哪会让江老弟去找了‘传真记’？”

两位令媛本性纯净，天质聪慧，实为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她们之所以陷入魔境，完全是误练‘传真记’上邪术魔功而起，以致愈陷愈深，难以自拔。

如今之计，必须先息止她们的杀念，再设法从魔境中拯救出她们。所以得请张姑娘配合，近日之内，神秘教主方面若大举来犯，千万不可派她们杀敌。”

张四姑点点头道：“我会尽量不使她们杀人见血的，不过……”突然欲言又止起来。

罗兰怂恿道：“四姑，事到如今，不必有任何顾忌，有话尽管直说吧！”

张四姑迟疑了一下，始郑重道：“万一她们不听命，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出手杀了她们！”

此言一出，其他几人不由地一怔，神情大变。

只见大和尚双手合什，口喧佛号：“阿弥陀佛！”

江枫俊眉一皱，茫然不知所措。

罗兰眼圈一红，泪水夺眶而出。

欧阳昭则是义无反顾道：“四姑看着办吧？此事由你全权作主！”

“不！”罗兰叫道：“四姑，你可以废了两个丫头的武功，但不能杀她们！”

欧阳昭喝斥道：“兰妹，你……”

“她们是我们的女儿啊！”罗兰突向张四姑双膝跪下，泣声哀求道：“四姑，答应我不要杀她们……”

张四姑慌忙蹲下，双手要扶起她：“别，别这样……”

罗兰泪如雨下道：“不！四姑，你不答应我，我就长跪不起！”

欧阳昭气得顿足道：“兰妹，你怎可如此，真令我太失望了！”

张四姑道：“有话站起来说，这样我实在担当不起啊。”

罗兰已泣不成声，连她说什么都无法听清。

江枫站在一旁傻了眼，一时不知如何劝慰这位未来的岳母。

当然，万一情势所逼，非杀害雪、霜两姐妹不可，连他这个欧阳家的乘龙快婿也当不成了。

张四姑只好委婉道：“罗兰，你是知道的，我对两个丫头的疼爱，以及对她们的感情，绝不亚于你这做母亲的。

除非万不得已，只要有一线拯救她们的希望，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刚才你们尚未回来之前，我们正在商量，决心要尽一切可能，把两个丫头从魔境中拯救出来。

真要到了绝望的一天，为了她们，也为了天下武林着想，如果被迫非下手不可。我可以向你保证，杀了她们，我绝不会偷生，必定陪着两个丫头同赴九泉！”

说到这里，张四姑也情不自禁哭了起来。

“四姑……”

罗兰抱住了张四姑，两人把头痛哭。

一旁的江枫，大和尚及欧阳昭也为之动容。

不知什么时候，青凤已悄然进了大殿，在场的人竟浑然未觉。

她把江枫拖开一旁，轻声说了几句。

只见江枫把头微微一点，走去拍拍张四姑的肩头，道：“大姐，青凤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张四姑抬眼一看，青凤仍站在右侧拱门旁。

这会儿青凤突然来到，想必是极其重要的事，否则她岂非大不识时务了。

张四姑便向罗兰劝慰道：“罗兰，不要难过，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扶起了罗兰，她才走向青凤，两人一起走进拱门。

到了禅房，青凤放下形同虚设，又破又旧的布门帘，才郑重其事道：“张姨，其实你用不着杀雪、霜两姐妹的……”

“你都听见了？”张四姑暗自一怔。

青凤点了点头。

张四姑即问：“哪你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青凤献计道：“我会配制一种药，服下之后功力全失。一旦废了武功，她们就无法杀人了。”

“不行啊！”张四姑摇头苦笑道：“现在不是功力的问题，而是她们的本性已经迷失，完全情不由己。即使废了武功，她们仍然陷入魔境，可能会想出更残酷，更极端的杀人手段。”

况且，‘传真记’上的武功，均属歪门邪道，一旦练成，在体内就形成了一种自然抗力。如果服下你的药，想必水火不容，她们如何能承受得了？万一不慎，当场就可能送命，这个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青凤沉吟一下，又道：“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只不过……”好似乎说不出口，欲言又止起来。

张四姑笑道：“青凤，在张姨面前，干嘛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不能说？况且，这是为了救雪、霜两姐妹，就算你说的方法不能用，张姨也不会怪你呀。”

青凤微微点了点头，问道：“张姨可知道‘素女经’这部奇书？”

张四姑坦然道：“不但知道，而且看过，你问这个干嘛？”

青凤道：“素女经有两卷，一为素女秘道经，一为素女方。我们天王门的女弟子，从小就把它列为练功习武之外必修的课业，以了解男欢女爱之事。

但三位宫主却根据素女经，深入研究，创出了另一部秘经，并且身体力行。她们之所以如此，为的是要藉由彼此的爱抚，不须男人亦可达到发泄欲火的目的。

久而久之，一旦深迷此道，就如同吸毒上瘾似的，对其他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三位宫主此番亲自出马，功力不大如前，很可能就是终日玩这‘磨镜之戏’，以致武功荒废。否则的话，她们绝不可能如此不济。

所以，我在想，如果能所雪、霜两位妹妹导入此途，不知是否能冲淡她们的杀气？”

“这个嘛……”张四姑沉思了片刻，问道：

“三位宫主把她们的的心得传授了你？”

青凤脸上一红，娇羞万状道：“天王门的众弟子中，只有我和蓝凤习过。”
张四姑神情凝重道：

“我懂你的意思，是想藉此转移她们的‘兴趣’，逐渐淡化嗜杀的魔性。这个方法，与江枫昨夜用的可说是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可是，江枫昨夜险些弄巧成拙，当时我也几乎沉不住气，若不是大和尚及时传出大悲梵音，我差一点不顾一切闯进去阻止。

如果我真闯了进去，触怒两个丧失理性的丫头，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我这张姨。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有余悸，险肇大祸呢！”

青凤不以为然道：“张姨，你不知道三位宫主那套功夫的厉害，那比‘媚术’强过何止十倍。内宫的女弟子，包括我和蓝凤在内，当初就是被她们用这方法控制，心甘情愿受驱使，甚至为她们卖命。

刚才在大殿里，我见了张姨和罗兰前辈抱头痛哭的情形，知道你们谁也不忍向雪、霜两位妹妹下手。所以才想到，不妨废了她们武功，或用这方法一试，也许能奏效，那就不必非杀她们不可了。”

张四姑未置可否，沉吟了一下，问道：“你有把握吗？”

青凤肯定把头一点。

张四姑不由地笑斥道：“想不到你这丫头还藏了私呢！”

青凤窘道：“这种见不得人的技艺，难登大雅，那敢在张姨面前炫耀哪。”

“说的也是……”张四姑郑重道：“这事关重大，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能让任何第三者知道，万一不成，也免得落人笑柄。”

青凤连连应道：“我知道，我知道，张姨请放心，我会不露痕迹，见机行事的。万一情况不对，我会立刻悬崖勒马，绝不让她们看出破绽。”

张四姑微微点头：“她们回房不久，不知睡了没有，你去看看吧。”

目送青凤出了禅房，张四姑非但没有感到松了口气，反而心情更沉重起来。

因为，她对青凤的方法，实在不敢抱太大希望。

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有效方法呢？

张四姑茫然了。

换班了，担任夜间警戒的一批人去休息，轮到另一批人来接替。

这批接班的人，包括江枫，张四姑，欧阳昭夫妇，大和尚，青凤，及雪、霜两姐妹等人。

从人手的调派可以看出，张四姑仍以原来的组合为主力，夜间让大家尽量休息，养精蓄锐，以备敌人大举来犯可奋力一战。

至于弃暗投明的申雪君，夏天同等那批人，张四姑对他们仍然怀有戒心，所以分派他们担任夜间警戒，并且指派老叫化负责巡视，以防万一有变。

蓝凤则是留下的一步暗棋，如今她虽已投诚，但神秘教主尚不知情。

她是被神秘教主利用，奉命来传话，旨在诱江枫中计的。

所以，神秘教主可能以为她被抓，必要时可以将计就计，让她装成从这里逃出，逃回神秘教主那边，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呢。

由此可见，张四姑不愧是女中豪杰，确实具有运筹帷幄的大将之风。

此刻她正与江枫两人一组，在距古刹一里外方圆之内巡视。

但所经之处，并未发现敌踪。

江枫忽问：“大姐，他们会不会知难而退，昨夜早已远遁了。”

张四姑摇摇头道：“不太可能！试想，你是那神秘教主的心腹之患，眼中之钉，一旦未能置你于死地，他就一日寝食难安。昨夜费尽心机，仍未把你炸死，他怎会甘心就此罢手呢。”

“可是……”江枫眉头一皱，困惑道：“他们为什么毫无动静？至少应该有人在附近一带监视我们呀！”

张四姑耸耸肩道：

“这位神秘教主，实在令人莫测高深？”

江枫道：“大姐，照你刚才所说，他的心犹未死，志在必得，非得置我于死才会甘休罗？”

“那还用说吗？”张四姑神色凝重道：“过去我们能占上风，主要是有内应，随时了解敌情，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今除了蓝凤之外，所有能作内应的人已全都化暗为明，曝了光……”

江枫接道：“连蓝凤也不能算上了。”

“不！”张四姑道：“到目前为止，神秘教主可能还搞不清，蓝凤究竟是被抓，还是被我们杀了，才由你乔扮她回去复命。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你既能找到那座密林，他一定以为蓝凤是受了酷刑，被逼供说出了他们的藏身之处。”

江枫却持不同的看法：“难道他想不到，可能是被蓝凤出卖了？”

张四姑判断道：“不太可能，蓝凤跟青凤不同，她一向居于幕后，不像青凤抛头露面以歌女姿态出现，所以神秘教主想不到她会与你发生接触。

否则的话，昨夜他哪会派出蓝凤来传话。”

江枫点点头道：“大姐说的很有道理，关于这点，昨夜我也想到。神秘教主派蓝凤来见我们，大概算定我们必然会跟踪她，而且跟踪的人很可能就是我。所以布下陷阱，等我去自投罗网。

想不到我们不是跟踪，而是乔扮成蓝凤，这点似乎出乎他意料之外。

当时他自作聪明，以为乔扮蓝凤的是你，结果更出乎意料，那个蓝凤竟然是我！”

忍不住哈哈一笑，江枫接下去又说：“由此可见，他对蓝凤尚未怀疑、否则就不会派她出马了。

但我有一点想不通，当时我已露出本来真面目，尚未跟那冒充神秘教主的侏儒冲突。如果他混在那批黑衣刀手中，为什么不等亲眼看到我被炸死，就率众匆匆撤走？”

张四姑笑斥道：“小情郎、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哦！”

“怎么说？”江枫怔了怔。

张四姑分析道：“你想看，在那么强烈爆炸的威力范围之内，谁能活命？所以他不必亲眼见到，已认定了你必死无疑，没想到你命大，竟然能死里逃生。

另一个原因，是他估计你绝不会只身涉险、林外必定有人跟来接应。既然认为你已死定了，其他人已不足为惧，为了保存实力，

以免造成重大伤亡，损了他的元气，又何必急于一时跟我们硬拼呢？

也许除你之外，神秘教主对雪、霜两姐妹也有所忌惮，下一次的目標就是她们了。

一听提到雪霜两姐妹，江枫的眉头又皱起来。

张四姑劝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不用太为她们耽心。”

江枫忽问：“大姐，万不得已时，你真忍心向她们下手吗？”

张四姑强自一笑道：“我也不想把命赔上啊！”

江枫不愿自寻烦恼，赶紧转移话题：“大姐，你昨夜不是说，对方很可能采用自杀式的攻击，指派一批死士每人身上绑上炸药，跟我们一个拼一个吗？”

“但是不能不防。”张四姑道：“昨夜老叫化出了个主意，我认为倒不妨一试……”

江枫迫不及待地问：“什么主意？”

张四姑道：“他主张由我用速成法，教会所有人各种简易遁法技艺，埋伏在古庙四周，一见敌人出现，就以远距离暗器射杀，根本不让他们任何人有机会接近我们。”

这样一来，他们的敢死队就失去作用，吟雪、霜两姐妹也不必上阵出手杀敌，不是两全其美吗？”

江枫点点头，道：“这倒确实是个可行之计，不过，要阻止雪霜两姐妹出手杀敌，恐怕她们不会听……”

张四姑笑了笑，胸有成竹道：“这个心由我来操吧。”

江枫忙问：“大姐有什么妙方？”

张四姑不便泄露青凤的献计，故意卖起关子来，笑道：“时机未到，天机不可泄露。”

这时他们已不知不觉走了很远，距离古庙至少三里之外，到了一片竹林前。

江枫突然止步，伸手拉了张四姑一把，轻声道：“大姐，这片竹林可曾派人搜索过？”

张四姑没有答话，向竹林注视了片刻，忽道：“怪事，这一带我巡视过不止两三遍，好像不记得有这一片竹林呀！”

江枫笑道：“难道它是突然冒出来的？‘二十四孝’中，孝子只能哭出竹笋，哭不出一大片竹林哦。”

张四姑正色道：“我跟你说正经的！”

此刻没有第三者在场，江枫已不必顾忌，俏皮地笑道：“我不正经了吗？”

张四姑没有心情跟他打情骂俏，瞪了他一眼，迳向竹林走去。

江枫讨了个没趣，只好尴尬地笑笑，跟着走至林前。

张四姑一向谨慎小心，不敢冒然进入林内，蹲下仔细观察了片刻，轻声惊道：“你看，这些青竹是不久前才植入土中的！”

“哦？……”？

江枫不禁一怔，急忙蹲了下去。

仔细一看，竹根周围虽然埋得极平整，仍可从翻出的新土色泽，看出青竹刚植入土壤中不久。

甚至可能是昨夜才植入！

这一片竹林，高远两三丈的青竹，为数至少在千株以上。一夜之间要从别处移植过来，简直不可思议。

更令人不解的，是什么人这样做，目的何在？

江枫连看了十几株，情形完全一样，不禁惊诧道：“大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张四姑没有回答，站起来观察了一阵，又沉思片刻始道：“唔……看来很像是一座奇门阵！”

江枫笑道：“大姐，我对布阵虽不精通，但我义父金丹书生对此颇有研究，也曾教我奇门易数之学，可惜我志不在此，同时又要跟姨娘天狐夫人，师父无相大师学艺，以致对奇门易数、布阵之学仅学得点皮毛。

不过，至少我凭这点皮毛，也知道任何一种奇阵，都是按九宫，八卦，五行演变布设而成。

尤其是奇门五行阵，仅须一些石块及竹枝就可布成，确实玄奇无比，令人不可思议。

但无论何门何派，任何一种奇阵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表面绝对让人看不出异状，看不透玄机，更看不出凶险。一进入阵内，立时与阵外所见情景就有天壤之别，说穿了完全是一种错觉所造成。

原来的几堆石块，几枝竹枝，突然之间变成了崇山峻岭，悬崖绝壁，以及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使人被困在其中，无法找到出路。纵然身怀绝世武功，困在阵中也施展不出。十天八日下来，即使不被饥渴而死，恐怕也会发狂了。

而眼前这座竹林却不同，青竹何止千株，已然成林，天下哪有这种布阵之法的？”

张四姑没有打岔，一直听他一口气说完，才笑道：“小情郎，谢谢你替我上了一课，使我茅塞顿开。就算金丹书主亲自授业，大概也不过如此，可是，扮猪吃老虎这句话，不知你听过没有？”

江枫怔了怔，茫然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张四姑道：“我这个比喻不算很恰当，但却是一针见血。就拿你来说吧！认定这片竹林不可能是个奇阵，否则就是天下第一笨蛋布设的。其实，对方不但是布阵行家，而且更是深谙兵法‘攻心为上’之学的高人。

诚如你所说，奇门竹石阵仅须一些石块和竹枝即能布成，不必大费周折，所以你一见这片竹林，绝不认为它是个奇阵，岂不等于被扮猪的吃了你这只老虎。”

“唔，好像有点道理……”江枫道，“但你又根据什么，认定这是个奇阵呢？”

张四姑指着竹林道：“你仔细看，这片竹林看似又密又乱，参差不齐，但其中暗藏九宫八卦玄机，利用附近其他青竹加以掩饰，使人不易察觉出来。

如果我没看走眼，不信的话，我们只要一进入林内，眼前的一切立时会生变化，完全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景了。”

江枫眼光一扫，颌首道：“没错，尤其这片竹林的位置，正挡住了通往山谷的谷口，实在有悖常情。

照这样看来，显然是让想要进入山谷的人，势必非通过这片竹林不可。换句话说，这是个陷阱。也无异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很可能他们的人就藏在谷内！”

张四姑笑了笑，道：“你总算明白了。”

江枫想了想，问道：“大姐，现在我们是回去，还是入阵一探究竟？”

张四姑道：“那就得看你的了，如果你有自信，不怕被困在阵中出不来……”

不等她说完，江枫已毅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他们为了布

阵，不惜劳师动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老远移来上千株青竹，冲着这份心意，我们也不能辜负人家的盛情哪！”

两人相视一笑，小心翼翼地 toward 竹林内走去。

他们如履薄冰，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结果进入林内竟毫无异状，大出两人意料之外。

林内的情景，与他们在林外所见完全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枫不禁感到十分困惑，张四姑也莫名其妙。

“大姐，我们好像又估计错了。”江枫转身看着张四姑。

张四姑强自一笑道：“不是‘我们’，是我估计错了，你说对了，这根本不是个奇阵。”

“但他们为什么呢？”江枫道：“至少有个合理的解释呀！”

张四姑沉思一下，当机立断道：

“走！我们既然进来了，就进山谷去找答案！”

“对！”江枫义无反顾。两人交换一下眼色，互示关怀与警惕，随即向谷口一直走去。尽管林内毫无异状，他们仍不敢掉以轻心，一面向前走，一面目光流转，注意任何风吹草动。

因为，这实在令人费解，也太不可思议，移值千株青竹。一夜之间布成一座竹林，可称得上工程浩大。

若是毫无目的，那他们为的是什么？

绝不会是为了美化景观，或者改变风水。

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些人吃得太饱没事干！

两人一路通行无阻，一直走到竹林尽头，仍未发现任何异状。出了竹林，眼前便是谷口。

放眼看去，谷在两座山间，蜿蜒向前伸展，由于谷口被山石挡住视线，不知山谷通往何处，也看不到尽头。

张四姑突觉一阵轻微眩晕，不由地以手按额，足下也有些不稳起来。

江枫急问：“大姐，你怎么了？”

张四姑强自振作一下，道：“大概整夜未睡，精神有些恍惚吧。”江枫关切道：“那我们还是回去……”

“不！”张四姑坚决道：“既然来了，好歹也得进山谷去……”话未说完，她已摇摇欲坠起来。

江枫暗自一惊，急忙把她扶住，同时伸手一揽她的纤腰：“大姐，不要逞强了，快回去吧。”

张四姑却摇摇头道：“不碍事的，扶我到前面石头那里，坐下歇一会儿就没事了。”

江枫拗不过她，只好扶她向前走去。

走近挡在谷口的山石，已看清谷内的情况了。

两个乍见之下，不由一惊，大声惊呼：“啊！……”

原来，他们所见到的，竟是八对赤裸裸的男女，正在谷内做着翻云覆雨之戏！但他们的失声惊呼，并未惊动这十六名男女。

更妙的是，八对男女如同泥塑木雕，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连动都不动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被人点穴所制.....

定神一看，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八对男女是近似肉色的大理石雕成。且釉上毛发，乍看栩栩如生，几可乱真！山谷里，哪来的这批男女的石雕？

江枫正感莫名其妙，忽觉张四姑紧紧搂住了他身体。莫非触景生情，引起了她的欲念？

“大姐，我们走近些去看看。”江枫似对石雕发生了好奇。张四姑未置可否，任由江枫拥着走近石雕。

十六名赤裸男女石雕，分为八组排成一圈，每一对男女，均各自作出不同的交合姿势。不但维妙维肖，而且栩栩如生，甚至连脸上那种亢奋紧张的表情，也十分逼真传神，表露得淋漓尽致。这不知出自什么名匠的杰作，真可称得上是“春宫图”中的珍品！

江枫突然间想到了什么，转过脸急道：“大姐.....”不料却见张四姑两颊飞起红晕，双目流露无限柔情，一副春心荡漾之态。

江枫不由地暗自一惊，惊问：“大姐，你怎么了？”张四姑双臂齐张，搂紧了江枫的脖子，仰起脸来，渴求地道：“小情郎，快抱紧大姐，吻我.....”

江枫心中大骇，他与这位大姐春风已不止一度，但从未见过她如此放荡，简直如同不甘寂寞的年轻寡妇。

但他无法拒绝，也不愿拒绝张四姑的要求。

他低下头，吻上了她的朱唇。

张四姑迫不及待，搂紧了江枫就狂吻不已，同时将那条滑腻腻的妙舌攻入对方口中，恣意翻腾卷动起来。

江枫觉得出，张四姑的全身发热，也意识出她内心的一股欲火正在燃烧。怎会如此呢？

江枫猛然间若有所悟，想到了问题出在那片竹林！

对方不惜劳师动众，一夜之间布成这片竹林，绝不可能是故布疑阵。

尤其是，谷内又布置了这八座男女交合石雕。

显然，竹林看似毫无异状，其实林内很可能弥漫着无色无嗅的气体，吸入后足以使人意乱情迷，欲火难禁。

刚才张四姑一走出林外，便觉一阵轻微眩晕，足见受到吸入林中气体影响。

如果不出所料，那种气体应该是催情剂，或是春药之类。不同的是不必服下，吸入即可发生作用，大概可与江湖上最霸道的迷药“七里香”媲美吧！

加之目睹谷内八座男女交合石雕，便使药性加速发作，一齐不可收拾。

江枫仗着功力深厚，加上天狐夫人所传“惑心术”，更重要的是得力于无相大师，及金丹书生的通力合作，早为他打通任、督二脉，冲破生死玄关。

如今他已异于常人，连天后宫秘传的媚法都失效，更何况是区区迷药。

照理说，张四姑也尽得天狐夫人真传，不应如此不济才是。但她受到发自内心深爱江枫的影响，身心对这小情郎从不设防，如同门户大开，以致被那迷魂气体趁虚而入，全然丧失了自制之力。

江枫这时明知她是意乱情迷，身不由己，但却不忍拒绝她的如火热情。

狂炽的欲火，使张四姑愈来愈冲动.....

江枫对这位大姐，不似对雪、霜两姐妹，不必耽心情不自禁时，欲火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此时此地，使他更耽心的是惟恐谷内早有埋伏，伺机而动。极可

能趁他们意乱情迷，甚至翻云覆雨时，冷不防涌出发动突袭。

他虽暗自提高警觉，随时可以应变，但却无法兼顾神志不清的张四姑。

尤其想到，敌人万一攻来的是敢死队，身上绑了强烈炸药，决心同归于尽……

江枫不敢再往下想了。

“大姐……”

他挣脱了张四姑的狂吻，刚要向她提出警告，只见这位春情荡漾的大姐，极其妩媚的嫣然一笑，竟然不自觉地施展出“惑心术”来。

江枫心神猛然一震，情知不妙，急叫道：

“大姐！不可以……”

张四姑笑得更妩媚了，有如百花吐蕊，群芳争艳。

江枫心中大骇。

凭他的定力，即使不以“惑心术”，也足以抵制天后宫的“媚法”侵袭。

更何况，他若施展“惑心术”对抗，必占上风。

以前属试不爽，譬如梅花，青凤，蓝凤等几位精习“媚法”的女子，便尽被他征服，获得芳心，不惜背叛神秘教主，甘为他驱使卖命。

如今的对手却是张四姑，这时又使出了“惑心术”。

江枫不敢以“惑心术”对抗，那无异火上加油，欲火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万一失控，难以自制，势必被欲火吞噬，落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情势已急，万般无奈之下，江枫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任凭这位大姐为所欲为。

这好有一比，如同狂洪决堤，既然无法阻挡，不如疏流，将泛滥的洪水导入大海，让它自然化于无形。

张四姑毫无顾忌，宽衣解带，褪尽了全身衣衫。

光天化日之下，这位大姐丰满成熟的胴体，赤裸裸地呈现在江枫眼前。

以往几度春风，几番云雨，江枫与张四姑都是在昏暗的烛光下进行，未能尽情欣赏她的体态。

此刻一览无遗，才发现这位大姐的胴体，竟然曲线玲珑，婀娜多姿。尤其一身细皮白肉，肌质晶莹，是如此的诱惑，令人一见犹怜。

张四姑裸身面对江枫；双手齐动，迫不及待地为他脱光了全身衣衫。

两人赤身相对，仿佛谷中多了一座男女交合的石雕。

但他们是有血有肉的，而且在活动……

第三十回 雪霜女力劈四株儒

经过几番翻云覆雨，激情的肉搏后……

江枫和张四姑都精疲力尽了。

他们仍然紧紧相拥，赤裸裸地，躺在八座石雕围成的圈内，发出急促的喘息声。

江枫保持着清醒，也保持着警觉。翠玉刀就在他身边，伸手可及，随时可以抓起它跃身迎敌。

但是，连他都感到意外，敌人竟然毫无动静。

当他们正在翻云覆雨时，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突袭大好时机，敌人怎会没有好好把握？

江枫实在想不透。

这时张四姑的欲火已消退，娇喘了一阵，霍地挺身坐起，发现自己全身一丝不挂，不由地失声惊呼：“啊！我怎么……”

显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什么。

再一转头，见到江枫赤裸裸的躺在身边，更觉惊诧道：“你！你

江枫并不急着起身，笑道：“大姐，还是你比我高明，被你说中了，那片竹林果然是个奇阵。

“哦？”

张四姑未及追问，目光一扫，发现了围成一圈的八座男女交合石雕，顿觉面红耳赤。

她忙不迭抓起一旁的衣衫，跳起来匆匆穿上，始道：“我们被困住了？”

“我指的不是这八座石雕，是谷口外的那片竹林。”

江枫边说起身，匆匆穿上衣衫，发现张四姑似乎并未注意听他说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在端详石雕，很感兴趣。

张四姑充耳未闻，似在努力回想什么。

江枫见状，心知这位大姐个性很好强，不愿追问，希望凭自己的记忆，想出刚才究竟做了些什么。尤其想知道，怎会赤裸裸地跟他躺在这里。

终于她若有所悟，失声叫道：“他们是故布疑阵！”

江枫反而糊涂了，茫然问：“此话怎讲？”

张四姑判断道：“他们不惜劳师动众，连夜在谷口外移植上千株青竹，目的是想故布疑阵，让我们以为他们藏身在谷内。其实等于声东击西，他们是藏在别处。

也许照他们的估计，认为我们绝不敢贸然闯入竹林，进到谷中来。即使进入谷中，结果却发现只有八座石雕，不见半个人影，被他们耍了一招。

可是，我们怎么躺在这里的？”

江枫呵呵一笑道：“我还以你不会问呢！”

张四姑白他一眼，顿促道：“快说嘛，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枫这才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一切。

张四姑听毕，顿时面红耳赤，窘迫万状道：“天啊！我竟一点也记不起，自己做了些什么。”

江枫道：“幸好是大姐，如果是雪、霜两姐妹跟我同来，后果真不堪设想。说不定我们会同归于尽，这里就是我和她们的葬身之地！”

张四姑听得暗自一惊，心中犹有余悸。

江枫瞥了她一眼，忽问：“大姐，你看他们故布疑阵，除下误导我们追敌的方向，还有什么其他居心？”

“唔……”张四姑沉吟一下，道：“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假定我们不敢贸然闯入竹林，势必调集所有人手，全部守在林外。这样来。我们的人就等于陷在了这里，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及重新布置一切，或者等待更强大的增援赶来，跟我们决一死战。

另一种可能，则是万一我们自恃艺高胆大，不顾一切硬闯竹林，冲进谷里来。每个人不知不觉中，吸入林内无色无嗅的气体，必然神志不清，意乱情迷。那时大家都失去理性，无法自制，岂不乱成一片。

果真如此，我们就难免一场自相残杀，尤其是雪、霜两个丫头……唉！这事想起来实在可怕！”

江枫嘘了口气，遂道：“大姐，我们出来这么久，大家一定很耽心，不知我们出了什么意外，快回去吧。”

张四姑把头一点，两人飞身出了八座石雕，直向谷口奔去。

来到林前，江枫急道：

“大姐，屏住呼吸，我们一口气穿出竹林。”

只见以大和尚为首，老叫化，欧阳昭夫妇及五弟子，刁鹏等人正在林外守着。似乎看出竹林有蹊跷，不敢贸然闯入，以致越趋不前。

一见江枫与张四姑奔出，大和尚忙飞身迎上前，叫道：“你们果然在这里！”

老叫化也赶来，抱怨道：“唉！也不告诉我们去哪里，可把我们急坏啦！”

江枫若无其事地笑道：“急什么，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还怕我们被人拐去了不成。”

“哼！你倒说的轻松……”

老叫化眼珠子一弹，正待倚老卖老，训他几句，欧阳昭已来到面前，抢着问：“山谷里可发现了什么？”

张四姑唯恐江枫说漏了嘴，那可令她无地自容，忙道：“此处不宜久留，大家回去再说吧。”

大家虽急于想知道谷内情形，但不便追问。

奔回古庙的途中罗兰故意走在张四姑身旁，轻声道：“四姑，青凤今天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张四姑暗自一惊，急问：“她怎么了？”

罗兰忧心忡忡道：“两个丫头回房去后，一直没有出房，我有些不放心，想跟她们好好谈一谈。刚进后禅院，就瞥见青凤溜进了她们房里。

我在房外守了半天，听不见一点动静，又不好闯进房去查看，赶紧想通知你。遇见老叫化，说是看见你和江枫去附近巡视了，可是我到处找不到你们，才回去召集了他们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了这里来。”

张四姑心知青凤已开始行动，但不便向罗兰说明，只好笑着说：“别惊小怪，青凤只不过想找两个丫头聊聊，找机会开导她们罢

罗兰不以为然道：“不是我大惊小怪，这是什么节骨眼，强敌当前，又不是以前在欢场献唱，青凤今天居然刻意打扮，浓妆艳沫，花枝招展，我才觉得她不太对劲哦。”

张四姑笑道：“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何况她那么年轻、你也未免太保守了吧。”

罗兰只好不说了。

两三里路，以各人的轻功施展，只用一盏热茶的时间，便已奔回到古庙。守在庙门外的胡元和郭天同，忙上前恭迎。

江枫等人答了礼，迳入大殿。

罗兰关心雪、霜两个女儿，不知青凤跟她们在房里干嘛，一回

853

庙就迫不及待把张四姑拖去。

张四姑却是耽心江枫说漏嘴，将谷中情形和盘托出，遭人背后议论倒在其次。万一传进雪、霜两姐妹耳里，麻烦就更大了。

毕竟，她与江枫的不寻常关系，名既不正，言也不顺，传开了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

来到后禅院，尚未走近两姐妹住的房，就听传出阵阵嬉笑声，使张四姑和罗兰不由地止步不前。

罗兰一脸茫然，低声道：“四姑，怎么回事？”

张四姑心里有数，显然青凤已获进展，至少雪、霜两姐妹并未排斥，拒青凤于千里之外。

效果如何，虽不得而知，但这是个好的开始。

“罗兰，她们相处得很融洽，你耽心个什么？”张四姑笑着拖了罗兰一把：“我们去大殿谈正事吧！”

罗兰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两人到大殿，江枫的话刚说完。

从各人严肃的神情上可以看出，江枫定然是避重就轻，仅将竹林及谷内的情况说出，省略了他与张四姑那段不可告人的秘密。

张四姑这才如释重负，舒坦的松了口气。

一连两天，神秘教主方面没有任何举动。

难道他们真的知难而退，已大军撤去，远离境内？

这种假定似乎不太可能。

首先，神秘教主花了二十年心血，功亏一篑，被江枫破坏大事，必然于心不甘，绝不会就此罢手。

其次，江枫不除，他们纵有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雄心，心腹之患仍然存在。

尽管连番元气大伤，但他们仍具有决一死战的实力，不致不战而退。

再说吧，既然决心远行，又何必劳师动众，在临走之前，连夜布下那座竹林，且在谷中设置八座男女交合的石雕？

因此，从种种迹象看来，神秘教主仍未死心。

连日毫无动静，也许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

荒庙方面不敢松弛戒备和防范，他们已在两日内，由张四姑教会了各人简易速成遁法之艺，藉以掩护形藏，散布四周担任警戒。

同时，各人均备有暗器，一旦发现任何敌人，绝不容他们近身，立即以暗器出手，毙敌于两丈之外，以防对方派来的敢死队，不惜用炸药同归于尽。

一切由张四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分派各人任务，日夜保持备战状态，毫不松懈。

这两天江枫倒很轻松，雪、霜两姐妹居然未来纠缠，使他感到非常意外。

怎么回事？

江枫为了查明原因，趁着大家忙着赶制暗器备用，决心悄然溜至后禅院一探究竟。

不料刚跨入院门，就被从旁闪出的张四姑拦住，把他拖进对面的客房。

“大姐，干嘛神秘兮兮的？”江枫莫名其妙。

张四姑按他坐下后，才笑问：“小情郎，这两日未见雪、霜两姐妹出房，是不是想她们了？”

江枫正色道：“我耽心她们躲在房里，不知又在暗中练‘传真记’，什么更霸道的杀人邪功哪。”

张四姑故意道：“没错，她们练的是‘移情功’！”

“移情功？”江枫听得满头汗水，对这陌生的武功，好像从未听近。

张四姑仍然一本正经道：“这神功夫一旦练成，别说是你江枫，纵然是美男子潘安再世，她们也不屑多看一眼呢！”

江枫强自一笑道：“哦？顾名思义，这‘移情功’，想必是一种移情别恋的奇功了，但不知出自何门何派，传授她们的又是哪位名师？”

张四姑道：“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小情郎，这两天她们两姐妹很安静，你也落得清闲，最好不要去骚扰她们，以免自找麻烦，这是我给你的忠告。”

“大姐之命，小弟哪敢不从！”江枫故作严肃道，“但大姐既已透露玄机，不如干脆明告，又何必吊我胃口呢？”

张四姑看看她，犹豫了一下，忽问：“你不希望大姐亲手杀她们吧？”

江枫听得暗自一惊，郑重道：“那当然，相信大姐也不愿真有这一天。”

张四姑道：“所以我要设法救她们，那怕是希望不大，也得尽力一助。”

江枫急问：“大姐，我能帮得上忙吗？”

张四姑摇摇头，道：“连我都插不上手，你能帮什么忙，就让青凤……”发觉说溜了嘴，急忙把话止住。

江枫一怔，惊诧道：“青凤！她在玩什么花样？”

张四姑既已说溜嘴，只好说出了原委。

江枫听毕，著有所悟道：“难怪这两天我也没有到青凤，原来大姐另有任务交付给她哦。”

张四姑道：“这两天两个丫头很安静，也许青凤的方法真的奏效了。”

“但愿如此！”江枫沉吟一下，道：“可是，大姐可曾考虑到，一旦她们乐此不倦，将来……”

张四姑笑道：“怕她们对你不感兴趣了？”江枫尴尬道：“还有青凤啊！”

张四姑安抚道：“青凤倒不用为她耽心，她既深悉其法，当知自制，绝不会沉迷其中的。至于雪、霜两姐妹嘛，目前只求能暂时消除她们的凶杀之气，以后总会想出办法挽救的。”

江枫叹道：“唉，一下子失去三个大美人，我的损失太大了。大姐，你打算怎样补偿我？”

张四姑自我解嘲道：“大姐虽然同情你，可惜我这半老徐娘，怎能跟你的大美人比，想补偿也未必中你的意……”

江枫出其不意地，上前抱住她就吻。

张四姑忙推拒道：“别胡闹，我们谈正事……”

江枫只好放开她，笑笑道：“还有什么事？”

张四姑整理一下衣衫，正色道：“敌人一连三天毫无动静，这情形颇有蹊跷，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老是处于被动，困在这里等着挨打；应该采取

主动才是。”

江枫望着她问：“大姐有什么主意？”

张四姑胸有成竹道：“蓝凤是我保留的一步暗棋，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哦？”江枫诧异道：“她能派上什么用场？”

张四姑道：“那夜她是奉神秘教主之命，前来传话的，虽然由你冒充她回去复命，搏杀未成，但对方至今尚不知她死活。

不过，她已落在我们手中，那是毫无疑问的。

神秘教主绝料不到，蓝凤早已归顺我们，这当然是你和青凤的功劳，他一定以为蓝凤那夜被抓，受不了酷刑，被迫说出了他们的人藏身之处。

如果不出所料，神秘教主利用蓝凤来传话，又指定她回那密林去复命，目的是要诱使你去跟踪蓝凤，所以布下陷阱，等你去自投罗网。

没想到你并非跟踪，而是亲自扮成蓝凤，这一招完全出乎对方意料之外。

这三天毫无动静，主要是他们不惜劳师动众，布下的疑阵未能诱使我们入谷一探，被迷药乱性，引起自相残杀。

也可能是在等待更强的援兵赶来，不敢轻举妄动。

由此可见，以对方目前的实力，尚无把握稳操胜算，一举将我们歼灭，才会按兵不动，只在暗中监视。

所以我在想，如果安排蓝凤装成从这里伺机逃出，逃回神秘教主那边，那么她这步死棋就又成了活棋。”

“大姐是要她继续卧底，做我们的内应？”江枫问。

张四姑点点头，道：“正是。当初我们拉她过来，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如今神秘教主尚未对她怀疑，而我们又没有任何可以替代她的人可用，何不就地取材，把她派上用场呢。”

江枫道：“大姐这个主意是不错，但她也不知道，如今对方的大批人马在哪里呀。”

张四姑笑道：“小情郎，你最近是怎么了，脑筋好像打了结似的。对方既有人在暗中监视，蓝凤一旦逃出，他们会不发现？根本不用蓝凤去找他们，他们自会找上蓝凤。”

江枫点了点头道：“但我们一定得假戏真做，表演逼真，千万不能被暗中监视的人瞧出破绽才行。”

“那当然，否则我们会害死蓝凤。”

于是，他们缜密计划，安排了蓝凤的逃出。

夜又来临了。

今夜月星风高，荒庙周围显得额外宁静，凄凉。

突然间，从大殿断断续续地，传出声声凄厉的女子惨叫声，划破了夜的沉寂。

大殿的四根圆柱上，都插着松油火把。

火光摇曳下，只见蓝凤倒卧在地上，身上衣衫已被皮鞭抽得衣不蔽体，形同半裸。

站在她身边的，正是胡元和郭天同，他们手上都握着皮鞭。而端坐在供桌旁一张破椅上的，则是铁青着脸的张四姑。

江枫不在场。

大和尚与老叫化，默默分立在张四姑两旁。从这场面可以看出，蓝凤正在被鞭挞逼供。

只见张四姑一使眼色，胡元手中皮鞭一扬，狠狠抽在了蓝凤身上。

这是一幕表演逼真的逼供。

尽管并无“外人”在场，胡元可是真抽真打，手下毫不留情。蓝凤痛得惨叫一声，泣道：

“我真的不知道哦，你们打死我也没有用……”

张四姑怒形于色道：“你是天王门的才女，又是那神秘教主的亲信，怎会不知他们的藏身之处？如今你已落在我们手中，插翅难飞，放聪明些吧！免得皮肉受苦！”

蓝凤愤声大叫：“我真的不知道！”

张四姑怒斥声中，一使眼色，胡元与郭天同立时扬起皮鞭，轮流向蓝凤身上抽打。

蓝凤连声惨呼哀号，令人不忍卒闻。

大和尚终于按捺不住，口宣号道：“阿弥陀佛！姑娘还是说了吧！何必受这皮肉之苦。”

胡元，郭天同并未住手，仍然一鞭鞭抽下。

蓝凤已声嘶力竭，惨呼哀号声逐渐衰弱……

老叫化也开了口：“张姑娘，我看她快挺不住了，可以歇手啦。留她一命，总比死的有用哦。”

张四姑这才喝令道：“好了，今夜到此为止。”

胡元、郭天同住了手。

张四姑冷哼一声，道：“把她带回后禅院去关起来，派人好好看住，明天再问，我倒要看看她能挺多久！”

胡元与郭天同齐声恭应，上前拖起躺在地上的蓝凤，把她架往后禅院去。

张四姑目送蓝凤被架出大殿，不禁轻叹一声道：

“唉！真苦了这姑娘……”

老叫化道：“但愿她这顿打不是白挨的。”

大和尚双手合十，宣了声佛号：“阿弥陀佛！”

老叫化想了想，忽道：“张姑娘，老叫化年纪实在太大了，脑筋愈来愈不管用，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懂，让蓝凤装作从我们这里逃出，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大和尚代答道：“当然是抛砖引玉，诱出敌人来。”

老叫化耸耸肩道：“怎么引？她又不知道神秘教主的藏身之处，逃出去还不是没处找他。

江枫总不能疲于奔命跟踪，像个没头苍蝇似地到处乱飞呀。”

大和尚道：“别忘了，附近一带，一定有敌人在暗中监视，否则今夜这苦肉计演给谁看。”

老叫化把眉头一皱，道：“如果人家比我们更高明，来个相应不理，那蓝凤的这顿皮鞭不是白挨了？”

大和尚呵呵一笑，道：“放心，我们的张姑娘是女诸葛，一向料事如神。能想出这一步棋，那就绝对错不了的。”

“大和尚，你可别把我捧得太高。”

张四姑道：“我们的敌人，绝非等闲之辈。他能在幕后发号施令，严密控制了天下武林二十年，连当年的武林三圣都斗他不过，才会煞费苦心，合力培植出一个江枫来。并且暗中布下了我们这儿颗棋子，日后助江枫一臂之

力，挽救整个武林的厄运。

由三圣的长远布置看来，他们才称得上是料事如神，显然早已料到，那个在幕后控制天下武林的人物，是位武功与智慧犹在他们之上的厉害角色。

所以，说实在的，我把蓝凤这步死棋当活棋用，并没有太大把握，只不过是姑且一试罢了。”

说完，她不禁深深叹了口气。

大和尚听了她这番话，也深感身负挽救天下武林的重任，压力实在根深重。

尤其如今敌踪不现，更令人莫测高深，难免感到惶恐不安。加上雪、霜两姐妹自习“传真记”武功，变得性残嗜杀，与过去的纯真无邪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万一除了神秘教主，又冒出两个更残暴的女魔……

大和尚不敢往下想了，只好言不由衷道：

“张姑娘不必气馁，我们都对你充满信心！”

其实，他的信心已有些动摇了。

“谢谢你。”张四姑强自一笑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

三人沉默了下来。

如今是内忧外患，形成两股重大压力，压得每一个人都透不过气来。仿佛随时随刻，都感到严重威胁，无法预知危机是来自敌方，或是爆发自性情突变的雪、霜两姐妹。

她们都成了危险人物，给人感受到的威胁，似乎犹胜那神秘教主。

毕竟，神秘教主是他们公认的罪魁祸首，又是第一号强敌。而雪、霜两姐妹的危险性，却是令人防不胜防，不知什么时候她们会凶性大发，如同身边温驯的小猫，突然间变成噬人的猛兽。

正在这时，罗兰气急败坏地闯进了大殿。

张四姑见她神色张惶，情知有异，忙起身迎上前，急问：

“出了什么事？”

罗兰碍于大和尚及老叫化在场，似有顾忌，不方便直言，在张四姑耳旁轻声说了几句。

只见张四姑神情倏地一变，随着罗兰直奔后禅院。

匆匆赶到雪、霜两姐妹住的客房，已不见她们踪影，青凤却赤裸裸昏倒在床上！

张四姑急问：“没看到两个丫头？”

罗兰摇头道：“没有。我看她们房里老半天没有声息，赶来一看，只有青凤躺在床上，像是被点了昏穴。”

原来欧阳昭夫妇的客房，就在雪、霜两姐妹的斜对面，从窗口便可暗中监视。

最近两天，青凤每晚都来她们房里，甚至整夜留连不去，似乎跟雪、霜两姐妹相处极融洽。

虽然张四姑未便明说，罗兰也能看出，青凤负有特殊任务，目的是“缠”住雪、霜两姐妹，故意引她们转移兴趣，淡忘出去找人杀那挡子事。

爱女心切的罗兰，自然希望两个女儿得救，不愿眼看她们走上自取毁灭之途。

但她仍不放心，随时随地密切注意她们的一举一动。

今夜她们的房里出奇安静，不似过去两夜不断传出嬉笑声。罗兰情知有异，赶来一看，果然出了乱子。

此刻她心中的忧急，自然可想而知，忍不住连问了两声：

“怎么办？怎么办？……”张四姑安抚道：“先别乱，把青凤弄醒，问清了再说。”

青凤果然是被点了昏穴，一经张四姑拍开，立时醒过来。

罗兰迫不及待地问：

“青凤，两个丫头呢？”

“不知道啊！”青凤如梦初醒，一脸茫然道：“我们本来在一起好好的，突然间就失去了知觉……”

张四姑不由地暗自一惊，心知雪、霜两姐妹必是被青凤“缠”了两天，好不容易使她们把杀瘾淡忘。

今夜潜伏的凶性又发，出其不意地制住青凤，又溜出去找人杀了。

急向罗兰交待道：“这里交给你了，代我通知七宝和尚他们一声，我找江枫去追她们。”

罗兰一把抓住她手臂，央求道：“四姑，答应我，不要杀她们……”

张四姑漫应一声，飞身越出院墙而去。

利用遁法掩护，藏身在不远处矮树丛内，准备守候蓝凤逃出加以跟踪的江枫，一见越墙飞出的是张四姑，忙现出身，迎了上前诧然问：

“大姐，怎么是你？”

张四姑轻声道：“两个丫头制住青凤溜了，我们快去找她们！”江枫闻言大惊，急道：“那我们原定的计划……”

张四姑情急道：“现在顾不得其他的了！”

江枫哪敢怠慢，立即随着张四姑掠身而去。

但是，不知雪、霜两姐妹的去向，上哪里去找她们。

夜色苍茫，江枫与张四姑疾奔了一阵，却未见雪霜两姐妹的踪影。

两人施展绝顶轻功，奔上一座山头。

居高临下，方圆数里之内的一切，尽收眼底。

但极目远眺，毫无发现。

江枫轻咽一声道：“如果我们找到了她们，而她们不肯回去呢？”

张四姑笑了笑，道：“那就要看你的了。”

江枫问：“用‘惑心术’？”

张四姑微微点头道：“我们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你施展‘惑心术’，我来出手制住她们。”

江枫耽心道：“万一她跟敌人遭遇，杀红了眼，我的‘惑心术’只怕也英雄无用武之地啦。”

张四姑道：“那正好，我们可以先助她们杀敌，杀个痛快，然后“大姐！”江枫接口道：

“你怎么忘了，敌人可能采取同归于尽的手段哦！”

张四姑一怔，忧形于色道：“这……”

“看！”江枫突向山下一指。

张四姑放眼看去，夜色朦胧下，遥见一条人影疾奔如飞，正是从荒庙方向奔出。

“好像是蓝凤！”江枫的眼力果然不错，一眼就认出来。

张四姑道：“她已依计而行逃出了，可是你现在无法抽身去跟踪她……”

江枫笑道：“不用跟踪了，我们现在居高临下，如果真有暗中监视的人现身接应她，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话犹未了，又出现了两条人影。

两条人影是从另一方向出现，似乎发现了疾奔的蓝凤，双双飞身赶去拦截。

忽听张四姑失声惊叫：“糟了！是雪、霜两姐妹……”

江枫这一惊非同小可，安排蓝凤佯装逃出的计划，她们两姐妹并不知情。万一拦截下蓝凤，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了她，那可如何是好。

两人哪敢怠慢，急向山下冲去。

先出现的那条人影，果然是蓝凤，她依计而行，伺机出手，出其不意击倒负责看守的胡元和郭天同。

若论武功，他们相差蓝凤一大截，何况是奉张四姑之命，依计行事，假装措手不及。

蓝凤利用夜色掩护，逃出后禅院，又击倒欧阳昭的两名弟子，才得脱身。

她一路狂奔，漫无目标，只是希望能被神秘教主派在附近，暗中监视荒庙的人发现。

一口气奔出数里，突见右侧掠现两条人影，似要将她拦截下。

蓝凤不知来者是哪一方的人，为了表演逼真，见人追来或拦截就逃，才符合一般人的正常反应。

她毫不迟疑，急向左边逃去。

雪、霜两姐妹急起直追。

她们的轻功造诣，原不及蓝凤，但自习得“传真记”所载琥功，功力突飞猛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几个起落，蓝凤已被她们迎头赶上，双双仗剑将她拦截下来。

蓝凤定神一看，乍见是雪、霜两姐妹，不由地暗自一惊，心中大感意外。

这两天她听说，两姐妹的异常“突变”，使江枫等人为她们大伤脑筋，无不视为隐忧。

尤其，在张四姑安排的逃亡计划中，并不包括这两姐妹拦截的“情节”，自然使蓝凤觉出享有蹊跷。

她情知有异，但力持镇定。

雪、霜两姐妹，见拦下的是蓝凤，似乎也有些意外。

“哼！”吟霜冷声道：“你想逃吗？”

蓝凤唯恐暗中有人监视，不敢贸然答话，出其不意地双掌齐发，同时掉头就逃。

雪、霜两姐妹身形一晃，避开蓝凤的掌力，齐喝一声：“哪里逃！”双双飞身急起直追。

蓝凤逃出不及十丈，又被她们追上了。

两姐妹不由分说，挺剑就攻。

蓝凤手无寸铁，不敢轻撻其锋，只有仗诡异灵活的身法连连闪避。

不料两姐妹的剑术更诡异，身法更灵活，竟然如影随形，使蓝凤毫无脱身的机会。

只见寒光闪动，两把利剑仿佛从四面八方攻来，蓝凤不禁心中大骇。

两姐妹突然剑法一紧，连连向蓝凤身上招呼。

但剑锋过处，蓝凤竟然毫发未损，只是身上早已不足蔽体的破衣衫，刹时化作无数小布片，如同蝴蝶漫天飞舞，向四面八方飘落开会。

顿时，蓝凤成了全身赤裸，一丝不挂！

雪、霜两姐妹像是抓住老鼠的猫，并不急于置猎物于死地，反正跑不了，决心要作弄把玩个够。

显然，她们的杀机尚未动。

但这种心态更可怕！

这时江枫和张四姑已赶到，利用遁法技艺掩近，见状不敢出声惊动她们。

张四姑急忙传音入密之声；向身旁的江枫警告：“千万不可现身，否则必会激发两个丫头杀机，那就害死了蓝凤。”

江枫只好按兵不动。

其实他也知道，如果想抢救蓝凤，就必出手攻向雪、霜两姐妹，那样一来、后果更不堪设想。

何况，他绝不可能为抢救蓝凤，出手杀这两姐妹！

现在她们什么都不能做，唯有作壁上观，冷眼看两姐妹如何折磨蓝凤了。

只听吟霜似笑非笑道：“姐，这女人貌不惊人，身材倒挺不错的嘛。”

吟雪不屑地哼了一声，充满妒意道：“要不然江枫怎会看上她！”

江枫听得心神猛一震。

偏偏张四姑出其不意地，在他腰上用力拧了一把，使他几乎失声叫了出来。

这时又听吟霜笑道：“姐，她与青凤师出同门，那套功夫大概也不错吧。”

吟雪漫应一声，突以剑指蓝凤，冷声喝令：“躺下！”

蓝凤暗自一怔，惊诧地问：

“你们要干嘛？”

吟雪斥道：“不必多问，要想活命就照我的话做！”

“干嘛这么样子嘛？”蓝凤嫣然一笑，竟然使出了媚术。

这是天王门弟子法宝，不仅能令男人神魂颠倒；意乱情迷，必要时亦可对同性施展。

就像天狐夫人的“惑心术”一样，罗兰不自觉的妩媚一笑，就曾使在旁的张四姑心神荡漾。

不料吟雪却不为所惑，无动于衷地冷笑道：“你这一套对我们不管用，青凤试过，我们并未受惑，只不过是她的姿色所诱，才有兴趣跟她闹着玩玩罢了。你可不行，姿色比她差多了，不必东施效颦！”

蓝凤明知自己姿色平庸，不堪与青凤相比。但女人没有不喜欢受人赞美的。一听之下，自尊心大受伤害，不由地恼羞成怒，把心一横，反唇相讥道：“你们也不见得美到哪里去，充其量只不过是个蛇蝎美人，否则江枫怎会对你们毫无兴趣。”

江枫一听大惊，暗叫一声：“糟！……”

果见吟雪怒从心起，挺剑就向蓝凤心窝刺去。

吟霜眼急手快一剑将吟雪的剑格开，劝阻道：“姐，不要杀她！”

吟雪怒问：“为什么？”

吟霜冷声道：“杀她太便宜了，我有更好的主意。”

“哦？”吟雪似乎发生了兴趣。

吟霜两眼注视全身赤裸的蓝凤，嘴角挂着诡异的笑意，乖戾地说：“姐，她刚才不是想施展媚术吗？我想她一定很自信，自以为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何不让她使了浑身解数，也好让我们大开眼界呢。”

“好主意！”吟雪道：“凭她这副庸俗脂粉，居然能使江枫为之心动，必有两把刷子，我们倒要好好向她讨教讨教，以后才懂得怎样迷住男人。”

江枫心中百感交集，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他一直极力克制自己情欲，使这两姐妹保住完璧，原是为她们着想，想不到反而弄巧成拙，引起她们满怀怨尤之情。

从雪、霜两姐妹的语气和话音中，听出她们是充满妒恨与愤懑，今夜决心要发泄在蓝凤身上。

江枫暗自心惊，耳际又听张四姑以传音入密道：“两个丫头中魔太深，我们就是尽心尽力拯救她们，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大姐。”江枫也以传音入密道：“我们赶快现身阻止……”

张四姑警告道：“千万使不得，那样一来，立时触发她们杀机，魔性一发，六亲不认，对你我都将反目成仇呢！”

江枫闻言大骇，哪还敢轻举妄动，只好放弃现身阻止两姐妹，抢救蓝凤的念头了。

这时吟霜剑一挺，抵向蓝凤，距离不足半寸，喝令道：“躺下！”

蓝凤已豁了出去，怒问：“凭什么听你的？”

“凭这个！”

吟霜手腕一抖，剑锋向右一偏，快如电掣地向上疾挑，剑锋过处，蓝凤的左眉梢已被削去一半，皮肉却未伤及分毫。

好惊人的剑法！

“啊！……”蓝凤惊得失声叫出。

吟霜的剑又抵向她喉间，冷森道：“下一剑我要削去你的左耳！”

蓝凤气馁了，无可奈何地躺了下来。

雪、霜两姐妹得意地露出了笑容。

她们笑得妩媚已极，但也有种逼人的邪气。

天狐夫人的“惑心术”，竟然注入了邪术魔法！

蓝凤无法抗拒，心神一阵震撼，仿佛被催眠似地，突然陷入了迷乱中。

吟雪以充满魅力的声音，命令道：“乖女孩，把你内心的欲望，热情，梦想，尽情地解救出来吧！”

蓝凤若痴若醉，唯命是从地开始扭动妖躯，同时双手齐动，在自己遍体抚弄着。

利用遁法掩藏身形的江枫和张四姑，相距不足三丈，看得一清二楚，只见蓝凤那副春心荡漾，欲火难耐的情态，真个是销魂蚀骨，连他们看了都为之心动，脸上发烫。

蓝凤已放浪形骸，愈来愈冲动……

突然间，响起一阵狂笑。

江枫定神一看，不知时，已悄然到来，赫然是四个身高不及四尺的侏儒！莫非正是老叫化说的“关东五奇”？

由于他们来的无声无息，雪、霜两姐妹或许全神贯注在蓝凤身上，看得太入神。可是，江枫与张四姑是旁观者，竟浑然未觉，足见来人轻功身法之

高，已到出神入化的至高境界，他们任何一人都望尘莫及。

雪、霜两姐妹蓦地一惊，双双转身，横剑在手。

“哪来的四个老怪物？”吟雪显然不识来人身份。

吟霜冷声道：“活得不耐烦了！”

江枫未及出声喝阻，两姐妹已双双挺剑攻去。

她们去势疾如电光石火，出手既狠又毒，毫不留情，似决心每人各挑两个，一举歼敌四命，省得多费手脚。

但她们估计错了。

四个侏儒的身法比她们更快，只见身形一晃，连江枫与张四姑都未看清，他们已避开了两姐妹雷霆万钧的致命一击。

更出乎江枫意料之外的，是四个侏儒并未引爆炸药，似乎并不打算拼个同归于尽。

或许两姐妹在他们眼中，不值得小题大做吧？

另一个接道：“她们玩真的，咱们可开不得玩笑！”

最丑的一个挺身上前，双臂一张，拦住其他三人，道：“你们都不许插手，我要活捉两个丫头回去，一个替我搓背，一个替我捏腿。”

三人齐声道：“你是老大，听你的！”

雪、霜两姐妹十拿九稳的一剑攻去，居然落了个空，心中已是惊怒交加，再听最丑的老大出言无状，更是怒不可遏，杀性大发。

娇叱声中，双双挺剑向那老大攻去。

老大身形一拔三丈，凌空一翻身，成了头下脚上，直朝剑势再度走空的两姐妹当头扑下。

两姐妹举剑迎刺，竟被当头扑下的侏儒，徒手抓住两柄利剑的前端。

她们这两柄剑虽非神兵利器，亦算是精钢打造的好剑，尤其两姐妹运足真力，贯注在剑身之上，一剑刺出，势如闪电流垦，力足碎石开碑，断金削玉。

想不到这侏儒竟敢以一双肉掌，将两把剑抓个正着，看在江枫和张四姑眼里，不禁瞠目结舌。若非亲眼目击，简直难以置信。

就在雪、霜两姐妹暗自心惊之际，其他三名侏儒趁机发难，身如流矢疾扑而来。

原来侏儒中的老大，双手戴着天茧丝编织手套，不畏刀剑，倒不是他当真练就了一双铁掌。

由于夜色朦胧，两姐妹一时不察，以致未能看出。

加上老大两手抓住双剑，身在空中倒立不坠，等于缠住了雪、霜两姐妹，正好让其他三人趁机突击，想攻她们个措手不及。

不料两姐妹所练“传真记”武功，除了旁门邪道的奇功之外，大多是出奇制胜，或反败为胜的怪招。

她们的出手和招式，不仅快，狠，绝，更能以超越人体极限的任何角度攻敌，令人防不胜防，甚至无人防起。

只见两姐妹手中握剑不放，娇躯向上一纵，平飞而起，就在避开三名侏儒疾扑的同时，双脚已照准老大面门全力踢去。

“哇！……”

惨叫声中，老大的头被踢中，顿时脑袋开花，鲜血与脑浆迸射，倒立的身子宜坠而下。

两姐妹夺回被他抓住的剑，足一落地就向扑空的三名侏儒攻去。

这一连串动作，仿佛一气呵成，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三名侏儒一扑空，已情知不妙，未及回身迎敌，便听老大发出惨叫，更是大吃一惊。

只怪他们看走了眼，不知两姐妹的来头，以为她们年轻可欺，以致过于轻敌。

尤其一见老大一出手，就徒手抓住两姐妹攻出的剑，更不把她放在心上了。

此刻自责灯子不亮，为时已晚。

情急之下，三人幸仗身法灵活，急向两旁闪开，接着就地一滚，总算避开了两姐妹的追杀。

三人挺身跃起，换形一晃，以“品”字形围住了雪、霜两姐妹。

他们不敢再轻敌，各自亮出了兵器。

“关东五奇”武功博杂，但以家传的外家功夫为主，练的是铁沙掌，开碑手，金刚拳之类。

像所有被神秘教主网罗的武林豪杰，江湖枭雄一样，一旦受到控制，便丧失理性与自由，必须唯命是从。

那夜在密林中，冒充神秘教主的是老么，不惜同归于尽，旨在炸毙江枫，结果却落得白白往送了一条命。

而刚才一时轻敌，惨遭两姐妹踢死的是老大，现在只剩下了三人。

他们天生畸型，人既长不高，其貌又不扬，使用的兵器更怪。老二是一只钢制六指怪手，连有八尺极细钢索，已练得收放自如，近可贴身连攻带守，远则能取敌人性命于一丈之外。

老三用的是一把三尺巨剪，以精钢打造，刀口锋利无比，合而为剪，分开则成两把单刀。

而老四的兵器更奇特，竟是一对拳头般不大的铁骷髅，状似流星锤，以钢炼代索相连，使起来威力非同小可。

仅看他们三人的兵器，已颇有先声夺人的气势。

三人各据一方，以“品”字形围住了两姐妹，却未敢抢先出手，只是严阵以待着。

江枫见状，唯恐他们是虚张声势，企图以炸药跟两姐妹拼个同归于尽，不禁蠢蠢欲动起来。

忽听得四姑以传音人密功力，警告道：“小情郎，千万不可多事，以免两个丫头……”

话犹未了，雪、霜两姐妹已突然发难。

只见人影翻飞，金铁交鸣声大起，双方已交上了手。

寒芒暴起，便听接连几声惨叫，血光迸射，随即恶斗结束。

当两姐妹敛剑站定时，三个侏儒已倒地不起。

真令人不敢相信，眨眼之间，三个武功奇高的侏儒，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便已丧命在她们的快剑之下！

江枫不禁大骇，心知她们一旦杀人见血，残暴之性必然一发不可收拾，非杀个痛快不可。

但她们转头一看，裸身躺在地上的蓝凤已不知去向。

原来蓝凤神志已清，趁着两姐妹与四个侏儒交手时，急忙爬起来逃之夭

天。

连江枫和张四姑，由于全神贯注双方，竟也忘了躺在地上的蓝凤，浑然未觉，不知她何时开溜了。

吟霜眼光一扫，手指右方叫道：“她在哪里！”

夜色苍茫下，果见一条人影疾奔如飞，已逃出数十丈外，方向正是山谷口外的那片竹林。

雪、霜两姐妹哪肯放过蓝凤，立即飞身追去。

江枫情急道：“大姐，不能让她们杀蓝凤啊！”

张四姑应了一声，两人那敢怠慢，施展轻功急起直追。

蓝凤顾不得全身赤裸，疾奔如飞，向竹林逃去。

雪、霜两姐妹已追近……

突见林内冲出十几名黑衣刀手，让开一条路使蓝凤通过，随即合拢一字排开，挡住了两姐妹的去路。

雪、霜两姐妹杀性大起，那把这批黑衣刀手看在眼里，狂喝一声，双双挥剑冲杀上前。

十几名黑衣刀手亦非弱者；个个身手矫健，狠拼善斗，又是神秘教主手下的死士。

他们哪甘示弱，阵形一变，以马蹄型包抄上来，合力向两姐妹展开围攻。

江枫大惊，老远就大声发出警告，叫道：

“快退！当心他们身上藏有炸药……”

两姐妹充耳不闻，勇往直前，锐不可挡。

剑锋过处，只听连声惨叫，几名首当其冲的黑衣刀手，已然丧命在她们剑下。

出乎意料之外，双方短兵相接，并未发生惊天动地的强烈爆炸。

显然江枫估计错误，这批黑衣刀士虽是死士，却不是敢死队。

他们个个身手不弱，各凭武功，加上拼命三郎的作风，志在全力杀敌，可以奋不顾身。但不似敢死队，全无斗志，认定对象便引爆炸药，不借来个同归于尽。

眼看刚一交手，就有几个黑衣刀手丧命，他们虽暗自心惊，却不知难而退，反而发出了狠劲。

雪、霜两姐妹已杀红了眼，出手更见残暴，好似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恶煞。双方展开了激战，杀声震天，星月无光。

江枫见状按捺不住，急道：

“大姐……”

张四姑倒沉得住气，劝阻道：“两个丫头能对付得了，我们不宜插手。”

江枫耽心道：“可是，万一她们杀性一发不可收拾，哪怎么办？”张四姑叹了口气，神情凝重道：“反正杀的敌人，就让她们杀个痛快吧。事到如今，你我都无能为力了，只好等她们杀够了再说吧。”

江枫颇觉不以为然，悻然道：“大姐，难道你真要杀了她们？”张四姑又深深一叹，沉默不语。

江枫再也沉不住气了，哼声道：“既然大姐无能为力，救不了她们，不如由我替她们杀几个敌人，也好替她们担代一些嗜杀的罪名！”

霍地抽出翠玉刀，正待不顾一切冲上前去，却被张四姑一把拖住。

“你看！”张四姑向前一指：“还轮得到你出手吗？”江枫定神一看，

十几名黑衣刀手已被她们赶尽杀绝，全部作了剑下游魂。

“唉……”江枫无奈地叹了口气。

雪、霜两姐妹居然意犹未尽，提剑准备闯入竹林。

江枫大惊，叫道：“你们不能……”

就在这时，林内又冲出十几名黑衣刀手。

他们仍是一字排开，挡在了林前。

“姐。”吟霜振奋道：“今夜我们可以杀个过瘾了。”吟雪笑道：“反正他们人多嘛！”

话声甫落，就见对方两名黑衣刀手挺身而出，其中一人发话道：“你们少说大话，有种一对一，我们不想仗人多势众，以多取胜，胜之不武。”

说着，也不管两姐妹是否接受挑战，便迳自向她们走来。

江枫见情况有异，未及喝阻，张四姑已出手。

只见她双手齐扬，寒芒闪处，两棵鸽蛋般大小的钢珠已疾射而去。

两名黑衣刀手距离两姐妹不足两丈，冷不防被张四姑射来的钢珠击中腰部。

“啊……”

惊呼声中，突闻轰然两声巨响。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身上藏了强烈炸药。

声震天地，雪、霜两姐妹虽及时暴退，不致像两名敢死队一样，被炸得血肉模糊，肢离破碎，也被强烈爆炸力震得当场昏迷，倒地不起。

江枫惊怒交加，顾不得察看她们，冲上前就双手齐扬，连连将带在身上的钢珠射向林前那批黑衣刀手。张四姑也连连出手，不容对方任何人扑近。

顿时，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连起，不绝于耳，火光直冲云霄，声势好不骇人！

尾声 正义剑诛断乱世魔

今夜无月，荒庙的大殿上，用木板支起了四张临时的木床。

吟雪、吟霜，并榻而卧。

江枫和白天化分躺在另外两张木榻上。

白天化已经死了，但逃走的天后宫下弟子并不知道。

最奇怪的是死了的大魔女，竟也复活了，就坐在江枫的倒卧的木榻旁侧，神情间无限哀凄。

大殿中烧起四支巨烛，灯光明亮，景物清晰可见。

张四姑、罗兰，分站在雪、霜二女榻前，手中执着药碗，喂二女进食药物，大殿中药味扑鼻。

老叫化、欧阳昭和五个弟子，仁、义、礼、智、信，手执兵刃，站在殿中戒备。

胡萍、段九，守在大殿门口，胡元和郭天同，分立在两人身后，似是准备接应。

七宝和尚、刁鹏，率领十余人，分坐大殿四角，都在盘坐调息。

夏天同、申雪君和三大楼主，围绕在白天化的木榻四周，隐隐有保护之意。

这情景很明显，雪、霜二女和江枫似是都受了伤，白天化又似伤的最重。

在强敌监视之下，无法把伤者运走，这些伤的人，又都是主力人物，既要人照顾他们的伤势，又需要他们在强敌找上来时，抱伤迎战，出手克敌。

所以，张四姑把所有的人，全都集中在大殿中，准备必要时，全力反击。

夏天同突然开了口，道：“张姑娘，守在这座荒庙中，不是办法？何不带着伤者，连夜遁走。”

在下的天马堂，还有部分实力，张姑娘如肯相信夏某，何不同到天马总堂去，那里形势险要，可以固守……”

“你认为，我们还能走得了吗？”

张四姑冷冷的打断了夏天同的话。

“应该走得了……”夏天同接道：“我们虽有伤亡，但教主凭仗的天后宫、天王门，也已全军尽没，秋离花等三大宫主全数被杀。”

黄天王和四大天鹅，也无一漏网，主持天魔大阵的九大魔女之一，又为江枫所获，彼此都伤了元气，咱们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如果白天化说的是实话……”张四姑道，“那位教主，应该还有别的力量，咱们一上路，他们暗中截击，岂不是要被个个击破，江枫和二女虽然受伤，但以我的医术，相信两天，就可以使他们的伤势好转，……”

“恐怕是来不及了！”

一个威重的声音，打断了张四姑的话，飘传入殿，道：“江枫和两个小妖女受了伤，你们就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啦！”

随着话声，一个身着青色长衫的人，在四个黑色劲装大汉环护之下，缓步向殿中行进来。

胡萍、段九，刀、剑并出，欲阻来人，但却被张四姑阻止，道：“让他们进来，大伙全力戒备，放手一拚，还不知谁胜谁负呢？”

四个黑衣劲装大汉，面目冷肃，杀气四溢，但他们没有出手还击，因为胡萍、段九.在张四姑及时的喝止下，收了刀剑而退。

江枫躺在病床上，一眼之间，已瞧出四个黑衣劲装大汉，就是四大神通者。

那夜开封一战，江枫对那位神通使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四人中，必有其一是那个人，四个人面目呆板，显然都带了面具，由四人身上散发出杀气，武功在伯、仲之间。

教主身侧有四大神通使者，举一反三，如此相似的四个高手，自然是四大神通使者了。

江枫也同时想通了另一件事，所谓四大神通使者，就是教主近身从卫，由他们四人传达教主的命令，自然是恰当不过。

所谓神通使者，只不过是一种惑人耳目的名称，以混淆身份，由这四人护驾，那位青衫人，可能是真的教主了？

但让江枫无法肯定的是，蓝凤还朱现身，双方早已约好了，她会现身指出那位教主的身份，以免使真正罪魁祸首漏网。

蓝凤不现身，江枫只好忍下去。

“伊兰丝……”青衫冷冷的说道：“你是掌教亲传弟子，竟敢背叛，不怕魔火焚身的教规吗？”

伊兰丝是谁？

没有人知道，但张四姑很快醒悟，是那位被杀的魔女了。

“魔教媚术，不过尔尔……”张四姑道：“并不比天狐技艺高明。”

江枫和假扮魔女的青凤，立刻被张四姑的言语点醒。

青凤不能开口，她对魔女伊兰丝知道的太少了，经不起一次盘问。

但她的反应很绝，紧紧地抓住了江枫左手，缓缓回头，望向青衫人，脸上是一片哀伤、愁苦。

这种表情，给人一种极大的困惑，不知是痛伤江枫的伤势严重呢？还是身受禁制，无法摆脱。

学过媚术的人，都善装作，表情之佳，入木三分，天后宫、天王门的媚术，都源出魔教，和魔女一脉相承，只有功力深浅之别，并无门户之见。

所以，青凤的表现，一时之间，竟使那位青衣人无法分辨真假。

“看来，你是真的背叛了本教，也犯了教规……”

青衫人突然飞身而起，直冲过来。

江枫几乎要拔剑击出，但却又勉强忍了下去。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这个人不是教主，而是真正的魔教中人。

青凤也没有动，动的是张四姑，飞身迎了上去，右手挥动，剑光打闪，连攻三剑。

断肠三剑，是张四姑的绝技之一。

青衣人右手飞射出一片金光，全身环绕，挡开三剑。

青衣人虽然封住了张四姑的断肠三剑，但扑向青凤的攻势，也被拦住。

“好！看来，除了江枫和两个小妖女之外，还有你张四姑也是一位高手。”又一个身着青衫的中年人，在蓝凤相伴中，缓步而入。

此人一现身，四个黑衣劲装大汉，立刻微微欠身作礼。

张四姑和那初现身的青衣人交手一击，只觉他手中之物反震之力，十分强大，不知用的什么兵刃，竟然能幻出一片金光，护住全身，忍不住转眼看去。

只见那人手中，执着一面铜钹，钹面有轮月大小。难怪能舞出一片金光，

护住全身了。

这是江湖人很少使用的兵刃。使用者大都是僧、道身份，也必有特殊的出击手法，这人已显然不是教主，但他功力不弱，又会是什么人呢？

她胸有成竹，遇事冷静，判定第一个青衣人的身份，才转向蓝凤相伴而入的青衣人身上，道：

“过奖了，你大概是那位真的教主了，哼！果然是狡猾得很，处处伪装，借用替身，你究竟是哪里见不得人啊？”

“张四姑，你如此放肆，不过是凭仗江枫和两个小妖女为你撑腰罢了，……”青衣人道，“如今江枫和两个小妖女，都已受了重伤，你还有什么仗恃？听蓝凤说，你是聪明的女人，聪明人应识时务，现在，该是抉择的时候了！”

“抉择什么？我倒是真的想不通了……”张四姑道，“天马堂聚集了江湖上相当强大的实力，但却被你利用过二十年后，亲手把它毁去，你通过小西天雷音寺魔教中人，在中原武林道上，建立起天后宫、天王门这两股力量，你也把他们置于死地。

秋离花是你由黄天王手中夺来的情妇，你却是一点也不惜爱，历来的江湖人彼此侵犯、搏杀，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扩展地盘，争取收益，以养帮从，另一个是争取统一武林的盟主之位。

但你不同，扩展江湖势力，却又不像争取武林霸权，你忌恨所有的武林门户、高人，不惜勾结西方魔教，残杀中原高手，挑拨、毒杀，无所不用其极，你究竟是谁？用心何在？难道魔教中人，真的能靠得住吗？

他们在中原道上真的羽翼丰满了，一样会反噬你，吞了你，你破坏了武林传统，却又志不在武林霸业！”

青衣人点点头，道：“问的好。江湖上，有不少人怀疑我？但他们都没有你想的这样清楚。

也没有人敢当面这样质问我，老实说，我也很想把自己的看法说明一下，今天就给你个满意的答复吧！”

青衣人凝神思索一阵，道：“所谓江湖人，只不过是一群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啸聚一处，他们要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成群结党，鱼肉乡里，这样的人，是不是该死呢？……”

“国家有法，江湖有道，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张四姑道，“何况，很多江湖人，是凭仗自己的技艺，立足于世，混口饭吃，保镖、护院，以维护道路畅通，居家安宁，这算不算正业呢？”

“聚众乱法，以武犯禁……”青衫人道：“官府的事，他们也是越俎代庖，这些人如不除根务尽，天下永无太平之日。”

张四姑心中已大致明白了他的身份，淡淡一笑，接道：“但你用的手段，也未免太过份，比江湖中人更为恶毒，而且引用魔教，东进中土，引异伐同，他们势力大了，你能制服得了吗？”

“这就不用你担心了。”

“我明白了，你是利用他们，然后，一鼓而歼之……”张四姑道，“听你口音，年岁不大，绝非昔年策动江湖大变的人，那个人呢？是不是也被你杀了。”

“你居心恶毒，挑拨离间，”青衫人忽然动了怒火，接道：“杀了她。”

蓝凤突然开了口，道：“教主，魔教中人，好像已经撤走了。”

张四姑冷冷一笑，道：“现在，阁下只有自求多福了，杀！一个也不能放走！”

夏天同、三大楼主，突然飞跃而起，攻向青衫人。

但四个黑衣劲装大汉，也一齐飞起，迎向夏天同和三大楼主。

一来一迎，快如电掣，兵刃交击声中，夏天同和三大楼主，全被震落实地。

黑衣劲装大汉，竟是四个武功绝世的高手。

“江枫，替三圣报仇，在你一击了！”张四姑低声道：“迟恐有变。”江枫应声而起，一道冷芒，飞绕大殿，殿中人都感到一股冷气，侵肤透肌，不自主打了一个寒颤。

就是一刹那间，事情已经结束了，六大颗人头，滚落地上，两个青衫人和四个黑衣劲装大汉，无一幸免。

“恭喜江大哥、终于练成了驭剑之术。”吟雪、吟霜，白衣上血痕犹新，提着宝剑，并肩而入。

江枫回顾了并榻而卧的两个女子，道：“你们……”

“我们已替你除去了八个魔女，和四大神魔，小西天雷音寺中人，经此挫折，大概不敢再轻视中原武林了。”吟雪笑道：

“床上的是替身，江大哥不会忘了我们已学会了张姨的快速易容手法，举手之间，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容貌。”

吟霜突然笑一笑，接道：“江大哥早已移情别恋，哪里还会关心到我和姐是真是假？”

“说的是啊！……”吟雪道：“江大哥又练成驭剑之术，已成当今之世中第一剑客，咱们只怕不会是他的敌手了？”

“那倒不一定啊！……”吟霜道：“他剑艺初成，我们联手一击，也许可以一击成功呢？”

她们说说笑笑，谁也难测真假？

但江枫心中明白，二女心中已伏杀机，说不定真会出手杀他。

只因此刻，二女已把他看成了唯一的敌手，是阻止她们登上江湖第一高手的最大障碍了。

“真是胡说八道……”欧阳昭忍不住了，厉声喝道：

“你们两个小丫头，可是疯了？”

“你看看，爹也帮忙江大哥了，……”吟霜道：“他夺走了我们的父爱，也骗了我们的感情，真是可恼的很。”

“吟霜，我是真心的喜爱你们哪！”

江枫感觉到愈来愈不对了。

二女言语互激，一旦失控，就造成情侣自残的大悲剧了，只好委屈求全，先消除二女逐渐升高的杀机。

“真心喜欢我，还是妹妹？”吟雪笑道：“青凤呢？”

青凤抹去脸上面具、药物，道：“吟雪妹妹、我在这里！”

“唉！你还活着啊！”吟霜道：“为什么不跟梅花一起死去呢？”

“如是吟霜妹子要我死，我就立刻自刎。”青凤缓缓举起右手。

“青凤，不要动，”江枫低声道：“她们杀机充心，但又有一点灵光不昧，不要引起她们的误会。”

青凤放下了右手，双目中泪水滚落，道：“江郎，我的死，如能换得两位妹子回心转意，死而无憾！”

“说的好可怜啊！”吟雪笑一笑，道：“薄命怜卿甘作妾，江大哥就是被你这样迷住了。”青凤呆住了，这哪里是小仙女般的吟雪妹子，那个才慧灵气，都让她五体投地的人。

张四姑也呆住了，千思万想，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些变化。事实上，战局的转变，事情的发展，已完全不在她推断之下。“传真记”改变了一切预想的困难，但也制造出一个更大的麻烦。有所得，必有所失，天下之大，江湖之奇，不是一个人所能预判推论了。

但张四姑最大的忌讳，是怕雪、霜二女，把箭头指向她，直接了当的说出来她和江枫的关系。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张四姑也有着招架不住的感觉，所以，她不敢开口，是非只为多开口响！

雪、霜二女，似是六亲不认，像转动的利刃一般，碰到谁，就刮下谁一层血肉。

连欧阳昭也感到二个女儿妖异难测，禁若寒蝉，不敢开口了。“你是蓝凤……”吟霜转了方向，目注蓝凤，接道：“你一点也不美丽，江大哥，为什么会喜欢你？”

“是！我只是一个很庸俗的女孩子，哪里比得上两位丽质天生的妹妹……”蓝凤应付的非常好，脸上一片笑容，接道：“此后，还要两位妹子多多的指教！”

“这就不能怪你了！”吟霜道：

“只怪江大哥睛了一对眼睛，不辨美丑”。

蓝凤一笑而罢，忍受了最大的伤害。

江枫的身体微微颤抖，似是已被激出了怒火。

忽然间，梵音飘渺，不知何时，大和尚已开始吟出了大悲梵唱。二女脸上的妖异、杀机，逐渐消退，似是由另一个的境界中回转过来，对望了一阵，突然弃去手中之剑，奔向江枫，道：“江大哥，我们刚才说了什么？”

她们仍有记忆，只是有一些模糊不清。

江枫紧拥二女，道：“都已经过去了。”

蓝凤拭去脸上的泪痕，低声道：“张姨，揭开教主和他四从卫脸上的面具看一下，我们也该走了。”

张四姑道：“说的是……”举步向教主行去。

大和尚走过来，突出两指，点了吟雪、吟霜的穴道，笑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是江湖恩怨的仇杀，他们以江湖身份而死，又何苦寻根究底呢？”

“是啊！”张四姑道：“我们杀了个神秘的教主，管他是谁呢？”

“蓝凤姑娘说的对！我们该走了，江湖仍然是江湖，只有一时黯淡，不会改变。”大和尚道：

“江枫抱起你两个小媳妇，她们也该恢复自我了，真难为了两个小丫头，为了这场杀劫，让她们迷失了一个月。”

罗兰低声道：“四姑，真的不瞧瞧那位教主身份吗？”

“看了又如何？”张四姑道：“大和尚说的对，这只是一场江湖仇杀。”但闻蹄声如雷，似乎有千军万马，正向这面赶来。

欧阳昭道：“走！到我大巴山的幽谷中小住几日，我要办嫁妆，一下子出嫁四个女儿，可是大喜啊！你们都要去喝杯喜酒。”

左右双手，分别抓住了青凤、蓝凤，当先向外行去。

张四姑笑一笑，道：“谁说人不会变？”

两个小狐女是否真的能恢复，往昔的娇痴无邪，世事是那么难料，“传真记”这本邪恶之书，给她们记忆太深刻了。

——全书完——

